

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ebook

T24n1450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
破僧事

唐 義淨譯

中華電子佛典協會



目次

- [編輯說明](#)
- [章節目次](#)
- [卷目次](#)
 - [001.](#)
 - [002](#)
 - [003.](#)
 - [004.](#)
 - [005.](#)
 - [006.](#)
 - [007.](#)
 - [008.](#)
 - [009.](#)
 - [010.](#)
 - [011.](#)
 - [012](#)
 - [013.](#)
 - [014.](#)
 - [015.](#)
 - [016.](#)
 - [017.](#)
 - [018.](#)
 - [019.](#)
 - [020.](#)
- [贊助資訊](#)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2. Q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 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一

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

爾時薄伽梵，在劫比羅城尼俱律陀園中，與大苾芻眾俱。時此城中諸釋迦子，咸共集會坐於一處，共相謂曰：「若有人來問我等言：

『釋迦種族，誰為最初？從何而生？有何繼嗣尊貴胄族？』有此問者，我云何答？然我未知如是次第，我等宜共詣世尊所問知此事，如佛所說我當奉持。」作是議已，諸釋子等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繞佛三匝在一面坐，合掌向佛具陳上事，白言：「世尊！若有人問我：『釋迦種從何而生？誰最為先？誰為尊貴？有何胄族？』云何而答？為如是事故來請問。唯願世尊，哀愍為說，如佛所教我當奉持。」

爾時世尊聞此語已，默然思惟：「若我自說釋迦種族有尊貴者，恐諸外道謗言：『沙門喬答摩自讚釋種族望尊高。』」復生是念：

「我弟子中誰能說此釋迦族者？」知大目連善說斯事，告目連曰：「我今入定，汝為釋種說其因緣。」目連默然受佛教勅。爾時世尊取僧伽胝衣四疊枕頭，右脇而臥兩足相重，作光明想正念起想，如是作意。

于時具壽大目犍連而作是念：「我今可入如是定中思惟觀察知釋迦種族。」即於眾前而昇高座結跏趺坐，告諸釋曰：「仁今諦聽！此之世界初成之時，爾時大地為一海水，由風鼓激和合一類，猶如熟乳。既其冷已有凝結生，其海水上亦復如是，上有地味，色香美味悉皆具足。此界成時，一類有情福命俱盡，從光音天歿而來生此，諸根具足身有光耀，乘空往來喜樂為食，長壽而住。時此世界，無有日月星辰晝夜時節，亦莫能辯男女貴賤。但相喚言：『薩埵！薩埵！』是時眾中有一有情，稟性耽嗜，忽以指端嘗彼地味。隨嘗之

時情生愛著，隨愛著故段食是資，爾時方名初受段食。諸餘有情，見此食時即相學食。既食味已身漸堅重，光明隱沒悉皆幽暗。由此食量不調停故，形色損減。由色減故，互相告曰：『我形光悅，汝形損減。』彼光悅者恃形色故，遂生憍慢起不善根，緣不善故地味遂減。地味減已，是諸有情共相聚集，互生怨歎悲啼愁惱，作如是語：『奇哉美味！奇哉美味！』如今世人曾食美食，後常憶念先時香味，便作是言：『奇哉美味！奇哉美味！』雖作是言，然猶不識其義好惡，緣何故說地味減沒？有情業故，地餅即現，色香美味悉皆具足，如金色花、如新熟蜜，食此地餅長壽而住。若少食者身有光明因相輕慢，廣如前說，乃至地餅皆沒。時諸有情共集一處，愁惱相視作如是語：『苦哉！苦哉！我昔曾遭如是惡事。』是諸有情地餅沒時亦復如是，然不知此所詮何義？

「仁等當知！地餅沒已，時諸有情由福力故，有林^藤出，色香味具，如雍菜花、如新熟蜜，食此林^藤長壽而住。若少食者身有光明，因相輕慢，廣如前說。乃至林^藤沒故，時諸有情共集一處，憂愁相視作如是語：『汝離我前！汝離我前！』猶如有人極相嗔恨不許當前，廣如上說。林^藤沒已，時諸有情有妙香稻，不種自生、無糠穢，長四指，旦暮收刈苗即隨生，至暮旦時米便成熟。雖復數取而無異狀，以此充食長壽而住。時彼有情，由段食故滓穢在身，為欲蠲除便成二道，由斯遂有男女根生，便相染著。生染著故遂相親近，因造非法。諸餘有情見此事時，競以糞掃瓦石而棄擲之，作如是語：『汝是可惡有情，作此非法。咄哉！汝今何故污辱有情？』始從一宿乃至七宿，不共同居，擯於眾外，猶如今日初為嫁娶，皆以香花雜物而散擲之，願言：『常得安樂。』仁等當知！昔時非法今時為法，昔時非律今時為律，昔時嫌賤今為美妙。由彼時人驅擯出故，樂行惡者遂共聚集，造立房舍覆蔽其身，而作非法，此為最初營立家宅，便有家室。

「諸仁當知！昔因貪姪故造立屋舍，彼如法作不非法作此非法為法。彼諸有情，若日暮時、若日朝時，由飢取稻每日充足，不令餘殘。有一有情，為慵懶故，旦起取稻，遂乃兼將暮時稻來。至其暮時，有一同伴喚共取稻，此人報曰：『汝自取去，我旦來取稻已兼兩時糧訖。汝應自去，我不煩去。』時彼同伴，聞斯語已心便讚曰：『此亦大好，我今取時亦兼二日糧稻來耳。』爾時別有一伴，聞此語已復言：『我取三日稻來。』復有一伴，聞此語已復言：

『我取七日稻來。』即將七日稻歸。復有一伴，來喚其人共相取稻，其人報曰：『我先已取七日稻訖，無煩更去。』彼人聞已心復歡喜唱言：『此是好便，我今日去取若半月、或一月稻來。』如是漸漸倍於前數，由此貪心日增盛故，遂令稻中生諸糠穢。先初之時，朝刈暮生、暮刈朝生，其實尚好；以貪愛故，一刈之後更不再生，設生之時實漸小惡，於是諸人競來收採，或有遺餘漸漸小惡。時諸有情復集一處，更相悲歎曰：『我等昔時身體光悅飛騰自在，端嚴具足歡喜充食。後以地味為食，猶得香好，為食地味多故，我等諸人身即堅重，光明遂滅神通便謝。因遇種種暗損之事，諸人悲泣感生日月星辰，廣如上說。食多之者身色轉暗，食少之者身猶光悅。此二食故，遂成二種顏狀。由此二種顏狀故，遞相輕賤曰：

「我是端正，汝是醜陋。」因此諸人互相輕毀，展轉生不善心故。爾時地味並皆滅盡，諸人悲歎，後生地餅，色香美味悉皆具足。我等食之長壽而住，食多之者身光轉暗，食少之者身猶光悅。由此二種顏狀故，遂成二種好惡之類，乃至遞相輕毀。由輕毀故，展轉各生不善心故，地餅盡滅，我等悲惱。如是緣故，復生林_藤，色香美味亦皆具足。我等食之年壽長遠，而住於世。食多之者身光損暗、食少之者身猶光悅。乃至林_藤滅故，復生稻穀，不種自生無諸糠穢，如四指大，香味具足。我等食之身體充盛，食此稻者年壽長遠，久住於世。以貪心積聚故，其稻小惡糠穢轉盛，其稻無力採收不生，或有遺餘。』諸人見已更相告曰：『我等分取地界。』爾時

封量地段疆界，各各分之：此是汝地，此是我地。因此義故，世間田地始為耕種，遂立疆畔。

「又一有情，雖自有田私盜他穀，一有情見而告之曰：『汝今何故取他稻穀？此一度盜，後更勿為。』然其有情盜意不息，於第二日及第三日亦復盜將。眾人見之而復告曰：『汝前三度私盜。』頻勸不休，有諸有情便行推捉往詣眾中具陳上事。眾共告曰：『汝自有田，何以三度盜他田穀？』勸此語已便即放之。其盜稻者告大眾曰：『此有情等，為少稻穀今故摧我，對於大眾毀辱於我。』大眾復告：『何以為少稻穀，捉有情摧毀，對眾辱之？後不應然。』因此盜故遞相毀辱，由此緣故大眾共集，遞相告曰：『汝等具見此事，為盜他穀，對眾遞相毀辱，不知二人是誰有罪？我等意欲眾中簡一有情，顏色端正、形容具足、智慧通達，立為地主。有過者治罰，無過者養育。我等眾人所種之田，各各依法，六分之一中與其一分。』爾時眾中揀得如上具足德人，便即立為地主。爾時眾人告地主言：『眾中若有犯者，請如法治罰；若無犯者應當養育。我等眾人所種之田，各各依法，六分之一中與其一分。』由此因緣立為地主。

「爾時地主見彼諸人，若有過者如法治罰，若無犯者如法養育。爾時眾人所種之田，各各依法，六分之一中與其一分。眾既同意立為地主，故得太同意名；能擁護劣弱，故得剎帝利名；如法治國，能令一切眾生歡喜，戒行智慧，故號為大同意王。其王立時，眾人相呼為有情。大同意王有息名意樂，即立為王。爾時有情，號為近來。意樂王有息名為善德。復次仁等！善德王時一切有情，號為麤子。善德王有息名為最勝善，即立為王。彼時有情，號為雲咽。最勝善王有息名為長淨，即立為王。彼時有情，號為多羅尚伽。長淨王頂上有一瘡疤，柔軟猶如細綿疊花，雖復增長未嘗痛惱。後漸熟破出一童子，顏貌端正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，莊嚴其身從頂上生故，名

為頂生。時長淨王六萬夫人，爾時父王將頂生入於後宮。時六萬夫人見頂生已，各生愛念乳皆流出，咸白王言：『我養！我養！』由此義故，復名持養，即立為王。彼時有情咸皆思惟，互相諮議分別好惡，各習一藝。時彼有情審思量故，未努沙(此名人)如前六王，壽無量歲久住於世。

「爾時持養王，右髀有一瘡疱，柔軟如綿疊花，雖復增長未嘗痛惱。後漸熟破生一童子，形貌端正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，莊嚴其身。以端正故，名為端嚴，即立為王，有大威力，王四大洲得大自在。時端嚴王，左髀忽有瘡疱，其瘡柔軟如綿疊花，雖復增長未嘗痛惱。後漸熟破生一童子，形貌端嚴，有三十二大丈夫相，莊嚴其身，為近王端嚴故，名為近端嚴，即立為王。亦有威力，王三大洲風化自在。其近端嚴王，右足上忽生瘡疱，其瘡柔軟如綿疊花，雖日增長而不痛惱。後漸熟破生一童子，形體端正，有三十二大丈夫相，莊嚴其身，以右足生故，名端嚴足生，即立為王。威德自在，王二大洲。時端嚴足王，左足上忽生瘡疱，其瘡柔軟如綿疊花，雖日增長而不痛惱。後漸熟破生一童子，形容端正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，莊嚴其身，以左足生端嚴故，名極端嚴，即立為王。威德自在。王一大洲。

「此大同意王息名意樂，意樂王息名善德，善德王息名最勝，最勝王息名長淨，長淨王息名持養，持養王息名端嚴，端嚴王息名近端嚴，近端嚴王息名有端嚴，有端嚴王息名極端嚴，極端嚴王息名愛樂，愛樂王息名善樂，善樂王息名能捨，能捨王息名為極捨，極捨王息名為支車，支車王息名為嚴車，嚴車王息名為小海，小海王有息名為中海，中海王有息名為大海，大海王有息名為瑞鳥，瑞鳥王息名為大瑞鳥，大瑞鳥王有息名香草，香草王有息名為近香草，近香草王有息名為大香草，大香草有息名為善見，善見有息名為大善見，大善見有息名為極愛，極愛有息名為大愛，大愛有息名為妙

聲，妙聲有息名為大妙聲，大妙聲有息名為作光，作光有息名為有威，有威有息名為廣大，廣大有息名為大彌樓，大彌樓有息名為有彌樓，有彌樓有息名為廣慧，廣慧有息名為艷光，艷光有息名為有艷，有艷有息名為有大艷。

「有大艷王，其有大艷王息、孫、曾孫、玄孫等，於富多羅城子孫更生，至於百代。其最後王名為調怨，為能調伏諸怨敵故，名為調怨王。調怨王於無鬪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五萬四千代，於其城中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無能勝，於波羅痾斯城子孫更王，至於六萬三代於其城中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難當難當王。昔於金毘羅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八萬四千代，彼最後王，名為梵授。

「復次諸人！梵授王於象造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三萬二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象授。象授王於削石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經五千代，其最後王，名為及時王。及時王於廣肩胸城中子孫更王，經三萬二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童勝力。復次勝力王，於無勝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經三萬二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上勝。復次其上勝王，於妙童女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經一萬二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勝軍。復次諸仁！勝軍王於瞻婆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經一萬八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龍天。復次仁等！其龍天王於末利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經二萬五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人天。復次仁等！其人天王於多摩栗坻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一萬二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海天。復次諸仁！海天王於歡喜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一萬八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善惠。復次仁等！善惠王於王舍城中子孫更王，二萬五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除闇。復次諸仁！除闇王却於婆羅痾斯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一百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大帝軍。復次諸仁！大帝軍王於俱尸那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海神。復次諸仁！其海神王於布多羅城中子

孫更王，乃至一千代王法化世，其最後主名曰修行。復次諸仁！其修行王復於俱尸那城中子孫更王，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廣面。復次諸仁！其廣面王復於波羅痾斯城子孫相承，乃至十萬代正法化人，其最後王，名為地主。復次諸仁！其地主王復於無戰城中子孫相承乃至一千代，其最後王，名持大地，如法化人。復次諸仁！其持地王，於彌恥羅城中子孫相承乃至八萬四千代正法化世，其最後王，名為大天。

「復次諸仁！其大天王復於彌恥羅城中子孫相承，八萬四千代皆名大天，並得仙通及修戒行正法化人，其最後王，名為儼彌。儼彌王有息，名正謝王。其王有息，名堅、次名佉努、次名近佉努、次名有佉努、次名極佉努、次名善見、次名正見、次名軍聽、次名悟了、次名大悟、次名悟軍、次名無憂、次名離憂、次名續果、次名善合、次名大聲、次名殺大聲、次名明旦、次名坊主、次名鬪戰、次名生怖、次名慶喜、次名鏡門、次名能生、次名普生、次名最勝、次名飲食、次名多飲食、次名難勝、次名極難勝、次名安立、次名善立、次名大力、次名勝大力、次名善慧、次名勝堅固、次名十弓、次名百弓、次名新弓、次名妙色弓、次名勝弓、次名堅弓、次名十輦、次名百輦、次名千輦、次名妙色輦、次名牢輦。

「復次諸仁！牢輦王於善議城中子孫相承，七萬七千代，彼最後王，號果仙王。復次諸仁！果仙王有息，名龍護。龍護復於波羅痾斯城子孫相承一百一代，彼最後王名吉枳。爾時迦葉波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薄伽梵，出興於世。時彼釋迦牟尼菩薩，於迦葉佛所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淨修梵行生覩史多天。復次諸仁！吉枳王有息，名善生。復次諸仁！善生王復於補多羅城子孫相承一百一代，彼最後王名耳生。復次諸仁！耳生王有二息：一名喬答摩，一名波羅墮闍。彼喬答摩念欲出家，波羅墮闍念為國王。喬答摩見其

父王，非法為法、法為非法，治化國務，便作是念：『若父王歿我當為王，法為非法、非法為法，如是治國我當墮地獄。既有此難，我當云何設何方便而得出家，得免斯苦？』作是念已詣父王所，頂禮合掌白父王言：『大王當知！我欲出家趣於非家。』王告子言：『若義利故，多有人捨施財物，供養天神、事火苦行，求國王位。汝今已得，我捨命已，汝當紹位。何故汝今捨此而去？』喬答摩白言：『我見國王非法為法、法為非法，由此罪業當墮地獄。我今怖畏，願求出家。大王慈悲！從我此願。』爾時彼王，知其子心畢欲出家，即便告言：『我今放汝隨意而去。』時彼王子聞此語已心大歡喜。

「去斯不遠有一仙人，名曰黑色。時彼王子，拜跪父王及諸眷屬辭別而去，詣黑色仙所，如法跏趺頂禮雙足，白仙人言：『我欲出家，願仙慈悲令我出家。』時彼仙人即便聽許。時彼王子既出家已，而求菓子樹皮樹根以充資養，世便號為喬答摩仙。爾時父王即便捨命，第二王子波羅墮闍即立為王。爾時喬答摩仙，因恒食菓子及諸樹葉，遂便得病，白鄔波馱耶言：『我今欲入於聚落中而乞飲食。』黑仙報曰：『仙人有法，所謂守護六根遠離六境，若在山谷，或入聚落，無有所畏。汝若能持如是仙法，隨意而去。可近補多羅城造作草舍依之而住。』爾時喬答摩頂禮親教辭別而去，詣補多羅城，於一閑林造作草舍，乞食自活。

「爾時補多羅城有一姪女名曰招賢，形貌端正眾所愛著。時有一不善人，名蜜捺羅，由姪貪心，將諸瓔珞及以妙衣送與彼女，須擬迎娶。時彼女人，著諸瓔珞及以妙衣，欲出往彼。時彼門邊見有一人，持五百銀錢與彼女人，便作是言：『汝來！汝來！共汝遊戲。』彼女思念：『我今得五百銀錢，何為不取？我若不取即不應理。』即取錢已與彼遊戲。爾時姪女使從女人往詣蜜捺羅所而作是言：『我未莊飾，少時即來。』彼侍從女奉此語已，詣蜜捺羅所具

陳上事。時銀錢主，別有餘事須臾即去。爾時姪女復作是念：『此人已去，欲往先處時亦不晚。』告從女曰：『詣蜜捺羅所作如是言：「我莊飾了，未審與我何處園林而可相見？」』時彼從女，奉此語已詣彼蜜捺羅所，具陳上事。時蜜捺羅報曰：『汝癡婦女人，或言：「未莊飾」或言：「莊飾了。」』時彼使女，先於大家有所嫌恨，便告彼曰：『我之大家非未莊飾，意欲以汝瓔珞及衣莊飾其身，別看餘婿。』時蜜捺羅聞此語已，欲心便息而生害意，便告侍女言：『汝報姪女，莊飾既了來某園林。』時彼從女詣姪女所具陳上事。時彼姪女聞此語已莊飾瓔珞，往詣彼林見蜜捺羅。蜜捺羅便即嗔曰：『咄哉姪女！云何持我瓔珞妙衣別看餘婿？』姪女報曰：『聖子！女人常有如是過失，願恕其過。』時蜜捺羅即發忿恨，便拔利刀殺彼姪女。時彼從女即唱是言：『賊！賊！殺我大家。』眾人聞已皆集其所。

「爾時園中有喬答摩仙，於草屋坐。時蜜捺羅見眾集已，心生怖畏無處可避，遂將血刀往仙人處，置草屋前隨眾而立。爾時眾人見彼死女，尋逐蹤跡，於草屋前見其血刀，即捉仙人便作是言：『汝是仙形，云何而作如是惡業？』時仙報曰：『我有何咎？』眾人告曰：『汝與女人行於非法，復殺彼命。』仙人報曰：『我實不作如是惡業。』眾人不信，便即捉縛將至王所，白大王言：『此人與彼姪女共行非法，便殺彼女。』王聞此言更不審問，令將其仙坐尖木上，以其赤鬘著於頭上，令彼旃陀羅人身著青衣，各執利刀周匝圍繞，將彼仙人擊鼓宣示巡行城內，告諸人曰：『當知彼仙犯如此罪。』從南門出，而擲仙人於尖木上。時黑色仙，來覓此仙不知何在？處處求覓，乃見被擲在尖木上，情甚悲傷懊惱啼泣，問曰：

『汝因何事遇如此苦？』時喬答摩哽咽悲泣，白邬波馱耶曰：『此是先業，孰能避脫？』邬波馱耶告曰：『善子！汝今被傷，於諸法行身心退不？』彼報師曰：『我今身雖被傷，心無損害。』親教告曰：『我何得知？』彼報師曰：『我發實語，曾不妄言。若我心行

實不改者，願邬波馱耶黑顏變作金色。』發此語已，而彼仙人變為金色，四方傳告：『黑仙變為金色。』其師見斯實願，心生怪喜歎為希有。時喬答摩仙復白師曰：『我今捨命，當得何道？』師答曰：『善子！如外道真婆羅門法說，無子者不得善道。汝有子不？』答曰：『我昔於宮內，為童子時意樂修道，便捨家宅常修梵行，從何得子？』教師告曰：『若如此者當念過去時事。』答曰：『我今被傷極至酸痛，節節支分如被刀割，唯念捨命。如何更有而起餘想？』時彼親教師以神通力興大風雨，沐喬答摩身，其所苦痛遂得蘇息。念往昔姪慾之事，於是身中遂有兩滌精血，從身落地。以業力故，便成兩卵。如餘經中說，有四種不思議事：一者諸佛境界不思議；二者龍不思議；三者世間心意不思議；四者一切有情業異熟力不思議。緣彼業力遂成於卵。

「其卵得日光暖故，漸漸成熟，各生一童子。去其生處不遠有一甘蔗園，其二童子遂遊彼園內，以福力故顏容日盛。其喬答摩，被日光炙遂使命終。爾時變金色仙人於明旦時來看喬答摩，見其命過，復見地上卵破，尋童子跡至甘蔗園中，見其童子。爾時仙人入定觀察，此二童子從何而來？是誰之子？即知是彼喬答摩體胤。便生愛念，將二童子還其住處，每日撫養漸漸長大，即為立名，號曰暖生，因此稱為日種。復緣喬答摩體胤故，亦名喬答摩。從本身生故，名身生。復於甘蔗園中得故，亦名甘蔗種。由此四緣故，有此四號。復於異時，婆羅墮闍王無子身死，諸臣共議：『王恐無子，令誰繼嗣？』而有臣曰：『其王有兄喬答摩，先已入山修道，據其族次正合繼位。』作是議已，便往變金色仙人所，到已頂禮合掌，白言：『大仙！我國王兄喬答摩仙，今在何處？』金仙報曰：『被汝等輩先已殺訖。』爾時臣等復白仙曰：『其喬答摩自出家已來，元不曾見，如何得殺？』金仙告曰：『我令汝等當自知之，喬答摩曾無過咎，枉被汝殺。』眾人復白曰：『如何殺之？』時彼金仙即說上事，諸人聞已咸白仙曰：『我等實是罪過。』作此語已，其二

童子即至金仙左右。諸人問曰：『此二童子是誰種族？』金仙答曰：『此二童子是喬答摩子。』諸人復言：『如何有之？名字何等？』爾時金仙即說上事，諸人聞之皆大歡喜，即於仙所請長童子，侍衛歸國便冊為王。其王治國未久之間，即便身死無有子息。爾時諸臣，復於山中迎其小弟，次紹王位，眾立王號，名甘蔗王。

「復次諸人！時甘蔗王，補多勒迦城(唐云幼小)子孫相承，經一百一代，其二王皆名甘蔗種，其最後王名為軍將王。諸人當知，甘蔗軍將王亦名增長，有四大夫人，各生一男一女。其四王子：一名火炬面；二名大耳；三名象行；四名寶釧王。有四夫人，並皆身亡，時甘蔗軍將王處於宮內悲愁懊惱。諸人入宮，見軍將王憂愁不樂，前白王言：『王今何故愁憂若此？』王即報曰：『國大夫人今皆殞歿，我今何得不生愁惱？』爾時諸臣共白王曰：『王若由此而懷愁者，隣國諸王皆有好女，王應令我冊為妃后。』王復告曰：『我有四子並皆長大堪可繼嗣，由此義故，誰當以女與我為后？』諸臣白言：『王但宣令，臣等為王四方推覓。』于時有一國王，女甚端正，堪冊為后。群臣知已即來白王：『臣等今知某國王女，顏貌端正堪為王后。』王曰：『可爾。』即發國使往彼女所，見彼國王問訊起居。王問使曰：『此國幽僻，如何至此？』爾時使者白彼王曰：『我軍將王，國大夫人已終殞歿，聞王有女堪為國后，故遣我來諮論此事。』彼王聞已即便聽許，復告使曰：『汝王若欲與我為親，應先與我立於盟信，我女有息必令紹位。』使者聞已白彼王曰：『我還本國當具陳此意。』爾時使者還至本國，稽首王已具陳上事，王曰：『我有長子，彼設生子豈令紹位？』時諸群臣共王議曰：『王但冊取，彼或生男、或復生女、或是石女。王今如何先憂此事？願王早索共為歡樂。』王曰：『可爾。』即令一使速往女國立先盟誓，即依國法迎歸為后。

「時增長王，與其夫人在深宮內，娛樂快樂貪愛恣盛無時暫捨，因即懷胎，十月滿足誕生一子，容儀端正人所愛念。時增長王以八乳母共令養育。先取女時，王及諸臣共立誓言：『此女生男，當立為王名之愛樂。』後時漸長，譬如蓮花出水，顏色敷盛。時增長王為欲冊立長息以為太子，不冊愛樂。時后父王聞斯語已，即令使者持書告增長王：『何因今者違先立誓？若違先誓，我當興兵往罰汝國，汝當嚴兵以待於我。』時增長王見此書已，集諸群臣而告示曰：『皇后父王今附書來，具陳上事，我等如何設計待彼？』群臣議曰：『彼王有大威力，可立愛樂為太子。』增長王曰：『我有長子，如何立彼小者以為太子？』爾時群臣復白王曰：『彼之國王四兵強盛，王若不許必被相侵。今請大王冊彼愛樂立為太子，其餘四子令出國界。』時增長王告群臣曰：『我之四子先無愆過，如何棄之令出國外？』群臣白曰：『我是王臣，欲為利益。我實不能於無過人輒便擯棄，有罪過人不可令住。』王聞是已默然而住。時諸大臣總集一處共相議曰：『諸仁當知！共為籌議，我等設計令王憎彼四子。』因修一園掃洒田地，散諸香花懸諸幡蓋以為嚴飾。時四王子因出遊戲，遙見其園心生貪愛，至於園門。其修園官莊嚴以畢從門而出，四子問曰：『今此之園是誰所有？』其官報曰：『是國王園。』四子聞已却迴即去，臣復白曰：『云何迴去不入園內？』四子報曰：『是父王園，我等何敢得入？』群臣白曰：『王及王子俱得遊戲，此有何過？』王子聞已即入遊戲。群臣見已馳詣王所，而白王言：『大王當知！王令修園今以嚴潔，願王親往以為遊戲。』時增長王即勅曰：『誰為此樂？』諸臣白言：『是四王子在中娛樂。』王聞是語即大嗔怒：『汝可往彼為吾殺却。』群臣咸皆跪白王曰：『願王慈悲莫斷其命，王若嫌者且令出國。』王聞依請。爾時群臣奉王命已，即喚王子來至王所，告令出國。爾時四子，四輪著地合掌白王：『我等四子請乞一願，所有眷屬欲隨去者，願王懷慈許其隨去。』王告子曰：『隨汝所願。』時四王子，各將其妹欲出國去。時國人民亦願隨去，於七日內，國中人眾隨去欲盡。爾時

諸臣白王：『若不閉此城門，恐百姓盡。』王告臣曰：『急閉城門，無令盡去。』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一

「爾時四王子，與諸人眾漸漸前行，至雪山下彌伽河側，近劫比羅仙人所住之處。時四王子與諸人眾，各剪茅草以為屋舍，依此而住，爾時眾人共相採捕以自養活。時四王子，日日三時往劫比羅仙所，親近供養。四王子等年既長大，而無妻妾形體羸瘦，仙人問曰：『汝等何因漸加憔悴？』王子答曰：『我等少年無有妻妾，日夜憂愁豈不憔悴？』時仙報曰：『汝等之妹互相配適。』王子白曰：『我等不知合得以不？』仙人報曰：『既不同母，通許此事。』爾時王子各自思惟：『我等兄弟既離本國，此處無人可為婚對，仙人此教甚適我願。』即大歡喜，互相嫁娶以成夫婦，未久之間各生男女。時四王子心生喜慶，將其妻子頻至仙所，因茲便生誼鬧。仙見是已心不得定，告王子曰：『汝當安此好住，我離斯處。』王子白曰：『何故即去？』仙人報曰：『汝等誼鬧亂我禪定，猶如跌脚踏棘刺上。』王子白曰：『願仙住此，可與我等別覓好處，我當住彼。』仙曰：『可爾！』時彼仙人有神通力，隨其所樂皆得成就，即持金瓶盛滿中水，詣餘好處洒水為界。告王子曰：『汝等可於此地安止。』時諸王子奉仙人教已，即築城壁止住其內，彼仙人灑水為界，因此立名，為劫比羅城。百姓漸多城先窄小，時有天神見此事已，便指餘處其地寬廣，即就此處別立一城，因號此城，名為天示。時諸王子總集籌議：『為我父王娶後妻故，令我兄弟出離本國。我等諸人應共立契，自今以後唯娶一婦更不娶餘。』爾時增長王問群臣曰：『我之四子今何所在？』群臣報曰：『王諸子等因有過故，王令出國，并諸姊妹。今者見在雪山之下天示城中自廣營城邑。』增長王曰：『我諸子等豈能如此自成就不？』群臣報曰：『能。』時增長王即大踊躍，端坐舉手告諸臣

曰：『我子大能！我子大能！』由大威德言大能大能故，得釋迦名。後於異時，增長王崩，愛樂太子即紹立為王。

「時愛樂王亦無子息，後便命終。爾時群臣相共諮議，往天示城，冊第一王子名曰炬面以為國主，子息便死。炬面無子，後便命終，復冊大耳以為國主。大耳無子，復便命終，復便冊象行以為國主。象行無子，復冊寶釧以為國主。寶釧有子，名近寶釧，後紹王位。近寶釧有子，名曰天門亦紹王位。

「復次諸仁！其天門王，於劫比羅大城子孫相繼，經五萬五千代正法治國，其最後王名曰十車，十車有子名曰百車，百車有子名曰嚴車，嚴車有子名曰勝車，勝車有子名曰堅車，堅車有子名曰十弓，十弓有子名曰百弓，百弓有子名曰九十弓，九十弓有子名曰最勝弓，最勝弓有子名曰嚴弓，嚴弓有子名曰堅弓。

「復次諸仁！其堅弓王而有二子：一名師子頰、二名師子吼。此瞻部洲所有一切善射之者，師子頰王最為上首。其師子頰王而有四子：一名淨飯、二名白飯、三名斛飯、四名甘露飯。師子頰王復有四女：一名清淨、二名純白、三名純斛、四名甘露。淨飯王有二子：其最大太子，即我薄伽梵是；其第二者，即具壽難陀是。白飯王有二子：一名恒星、二名賢善。斛飯王有二子：一名大名、二名阿那律。甘露飯王有二子：一名慶喜、二名天授！其清淨女誕生一子，名曰善悟。純白有子，名曰有鬘。純斛有子，名曰勝力。甘露有子，名曰大力。我薄伽梵有子，名曰羅怙羅。始從地主大王乃至羅睺羅斷其繼嗣。何以故？以羅睺羅證無生果，斷生死種故，為此斷其繼嗣。」

尊者大目犍連為諸釋種大眾說其釋迦族已，便即退坐默然而住。爾時世尊知大目連說種族已，便從臥起端身而坐，告大目連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為諸苾芻，說我釋迦昔世以來所有種類。」如法說

已，復告目連曰：「若復有人，為他廣說釋迦種族，此善男子於長夜中得大利益恒受安樂。」爾時世尊重復告諸大眾苾芻、苾芻尼曰：「汝等當知！應受我昔世以來釋迦種族所在餘方，如法憶念、為他廣說。何以故？能於汝等獲大利益。具利義故、具法義故、具梵行故，當得如上所有功德。是故汝等苾芻！應當受持讀誦為他廣說。」

爾時劫比羅城中諸釋種等，聞此本族次第說已，皆大歡喜，即從座起頂禮佛足，各還本處。

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等：「汝等諦聽！昔時師子頰王，於劫比羅城正法化人，於其國土甚大豐熟、無有恐怖、人眾歡樂。其善悟王，於天示城正法化人，國土安隱、家給年豐、無有衰惱。善悟王后名曰妙勝，顏貌端正眾所樂見，一切有情恒得安樂。天示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吉祥，甚多財寶倉庫盈溢，園林田宅其數不少，多諸眷屬，所有珍財如薛室羅末拏等無有異。時彼長者有一芳園，多諸花果流泉浴池，種種諸鳥出和雅聲，世所殊絕。國王王子及諸妃后常往遊戲。時王夫人見此園林即生貪愛，白其王曰：『此園甚好，可乞我來。』王即報曰：『今此園者，是長者所有，我今安得輒持與汝？汝必須者，我於城內別自修造，勝於此園，與汝遊戲。』爾時其王為夫人故，於王城內即造一園，倍勝前者，以此園林為妙勝夫人所造故，因名此園號為妙勝。師子頰王恒自思念：『常乞一願，若得我種之內出一金輪王，甚適我願。』其善悟王亦乞一願：『願我得與師子頰王速為眷屬，甚適我願。』時善悟王最大夫人，因即懷胎，滿足十月誕生一女，顏容端正世所希有。由此王女甚端嚴故，王及夫人後宮眷屬一切見者無不怪仰，共相議曰：『今此王女，為是人生？為是善巧天來之所化作？』經三七日，即如國法作諸喜慶，令諸群臣遞相籌議：『今與此女作何名字？』諸臣白曰：『此天示城中咸相謂曰：「由此王女先業果報，得此端正。」復相議

曰：「今此王女非人能生，是善巧天之所化作。」』咸白王曰：

『可名此女號為幻化。』即為此女，令八乳母共相養育，至漸長大時，占相師來白王曰：『今王聖女後必生兒，具足諸相有大威德，得力輪位。』王聞此語甚大歡喜。後善悟王最大夫人更復懷妊，十月滿足誕生一女，其女身光明徹城內，容顏相好世所無比。至三七日作喜慶已，即集群臣議其名字，以此小女勝幻化故，因即立名為大幻化。復為此女令八乳母共相養育，漸至長大時，占相師來白王言：『今王聖女後必生兒，具三十二大丈夫相，威德尊重，至轉輪王位。』王聞此語倍懷歡喜。時善悟王即令使者持書詣師子頗王，報其王曰：『我大夫人誕生二女，其最長者生誕之日，顏貌端正世所希有，相師占之，後當生子得力輪位。其小女者身光倍勝，相師占之，後必生子得轉輪位。我聞大王有最長子名曰淨飯，二女之中願以一女為淨飯妃，故令使報。』至彼具陳，王聞此言甚大歡喜，令使還國報善悟王曰：『王之二女皆具相好，我今總取為淨飯妃。然我先王而有要誓，不取二妃，今且取其小女生輪王者，其大女者且勿令嫁，待我集諸群臣及諸眷屬籌議此事。』時善悟王聞是語已，即以國法莊嚴小女，并令五百嫖女圍繞侍從，至彼國已與淨飯王為妃。

「爾時師子頗國王，有一輔庸之國，居山谷內，名般荼婆，忽然反叛，抄掠劫害隣近諸國。時隣境住人諸釋迦種，被其侵逼，互相犇馳告師子頗：『我等村落，皆被某賊日夜侵害，願王興兵親往降伏。』師子頗王曰：『我今年老不任鬪戰。』彼諸人曰：『請王太子淨飯往彼捕捉。』王即報曰：『汝諸人等，若許太子求一願者，我便發遣。』眾答王曰：『唯然隨命。』時師子頗王於其城中擊鼓宣令，嚴勅四兵隨從太子，往彼討罰。爾時淨飯太子奉持父命，將領四兵至彼賊所共相戰害。以威力故，時彼賊眾，被太子軍或殺或縛，無有遺繫。賊既除滅，淨飯太子即領其軍還歸本國。時諸釋種既得太子平除賊已，皆大踊躍而白王言：『淨飯太子為除怨害。』

臣等諸人不勝喜慶：『王之先言：「太子有願。」請王為臣等說。』時師子頗王告諸釋曰：『汝釋迦種，先立言誓不取二妻。』諸釋迦曰：『王今豈欲解先誓耶？』王曰：『不然！更須牢結。然我意者，唯為淨飯太子取其二妃，餘不應取。』諸釋迦曰：『此事可爾。』時師子頗王即令使者往善悟王所，而告之曰：『我今與諸釋迦種等共相籌議，咸皆許我為淨飯太子取王長女為妃，王可與我。』王聞語已甚大歡喜，即以五百嫫女為其侍從，種種珍服莊嚴女身，送劫比羅國。時師子頗王得其女至，即如國法，會諸群臣作倡伎樂，納娶其女為太子妃。未久之間師子頗崩，以其淨飯太子後繼父位。正法化人，國土安樂、五穀豐熟、無諸衰惱，其國人眾處處充滿。於異時中，與大幻化夫人登諸樓閣，後宮嫫女圍遶侍衛，奏諸女樂縱逸遊戲。

「菩薩若在覩史多天，常有五法觀察世間。何謂五法？一者觀察生處、二者觀察國土、三者觀察時節、四者觀察種族、五者觀察所生父母。何故菩薩觀察生處？在覩史多天宮，常作是念：『過去菩薩何處受生？』便即觀見，或於淨行婆羅門家生、或於剎帝利貴種家生、或為婆羅門師、或為剎帝利師故。『當今之時，剎利為尊，我當往彼剎利家生。何以故？若我於彼貧下家生者，或有來世眾生，誹謗我故。』由此因緣，菩薩以自在福力，隨其所念皆得生彼。由此義故，菩薩受生之時，先當觀察所生之處。何故菩薩觀察國土，菩薩在覩史多天，常作是念：『過去菩薩生何國土？』即見彼國，有甘蔗、粳米、大麥、小麥、黃牛、水牛，家家充滿，乞食易得，無有十惡、多修十善。菩薩思惟：『中天竺國如是等物悉皆具足故，我今生彼中天竺國。何以故？若生邊地者，或時有情誹謗我故。』是故菩薩以福德力，隨其所念皆得生彼，如佛所說無有虛也。何故觀察時節？菩薩在覩史多天宮，常作是念：『過去菩薩於何時節下生人間？』若見彼國眾生上壽八萬歲、下壽乃至百歲，菩薩爾時來生其國。何以故？若人長壽八萬已上，時諸眾生無有愁

苦、愚癡、頑鈍、憍慢，著樂非正法器，難受化故；若人短壽百歲已下，時諸眾生為諸五濁昏冒重故。云何為五？一者命濁、二者煩惱濁、三者有情濁、四者見濁、五者劫濁。菩薩爾時作是思惟：

『若我惡世時出現於世，多諸外道心王誹謗，五濁增長非正法器，猶如過去一切菩薩濁惡世時不出於世。何以故？諸佛出興所說正法，皆不虛過。』由是義故，觀察時節。復次何故觀察種族？菩薩在觀史多天，常作是思惟：『觀察於何種族可受生者？』若見有人先世以來，內外親族無能謗者，即生於彼。菩薩爾時作是觀已，乃見釋迦清淨尊貴轉輪王種堪可出現。何以故？菩薩若於下賤家生世間，有情或生誹謗。菩薩於無量劫來，獲自在力，所有欲念皆得隨意，凡所說法曾無虛過。由此因緣，菩薩觀察所生種族。復次何故觀所生母？菩薩在觀史多天宮，作是思惟：『如餘菩薩，於何等母而受胎藏？』觀彼女人七世種族，悉皆清淨無有姪污，形貌端嚴善修戒品，堪任菩薩具足十月處其胎藏；而此女人，所有生業往來進止，曾無障礙。復次大幻化夫人，曾於過去諸佛發無上願：『使我來世所生之子得成種覺。』由是諸菩薩，恐諸眾生作是謗言：『何故菩薩於彼無相女人胎中而出於世？』是故菩薩，從無始已來種諸善根，皆悉成就。由是義故，菩薩觀察所生之母。

「爾時菩薩作是五種遍觀察已，即慍懃三唱告六欲天，而作是言：『我今從是觀史多天下生人間，於白淨王最大夫人胎中為其太子，誕生之後證常住果。汝等諸天，願欲隨我證斯果者，可於人間同我生彼。』於天眾中三告是語。爾時諸天聞此語已，同聲報曰：『善哉！菩薩知不？彼瞻部洲剛強難化多諸濁亂，外道六師及隨外道六聲聞等，并諸六定外道之類，遍滿其土，深著邪見難可拔濟。何謂六師：一者脯刺拏、二者末揭利子、三者珊逝移毘羅胝子、四者阿市多雞舍甘婆羅、五者脚拘陀迦旃延種、六者呢揭爛陀若提子。何謂六隨外道聲聞？一者拘達多婆羅門、二者輸那陀、三者遮彌、四者梵壽、五者蓮實、六者赤海子。何謂六定外道？一者鬱多伽囉摩

子、二者囉囉哥囉摩、三者善梵志、四者最勝儒童、五者黑仙、六者優樓頻螺迦葉若胝羅(唐云有多毛)。如是等外道邪法，教化彼諸眾生，貪著邪見難可濟度。如何菩薩今欲往彼？今我覩史多宮，一一諸天聽法之座，縱廣正等十二踰膳那。當我在此說法，我等聞已深生信受，能令我等於長夜中安樂利益。』彼時諸天作是語已，菩薩爾時告諸天曰：『汝等諸天，宜各隨意作諸音樂。』時彼天眾即皆同時作諸音樂，其聲沸鬧。爾時菩薩即吹大螺，諸音樂響普皆摧息。菩薩爾時復問天曰：『諸音樂中何聲為大？』諸天答曰：『螺聲最大。』『諸善男子！汝等當知：如大螺聲能令一切諸音樂聲悉皆摧息，我亦如是，下於瞻部洲中有所說法，能令六師外道、六隨聲聞外道、六定外道皆悉摧滅，令一切眾生得甘露法，皆悉飽滿；吹無常螺，令諸外道假常之計皆悉摧滅；吹大空螺，令諸外道執有之見亦皆摧滅。』爾時菩薩說伽他曰：

「『師子能伏諸猛獸， 金剛善摧一切堅；
帝釋能伏阿蘇羅， 一切光中日光勝。』」

「爾時菩薩說此頌已，告諸天曰：『汝等若欲清淨飽滿甘露之法，可生中天竺國六大城內。』爾時釋提桓因在於座中，作是思念：

『知釋迦菩薩必託摩耶夫人胎藏之內，我當以神通力清淨其體，令無垢穢身力強健，以待菩薩。』作是念已，即以通力淨彼摩耶夫人胎藏之內。菩薩爾時於覩史多天宮五種觀察，慇懃三唱告諸天已，即於夜中，如六牙白象形下於天竺，降摩耶夫人清淨胎內。

「爾時摩耶夫人，即於其夜見四種夢：一者見六牙白象來處胎中、二者見其自身飛騰虛空、三者見上高山、四者見多人眾頂禮圍繞。作是夢已，向淨飯王說如上事。時淨飯王即召相師說其夢事，相師答曰：『如我相法，王大夫人必當生男，具足三十二丈夫之相，莊嚴其身。若紹王位，當乘金輪伏四天下；若出家修道，證法王位，名聞十方作眾生父。』」

內攝頌曰：

我降生時， 四天守護， 如明月珠，
諸物纏裹； 亦如寶線， 智者明了，
自持五戒， 無諸欲念。

「諸菩薩有常法，從觀史天下生母胎。當爾之時，十方大地悉皆震動，有大光明並皆周遍，六趣眾生隨業之境，日月威光所不到處，普皆明徹。其中眾生各相告曰：『今此光明得未曾有，將非我等別受生耶？』復次菩薩降母胎時，釋提桓因即遣四天王神營衛其母，而此四神：一執利刀，一執羂索，一執於戟，一執弓箭。何以故？恐諸惡魔得其母便。諸菩薩降生之時，其母胎中諸血穢等，皆悉遠離而不染著；如明月珠，雖為諸物之所纏裹，而無染污。菩薩在母胎時亦復如是。諸菩薩常法：其母常見菩薩在其胎中，猶以青黃赤白等綿裹於淨寶，諸慧眼人見其寶綿分別曉了，母見菩薩在其胎中亦復如是。諸菩薩常法：在母胎時，能令其母身體和悅無有疲乏。諸菩薩在母胎時，其母自然常持五戒：不殺、不盜、不邪行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諸菩薩常法：在其母胎，其母自然不貪欲愛。復次摩耶夫人，忽自思念：『四大海水皆飲令盡。』向淨飯王說其心願。時劫比羅城中有一外道名曰赤眼，善諸幻術，王令使者喚其赤眼，說如上意。赤眼報曰：『願與夫人登高樓上。』既登樓已，即以幻術為四大海水，持其海水與夫人飲。既飲水已，爾時夫人其意即息。時摩耶夫人復更思念：『一切有情被繫閉者，悉令解脫。』作是思已即向王說。王聞是語，即勅獄官，所有囚閉皆令放出，爾時夫人其念即息。摩耶夫人又復思念：『意欲布施財物。』作是念已即向王說。王聞是語，即為布施種種財物，爾時夫人其念便息。又復思惟：『欲往園苑遊行觀望。』便向王說。王聞是已，即將夫人就諸園苑觀望，其念便息。又復生念意：『欲於父王園苑中居止。』便告王曰，王聞是語，即令使者往善悟王處報云：『今摩耶夫人，意欲就彼父王藍毘尼園中居止。』王聞是語，便即差人數設

掃洒，令摩耶夫人及諸侍從、姪女詣藍毘尼園而為遊觀。乃見一無憂樹花葉滋茂，夫人欲生太子，便手攀其樹枝。時天帝釋，知菩薩母心懷慚恥，多人眾中不能即誕其子，便作方便發大風雨，令諸人眾各自分散。是時帝釋，化作老嫗立夫人前，夫人即生。時天帝釋以仙衣擎取，先在腹內心多煩悶，告帝釋曰：『汝放於地。』時天帝釋暫少遠住。

「菩薩生時大地振動，天地光明乃至日月所不及處，皆令明徹。其中眾生皆得相見，各相謂言：『非唯我身獨在此處生，亦有餘人共在此處。』一切菩薩有常法式：從胎出時，無諸濃血及餘穢惡。其菩薩母欲產之時，不坐不臥攀樹而立，無諸苦惱後有。菩薩常法：生已在地，無人扶侍而行七步，觀察四方便作是言：『此是東方，我是一切眾生最上。此是南方，我堪眾生之所供養。此是西方，我今決定不受後生。此是北方，我今已出生死大海。』爾時諸天，手持白蓋及與白拂，萃寶嚴飾覆菩薩上。諸龍王等，各持二種清淨香水，所謂冷暖調和，洗浴菩薩。諸菩薩常法：誕生之處，於其母前現大池水，其母所欲澡洗皆悉充足。諸菩薩常法：誕生之時，諸天仙眾在虛空中，以種種天妙和香，末香塗香旃檀沈水，而散菩薩。種種諸天音樂，在虛空中自然發響。

「爾時阿私陀仙，在吉悉枳迷山石窟之中，彼仙恒知一切世間興衰之相。其仙有一外甥名那羅陀，彼那羅陀時時而來恭敬供養。爾時仙人隨緣教示，報那羅陀曰：『彼聞仙記深信不虛，喜溢身心，求請出家而作弟子。』菩薩初誕天地光明，那羅陀覩瑞，即白仙曰：『親教！頗有惡世二日雙現以不？若無二日，何故此窟有是光明？』時阿私陀仙，說伽他曰：

「『日光極熱不明淨， 此光明淨及清涼；
流輝晃耀於山窟， 我定知是牟尼光。
菩薩神通大威德， 出其母胎現此光；
清淨明朗真金色， 遍滿世間諸大地。』

「那羅陀報曰：『親教！我今隨從親教欲看菩薩。』時仙告曰：『汝今知不？彼之菩薩有大威德，天龍八部之所圍遶，我等往彼不可得見。若彼菩薩入劫比羅城三號已，然後我往可見菩薩。』菩薩生時，五百宮人各生一男，調贊鐸迦而為上首。五百宮人各生一女，旃尼而為上首。五百大臣各生一男，鄔陀夷而為上首。有五百象各生一子，報灑陀子而為上首。五百馬各生一子，馬囉呵馬子而為上首。五百寶藏自開出現，四方諸國王等悉皆降伏，常獻種種雜物而來奉事。爾時大臣見是相已，來白大王。王聞此事便深思念：『我今此子，成就一切諸善事業。』因此大王號此太子，名為成就一切事，是故菩薩初得此名。

「時劫比羅城有一藥叉，名為釋迦增長，城內若有釋迦族類，生得男女，先將向彼藥叉而為作禮。時彼大王便勅臣佐，將其太子往增長釋迦藥叉處，遣作禮拜。臣得王教，以七寶輦輿安置太子，往詣藥叉之處。劫比羅城諸釋種等，性懷獷烈心意兇猛，多起人我堅鞭惡暴。見彼菩薩皆悉寂靜，默然而住。時淨飯王作思念曰：『此住劫比羅城諸釋種等，性懷獷烈心意兇暴，多起人我堅鞭惡性，彼見太子入城，皆如牟尼默然而住。以此緣故，可呼太子名為釋迦牟尼。』時釋迦牟尼菩薩至藥叉廟所，彼釋迦增長藥叉遙見菩薩漸近廟所，即從座起五體投地頂禮菩薩。眾人見已甚大驚怪，即往淨飯王所白言：『大王！今藥叉神遙見太子，從廟而出頂禮雙足。』時王聞已甚大歡喜，作如是言：『若天神禮拜太子故，知是天中天。以此緣故，號為天中天。』

「時彼大王即將太子還於本宮，令宮乳母依時養育。彼乳母等甚大歡喜，即以雙手，於父王邊捧受太子，在宮閣內勤加養育。彼乳母等，每日香湯洗浴，塗妙好香種種莊嚴，每日將向王所。王乃抱持太子安於膝上，觀看相貌甚大歡喜。國有常法：若王宮生子，即喚梵行相師觀看相貌。王乃喚相人令占太子，既占相已而答王曰：

『今此太子，實是成就三十二相。若在家者，得作金輪聖王，王四天下善法理化，具有七寶：一者金輪寶、二者象寶、三者馬寶、四者末尼寶、五者女寶、六者主藏臣寶、七者兵將寶，具足千子，勇健端嚴降伏他軍。此大地中所有人等無相犯者，皆悉令行勝妙善法。若當出家得法王位，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名稱普聞具三十二相。』王即問曰：『何者是其三十二大丈夫相？』『一者具大丈夫足善安住等案地相；二者於雙足下現千輻輪相；三者具大丈夫纖長指；四者足跟趺圓長；五者手足細軟；六者手足網縵；七者垂手摩膝相；八者醫泥邪[蹲-酋+(十/田/厶)]相；九者身不僂曲；十者勢峯藏密；十一者身相圓滿如尼瞿陀樹相；十二者常光一尋；十三者身毛上靡；十四者身諸毛孔一一毛生，如紺青色螺文右旋；十五者身皮金色；十六者身皮細滑塵垢不著；十七者於其身上兩手兩足兩肩及項七處圓滿；十八者其身上半如師子王；十九者肩善圓滿；二十者膊間充實；二十一者身洪健直；二十二者具四十齒皆悉齊平；二十三其齒無隙；二十四者其齒鮮白；二十五者頷如師子；二十六者其舌廣薄若從口出普覆面輪至耳髮際；二十七者於諸味中得最上味；二十八者得大梵音言詞和雅能悅眾意，譬如羯羅頻迦之音，其聲雷震猶如天鼓；二十九者其目紺青；三十者睫如牛王；三十一者其頂上現烏率膩沙；三十二者眉間毫相，其色光白螺文右旋。若不出家，得轉輪聖王王四大洲。』

「菩薩常法：其菩薩母產菩薩已，七日命終生三十三天。菩薩常法：生已其身端嚴，超諸世間，眾所愛樂見者無厭，猶如善巧工人以閻浮檀金作諸形像，天衣覆上放大光明普遍暉耀。其菩薩身亦復如是，如彼蓮花眾人所愛，菩薩亦爾。菩薩常法：眼恒不眵，如三十三天。由果業故，日夜常見四維上下一由旬內，梵音深遠，如雪山鳥其聲清妙。菩薩生已，自然具足廣大智慧，善解一切世間正化，父王國法無不明了。

「爾時那羅陀仙人來白師曰：『今者菩薩入劫比羅城，父王淨飯已立三號，願師共詣禮拜瞻仰。』其師謂曰：『今隨汝意。』二仙相隨欲修禮謁，以菩薩力故遂失神通，不得如常乘空而去，便共步往劫比羅城。既入城已至王門外，告門人曰：『汝可為我往白大王，阿私陀仙今來門外，願見大王。』時守門人即至王所，具陳上事。王聞是已，即持香花迎彼二仙，安置宮內。既安置已善言問訊：

『今者大仙，何緣遠來？欲求何事？』二仙答曰：『我等故來願見菩薩。』王報仙曰：『我之太子今正安眠，且待須臾令與相見。』爾時二仙復白王曰：『雖復未覺，我等意者暫欲觀瞻。』爾時大王即領二仙至菩薩所，便見菩薩，雖復寢睡其眼常開。時阿私陀仙見是事已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如真飛龍馬， 暫睡還復覺；
如善營事人， 睡蓋不能覆。』

「時彼嬪母即前捧抱太子授彼二仙，時阿私陀便以雙手跪而承受遍體觀察，白大王曰：『大王已令諸婆羅門占相師等相太子未？』父王答曰：『已令相訖。』阿私陀仙復白王曰：『彼等諸人，占此太子當有何相？』父王報曰：『若紹國位，御金輪寶，聲聞十方一切國土。』時阿私陀以贊頌曰：

「『大王今當知！ 相者不能測，
末劫無輪王， 必證菩提道。
一切金輪王， 相猶不炳著，
我今觀太子， 當取法王位。』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二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三

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詔譯

「時阿私陀仙，既知太子必成正覺，即自觀身壽命長短：『我今此生，得見菩薩證菩提不？』既諦觀已，即覩菩薩十九出家，六年苦行獲甘露果。復知己身先時殞歿不逢菩薩度人說法，便自悲傷啼泣懊惱。時淨飯王，既見此已甚大驚愕，以頌問曰：

「『丈夫及女人， 見者皆喜躍；
大仙今何故， 對此獨悲泣？
將非我太子， 有諸不祥相？
善哉大仙人！ 願速為我說。』

「時阿私陀仙，以頌答曰：

「『設彼虛空中， 忽降金剛雨，
於此太子身， 不能損一毛。
猛風與炎火， 及諸利刀劍，
毒氣嚙惡蛇， 亦皆不能害。
一切恐怖人， 太子為擁護；
云何慈悲主， 而有憂害者？
自在諸梵天， 皆來為侍衛；
如是最尊勝， 云何而憂懼？
我今恨衰老， 死時將不遠；
不見轉法輪， 所以自悲泣。
當來世間人， 遇此菩薩者；
必得聞妙法， 證彼寂滅果。』

「時阿私陀仙，說此頌已便懷惱恨，作如是念：『由此太子威德力故，令我退失神通，不能飛行乘空來去。我今於此步出城門，眾人見我必生輕慢。』作是念已白父王曰：『王曾發願，願阿私他仙出入城中。我今步來酬王宿念，今亦步去。王應為我修理城路。』爾時父王即令大臣勅諸人眾，嚴飾街衢懸諸幡蓋，告國人曰：『阿私

陀仙今步出城，汝等諸人隨意觀望。』時彼仙人內懷惱恨，與淨飯王及王臣佐、長者、居士、婆羅門等，前後圍遶出城門外，仙白王曰：『王可還宮，我今辭去。』既相別已，阿私陀仙漸次前行，至荖陀山即登彼山，擇其勝地因以居住。時彼仙人遠行疲乏，既坐憩息遂入仙定。由入定故得本神通，後於他時遂便染患。仙弟子眾，以諸湯藥療治不差，眾白師曰：『師今此疾藥療無痊，世間無常不可為諱。我諸弟子皆求寂靜，師既獲得常樂，豈可不留遺誨。請師示誨，令使我等有所悟入。』其師告曰：『我雖出家希求甘露，然由未證愧無所傳。今釋氏所生童子，必當獲得無上妙果，能以甘露滋益眾生。汝諸弟子！可詣彼出家。若出家已，勿恃豪姓種類摩納薄伽，勉勵精勤常修梵行。為得法故，專精加行，若此行成當獲甘露。』作是語已說伽他曰：

「『從此於東方， 汝當往求覓；
諸佛實難遇， 見已可勤修。』

「說無常法頌曰：

「『積聚皆銷散， 崇高必墮落；
會合皆別離， 有命咸歸死。』

「時阿私陀仙，說此頌已便即命終。爾時弟子那羅陀，以種種如法供具，隨時殯葬已，便詣波羅痾斯城，於彼而住。與五百摩納薄伽，為其教示婆羅門薛陀呪。其那羅陀，為是迦旃延姓，因號迦旃延。若釋迦菩薩當成正覺，迦旃延詣於佛所，彼佛即喚大迦旃延，而便以法教示，令彼度生死大苦海，住於最上寂靜究竟涅槃，遂以名之為大迦旃延，後當得此名甘露。

「爾時菩薩坐於嬖母膝上，於金槃中食香稻飯，極多不息。嬖母見多遂奪食器，菩薩以手捻其金槃，其嬖母不能奪此食器，乃至八嬖母奪此食器，亦皆不得。其嬖母等，共往白王具說上事。王及諸宮

人等，共奪此器亦復不得。王復告諸群臣，令共奪此器。其諸臣等以索及鉤，牽拽食器亦復不得。諸群臣等奪不得故，便取五百大象，及以繩索牽拽此器。菩薩爾時見諸人等慇懃方便種種牽器，菩薩思念：『此諸人等欲試我力。』菩薩遂以指鉤其器，其象牽拽力復不如，悉皆復退。時淨飯王見此事已便作是念：『而此菩薩一指鉤器，五百大象悉皆却退，若用兩手必敵一千。』是故號之名千象力，此是菩薩第四名號。

「菩薩生時有常法式，若欲入學，以五百侍從童子令隨。菩薩學習書業時，有博士名彩光甲，明解五百種書。時淨飯王將菩薩及諸童子，詣彩光處令遣受業。爾時彩光博士作一種書，示彼菩薩令遣學之。菩薩答曰：『此一種書我先已解。』次與第二般書而示菩薩令遣學之，菩薩答曰：『此一般書我先已解。』次與第三般書而遣學之，菩薩答曰：『此一般書我先已解。』其彩光先生乃至示五百般書，亦復如是已解之。菩薩問博士曰：『更有餘書與我學之。』博士答曰：『此五百般書世間行用，我唯解此餘皆不知。』爾時菩薩即自作一般之書，度與先生。問先生曰：『此是何字？又復何名？』先生答曰：『我不識此般之字名也。』菩薩答曰：『若世間中有二種出現：一者菩薩出、二者金輪王出，此般之字隨世自出。』爾時空中梵天大王即出語曰：『菩薩所說二種之現及字，必當實爾。』淨飯大王及諸群臣，聞此語已甚大歡喜。爾時菩薩，即為先生開異種新書，廣為談說。梵天大王見此之異，為證此事必當實爾，為此異故，此書號名梵天書。

「菩薩自解諸種書已，菩薩阿舅名摩那利，來將菩薩等，令教乘馬之法。又劫比羅城有一博士名曰同神，明解弓射戰法，來教菩薩及餘釋迦童子。其摩那利白博士曰：『此菩薩有大慈悲心，一切妙法願令教之，及諸童子亦堪教之。唯提婆達多，本自惡性無有慈心，願請博士勿教妙殺之法。何以故？此人惡性。博士教之，必殺一切

眾生無有停息，為此勿教。』博士得此語已，即教菩薩等法，皆悉總盡。其法妙者，不教提婆達多。菩薩當日習得五種弓法：一者射諸遠物；二者彼處有聲菩薩不見，隨其所念皆即射得；三者所欲射處無有不著；四者前人身上知有要穴，隨其所念若死不死，即射其穴悉皆隨意；五者不問遠近射之極當。菩薩明此五種等藝，四方傳之，釋迦太子有如上藝。

「爾時薛舍離城諸人得一好象，形貌具足。諸人共集遞相議曰：

『其淨飯王有一太子，天文占相，以後之時必為金輪聖王。由彼威德現此寶象。』令使數人將此寶象獻此釋迦太子。諸人當即莊嚴彼象，將向劫比羅城，漸行到彼，至於淨飯王宮門外。爾時惡性提婆達多王子，從於內出見彼寶象種種莊嚴，心貪愛念，即問使曰：

『此象誰許？』使人報曰：『釋迦太子，天文占相作金輪王，為此因故，薛舍離城諸人將此寶象獻上太子。』提婆達多聞此語已甚大嗔怒，即出是言：『我國太子未作金輪大王！何故汝等預將寶象來獻太子？』作是語已漸近於象，嗔恚之心打象一下，其象倒地因即至死。打此象已便即却去。當時難陀王子次從內出，見此死象問其人等：『此象誰許？何人打死？』諸人報曰：『此象獻來，提婆達多打死。』即出是言：『提婆達多極是不善。』難陀重思念曰：

『將非提婆達多自試力耶？』爾時難陀執其象尾，遂即拽過三七餘步，離其大路即便過去。爾時釋迦太子從內出來，見此死象問眾人等：『此象誰許？』諸人說如上意。菩薩重問：『此象誰人打死？』諸人報曰：『提婆達多王子打此大象一下，因即至死。』菩薩重問：『本於何處打此象死？』諸人答曰：『此象死處在於中路。』菩薩重問：『此象中路誰人拽來在於此處？』諸人答曰：

『難陀王子一手執尾拽其大象，置於此地。』菩薩重言：『打死之人甚當不善，拽令遠路極是善哉。』重更思之：『將非二人私試自力？我亦試之。』爾時菩薩執其象鼻遙擲城外，七里墮地其地便

陷。時人號為陷象之地，信心長者婆羅門便於此處起大窣覩波。時諸苾芻悉來頂禮，便說頌曰：

「『天授搏殺大象王， 難陀拽於三七步；
菩薩擲出城塹外， 如在虛空挽瓦石。』」

「爾時釋迦童子遞相謂曰：『我等出外，作輪刀斷樹之樂。』作此語已，即出就於林中。菩薩聞諸童子往林遊戲，即領五百童子前後圍遶至彼林中。諸釋童子競擲輪刀樹皆摧倒。爾時菩薩亦擲輪刀，樹林悉斷而無倒者，以刀刃平故。時諸童子見樹不倒，共相謂曰：『我聞菩薩威猛自在，於諸五技無不達者，云何輪刀斷樹，一不能倒？斫樹小術尚猶如此，豈況餘技！』」

「爾時天神見諸童子生此謗議，欲解眾疑，即放猛風吹諸林樹轟然悉倒。諸釋童子見斯事已皆大驚愕，方伏其妙。時諸童子復與菩薩鬪諸弓射，以七重鐵多羅樹并七鐵鼓，其間各安鐵猪，而為射塚。諸童子射不過一多羅樹，天授童子射過一多羅樹一鼓一猪，其箭便住。難陀童子射過二多羅樹二鼓二猪，其箭便住。菩薩爾時放其一箭，其箭直穿七樹七鼓七猪，并過地輪復入水際。爾時龍王即拔其箭，其箭之穴水便湧出，清香輕美，人所飲者皆稱希有。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，於其水傍造塔供養。菩薩爾時作此戲已，遂乘車馬與諸童子却還城內。其城門傍有諸相者，遙見菩薩威光殊特，競相謂曰：『今此太子，若却後十二年中不出家者，必當登彼轉輪王位。』時白淨王聞斯相語甚大喜躍，即集群臣而告之曰：『我聞相者相我太子，却後十二年中不出家者，當得轉輪王位。汝等諸人宜加防衛，滿十二年勿令出家，得使登彼金輪王位。汝等諸人宜加防衛，滿十二年莫令出家，得使登彼金輪王位，當與諸君共相圍遶，飛騰虛空觀四天下。汝等應當速立宮殿，簡求美女令共娛樂。』時諸臣等前白王曰：『我觀太子，不樂世間聲香欲愛。云何以諸美女而可留連？』王告臣曰：『我之太子縱不愛彼一切色欲，應由未見

殊妙女人，自今已往汝等諸君勤加選擇上好童女，倍數將來令太子見，任其意者必生愛樂。』群臣議曰：『今此太子雖無愛染，我等諸人應造種種嚴身之具，各令童女美顏容者執其香飾之物親奉太子。復令太子各賜諸女嚴好珍飾，或有愛者便令留住共相嬉戲。』作是議已，即為太子造立宮殿，百寶莊嚴敷師子座，令太子坐於其座前，積諸珍寶種種瓔珞以成大聚。總命諸臣及餘人眾，咸令普集所有童女，任其意願隨時莊飾，著諸瓔珞將入宮內。菩薩性愛捨施，於諸童女普賜瓔珞。

「時執仗釋種有一童女，名耶輸陀羅，容色端正世所希有。執仗釋種即還家中告其女曰：『今者太子施諸童女珠寶珍奇嚴好之具，汝可往取。』其女報曰：『我之家中豈無此耶？何用他物。』父告女曰：『然彼太子雖施珍寶，或因愛樂便以為妃。』女曰：『若因此時便為妃者，縱取餘女我必當得為其太妃。』父又告曰：『必當如斯。可便速去。』於是耶輸陀羅，即以種種珍飾莊嚴其身，與諸從女亦復嚴好，相隨而去。路傍諸人皆共愛仰耶輸陀羅，不觀餘者。耶輸陀羅入菩薩宮，雅步從容端身而進，不觀左右，於太子前立。時彼太子先以珍寶施諸女盡，更無遺餘。獨有一金指環，見耶輸陀羅即舉其指。然耶輸陀羅，先與菩薩從久遠來，恒為因緣常相愛樂，即昇師子座上，從太子指取其指環。群臣諸人遞相謂曰：『此耶輸陀羅，族姓尊貴顏容具足，於諸女中最为殊勝，堪為太子宫中侍衛。』群臣諸人同議斯已，向淨飯王具陳此事。時王即遣二萬婬女，圍遶耶輸陀羅，入太子宫內。

「復次菩薩常法：出現世界必生一樹，名曰善堅，其初生時，一夜之中便高百肘。其初生夜，未見日光形質柔軟，可以爪甲掐而令斷；見日光已即便堅硬，雖加刀斧及以猛火，不能摧損。釋迦菩薩既出世已，於劫比羅及以天示二城之間，有一大河名盧奚多，其河岸邊而生此樹，河水汎漲洪波鼓激，流沙圯岸土石隨散，其樹善堅

根鬚盡露。後因猛風摧倒，橫在盧多河中，便如大堰，堰水不流。其劫比羅城漸被侵沒，天示城中又復枯涸。天示城王見斯事已，**即**令使者告淨飯王曰：『今此大樹橫在水中，彼此俱弊。王之國中有諸童子皆悉勇健，願王勅之令除此樹。』時淨飯王報其使曰：『我今何能處分斯事？』劫比羅國有一大臣名曰闍陀，前白王曰：『願王令我檢校斯事，我有方便，令王子等不假王言自除此樹。』王曰：『可爾。』闍陀大臣即於河岸一叢林間洒掃清淨堪為遊觀，請諸王子往林嬉戲。諸王子等各乘寶車，與諸童子前後圍遶，既至林已，各敷床座縱誕歡樂。時有一雁飛空而度，提婆達多即挽其弓射之，令落其雁，落在菩薩座前。菩薩爾時收捧其雁為拔其箭，以藥療之應時平復。提婆達多即令使者告菩薩曰：『今彼之雁我先射得，可還我來。』菩薩爾時告彼使曰：『我久發菩提心，一切有情是我先有，云何此雁是汝先有？』提婆達多從久遠來恒與菩薩結諸怨恨，聞此語已即懷瞋恚。然菩薩此身與一切有情怨結已盡，唯提婆達多一人尚有餘習；今因此雁為最後之身，與提婆達多為初首鬪諍。

「天示城王既請淨飯王除樹不得，即自令其國內人眾共拔其樹。爾時諸人施功用力叫聲沸鬧，菩薩聞已問左右曰：『彼是何聲？』闍陀大臣具陳彼樹堰水之意。菩薩聞已即告眾人：『我當往彼為除此樹。』時彼菩薩并童子等即共往彼，路傍孔中出一毒蛇。烏陀夷見此毒蛇，恐害菩薩，即拔利刀斬為兩段。蛇吐毒氣著烏陀夷身變為黑色，因此名為黑烏陀夷。是時諸童子等，爭騁勇力拽善堅樹。提婆達多鼓氣而前盡力拽之，纔動而已；難陀童子擎少離地；菩薩以手擲置空中，其樹乃為兩段，各分兩岸。爾時菩薩告諸人曰：『此善堅樹，是其冷藥能除熱病，汝等各應細截斬分。若有鬼氣癰腫，將此塗之並得除差。』時諸童子並即乘車，歸劫比羅城，至城門所遇占相師，作是言曰：『菩薩於此日中不出家者，必登轉輪王位。』時有釋迦女名喬比迦，住鍾聲聚落，在於高閣上遊觀。菩薩

入城遙見女，遂以脚指以壓其車，車便不轉。其女遙見菩薩念於心，菩薩手中先有鐵杵，以指撚之遂便微碎。喬比迦女觀視菩薩，以脚指捺樓，其閣遂穴。諸人見已作是念言：『此之釋女，必能善得菩薩之心。』時淨飯王聞此語已，即迎喬比迦女，并二萬婬女侍從入宮。

「菩薩常法：將欲遊觀園苑，即勅御者：『我之好乘汝速裝飾，我欲乘之遊觀園苑。』御者受教，嚴飾上乘至菩薩前，白菩薩曰：

『我已嚴飾上乘，唯願知時。』菩薩登車遊觀，逢一老人，氣力羸弱、形體損瘦、腰背偻曲、行步倚杖、身體戰掉、鬚髮變色，不如餘人。菩薩見已告御者曰：『彼是何人？腰背偻曲、形體羸瘦、憔悴若此。』御者報曰：『此名老人，此人不久要當身死。』菩薩問曰：『我於後時當如是不？』御者報曰：『太子之身還當如是。』菩薩聞已愁憂不樂，即告御者：『可速還宮，我至宮中思量是事。我當云何得免斯苦？』御者依命即還宮內。既至宮已，菩薩爾時端坐思惟，作是念言：『如此老法，不久之間即至我身，我云何免？』即說頌曰：

「『忽遇如此衰老者， 形體枯瘦倚杖行；
我身亦為老所縛， 云何得免斯苦事？』」

「爾時淨飯王，見菩薩却迴宮中，問御者曰：『太子出城遊觀林泉，生歡喜不？』御者對曰：『我見太子無有歡喜。』王曰：『何故不喜？』御者答曰：『我與太子出城，門外見一老人，形體羸弱、顏容枯悴、倚杖前行、身體戰掉。太子見已即問我曰：『彼是何人一當至此？』我即答曰：『此名為老人。』又問我曰：『我於後時當如此不？』我即答曰：『必當如此。』太子聞已命我令還，思惟是事。今者現在宮內思量是事。』時淨飯王聞此語已自私念言：『太子生時，相師皆云出家修道。今若如此，應是斯事。我當

倍諸五欲樂具以娛樂之。』作是念已，即令倍諸五欲樂具，以娛太子。頌曰：

「『父王既聞御者言， 即自思量相師語；
以諸五欲倍於前， 願令菩薩不出家。』

「菩薩常法：將欲出城遊觀，先勅御者：『速當為我嚴飾車乘，我當出城遊觀。』御者受命，即為嚴飾上妙車乘，既嚴飾已即白菩薩，今可遊觀。將欲出城，逢一病人，舉身羸黃、瘦瘠疲困、路傍諸人皆不顧見。菩薩見已問御者曰：『此是何人？身形瘦弱羸黃困篤，一切諸人皆不顧見。』御者報曰：『此名病人，由斯病故不久當死。』菩薩問曰：『如此病法，我超過不？』御者答曰：『此之病法亦未超過。』菩薩聞已愁憂不樂，即命還宮，思惟是事。爾時御者送至宮內，既至宮已，菩薩於是端身思惟如此病苦。時淨飯王問御者曰：『太子出城遊觀，歡樂以不？』御者答曰：『太子不樂。』又問曰：『何為不樂？』爾時御者具陳上事。王聞是已，乃至倍加五欲娛樂太子。頌曰：

「『上妙色聲香， 最勝諸味觸；
當受五欲樂， 勿棄我出家。』

「菩薩常法：將欲出城遊觀，先命御者嚴飾車乘。既嚴飾已出城遊觀，逢一死人，以雜色車而以載之。復有一人手持火爐在前而行，雜色車後，多諸男女被髮哀號，見者悲切。菩薩見已問御者曰：『此是何人？以種種雜色嚴飾其車，載之而去，男女哀號見者悲切。』御者答曰：『此名死人。』太子問曰：『云何名為死人？』御者答曰：『此人生氣一盡，不復得與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而重相見。』菩薩問曰：『我亦爾不？』答曰：『亦爾。』菩薩聞已愁憂不樂，即命還宮。時淨飯王問御者曰：『太子出城遊觀，歡樂以不？』御者答曰：『我見太子愁憂不樂。』王曰：『何故？』答

曰：『今者路逢死人，父母妻子悲號相送，太子問曰：「我當如此不？」我即答曰：「皆當如此。」故在宮中思惟是事。』時淨飯王復加五欲，以種種微妙音樂倡伎珠珍嫖女娛樂菩薩。頌曰：

「『此最勝城甚嚴飾， 天中天子可久住；
倍加五欲能歡樂， 猶如千眼歡喜園。』

「爾時淨居諸天，皆共觀念：『菩薩先有大實因力，我等當為菩薩作大緣故。何以故？若有大因待大緣故。』即便化作一大沙門，執錫持鉢次行乞食。菩薩常法：出城遊觀先命嚴駕，既嚴駕已登車前行，於衢路中逢一沙門，淨除鬚髮被福田衣，執持瓶鉢徐行乞食。菩薩見已問御者曰：『此是何人？』御者答曰：『名出家人。』菩薩問曰：『云何名為出家？』報曰：『此人以善心修善行，於善處住，身口意業悉皆清淨。以信心故，剃除鬚髮被如來服，捨離俗家昇涅槃路，故名出家。』菩薩即便告御者曰：『汝可將車近彼沙門。』御者奉命，即便引車至沙門所。菩薩爾時問沙門曰：『汝是何人？何故剃除鬚髮著別色衣，手持錫鉢以乞自活？』沙門報曰：『我出家人也。』菩薩又曰：『云何名為出家人也？』沙門報曰：『常以善心恒修善行，身口意業悉令清淨，捨離俗家昇涅槃路，故名出家人也。』菩薩歎曰：『善哉斯事！善哉斯事！』即自念言：『若當如此我亦出家。』即命御者：『可速還宮，我至宮中思量是事。』御者奉命，執御還宮。既至宮中寂然思念。時淨飯王問御者曰：『今者太子出城遊觀，歡樂以不？』答曰：『我見太子愁憂不樂。』王即問曰：『何故不樂？』御者答曰：『太子出城逢一沙門，剃除鬚髮被福田衣，手持鉢錫徐行乞食。太子問我：「彼何人也？」我即答曰：「名出家人。」便問我言：「云何名為出家？」我即答曰：「捨其俗家，昇涅槃路，故名出家。」太子聞已，命我引車近沙門所，問沙門曰：「汝是何人？剃除鬚髮被異色衣，手執瓶鉢自行乞食。」沙門報曰：「我出家人也。」太子問曰：「云何名為出家人也？」彼便報曰：「捨離俗家，昇涅槃路。」太子聞已

即便歎曰：「善哉斯事！善哉斯事！若如此者我亦出家。」即便命我令速還宮，今在宮中思量是事。」時淨飯王既聞此語，慘然不樂，私自念曰：『太子生時相師占言：「太子不登王位，必當出家。」觀今相狀，應出家時至。即設方便，我今當令太子往田農所，見彼人眾行來作務，心得歡喜忘出家事。』作是念已，即往宮中告太子曰：『我有良田令人營植，汝可檢校。』太子在宮，想彼老病死人，即懷憂懼，念彼沙門復生喜戀，此心所繫無時暫捨。聞父所言不可違背，即順父言，便命御者，登車即往，身雖欲往田所，心恒繫念出家。既漸前行，忽於中路遇五百寶藏悉皆開門，中有聲曰：『善哉太子！我等珍寶，是汝過去眷屬之藏，汝可盡取隨汝意用。』太子報曰：『此是過去眷屬愚癡資具，無時積聚莫知棄捨。我今何用？汝等速去。』時彼寶藏復出聲曰：『汝若不取，我今入海。』菩薩報曰：『隨汝意去。』時寶藏等便入大海。爾時菩薩復漸前行，至犁田村見彼耕人，塵土全身遍體流汗，手執牛杖盡皆有血。復見其牛，皮背穿爛飢渴所逼，羸瘦困苦喘息不住，為諸虻蠅啖食膿血，諸小虫等滿其瘡食，或為犁刃傷割其脚。菩薩遊歷耕種之所，皆見如此諸苦惱事。菩薩從無量劫來，深種慈悲，遇此苦業便生憐愍，即喚耕田人等而問之曰：『汝屬何人？』諸人報曰：『我等皆屬太子。』菩薩告曰：『今放汝等任自存活，不須繫屬於我。耕田牛等亦便放捨，任逐水草養其軀命。』于時菩薩念此苦事，從車而下，於瞻部樹間，入第一無漏相似三昧，左右侍從圍繞菩薩，各坐樹下瞻侍菩薩。

「時淨飯王自念：『食時將至，太子何為不還宮內？』即欲自往看其太子，便命車輅登之而行，至耕田所周迴諸處尋覓太子，於瞻部樹下，見入三昧。于時日已西傾，一切林影皆隨日轉，唯太子所坐之樹猶蔭太子，其陰不移。時淨飯王見是事已，即自念言：『今我太子甚大威德。日已西傾，一切林影皆隨日轉，唯太子所坐之樹猶蔭太子，其陰不移。』歡喜踊躍生恭敬心，曲躬低頭前禮太子，請

從定起共登寶車，漸次還宮。至屍林下見諸死人，或黃或淤臭穢狼藉，太子見已重加憂念，於寶車中結跏趺坐，專心思惟。漸至劫比羅城，時曆數者即占：『太子至七日內不出家者，必登轉輪王位。』占知是事，即以其頌奏淨飯王曰：

「『太子不出家， 盡於七日中；
於彼日出時， 必登金輪位。
七寶自在王， 太子當如此；
海內無勞役， 怨敵自平定。
太子若出家， 無畏坐林間；
證彼一切智， 度脫諸眾生。』

「爾時菩薩既至城內，有一釋迦種名不過，時有其一女名曰鹿王，於樓窓中遙見菩薩，讚歎頌曰：

「『安樂乳母生， 安樂父能養；
彼女極安樂， 當與汝為妻。』

「菩薩聞此，其心寂入涅槃聲義，唯聞言曰：『汝最勝人當思惟寂靜涅槃。』菩薩聞此涅槃聲，愛念歡喜，聞妙聲故，即脫頸上珠璣，擲於空中。以威力故，遂落鹿王女頸上。諸人見此皆大歡喜，白淨飯王具陳上事。王聞此語，即令二萬嫫女迎鹿王女，將入太子宮內。彼時菩薩有三夫人：一名鹿王、二名喬比迦、三名耶輸陀羅。其耶輸陀羅最為上首，其三夫人各有二萬嫫女，前後圍繞在於宮內。

「時淨飯王，聞曆數者頌，即喚甘露等兄弟四人集居一處，遞相議彼曆數之頌：『「若七日內不許出家，登輪王位」者，我等宜應於七日內守護太子，仍令兵眾於四城門勤加防衛。』作是議已，即於劫比羅城築七重城塹，皆安鐵門，一一門上盡挂鳴鈴。若有開閉，其鈴聲聞四面周迴各四十里。菩薩所在樓閣之上，皆令伎女作諸音樂歌舞圍繞，大臣猛將領四種兵，嚴更警候營守城外。菩薩宮中諸

門常閉，縱有使命須往來者，於城樓上別置梯道，令五百人擎之來去。其內宮門開閉之時，皆出異聲令淨飯王聞。若聞門聲，諸宮女等盡執仗刃，劫比羅城外百官吏人，亦復勤加遞相防守。時淨飯王自將四兵守城東門，其斛飯王自將四兵守城南門，其白淨王復將四兵守城西門，甘露飯王亦將四兵守城北門。大名釋迦領諸猛士巡行城內，至城東門問守門人曰：『誰守此門？』淨飯王報曰：『是我知更。』大名將曰：『嚴更者好，睡眠者惡。』即說頌曰：

「『睡者如死人， 此人屬魔王；
智者常覺悟， 是故勤防守。』

「大名釋迦說此頌已即至南門，問守門者曰：『何人守此？』斛飯王報曰：『是我知更。』大名將曰：『勤加者好，睡眠者惡。』即說頌曰：

「『睡者如死人， 此人屬魔王；
智者常覺悟， 是故勤防守。』

「大名釋迦說此頌已復至西門，問守門者曰：『是何人守？』白飯王報曰：『是我知更。』大名將曰：『勤加者善，睡眠者惡。』復說頌曰：

「『睡者如死人， 此人屬魔王；
智者常覺悟， 是故勤防守。』

「說此頌已復至北門，問守門者曰：『是何人守？』甘露飯王報曰：『是我知更。』大名將曰：『策勤者善，睡眠者不善。』即說頌曰：

「『睡者如死人， 此人屬魔王；
智者常覺悟， 是故勤防守。』

「說此頌已還至中營，問守營人曰：『何人知更？』營人報曰：『是某知更。』『策勤者善，睡眠者不善。』即說頌曰：

「『策勤莫違法，實語莫妄語；
妄語入黑暗，是故勤防守。』

「大名釋迦如此巡已即至天曉，於淨飯王所白其王曰：『七日之中一夜已過，唯餘六日。』王便報曰：『既餘六日，勤加守護。六日若過，我之太子登金輪王。我等諸人咸皆隨從，飛騰虛空觀四天下。』如此警候乃至六日，唯餘一夜。天帝釋有常法，觀念之時窮於下界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釋迦牟尼國王子，修六度行皆圓具；
愛樂出俗處山林，以求無上真如道。』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三

「爾時菩薩，在於宮內嬉戲之處，私自念言：『我今有三夫人及六萬婬女，若不與其為俗樂者，恐諸外人云：「我不是丈夫。」我今當與耶輸陀羅共為娛樂。』其耶輸陀羅因即有娠，既懷娠已生思念曰：『我於明旦報菩薩知。』爾時菩薩，於其夜中約緣生理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所共婦人同居宿， 此是末後同宿時；
我今從此更不然， 永離女人同眠宿。』

「當此之夜，婬女倡伎悉皆疲倦、昏悶眠睡，或頭髮披亂、或口流涕唾、或復譚語、或半身露。菩薩見此，雖在深宮猶如塚間見諸死人，即自思惟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如風吹倒池蓮花， 手脚撩亂縱橫臥；
頭髮蓬亂身形露， 所有愛心皆捨離。
我今見此諸女眠， 猶如死人身形變；
何故我不早覺知， 在此無智有情境？
欲同彼泥箭毒火， 如夢及飲鹹水等；
當如龍王捨難捨， 諸苦怨讎因此生。』

「菩薩說此頌已便即眠睡。爾時大世主夫人，於其夜中見四種夢：一者見月被蝕、二者見東方日出便即却沒、三者見多有人頂禮夫人、四者見其自身或笑或哭。爾時耶輸陀羅復於此夜見八種夢：一者見其母家種族皆悉破散、二者見與菩薩同坐之床皆自摧毀、三者見其兩臂忽然皆折、四者見其牙齒皆悉墮落、五者見其髮鬢悉皆墮落、六者見吉祥神出其宅外、七者見月被蝕、八者見日初出東方便即却沒。菩薩於夜中見五種夢：一者見其身臥大地，頭枕須彌山，左手入東海，右手入西海，雙足入南海；二者見其心上生吉祥草高

出空際；三者見諸白鳥頭皆黑色，頂禮菩薩所欲騰空，不過菩薩膝下；四者見於四方雜色諸鳥，至菩薩前皆同一色；五者見雜穢山菩薩在上經行來去。見是夢已，即從臥起歡喜思念：『我今此相，不久之間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之智。』爾時耶輸陀羅即從睡覺，便為菩薩說其八夢。菩薩爾時恐耶輸陀羅情生憂惱，方便為解此夢，令得歡悅：『見汝母家種族皆悉破壞者，今皆見在何為破壞？見汝與我同坐之床皆自摧毀者，床今見好云何摧毀？見汝兩臂忽然皆折者，今皆無損。見汝牙齒悉皆墮落者，今亦見好。見汝鬢髮亦自墮落者，今見如故。見吉祥神出汝宅者，婦人吉神所謂夫婿，我今見在。見月被蝕者，汝可觀之，今見圓滿。汝見日出東方復遂沒者，今見夜半日猶未出，何為遂沒？』時耶輸陀羅聞是解已，默然而住。菩薩爾時思惟是夢：『如耶輸陀羅所見之相，我於今夜即合出家。』又作思念：『我應方便令耶輸陀羅略知覺我。』作是念已告耶輸陀羅曰：『我願出家。』耶輸陀羅曰：『大天！汝欲往者可將我去。』菩薩思念：『得涅槃時即將汝去。』報耶輸陀羅曰：『我有去處便將汝去。』爾時耶輸陀羅聞是語已，歡喜而寢。

「爾時菩薩發心欲出，大梵天王及帝釋等知菩薩念，應時而至，合掌恭敬而說頌曰：

「『心如未調馬， 亦如躁獼猴；
能捨五欲樂， 速證涅槃明。
大慈者起起， 捨此大地尊；
當得一切智， 度脫諸眾生。』

「菩薩報曰：『天帝釋！汝不見耶？』即說頌曰：

「『如師子王在鐵檻， 猛將弓刀守其傍；
象馬人眾甚繁鬧， 圍繞此城若為出。
父王猶如猛師子， 四兵鐵甲皆全具；
城塹樓閣及廊屋， 種種兵仗皆充滿。』

見彼宮門及閤門， 乃至城門亦如是；
安諸鳴鈴普周遍， 關拒甚難不可越。
種種螺鼓圍遶我， 喧聒鳴聲未曾息；
宮外多諸象馬兵， 勤加防衛不令出。』

「爾時釋提桓因即說頌曰：

「『昔有誓願今應思， 然燈如來先授記；
眾生多拘苦惱中， 應速捨家求正道。
我今亦能作如是， 及彼梵王諸天等；
當令汝得無障礙， 詣樹林中修正覺。』

「菩薩聞是頌已，其心歡喜答諸天曰：『善時！』天帝釋即以昏蓋覆諸兵眾及淨飯王倡伎嫖女，所有一切防衛守護劫比羅城者，皆令睡眠，心無覺悟。命夜叉大將散支迦持取踏梯，便令菩薩從梯而下至車匿所。見車匿方睡，菩薩以手推覺，良久方悟。菩薩爾時即說頌曰：

「『起起汝車匿， 速被乾陟來；
過去勝者林， 我往彼寂默。』

「爾時車匿若睡、若覺，以頌報曰：

「『今非遊觀時， 汝先無怨敵；
既無怨賊來， 云何夜索馬？』

「菩薩以頌告曰：

「『車匿汝昔來， 不違我言教；
勿於末後時， 方欲違我命。』

「車匿報曰：『今夜半時，我懷恐怖不能取馬。』菩薩爾時聞是語已，便自思念：『我若與此車匿言酬未已，恐傍人聞廢我前去，不如自被馬王乾陟。』即趨馬坊至乾陟所。時彼乾陟見菩薩來，即懷

嗔怒如大猛火，跳踉來去未便受捉。菩薩手中先有百寶輪相，一切怖畏眾生見菩薩者，菩薩即以百寶手撫慰安隱。菩薩爾時便以輪手撫其馬頭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我今末後時乘汝，速當至彼不久留；
我當不久證菩提，當以法雨潤眾生。』」

「復次一切眾生有常法，有人教者即能習學。乾陟馬王聞此頌已，即便安住，菩薩歡喜便被牽出。梵王帝釋令四天子共扶乾陟擁衛菩薩。四天子者：一名彼岸、二名近岸、三名香葉、四名勝香葉，皆有威力，詣菩薩所侍立左右。菩薩問曰：『誰能將我騰空而出？』四天子曰：『我等皆能。』菩薩又曰：『汝等有何神力？』彼岸報曰：『太子當知！盡大地土我猶擎得，亦復將行。』近岸復曰：

『四大海水及諸江河，我今亦能荷負將行。』香葉又曰：『一切山石我能擔負將行。』勝香葉又曰：『一切林樹及諸叢草，能負將行。』菩薩聞已以脚案地，令四天子盡力擎之。時四天子，即皆盡力共相動挽，乃至疲乏猶動不得。時四天子盡皆驚愕，白菩薩曰：

『不知菩薩有大威力，我等若知有是力者，不敢擎之。』爾時車匿，聞其菩薩與四天子遞相言說，即便趨行至菩薩所。菩薩爾時即乘乾陟，時四天子各扶馬足，爾時車匿一手攀鞵、一手執刀。菩薩諸天威力感故，即騰虛空。宮中善神既見是已，悉皆號哭，淚下如雨。車匿見之白菩薩曰：『此是雨不？』菩薩報曰：『此不是雨，是宮中神見我今去，淚下如此。』車匿爾時聞菩薩此言，哽咽歔歔，默然不語。菩薩爾時，如象旋顧望其宮中，便自思念：『是我末後與諸女人共居一處，今一時別之，不復更爾。』復重思念：

『我若不從東門與父王別，恐生嫌恨，責諸兵士不加防守。』即詣東門，見其父王睡眠極重。菩薩爾時遶父王三匝跪禮父足，作是言曰：『我今去者非不孝敬，但為生老病死磨滅有情。由是義故，我欲出家證菩提道救濟斯苦。』作是語已即騰虛空。

「時釋迦大名將軍，巡行觀察至城東門，忽見菩薩騰在虛空，發聲啼哭白菩薩曰：『欲何所作？欲何所作？』菩薩報曰：『大將當知！我欲出家。』大名將曰：『此是非法。』菩薩報曰：『我已曾於三阿僧祇劫常行苦行求無上菩提，於一切眾生拔諸苦難；我今豈得在於宮中？今當一心為法而去。』大名釋迦聞是語已即復啼哭：『哀哉！哀哉！淨飯大王及諸釋種。苦哉！苦哉！』雖發大願欲留太子，徒加愛念，此事便發，釋迦大將即說頌曰：

「『今日淨飯王， 為子生憂惱；
舉手叫蒼天， 悲恨大號哭。
耶輸陀羅等， 及諸大宮人；
今別悉達已， 常為苦所逼。』

「大名釋迦說此頌已，悲淚懊惱，速至耶輸陀羅所，以手推耶輸陀羅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悉達夫欲去， 應可生留戀；
勿當後時憂， 為憶夫愁故。
今去極難見， 最後相見時；
苦哉無人聞， 覺去勿罪我。』

「大名釋迦頻於內宮遍告眾人，了無覺者，悲惱忙懼。復速往彼淨飯王所，覺淨飯王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悉達今欲去， 王當速制之；
勿於彼後時， 為子常憂惱。』

「大名釋迦再三覺之，王猶眠睡曾不暫覺。時釋梵天等與無量百千諸天眷屬來詣菩薩，至菩薩所便即圍遶。大梵天王及色界諸天，儼然無聲在菩薩右，釋提桓因及欲界天在菩薩左，或有執持幡蓋并奏音樂，或於空中散諸香花供養菩薩，所謂優鉢羅花、波頭摩花、分陀利花、曼陀羅花、摩訶曼陀羅花，栴檀、沈水香、鉢香和香，以

散菩薩。復以種種上妙衣服散於空中；復於空中擊鼓吹螺作諸倡伎，而作頌曰：

「『諸天在空中， 悉皆大踊躍；
拊舞菩薩前， 歌讚於菩薩。
無邊諸天眾， 擲掄彼魔軍；
或有作音樂， 或有引前者。
或復開諸門， 或以花來散；
或有扶馬足， 瞻仰隨從行。
或復左旋繞， 或復居左右；
多聞及梵釋， 先引菩薩路。
一切威德天， 無不隨從者；
如月在星中， 往彼聖者林。』

「是時菩薩出劫比羅城已，梵釋天等皆大歡喜，白菩薩曰：『善哉仁者！汝昔長夜如是希求言：「我何時獲無障礙在閑林中？」汝昔有願，今悉圓滿。汝若證得無上道時，攝受我等。』菩薩曰：『如汝所願。』爾時菩薩如象王右顧觀諸天等，作是頌曰：

「『不證無上道， 了知諸佛法；
不復重來歸， 入此劫比城。』

「是時菩薩，以二更中行十二踰膳那，從馬而下，即解瓔珞告車匿曰：『汝可將馬及我瓔飾從此迴去。』即說頌曰：

「『此馬及瓔飾， 可付我親屬；
我今捨貪愛， 從此被法服。』

「爾時車匿聞此語已，發聲號哭悲感懊惱，淚下如雨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**師**子虎成群， 棘林惡獸跡；
獨住無眷屬， 聖者如何住？』

「菩薩爾時以頌報曰：

「『生者獨自生， 死者亦自死；
苦者還自受， 生死無有伴。』

「爾時車匿復說頌曰：

「『汝昔常乘諸象馬， 手足柔軟未經苦；
攢搓刀石滿斯地， 如何於此堪行住？』

「菩薩以頌報曰：

「『假令少小憍養育， 賢善及與諸孤獨；
勇猛無畏人恭敬， 如斯等類咸歸死。
生老病死相紛鬪， 速來逼迫一切人；
縱有餘願不少寬， 能令須臾盡磨滅。』

「車匿報曰：『太子！淨飯大王若不見汝，必大懊惱便當至死。』菩薩雖聞是已，為得菩提資糧久圓滿故，於車匿言曾不在念。爾時菩薩即於車匿手中取其所執之刀，其刀輕利，青光湛色如青蓮花葉。既拔其刀，即自割髮擲虛空中。釋提桓因於虛空中即便捧接，將往三十三天。每至此日，集三十三大眾旋繞供養。其割髮之地，信心長者婆羅門等營一寶塔，名曰割髮地塔，苾芻俗人常應供養。菩薩當割髮已告車匿曰：『汝見我不？形容已毀心復堅固，如斯之人豈有更還在人間耶？』車匿曰：『不也。』車匿即自思念：『今此太子是刹帝利種，情多高慢，我雖苦言終不移改。』作是念已禮菩薩足，乾陟馬王亦禮菩薩，便吐其舌舐菩薩足，菩薩即以百寶輪手撫其馬背，而作是言：『汝乾陟去，我證菩提常念汝恩。』告車匿曰：『汝必不應將我乾陟入於宮內。』車匿悲泣不勝哽咽，所視迷悶歸還路時顧菩薩前。以菩薩神德力故，於二更中便至於彼，及車匿還路，經七日方至本國。

「既到城門，車匿念言：『我若與馬同入城者，當為眾人之所尤怨，我之身命或可不存。』是時車匿入苑林中，且先遣馬却入城

內。是時乾陟既入城內，即便悲嘶。時城中人及宮人等，聞此馬聲咸皆忙遽，不見菩薩，抱乾陟項悲號懊惱。然畜生有常法，於世間情無不解了，況此馬王。爾時乾陟見諸人等號慟傷感，其氣迷絕便至於殞。然此乾陟從昔已來，於具六種勤事婆羅門家，受其胎形。若菩薩得無上道時，當言：『汝惡性馬。』便得宿念，超於生死畏途中，登究竟涅槃岸。

「時菩薩須袈裟，於無比城中有一居士，財寶富盛倉庫盈溢多諸眷屬，如薛室羅末拏天王。時彼居士，於其同類種族中取女為妻，既得為婦共相娛樂，俗禮和合因生一子，如是乃至生於十子，皆悉出家證辟支佛道。爾時其母，與此十子疎布衣服。時彼十子共白母曰：『我今便入涅槃不須此物。』爾時十辟支佛白母言：『淨飯王子釋迦牟尼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願母將此衣服可施與彼，必當獲得無量果報。』作是語已，即於宮中現十八變，火化而滅入無餘涅槃。其母年老困疾將死，持其衣服囑付於女，具說前事。時女後時染患將卒，復持此衣置樹空中，告樹神曰：『今此衣服為我守護，待淨飯王子出家之日，當持與之。』時天帝釋觀其下界，乃見此衣在樹空中，便往取之身自被著，作老獵師形狀，執持弓箭與菩薩相近。菩薩告曰：『此是出家人衣，我衣貴妙是俗人服，今欲相換可得以不？』獵師報曰：『我不相與。何以故？我若取汝好服行於人間，或有見者便言：「我殺於汝取汝此衣。」』菩薩報曰：『汝獵師當知！一切世間所有人眾，咸知我有勇猛智慧無能殺者，誰有將此能殺我者？汝不須懼。』時天帝釋即跪持衣奉與菩薩。爾時菩薩得此衣已便即著之，衣窄身大不遍覆體，作是念言：『此出家服小，不堪受用。若有威力，願自寬大今覆我體。』菩薩及天力之威故，其衣即大。菩薩爾時復自念云：『我今既被此衣具出家相，當應救濟諸苦惱者。』即以先著細妙之衣將與帝釋。天帝得已，將還三十三天恭敬供養。換衣之所，諸婆羅門居士長者共於此地造一制底，名為受出家衣塔。

「爾時菩薩既剃頭被袈裟已，於林野中處處遊行，至婆伽婆仙人所，見其仙人以掌支頰思惟而住。菩薩問曰：『大仙！何故作此思惟？』仙人報曰：『我之住處有多羅樹，於先之時生金花金菓，忽於今時花菓自落，我於今時思念此事。』菩薩報曰：『此花菓主，懼諸生老病死之所逼切出家修道，所以花菓自落。若花菓主不出家者，當為園苑。』時此仙人聞是語已，即便舉目熟視菩薩，見菩薩儀容端正，便自思念告菩薩曰：『出家人者，豈汝是耶？』答曰：『我是。』爾時仙人即大驚悅，明目直視觀觀菩薩，便屈今坐，以諸花菓恭敬供養。菩薩坐須臾間，問仙人曰：『今此之地至劫比羅城可有幾里？』仙人報曰：『有十二踰膳那。』菩薩念曰：『此處甚近城國，諸釋種子其數不少，恐相煩亂，我當渡彌伽河。』作是念已即渡彌伽河，漸次遊行至王舍城。

「菩薩有善巧之力，具一切智，取迦囉毘囉拘那一十葉，綴作一鉢，威儀寂靜入城乞食。時頻毘娑羅王在樓觀望，遙見菩薩行步端正、被如法僧伽胝衣、捧持一鉢，如法瞻視威儀庠序次第乞食，見是事已私自念言：『我王舍城中諸出家人，未有若此之者。』而說頌曰：

「『我今讚出家， 如是賢善者；
思惟生死故， 彼人要出家。
在家諸苦逼， 冀穢來煎迫；
出家味禪悅， 智者樂出家。
身心俱出家， 諸惡皆捨離；
口業亦清淨， 正命以自活。
聖遊摩竭國， 漸至王舍城；
攝心在禪念， 次第行乞食。』
國主在高樓， 遙見此聖者；
即發歡喜心， 告諸近臣曰：
『汝等當觀彼， 勝相皆具足；
形容甚端嚴， 視地如法行；
智者不遙視， 此非賤種生。』
即令使者觀， 彼住在何處？

使者奉王命，即隨彼人行；
觀此出家人，當於何處住？
彼次第乞食，歷門至六家，
鉢中食既滿，如法捧其鉢。
菩薩乞食已，默然出城外；
往彼般茶林，清淨自安止。
使者知處已，即遣一人守；
一報速還城，報彼國王曰：
『天王彼苾芻，今在般茶山；
坐如猛虎兒，處山如師子。』
王聞說是言，即登諸寶輅；
群臣共圍繞，速詣彼所居。
至彼般茶山，王從車輅下；
步行前往詣，便即覩菩薩。
恭敬相問訊，王即相對坐；
見彼寂靜住，便作是言曰：
『汝少年苾芻，今是盛壯時；
端嚴多技藝，如何自乞食？
汝生何族姓？我與汝園宅；
并給諸婬女，種種令具足。』
菩薩聞是言，以頌而答曰：
『大王有一國，住在雪山傍，
財食甚豐足，名曰嬌薩羅。
甘蔗曰喬答，彼中住釋迦；
我是剎利種，不樂世間欲。
若人御大地，山林及海濱；
具有諸珍寶，貪心猶未足。
以薪投猛火，貪欲亦如是；
怖畏嶮途中，御者常憂懼。
諸苦欲為根，能覆於善法；
我昔出家時，諸欲皆棄捨。
譬如大雪山，風吹尚能動；
我心依解脫，諸欲不能牽。
世間欲驅馳，生死輪常轉；
國主唯我能，解脫諸怖畏。
我知欲愆過，見涅槃寂靜；
我今當捨棄，往詣清淨樂。』

「爾時頻毘娑羅王聞是語已，問菩薩曰：『汝出家士，作此苦行欲有何願？』菩薩報曰：『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王曰：『汝若得道者應當念我。』報曰：『依汝所願。』說此語已，菩薩即往耆闍崛山傍仙人林下。既到彼已，隨彼仙眾行住坐臥見彼苦行，常翹一足至一更休，菩薩亦翹一足至二更方休。見彼苦行，五熱炙身至一更休，菩薩亦五熱炙身至二更方休。如是苦行皆倍於彼，仙人見已共相議曰：『此是大持行沙門。』猶此緣故，名大沙門。爾時菩薩問諸仙曰：『諸大仙等！如是苦行欲有何願？』一仙報曰：『我等願得帝釋天王。』更一仙曰：『我等願得大梵天王。』一仙又曰：『我等願得欲界魔王。』菩薩爾時聞是語已，便自思念：『此等仙人天上人間輪迴不絕，此是耶道，非清淨道。』

「菩薩既見仙人行垢穢道，即便棄之，詣歌羅羅仙所。既至彼已，合掌恭敬相對而坐，問彼仙曰：『汝師是誰？我欲共學梵行。』彼仙報曰：『仁者喬答摩！我無尊者，汝欲學者隨意無礙。』菩薩問曰：『大仙得何法果？』仙人報曰：『仁者喬答摩！我得無想定。』菩薩聞此私作是念：『羅羅信心，我亦信心。羅羅精進有念有善有智，我亦有之。羅羅仙人見得如許多法乃至無想定，如是之法我豈不得？』爾時菩薩默然而去，念彼諸法，未得欲得、未證欲證、未見欲見。菩薩爾時獨處閑林，專念此道勤加精進。作是事已不久之間，便得證見此法。得此法已，還乃至彼羅羅仙所，白羅羅曰：『今汝此法乃至無想定，豈自得耶？』彼仙報曰：『如是喬答摩！乃至無想定我自得之。』菩薩報曰：『仁者，此等智慧乃至無想定，我亦得之。』彼仙報曰：『喬答摩！汝既得之我亦得之，我既得之汝亦得之。今我二人，此弟子眾可共教授，此法義理一種得故。』此羅羅仙即是菩薩第一教授阿遮利耶。彼羅羅仙，以菩薩智慧故，歡喜供養親好而住。菩薩爾時作如是念：『今此道法者，非智慧非證見，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，是垢穢道故。』菩薩知已告羅羅曰：『仁者好住，我今辭去。』

「菩薩爾時遊行山林，見水獺端正仙子（舊云鬱頭藍者，此誤也），即往親近恭敬問訊，告彼仙曰：『汝師是誰？我共修學。』彼仙報曰：『我無尊者，汝欲修學隨意無礙。』菩薩問曰：『汝得何道？』彼仙報曰：『仁者喬答摩！我得乃至非非想定。』菩薩聞此私作是念：『此水獺仙有信心，我亦有之。有精進有念有善有智，我亦有之。彼得如是法，乃至非非想定，我豈不得？』默然而去，念彼諸法，未得欲得、未見欲見、未證欲證。即往閑林專修此道，勤加精進不久之間，乃至證非想非非想定。得是定已，還詣水獺仙所，白彼仙曰：『今汝此法豈自得耶？』答曰：『如是。』菩薩又曰：『大仙！此智慧乃至非想非非想定，我亦得之。』水獺報曰：『汝既得之我亦得之，我既得之汝亦得之。今我二人可共同住教授弟子。何以故？得法同故。』菩薩爾時作如是念：『如此之道，非智慧非正見，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，是垢穢道。』白彼仙曰：『汝今好住，我辭而去。』此是菩薩第二阿遮利耶。

「菩薩爾時遊行山林，時淨飯王憶念菩薩，令使尋訪相望道路，在所山林悉皆知處。既聞太子辭彼水獺，無有侍者獨行山林，即差童子三百人往侍太子；天示城王既聞是事，復差二百童子往侍太子。如是五百童子圍繞菩薩，於諸山林隨意遊觀。爾時菩薩便作是念：『我今欲於林間靜住，不可令其多人圍繞而求甘露。然我應留侍者五人，餘者放還。』是時菩薩，於母宗親中而留兩人、於父宗親中而留三人，而此五人承事菩薩，餘者各令還國。

「爾時菩薩與此五人圍繞，往伽耶城南，詣烏留頻螺西那耶尼聚落。四邊遊行於尼連禪河邊，見一勝地，樹林美茂其水清冷，底有純沙岸平水滿，易可取汲。青草遍地，岸闊堤高，有雜花樹。在於岸上，滋茂殊勝。菩薩見此殊勝之地，作如是念：『此地樹茂其水清冷、底有純沙、岸平水滿、易可取汲、青草遍地，岸闊堤高有雜花樹。在於岸上，滋茂殊勝。若有人樂修禪慧者，可居此地。我今

欲於此地念諸寂定，此樹林中斷諸煩惱。』菩薩作是念已，便於樹下端身而坐，以舌拄腭兩齒相合，善調氣息攝住其心，令心摧伏壓捺考責，於諸毛孔皆悉流汗，猶如猛士搦一弱人，拉摺壓捺復惱彼情，其人當即遍體流汗。菩薩伏其身心亦復如是。因此轉加精進，曾不暫捨，得輕安身獲無障礙，調直其心無有疑惑。菩薩如是作極苦苦不樂苦，雖受眾苦，其心猶自不能安於正定。

「爾時菩薩復作是念：『我今不如閉塞諸根不令放逸，使不喘動寂然而住。』於是先攝其氣不令出入。由氣不出故，氣上衝頂。菩薩因遂頂痛，猶如力士以諸鐵嘴斲弱人頂。菩薩爾時轉加精進不起退心。由是得輕安身，隨順所修其心專定，無有疑惑。如是種種自強考責，忍受極苦苦及不樂苦，於其心中曾不暫捨，而猶不得入於正定。何以故？由從多生所熏習故。菩薩復作是念：『我今應當轉加勤固，閉塞諸根令氣內擁入於禪定。』作是念已，便閉其氣不令喘息，其氣復從頂下衝於耳根，氣滿無耳，猶如積氣聚[橐-木+隹]袋口。受如是種種諸苦，乃至不能得入於正定。何以故？由久遠時所熏習故。菩薩復作是念：『我當倍加精進，內攝其氣令其脹滿而入禪定。』閉其口鼻令氣悉斷。氣既不出，却下入腹五藏皆滿，其腹便脹如滿[橐-木+隹]袋。復加功用輕安其身，隨順所修其心專定，無有疑惑。菩薩如是受種種苦受，其心猶不入於正定，由從多時染熏習故。菩薩復作是念：『我今倍加入脹滿定。』入此定已擁閉其氣，其氣覆上衝頂，其頂結痛，猶如力士以其繩索勒縛繫羸弱人，頭頂悉皆脹滿。菩薩受如是等最極苦已，乃至不能得於正定。何以故？由多時熏習故。菩薩復作是念：『我今應當倍加功用入脹滿定。』入其定已其氣滿脹，其腹結痛，如屠牛人以其利刀刺於牛腹。菩薩受如是苦受，乃至不能獲於正定。何以故？由多時染熏習故。菩薩復作是念：『我今應當倍加精進入脹滿定。』既入定已閉塞口鼻，其氣脹滿周遍身體，其身盛熱，猶二力士執羸弱人內於猛

火。菩薩如是受種種苦受，乃至不得入於正定。菩薩復作是念：『我今不如斷諸食飲。』

「爾時諸天觀見菩薩斷諸食飲，詣菩薩所告曰：『大士！汝今嫌人間食，我等願以甘露入菩薩毛孔，汝應受取。』菩薩便作是念：

『一切諸人已知我斷人間食，今受甘露便成妄語。若於邪見一切眾生，由妄語邪見故，身亡滅後，墮落惡趣於地獄中生，我今應當不受此事。然我今應少通人食，或小豆、大豆及牽牛子，煮取其汁日常少喫。』作是念已不受天語，遂取小豆、大豆及牽牛子煮汁少喫。於是菩薩，身體肢節皆悉萎瘦無肉，如八十歲女人肢節枯樵，菩薩羸瘦亦復如是。爾時菩薩由少食故，頭頂疼枯又復酸腫，如未熟瓠子擿去其蔓見日萎樵，菩薩頭頂亦復如是。菩薩於是轉加精進得輕安身，隨所念修受種種苦受，乃至心不能獲入於正定。菩薩爾時以少食故，眼睛却入，猶如被人挑去，如井中見星，菩薩眼睛亦復如是。菩薩於是復倍精進受諸苦受，乃至不獲入於正定。何以故？由從多時所熏習故。菩薩以少食故。兩脇皮骨枯虛高下，猶三百年草屋，菩薩兩脇亦復如是。菩薩爾時轉倍勤念受諸苦受，乃至心不能獲入於正定，由從多時所熏習故。菩薩以少食故。脊骨羸屈，猶如箜篌欲起則伏、欲坐仰倒、欲端腰立、上下不隨。菩薩困頓乃至於是，以手摩身諸毛隨落。菩薩復作是念：『今我所行非正智非正見，不能至無上菩提。』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四

「爾時有三天人詣菩薩所見菩薩身，遞相議曰，其一天云：『此喬答摩是黑沙門。』其二天云：『此喬答摩黧色沙門。』第三天云：『非黑非黧，是蒼色沙門。』因天議故，菩薩遂得三名。菩薩所有身上光色，皆悉變沒。菩薩於是時中不曾聽聞，心中自生三種譬喻辯才。所言三者：一者濕木有潤從水而出火鑽亦濕，有人遠來求火，以濕火鑽鑽彼濕木欲使生火，火無出法。若有沙門婆羅門，身雖離欲心猶愛染，耽欲耽愛、著欲處欲、悅欲伴欲，有如是等常在心中。彼諸人等，縱苦其身受諸極苦，忍諸酸毒受如此受，非正智非正見，不能得於無上正道。二者濕木有潤在於水邊，有人遠來求火，以乾火鑽鑽其潤木，雖欲得火火無然法。如是沙門婆羅門，身雖離欲心猶愛染，於諸欲中，耽欲愛欲、著欲處欲、悅欲伴欲。有如是過常在身心，縱苦其身受於極苦忍諸酸毒，受如此受，非正智非正見，不能至於無上正道。三者朽爛之木無有津潤在於濕岸，有人求火，雖以火鑽鑽之火無然法。如是沙門婆羅門，身雖離欲心猶愛染受於苦受，非正智非正見，不能得於無上正道。菩薩爾時悟此喻已，自作是念：『我今應當日食一麻。』雖食一麻，常為飢火之所燒逼，其身肢節轉更羸瘦；為飢火不息，復日食一粳米；飢火不息，復日食一拘羅，猶還羸瘦；日食一葦豆，猶還枯樵；復日食一甘豆，猶尚枯瘦；日食一大豆，猶復困樵。

「爾時淨飯王聞此苦行懊惱啼泣，及諸宮人嫖女，脫身瓔珞敷草而坐，亦復日食一麻、一米及一豆等。爾時耶輸陀羅以少食故，懷娠漸損。王聞是事，作如是念：『若菩薩苦行不止，耶輸陀羅更聞斯語，必大憂惱其娠墮落，便至於死。我今當設方便，令不知菩薩苦行。』時淨飯王告諸宮人：『其菩薩苦行，勿令耶輸陀羅知。』并

勅往來使者：『菩薩苦行，無令餘人輒知此事。』淨飯王雖從使者聞菩薩苦行，以諸方便告諸宮人：『菩薩今者已食。』菩薩爾時所食一麻一米，乃自念言：『今為此法，非正智非正見，不能得於無上之道。我當別修苦行食諸穢食。』復作是念：『食何穢食？應取新生犢子未喫草者之所糞尿。』作是念已便取而食。雖食此物，仍令食力消盡。然後復食，既而食已，便於屍林之下，枕臥死人及諸枯骨，以右脇著地蓋於兩足，內念光相如是繫念，行住坐臥曾無暫捨。菩薩若坐，有諸村野男女，見菩薩坐寂然而定，手執草莖穿菩薩耳穴，左右而出，如是戲笑去來抽挽，便語菩薩耳言：『看此坩土之鬼。』又復重言：『坩土之鬼。』復以土塊瓦石擲菩薩身上。斯等雖於菩薩之身如是戲弄，爾時菩薩不起恚心無麤惡語，菩薩如此難忍能受。是時菩薩以發勤策不息，輕安身體未曾休廢，習續正念意無疑慮，專心於定住三摩地。

「爾時菩薩復作是念：『諸有欲捨苦故，勤修諸行。我所受苦無人超過，此非正道、非正智、非正見，非能至於無上等覺。』菩薩復作是念：『何為正道、正智、正見，得至無上正等菩提？』又作是念：『我自憶知，住父釋迦淨飯宮內檢校田里瞻部樹下而坐，捨諸不善離欲惡法，尋伺之中，生諸寂靜得安樂喜，便獲初禪。此應是道預流之行，是正智正見正等覺，我今不能善修成就。何以故？為我羸弱然，我應為隨意喘息，廣喫諸食飯豆酥等，以油摩體溫湯澡浴。』是時菩薩作是念已，便開諸根隨情喘息，飲食諸味而不禁制，塗拭沐浴縱意而為。于時其五侍者互相謂曰：『此沙門喬答摩，懈怠懶墮而懷多事，受用無度斷惑錯亂；今既廣喫食飲豆酥油塗拭澡浴，今不能少許證獲，必無所得。』便捨菩薩漸次而行，至波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同作是願：『若世間有阿羅漢者，我隨出家。』此五人同住同行，因名五眾。

「菩薩爾時漸加飲食身力強健，即往西那延村(唐言會軍村也)。彼有村主，名為軍將。將有二女：一名歡喜、二名歡喜力。時此二女先聞，雪山南傍彌伽河側，劫比羅仙住處不遠，劫比羅城釋迦種中生一太子，端正具足眾相圓滿，一切眾生見者喜悅。相師占云：『此兒若紹王位當得轉輪王。』此女聞已，於十二年中常守貞潔。人間常法，若有女人能守貞潔滿十二年者，即合與轉輪王為妃。故彼二女，於十二年內不犯十惡，滿十二年訖作是思念：『我今於十二年中作清淨行訖，應以十六轉乳粥供養苦行仙人。所謂十六轉者，一千牛乳飲一千牛、復以一千飲五百、復以五百飲五百、復以五百飲二百五十、復以二百五十飲二百五十、復以二百五十飲一百二十五、復以一百二十五飲一百二十五、復以一百二十五飲六十四、復以六十四飲六十四、復以六十四飲三十二、復以三十二飲三十二、復以三十二飲十六、復以十六飲十六、復以十六飲八、復以八飲八、復以八飲四。』作是念已，即取此乳頗璃器中煮為粥。當煮之時，淨居諸天觀見菩薩食此粥已即成菩提道：『我等應當助其威力。』即將上藥速得力者，置乳器中并衛護之，當時粥現種種輪相。時有一外道名曰近行，來見此粥有種種相，作是念云：『食此粥者必證無上智慧，我應乞取喫之。』念已便去。粥既熟已，時彼外道却來告二女曰：『我從遠來甚大飢乏，今此乳粥可分施我。』二女報曰：『我不與汝。』默然而去。

「時二女人從頗梨器中，瀉其乳粥於寶鉢中，天帝釋來立二女前，梵天、淨居天等以此遙立。時彼二女既見帝釋在前而立，即捧其乳鉢施與帝釋。帝釋報曰：『施勝我者。』二女問曰：『今誰勝汝？』答曰：『彼梵天王。』爾時二女，復持其乳施梵天王。梵天王報曰：『施勝我者。』問曰：『誰勝於汝？』答曰：『彼淨居天。』時此女人復以乳鉢奉淨居天，淨居天報曰：『施勝我者。』又復問曰：『誰勝於汝？』答曰：『彼菩薩今見在尼連禪河洗浴，為無力故不能得出，彼人勝我，汝當施與。』時二女人即持其乳粥

往尼連禪河，將施菩薩。爾時河岸有女樹神，見菩薩虛羸不能上岸，即從樹出半身展手欲接菩薩。菩薩問曰：『汝是何身？』樹神答曰：『我是女人。』菩薩報曰：『我不能觸汝，可為我低一樹枝，我欲攀出。』時彼樹神即低樹枝，菩薩攀而得出，便著衣服在於河岸樹下而坐。時二女人便持粥至，曲躬恭敬奉施菩薩，菩薩以自他利故，便受其粥。又便問曰：『兼此寶器總能施不？』二女答曰：『聖者！今總奉施。』菩薩爾時即喫其粥，洗其寶鉢擲尼連河中，龍王便接其鉢入於龍宮。釋提桓因既而見之，化為妙翅飛入龍宮，恐嚇龍王奪鉢而去，於三十三天置一鉢塔，以時供養。菩薩問二女曰：『今汝施我欲有何願？』二女答曰：『聖者！有雪山南彌伽河側劫比羅城，釋迦種中誕一太子，顏容殊妙人所喜見，相師占之，當為轉輪王。我今以此功德，願為彼妃。』菩薩報曰：『彼之太子不樂世欲，今已出家。』二女報曰：『若已出家不貪世欲，以此功德當令彼人所願成就。』便說頌曰：

「『彼悉達太子， 世間最勝人；
若欲求所願， 當令速成就。』」

「爾時菩薩見此二女說斯頌願已，告二女曰：『依汝所願。』時二女人聞菩薩此語，禮足而退。菩薩因食乳粥，氣力充盛六根滿實，於尼連禪河岸遊行觀察，覓清淨處將欲安止。見孤石山有雜華菓莊嚴圍遶，菩薩見已即登此山，平整石上結跏趺坐。爾時此山忽自裂碎，菩薩起立作是疑念：『由我惡業尚不盡故，令山碎耶？』空中諸天觀知菩薩疑念此事，即於空中告菩薩曰：『世尊！昔無惡業，此是菩薩成道常法，善根功德充滿身心，一切地力不能勝載。今之此地非是菩薩成菩提處，一切大地之力，不能負載二種之人：一者善最多者、二惡最多者。菩薩善業甚多，所以此山自然摧碎。今過尼連禪河東有金剛地，彼處過現未來諸如來等皆於其上得最勝智，已得、現得、當得。』菩薩聞已將往其地，舉足步步皆生蓮花，四大海水成蓮花池，來迎菩薩足所履地，地皆振動如扣銅器，有遮沙

鳥及善瑞鹿來遶菩薩。主風之神，調其清涼吹去塵穢。主雨之神，微洒甘澤令囂埃不飛。菩薩既見此相，作是念云：『今見此相，我於今日必成正覺。』

「尼連禪河龍名伽陵伽，以先業緣住此河中，兩目皆盲——若佛出世眼即得明；若佛滅後其眼還盲——聞地震聲，疑佛出世，從宮出看，忽見菩薩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圓光一尋，如千日輝、如大寶山周遍嚴飾。龍王見已說頌讚曰：

「『曾見諸菩薩， 成佛具威德；
昔見與今見， 二見無差別。
我觀初行步， 復覩左右相；
能受世間供， 今成佛無疑。
又瞻被衣服， 入於尼連河；
河水變清淨， 今成佛無疑。
大堅固勇猛， 行步如牛王；
亦如人中王， 今成佛無疑。
上飛遮沙鳥， 下有祥瑞鹿；
身相甚端正， 今成佛無疑。
和風甚調暢， 微雨從空下；
鳥讚樹低枝， 今成佛無疑。
清淨光嚴相， 猶如閻浮金；
面端如滿月， 今成佛無疑。』

「龍王爾時讚菩薩已，便入龍宮。

「爾時菩薩聞伽陵伽龍王讚已，詣金剛地作是念云：『我應須草。』于時帝釋知菩薩心，即往香山取彼柔軟吉祥妙草，即自變身作傭力者，持吉祥草至菩薩前。菩薩見已即從乞之，帝釋前跪奉施菩薩。既得草已，即詣菩提樹下欲敷草坐，草自右旋。菩薩見此相已，復自念云：『我於今日證覺無疑。』即昇金剛座結跏趺坐，猶如龍王，端嚴殊勝其心專定，口作是言：『我今於此不得盡諸漏者，不起此座。』

「魔王常法有二種幢：一為喜幢、二為憂幢。其憂幢忽動，魔王便作是念：『今者憂幢忽動，決有損害之事。』便諦觀察，乃見菩薩坐金剛座上。復作是念：『此淨飯子坐金剛座，乃至未侵我境已來，我先為其作諸障礙。』作是念已，奮眉怒目著舍那衣，化為小使者形，詣菩薩前倉卒忙遽，告菩薩曰：『汝今云何安坐於此？劫比城中已被提婆達多之所控握，宮人嫖女皆被污辱，諸釋種等已為殺戮。』是時菩薩有三種罪不善尋思生：一者愛欲尋、二者殺害尋、三者毀損尋——於耶輸陀羅喬比迦彌迦遮所，生愛欲尋；於提婆達多所，生殺害尋；於隨從提婆達多諸釋種等，生毀損尋。生此尋已便覺察曰：『我今何故生此三種罪不善尋？』又便觀察：『知是魔王來此惱我令我散亂。』」

「爾時菩薩即生三種善尋：一者出離尋、二者不殺害尋、三者不毀損尋。時天魔王復更告曰：『汝今何故坐於菩提樹下？』菩薩答曰：『當證無上正智。』魔王復曰：『如何得證無上正智？』菩薩答曰：『罪者！汝且一度祠會。猶此緣故，得於欲界天中自在成就。況我於無數劫中，作無量百千拘胝那庾多祠會，為利益有情故，捨頭目手足血肉妻子男女金銀諸珍，為證無上智故。由是義故，我何不證無上正智？我今決定證此無上正智。』菩薩作此言已，魔王復告曰：『然我一度祠會，得欲界自在天主，汝今證知；汝於三無數劫中，作無量拘胝那庾多百千祠會，為利益有情故，捨頭目手足血肉妻子男女金銀諸珍，為求無上正智故，誰當證汝？』」

「爾時世尊舉輪萬網縵，無量福生、慰喻一切恐怖，手指於大地曰：『此當證我，如於三阿僧祇劫中作無量拘胝那庾多百千祠會，為利益有情故，捨頭目手足血肉妻子金銀諸珍實不虛者，當自證我。』是時地神從地涌出，合掌而發聲曰：『罪者！如是，如是。如世尊言，實不虛也。』作是語已，時魔王罪者，內懷羞愧默然而住，顏容憔悴而失威德，心懷懊惱作是念云：『我今作是方便，不

能令淨飯子有少損壞，今當別設異計為其障礙。』念已便去。時彼魔王先有三女，姿容妖艷皆悉殊絕：一名為貪、二名為欲、三名為愛著。種種天衣莊嚴其身，令往菩薩所至菩薩前，作諸諂曲擬生惑亂。菩薩見已，化此三女皆成老母，即便還去。魔王見此更增懊惱，以手支頰諦思是事：『我復云何令此淨飯之子生於障礙？』即遣三十六拘胝魔兵，象頭、馬頭、駝頭、驢頭、鹿頭、牛頭、豬頭、狗頭、獾狐頭、鼠狼頭、獼猴頭、野狐頭、師子頭、虎頭等，如是奇怪種種頭兵，或執鏑戟、或執弓箭、或執鉞斧、或執輪刀、或執繩索、或執斤斲，如是種種器仗來向菩薩，魔王自執弓箭欲射菩薩。菩薩見已作是思念：『凡所鬪諍皆求伴侶，我今與此欲界王諍，豈不覓伴？』復更思念：『我今覓除障礙方便。』時魔兵眾即發諸刃同擊菩薩，菩薩爾時入大慈三摩地，時魔兵刃皆變成青黃赤白雜色蓮花，落菩薩左右前後。彼時魔王復騰空中雨諸塵土，而此塵土變成沈檀抹香及作諸花，墮菩薩上。魔王復於空中放諸毒蜂雨金剛石，淨居諸天化為葉屋以蓋菩薩，毒蜂石雨皆不得損。魔王見已復作是念：『我能幾時圍遶燒亂？凡諸聲者能破三摩地，我今應變菩提樹葉令為頗胝迦。復令風吹相鼓作聲，彼若聞聲心不能定。』作是念已，即為此事。時菩提樹葉相鼓作聲，菩薩聞已不能專定。時淨居天遙見是事念言：『我今應助菩薩。』爾時諸天皆來至菩提樹，各把樹葉不令葉動。時彼魔軍猶不肯散，淨居天等復作是念：『此罪魔軍久惱菩薩，尚不退息。』即以神力，擲諸魔軍鐵圍山上。

「菩薩爾時住優樓頻螺聚落，於尼連禪河菩提樹下坐，於妙覺分法中常不斷絕修習加行而住。於初夜分中，神境智見證通成就。所謂一中變為無量，無量中變為一，或隱或見牆壁及山，得無罣礙如虛空中，出沒大地如遊於水，地相如故，或趺坐虛空如居大地，或遊騰虛空如鳥飛翥，日月有大威德，或復舉手而捫摩之，乃至來往梵天身皆自在。

「爾時魔王復作是念：『諸禪定中唯聲能為障礙，我應作聲。』即與三萬六千拘胝魔鬼神等，遙吼大聲。菩薩為此聲故，為十二踰膳那迦覃婆樹林，由此林故不聞彼聲。菩薩復作是念：『我應修天耳智證通心，天及人聲皆悉得聞。』菩薩超過人耳以淨天耳，人非人聲若近若遠無不曉了。菩薩念云：『魔王三萬六千拘胝眷屬中，彼誰於我起於惡心，我何得知？』菩薩復念：『我如何證他心智？』即於夜中便得證悟，如於有情所發尋伺，心及心心所，欲不欲心、嗔不嗔心、癡不癡心、廣不廣心、息心攝心、驕慢不驕慢心、寂靜不寂靜心、定心不定心、散心不散心，如實了知。既知是已復更念云：『此魔軍中從昔已來，誰是父親？誰是母親？誰是怨害？誰為親友？如何得知？』復更念云：『我今應修宿命智方得了悟。』於夜分中精勤存念修宿命智，便得曉了從昔已來種種諸事，所謂一生、二生、三、四、五生、十生、二十生、百生、千生，乃至無量百千萬生、一劫生、二劫生、成劫生、壞劫生，乃至無數劫生，應念了知，彼人姓某名某，及已所生之處族姓種類，及有食噉苦樂等事，皆悉了悟。如是長命、如是久住，壽命長短彼滅此生，所有相貌方處種種，無量雜類靡不盡知。菩薩作念：『念此魔軍誰墮惡趣？誰墮善趣？如何得知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應以生滅智通方知是事。』菩薩於中夜分修生滅智通，便得天眼清淨，超越人間。以此天眼見諸眾生：死者、生者、端正者、醜陋者、富貴者、下劣者、往善道者、往惡道者、作善業者、作惡業者，決定明了。復知一一眾生身口意業作諸惡事，誹謗聖者，或深著耶見、或作耶見業，由斯業故，從此沒後墮惡趣中；或見眾生於身口意作諸善業，恭敬賢聖行正見，由此業故，從此沒後生善趣中，皆悉明了。菩薩復作是念：『一切有情，由彼欲漏、有漏、無明漏，輪轉苦海如何得免？』復更念云：『唯證無漏智通能斷此事。』菩薩爾時為是義故，菩提樹下於夜分中，常以相應修習成熟，專心於覺分法中而住，發心為證無漏智通，即於苦諦如實了知，集滅道諦亦復如是。證斯道已，於欲漏、有漏、無明漏，心得解脫；既得解脫，證諸漏

盡智：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應作已作，不受後有，即證菩提。彼中謂見覺分菩提，世尊所作已辦，即入火界三摩地。此時菩薩以慈器仗，降伏三十六拘胝魔軍，證無上智。

「于時魔王罪者，弓從手落、幢便倒地、宮殿皆動。魔王與諸三十六拘胝眷屬，心生懊惱而懷悔恨，便自隱沒，往劫比羅城告眾人曰：『釋迦牟尼菩薩，修諸苦行登金剛座，於草鋪上今已捨命。』時淨飯王及諸宮人群臣百寮聞是語已，大苦惱心如火所燒，城中人眾及喬比迦等三大夫人，念菩薩德悶絕躋地，以水洒面良久乃蘇，悲泣哽咽不能自止。左右侍女勸喻裁抑，如是種種歎責無量。時淨信天見魔欺妄，復知如來已成妙智，心生歡喜便普告曰：『諸人當知！釋迦牟尼今不捨命，見證無上正智。』時淨飯王及諸眷屬并劫比羅城人眾，聞此語已不勝歡躍。時耶輸陀羅聞世尊菩薩證無上智，生熹悅曰：『誕一息。』斛飯王亦生一息。于時月蝕，淨飯王見此盛事，甚大歡喜慶悅充滿，即勅城中除去瓦礫，以栴檀香水遍洒于地，於四衢道中置於香鑪，然諸名香，懸綵幡蓋滿於街路，以鮮潔花周布地上，於四城門及街衢中立檀施處。于時於東城門施會，沙門婆羅門外道梵志貧窮孤獨慳貪乞求，如此等類皆悉施與，南西北門及城中街衢亦復如是。會諸群臣，為耶輸陀羅所生之息而立其名。內宮侍女前白王曰：『此子生時羅怛闍月，因此應以為名羅怛羅。』時斛飯王為其子故廣施如上，亦會親屬與子立名，問諸人曰：『此子當立何字？』親屬報曰：『此子生日，劫比羅城人眾歡喜，可名此子為阿難陀。』時淨飯王觀羅怛羅而作是言：『此非我釋迦牟尼所生之子。』時耶輸陀羅聞王此語深懷恐懼，即携羅怛羅，往菩薩澡洗池邊。有一大石先是菩薩力戲之石，以羅怛羅置此石上，合掌誓曰：『此兒若是菩薩親生子者，投於池中不至沈沒。若非菩薩親生子者，入水即沒。』作是願已，即抱其石并羅怛羅拋於池中，石便浮水。時羅怛羅落在水中，坐於石上，如輕綿在水隨波來去，曾不沈沒。淨飯王聞已生希有心，將諸群臣圍繞侍衛，至

彼池傍見羅怛羅，在於池中坐浮石上，歡歎喜悅。時淨飯王，自入池中抱羅怛羅，其石便沒，還於宮中倍加愛育。

「初菩薩以慈器仗，降伏三萬六千拘胝魔眾已，證無上正智。于時大地震動，普遍世界悉皆光明，所有大地黑暗之處，日月威光不能除者，蒙佛此光皆得明徹。其中眾生忽得相見，遞相言曰：『非獨我等生於此間，更有眾生生於此處。』」

攝頌曰：

四種觸池， 父子和合； 釋迦出家，
護河神禮。

「爾時梵界有二天子，觀見世尊坐菩提樹下，共相議曰：『今佛世尊，住唵律尼連禪河岸菩提樹下，初成正覺入火界三摩地，經于七日今猶在定。我等當共詣如來所香花供養，各說二頌歎佛。』作是議已，如力士屈申臂頃即至菩提樹下，在世尊前頂禮雙足，其一天子說頌請曰：

「『起起大慈悲， 怨賊今退散；
無罪大商主， 應遊行世間。
說善遊勝法， 廣施諸實義；
無量諸眾生， 聞法皆受持。』

「第二天子復說頌請曰：

「『起起大慈悲， 怨賊今退散；
一切垢已除， 應遊行世間。
身心既清淨， 如彼圓滿月；
無量諸眾生， 聞法皆受持。』

「時二天子說此頌已，禮佛而去。爾時世尊從三摩地起說頌曰：

「『欲界諸安樂， 色界諸安樂；

貪欲煩惱盡， 此安樂最勝。
我今捨重擔， 永離於負重；
有擔受多苦， 捨擔則安樂。
一切欲已捨， 一切行已成，
一切法已知， 此人不復生。』

「世尊在三摩地，於七日中既斷煩惱受解脫樂，無人供養，不飲不食無飢渴想。爾時有二商主：一名黃芘、二名村落，各有百兩車及多人眾，共為興販，路由佛所。時二商主，先有知識命過生天，顧於商人作如是念：『今佛在菩提樹下七日入定，斷諸煩惱受解脫樂，無人供養。我今應令此二商主為最初供養，於多世中受諸功德。今宜勸為此事，為知識故。』作是念已，於夜分中，放大光明燭五百車，現其半身於虛空中，告二商曰：『汝今當知！釋迦牟尼世尊，在寬廣尼連禪河菩提樹下初成正覺，於七日中解脫煩惱受彼安樂，不飲不食無人供養。汝等二人，事速供養，為最初供養，獲大利益。』作此語已，天遂便隱。時二商主聞此語已，共相議曰：『我等當知！世尊威德甚奇，今天為彼來告我等令使供養。』作是議已，於佛世尊深心敬仰，持諸供物酪漿麩蜜往世尊所，到已禮足在一面立，白世尊曰：『我等二人，多持酪漿麩蜜來奉世尊，願見哀慈納我微供。』爾時世尊而作是念：『我今不可同諸外道以手受食。』尋念過去諸佛，為益有情如何而受？時清淨天空中告曰：『世尊當知！過去如來為有情故持鉢而食，世尊亦知其事如是。』于時世尊既先無鉢即自邀祈：『我若得鉢，然後受食。』時四天王知世尊心願，各持一石鉢而來奉佛。然此石鉢清淨輕妙周遍細密，形色端嚴非人所作。時四天王既各持鉢至世尊所，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等各從石山持此石鉢來奉世尊，唯願慈悲垂哀納受。』爾時世尊作是念云：『今此四王各持石鉢以施於我，我若取一餘天怨望，乃至二三亦復如是。我今應可總納受之，以我神通合成一鉢，將適眾願。』作是念已便受四鉢，以佛神力重疊內之

遂成一鉢。便持此鉢，為益有情故受商主供。既受供已，即為商主說諸呪願頌曰：

「『所為布施者，必獲其義利；
若為樂故施，後必得安樂。
福能招樂果，所願皆成就；
疾得圓寂處，當證涅槃樂。
勤修福德人，所有諸災橫；
及以天魔眾，皆不能侵惱。
若發勇猛者，具聖慧能施；
當盡苦海邊，必得無為樂。』

「爾時四天王及二商主聞此頌已，甚生欣慶禮足而去。爾時世尊持此石鉢於尼連禪河岸，以水泥壇如法而食，食已還菩提樹下，收鉢洗足。以麩酪漿蜜性冷故，爾時世尊患於風氣。魔王見佛患冷風氣，來詣佛所頂禮佛足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涅槃時至，何用久住於世？可早入涅槃。』世尊知為魔王所惱，告言：『汝罪魔王！我未入涅槃。何以故？我未有聲聞弟子聰明智慧，若有他問如法而答，善破異論廣建正法，具足四部眾：苾芻、苾芻尼、鄔婆索迦、鄔婆斯迦，上天下界及諸十方，廣知我法修諸梵行，悉皆了知。若未如此，我未入涅槃。』魔王聞佛此語，心生懊惱隱身而去。釋提桓因見佛世尊患於風氣，即往瞻部樹下，遠有訶梨勒林，於其林中取色香美味具足者訶梨勒菓，速詣佛所頂禮佛足，在一面立白佛言：

『我見世尊身患風氣故，取訶梨勒菓，今以奉施。若食此菓風氣即除，唯願世尊受我此藥。』

「爾時世尊便受服之，所患尋愈。爾時世尊所患既差，從菩提樹下起，往牟枝磷陀龍王池邊，坐一樹下念三摩地。時此池中合有七日雨下，牟枝磷陀龍王知七日雨下不絕，從池而出，以身繞佛七匝。引頭覆佛頭上。何以故？恐佛世尊冷熱不調，諸蜂蠅等虫惱亂世尊。時此龍王，過七日中見雨止已，方解其身變作天身，頂禮世尊

足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於此七日之中，頗安隱不？我身麁弊應無亂惱，願見歡喜。』

「爾時世尊即說頌曰：

「『知足果安樂， 多聞者知法；
不害於眾生， 人間大慈悲。
能除世欲樂， 諸惡皆遠離；
我慢悉摧伏， 斯人最安樂。』

「佛說頌已，時彼龍王頂禮世尊還本住處。

「爾時世尊復從池邊還菩提樹下，於草敷上端身結跏如法而坐，觀十二緣生循環返覆：所謂此有彼生：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、名色緣六處、六處緣觸、觸緣受、受緣愛、愛緣取、取緣有、有緣生、生緣老死憂悲苦惱。此滅故彼滅：無明滅則行滅、行滅則識滅、識滅則名色滅、名色滅則六處滅、六處滅則觸滅、觸滅則受滅、受滅則愛滅、愛滅則取滅、取滅則有滅、有滅則生滅、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。

「爾時世尊，於七日間入三摩地已，起而說頌曰：

「『若此法能生， 佛常在於定；
若能知因法， 彼義滅一切。
若此法能生， 佛常在於定；
若能知因苦， 彼義滅一切。
若此法能生， 佛常在於定；
若能滅受盡， 彼義滅一切。
若此法能生， 佛常在於定；
若能滅緣盡， 彼義滅一切。
若此法能生， 佛常在於定；
若能滅諸漏， 彼義滅一切。
若此法能生， 佛常在於定；
普照於世間， 如日在空裏。
若此法能生， 佛常在於定；

降伏諸魔軍， 佛能斷鉤鎖。』

「爾時世尊作是念已：『我得甚深之法，難見能見難知能知，不可思惟、難可思惟，其義微妙，唯有智者能知此法。若為他說，彼不能解。我法虛授徒自疲勞，益我愁惱。我今應獨於寂靜處，我所見法安樂境界思惟而住。』爾時世尊如上思惟，止心住已不念說法。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知佛心念即自思惟：『此世間敗壞諸眾生等，於彼苦境不能解脫。今時如來、應、正遍知出現世間，難逢難遇如烏曇鉢羅花。佛今出世，樂自寂靜不念說法。我今應往請佛。』作此念已，如大力士屈申臂頃，從梵天沒至世尊前，頂禮佛足在一面立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快哉今此摩揭陀， 而現未曾淨妙法；
於諸法中覺悟者， 唯願當開甘露門。』

「世尊復以說伽他曰：

「『我所得法甚難遇， 能令有海悉無餘；
少智愚人恒逆流， 由欲牽纏鎮漂沒。』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五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六

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

「爾時大梵天王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於此世間有諸眾生，或生或老，然其根性有上中下、利鈍不同、形相端嚴、性行調順、少諸煩惱，亦少煩惱種類；由不聽正法故，所解狹劣。世尊！如喼鉢羅花、鉢特摩花、俱沒陀花、奔茶利迦花，並於水中或生或老，其花根性有上中下：一浮出水、一與水齊、一居水下。眾生亦爾，於世間中或生或老，然諸根性有上中下、利鈍不同、形相端嚴、性行調順、少諸煩惱、亦少煩惱種類；由不聽正法故，所解狹劣。為是人故當說正法，時彼諸人聞說法寶並皆悟解。』

「爾時世尊聞是請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我以佛眼觀彼眾生性差別不？』作是念已，即以佛眼觀見有情，或生、或老，然其根性有上中下、利鈍不同、形相端嚴、性行調順、少諸煩惱，亦少煩惱種類；由不聽正法故，所解狹劣。爾時世尊即於有情起大悲心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若有於法深樂聽， 我即當開甘露門；
如其譏慢自輕人， 大梵我終不為說。』

「爾時大梵天王聞此頌已，作如是念：『佛於今者欲說正法。』心生喜躍頂禮佛足，遶佛三匝忽然不現。時佛世尊復作是念：『我於今者為誰先說？』又作念言：『有哥羅哥，往在因中曾為我師，及以種種供給，我當為彼先說正法。』爾時空中諸天白言：『世尊！其哥羅哥命終已來經今七日。』世尊亦以佛眼，觀知命終經其七日。復作念言：『彼哥羅哥，不聞我法失大利益，若得聞法利益無邊。』又復念言：『我今當為喼達羅摩子說法，由於因中為第二師，種種供給我故為說。』空中諸天亦白佛言：『此喼達羅摩子昨

夜命過。』佛亦觀知昨夜命終，復作是念：『彼不聞我法失大利益，若得聞法利益無邊。』爾時世尊便作是念：『我欲先為何人說法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應為彼五人先為說法。何以故？我昔苦行之時，彼等五人信心尊重承事供養。』復作是念：『彼等五人今何所在？』爾時世尊超人天眼觀察，乃見五人在波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。見已從菩提樹坐下而起，往詣迦施那國波羅痾斯城，乃路逢一外道，名為親近。彼見世尊形容端嚴清淨色相善好，問曰：『具壽喬答摩！諸根端正、清淨顏容、皮膚細滑，於何教師而得出家？受誰法教？』爾時世尊即說頌曰：

「『我今不從師受業，亦無比類同於我；
世間所應開覺者，唯我一人善能曉。
一切通達超出世，而於諸法無所著；
咸皆棄捨證解脫，自然覺悟不從師。
既無有人類於我，所以自然覺一切；
如來天人大導師，已證一切智力具。』

「爾時世尊說此頌已，詣迦施那國波羅痾斯城，仙人墮處施鹿林中。是時五人在彼林中，遙見世尊，各相謂言：『共立一制，此沙門喬答摩，性多緩慢、常為邪命、斷惑數退。彼今廣飡美食，所謂酥、蜜、酪等，以酥油塗身香湯洗浴。彼喬答摩來至我所，我等不應起迎頂禮，亦莫喚坐，彼若坐時亦任遠坐。』立制纔竟，如來漸漸近五人所。時彼五人不勝如來威德尊重，從座而起，一人為如來安座、一人為如來取水、一人為如來安置洗足器、二人迎接為受三衣：『善來喬答摩！可坐此座。』世尊作是念：『此愚癡人！共立章制而便自犯。』作是念已就座而坐。五人供養，未知世尊得成正覺，心生輕慢，所有言說皆喚如來在俗名號，或喚喬答摩，或喚具壽，或喚種族。是時世尊見毀訾已，告五人曰：『於如來處，莫喚俗姓、喬答摩、具壽、種族名字。若如是毀訾如來者失大利益，生生之處於長夜中而受苦惱。何以故？若復有人頻喚如來俗姓名號等，彼無智人生生之處失大利益，常受苦惱。汝等應知！自今以去

於如來所莫喚俗姓。』五人報曰：『具壽喬答摩！汝先苦行，不得正覺智慧之法，亦復不見善安樂住，汝不可得。何謂今日破戒棄捨苦行？心不能定，癡狂心亂廣受好食，所謂酥、乳酪等，酥油塗身香水洗浴。一無苦行，如何乃言得成正覺？』世尊報曰：『汝愚癡人！不見如來前後相貌諸根差別。』五人報曰：『具壽喬答摩！如是相貌，我見差別。』爾時世尊告五人曰：『出家之人不得親近二種邪師。云何為二？一者樂著凡夫下劣俗法及耽樂婬欲處、二者自苦己身造諸過失。並非聖者所行之法。此二邪法，出家之人當須遠離。我有處中之法，習行之者，當得清淨之眼及大智慧，成等正覺寂靜涅槃。何為處中法？所謂八聖道。云何為八？所謂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。』爾時世尊而為五人以決定心說如是教。時五人中，二人侍佛學法，三人晨時乞飯，還至本處充六人食。又於中後，三人侍佛學法，二人入村乞食，還至本處五人共食，唯佛世尊不非時食。

「爾時世尊告五人曰：『此苦聖諦法，我未曾聞；由如理作意精勤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此苦集聖諦法，我未曾聞；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此苦滅聖諦法，我未曾聞；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此苦滅道聖諦法，我未曾聞；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』復告五人：『此苦聖諦法，我未曾知，今當應知！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此苦集聖諦法，我未曾斷，今當應斷！如理作意精進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此苦滅聖諦法，我未所證，今當應證！如理作意精進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此苦滅道聖諦，我未修習，今當應修！如理作意精進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此苦聖諦，我已遍知，不復更知，先未曾聞，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此苦集聖諦，我已永斷，更不復斷，先未曾聞，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此苦滅聖諦，我已作證，更不復證，先未所證，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此苦滅道聖

諦，我已修習，先未所習，由如理作意精進力故，得淨慧眼智明覺生。汝等五人當知！我先未得此四諦三轉十二種，未生淨眼智明覺，不能超過人天，乃至梵界、諸沙門、婆羅門、一切世間天人、阿蘇羅，未證解脫出離，不離顛倒，我不證無上正智。汝等當知！我自修習此四聖諦三轉十二種，證已即生淨眼智明，了達正覺。爾時我便超過人、天、魔、梵界及世沙門婆羅門，於天人阿蘇羅解脫，出離心所顛倒。我得於正智無上正覺。』世尊說此法時，具壽憍陳如證於無垢無塵法中得法眼淨，及八萬天眾於法中亦證法眼。

「爾時世尊告憍陳如曰：『汝證法已。』答曰：『世尊！我已證。』佛復告曰：『憍陳如！汝證法耶？』答曰：『善逝！已證。』佛言：『具壽憍陳如既遍證法，以是義故，號阿若憍陳如。』爾時地行藥叉眾聞世尊語，同發聲言：『仁者當知！此佛世尊，於波羅痾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三轉十二行法輪，非諸沙門、婆羅門、人天、魔梵之所能轉，令多人安樂故、令多人利益故、哀愍有情故。由是義故，天眾增益蘇羅損減。』爾時空行藥叉，聞地行聲已，亦同發聲，乃至四天王天、三十三天、炎魔天、覩史天、化樂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及諸梵天，皆同時、同剎那、同臘婆、同牟呼栗多發聲。阿迦尼吒天聞是聲已亦同言曰：『仁者當知！此佛世尊，波羅痾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三轉十二行相法輪，非諸沙門、婆羅門、天、人、魔、梵之所能轉。為令多人得安樂故、為令多人得利益故、哀愍有情故，天眾增長、蘇羅損減。』世尊波羅痾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三轉十二行相法輪故，因號此法經及此地，名為『轉法輪處經』。

「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：『有四聖諦。云何為四？所謂苦聖諦、集聖諦、滅聖諦、道聖諦。云何苦聖諦？所謂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愛別離苦、怨憎會苦、求不得苦乃至五取蘊苦。如此應知修習八聖道：所謂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

正定。云何名集聖諦？所謂愛欲更受後有，愛、喜、貪、俱行愛，彼彼欣樂染愛，為捨離故，應修習八正道。云何滅聖諦？所謂愛欲更受後有，喜愛相應攀緣染著，為滅壞、休息、永沒、離欲、見證故，修習八正道。云何道聖諦？所謂八聖道，應當修習。』世尊說此四諦法時，阿若憍陳如證諸漏盡心得解脫，四人於此法中，離諸塵垢證清淨眼。爾時世間中有二應供：一是世尊、二是憍陳如。

「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：『汝等當知！色無我，若色有我，不應生諸疾苦、能於色中作如是色不作如是色。是故汝等，知色無我故，生諸疾苦、不能作如是色不作如是色；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應知。』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：『於意云何？色為是常？為無常耶？』答曰：『大德！色是無常。』告曰：『色若無常者，為苦？非苦？』答曰：『大德！是苦。』告曰：『色若無常苦者，即是變壞。若多聞弟子者，執色是我、我有諸色、色屬於我、我在色中不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』世尊告曰：『如是受想行識，為是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』答曰：『大德！無常也。』告曰：『乃至識等無常者，為苦？非苦？』答曰：『是苦，大德！』告曰：『識等無常苦者，即是變壞。若有多聞弟子，執色乃至識是我，我有識等、識等屬我、我在識等中不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大德！』告曰：『是故當知！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勝、若劣，若近、若遠，如是諸色非我、非我所有、非屬於我、我不在色，由如實遍知，應如是見；乃至受想行識亦如是見。汝等聲聞弟子，具足多聞觀五取蘊，離我我所。如是觀已，知諸世間實無可取。無可取故不生怖畏，無怖畏故內證圓寂：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。』

「爾時世尊說此法時，彼四人等聞此法已，心得解脫證阿羅漢果。是時世間有六阿羅漢，佛為第一。

「爾時佛在波羅痾斯城婆羅榛河邊，時彼城中有長者子名曰耶舍，於日日中，令奏女樂受五欲樂，身心疲倦即便眠臥，諸伎女等圍遶而睡。爾時耶舍中夜忽覺，見諸伎女，九孔流溢種種不淨，頭髮蓬亂衣服垢穢，手足繁鬧囁言喧雜。見此事已作是思惟：『我於今夜在屍林耶？』心生驚怖起躡寶履，其履價直百千兩金，趨至門邊大聲叫喚：『諸人當知，苦來逼我！諸人當知，苦來逼我！』悲泣兩淚。時有非人，隱耶舍聲不令人覺，即為開門。爾時耶舍，出至大門亦發大聲，悲泣哽噎復作是言：『諸人當知，苦來逼我！』時彼非人隱耶舍聲不令人覺，便為開門。爾時耶舍出至城門如前叫喚，時彼非人亦為開門。爾時耶舍出城門已至婆羅榛河邊，爾時世尊河邊經行，耶舍見水如前叫喚，佛聞其聲，告言：『童子！此處無畏，汝可渡來。』於是耶舍脫留寶履，渡詣佛所，頂禮佛足在一面立。

「爾時世尊即將耶舍至其住處，佛就本座。時彼耶舍禮佛足已對如來坐。爾時世尊即為敷演妙法示教利喜。諸佛常法：先說此法，所謂布施、持戒生天之因。復說五欲所有過患；讚歎出家獨處山林，思惟觀察斷諸煩惱。演說廣大微妙之法，開示令解；諸有聽者聞說此法，歡喜清淨無有疑惑。佛觀知已更復為說出世之法：所謂苦集滅道聖諦。猶如浣衣先除垢穢，既清淨已色即易染；耶舍亦爾，初聞佛說心器清淨，便能了知四聖諦法，證預流果，見法得法極通達法，究竟堅法越一切惛望，度一切疑惑不假他緣，於大師教餘不能引，於諸法中得無所畏。耶舍爾時得此法已心大歡喜，從座而起整衣服，頂禮佛足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而作是言：『世尊！我今入此微妙之法獲大勝利，從今已後乃至盡形，歸佛法僧，為五戒鄔波索迦：不殺、不盜、不耶行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』作是語已退坐一面。

「時彼耶舍出城已後，妻從睡覺不見耶舍，處處尋覓莫知所在，告父長者曰：『長者當知！今子耶舍不知所在。』長者聞已作如是念：『豈非我子被諸惡賊及以怨家將出城外作無利耶？』作是念已，即於四方令諸馬使、自持火炬與諸人等處處尋覓，遂出城門漸至河側，見有寶履價直百千，便作是念：『我子定非惡賊得去，既脫寶履明知渡河。』長者即便渡河而去，漸至佛所。于時世尊遙見長者從外而來，即以神力令彼長者雖入眾中不見其子。時彼長者既至佛所頂禮佛足，白言：『世尊！見我耶舍以不？』佛言：『長者！汝宜且坐，容於此處與子相見。』時彼長者聞佛語已，起歡喜心得未曾有，禮佛雙足在一面坐。

「爾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。諸佛常法：凡所演說，先開布施、持戒生天之因，復說五欲所有過患，讚彼出家獨處山林，乃至令彼長者得預流果。其子耶舍猶著俗時種種珍寶莊嚴之具，得阿羅漢果。爾時世尊即攝神力而說頌曰：

「『調伏寂靜持淨戒， 常以妙法自莊嚴；
於諸含識無害心， 是謂沙門苾芻行。』

「於是時中，世間有七阿羅漢，佛為第一。

「爾時長者，忽見其子在佛前坐，見已告曰：『童子汝來，共汝歸家。汝母相憶，悲傷啼泣。』

「爾時世尊告長者曰：『於意云何？頗有已得無學智、見證四諦法，彼人還家飡吐食不？』長者答曰：『不也，大德！』佛言：

『長者！汝今已得有學智、見證四諦法不？』答曰：『已得。』佛告長者曰：『此耶舍童子，已得無學智見證四諦法。』長者白言：『我子耶舍獲大果利，得無學智見，證四聖諦理，所謂苦集滅道。』

「爾時長者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佛世尊至明日時，與子耶舍來我宅中受我供養。』爾時世尊默受其請，長者知佛許已禮足而去。

「爾時世尊至時著衣持鉢，與耶舍童子到長者宅。耶舍母妻在中門傍，待佛世尊及其耶舍。既見佛來，自以其手嚴飾床具、敷設座已請世尊坐。爾時世尊即就其座，時耶舍母及妻禮世尊足在一面坐。爾時世尊即為說法示教利喜，先演布施持戒人天之因，次演修習斷諸煩惱，乃至證預流果。爾時其母及妻，既見法證法已，即從坐起禮佛雙足白言：『世尊！我於今日得此妙法，盡此形壽歸佛法僧，永持五戒作鄔婆斯迦。願佛世尊，今日食時受我供養。』世尊默然而許。時耶舍母見佛許已，即於家中辦諸清淨上妙飲食，於世尊前飾一香壇，奉諸香味而以供養。世尊食已洒掃清淨，重以香花周匝供養，在一面坐。如來爾時重為說法即便而去。

「時波羅痾斯城諸長者等，聞第一長者子耶舍，剃除鬚髮被於法服，隨佛世尊而作弟子。其第二長者子名曰富樓那，其第三長者子名曰無垢，第四長者子名曰驕梵拔提，第五長者子名曰妙肩，聞耶舍出家，咸作是念：『今耶舍童子生於貴家，富有珍寶、身體端嚴、恒受快樂，捨其所好為佛弟子。將知如來甚大威德、法亦微妙，我等應當剃除鬚髮侍養如來學受勝法。』作是議已即共同心，從波羅痾斯城至世尊所，禮世尊足在一面立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與妙法，我等出家為佛弟子，依如來教奉持梵行。』

「佛告諸長者子曰：『今正是時，善來苾芻！汝便出家修諸梵行。』作是語已，彼長者子等鬚髮自落、袈裟著身成苾芻相，如經七日曾出家者，其所悟解如百歲苾芻。爾時世尊重為說法：『汝等苾芻！獨一靜處遠離喧雜，常守自心勤修苦行，今既出家應求梵行，度於彼岸證自正智，得佛神通盡於生死，梵行建立辦於所作，勿受後有，如斯修者得無生果。』時四苾芻聞佛此言，即便悟解證阿羅漢果。時此世間有十一阿羅漢，佛為第一。

「波羅痾斯城中有五十豪族家，聞此五長者子咸皆出家，剃除鬚髮而被法服證阿羅漢果，各作是言：『如來教法甚為深妙，令彼五長者子各捨豪富而為出家。我等諸人亦宜詣佛而為弟子。』作是議已咸至佛所，頂禮佛足在一面立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聽我等於善法律中出家，而為苾芻常修梵行。』佛言：『善來苾芻！』鬚髮自落袈裟著身，如經七日曾出家者。佛言：『具壽！夫出家者，獨處山林遠離喧雜，常守自心勤修苦行，度於彼岸證自正智，得佛靜力盡生死際，勿受後有，如斯修者得無生果。』時五十苾芻聞佛言已心獲無礙，證阿羅漢果。時此世間有六十一阿羅漢，佛為第一。

「爾時佛住波羅痾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，六十苾芻前後圍遶。爾時世尊告諸苾芻：『我今與汝，於一切天人繫縛之中而得解脫。汝等各可隨詣諸方，為諸眾生作大利益，且令汝等各各而往，不用同行。我亦往優樓頻螺聚落，為利益故。』爾時惡魔作是念言：『此沙門喬答摩，住於波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，為聲聞眾如是說法云：「我於一切天人繫縛中而得解脫。汝等苾芻，亦於一切天人繫縛中同得解脫，汝等應往人間廣為利益。汝等應各別行，不用同往。我亦將詣優樓頻螺聚落者。」我今應當為彼作諸障礙。』爾時惡魔作是念已，化為摩納婆往詣佛所，即於佛前而說頌曰：

「『汝不得解脫， 而作解脫想；
汝在繫縛中， 不能解脫我。』

「爾時世尊作是念言：『今者惡魔願我散亂。』世尊知已說頌答曰：

「『人天繫縛中， 我已得解脫；
罪者今當知， 我已摧伏汝。』

「爾時惡魔便作是念：『此沙門喬答摩能知我心。』作是念已便生懊惱，內懷讎悔便滅而去。

「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曰：『我於天人繫縛中而得解脫，汝等亦得解脫。汝等應往餘方作諸利益哀愍世間，為諸天人得安樂故。汝等不得雙行，我今亦往優樓頻螺聚落。』諸苾芻等咸奉佛教，唯然而去。

「爾時世尊往波羅痾斯城優樓頻螺聚落，既到於彼詣白疊林，在一樹下宴坐而住。時有六十賢部在聚落外，於日日中與諸女樂共相嬉戲。有一女人失眾所期棄而出去，時六十賢部尋覓此女，漸次往詣至白疊林，便見世尊坐一樹下顏貌端嚴——若有見者發清淨心，調伏諸根意得寂靜成就最勝，猶如金幢光明殊妙——諸人見已，便詣佛所，白言：『大德！頗見一女人不？』世尊報曰：『彼女人者是汝何親？』諸人白言：『我六十賢部，在聚落外於日日中令諸女樂作於倡伎。此一女人失我所期棄我而去，我今覓來。』告言：『諸人！於意云何？汝今所要，為求女身是要？為求自身要耶？』諸人報曰：『大德！求女身無益，尋求自身最為第一。』世尊告曰：

『童子！汝等來坐，我今為汝宣說妙法。』時六十賢部頂禮佛足却坐一面，佛說妙法示教利喜。諸佛常法，先說此法：所謂布施、持戒生天之因，復說五欲所有過患，讚歎出家獨處山林，思惟觀察斷諸煩惱。演說廣大微妙之法，開示令解；諸有聽者聞說此法，歡喜清淨無有疑惑。佛觀知已，更復為說出世之法：所謂苦集滅道四聖諦理。猶如浣衣先除塵垢，得清淨已色則易染；六十賢等初聞佛說心器清淨，便能了知四聖諦法，證預流果。見法得法極通達法，究竟堅法越一切希望，度一切疑惑，不假他緣，於大師教餘不能引，於諸法中得無所畏。六十賢部得此法已，心大歡喜從坐而起，整衣服頂禮佛足，雙膝著地合掌向佛，而作是言：『世尊！我等入此微妙之法，獲大勝利，從今已後乃至盡形歸佛法僧，受五學處為鄔波索迦：不殺、不盜、不邪行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』作是語已禮佛而退。

「爾時世尊，夜既曉已於晨朝時，著衣入多軍村，作是思惟：『於此村中我先為誰說法？』復作是念：『是時村主有其二女：一名歡喜、二名歡喜力。我先往昔欲捨苦行時，此二女人，先以乳糜及與酥蜜，供養於我，我食此故身力強健。』

「爾時世尊作是念已，往二女家。彼二女人遙見世尊，為佛敷設座已奉迎世尊，頂禮佛足作如是言：『善來！善來世尊！唯願世尊入就此座。』爾時世尊而就其座，時彼女人頂禮佛足却住一面。佛為說法示教利喜，廣說乃至於諸法中得無所畏。爾時二女即從座起整衣服，頂禮佛足雙膝著地，合掌向佛，白言：『世尊！我遇妙法獲大勝利，從今以後乃至盡形歸佛法僧，為鄔波斯迦。』作是語已白佛言：『世尊！今日慈悲受我微供。』爾時世尊默然受請。時彼女人見佛受已，即於佛前作其泥壇，世尊洗手足已如法而坐。時彼二女，布設種種清淨甘美飲食，自手行食，頻頻將來而為供養。世尊食已洗手收食器已，掃灑其地燒香散花，頂禮佛足却坐一面。爾時世尊便為說法示教利喜呪願而去。將欲出村便作是念：『於此摩揭陀國，誰有最尊外道及婆羅門，聞我說法生信敬心，令眾多人得入我法？時有外道名優樓頻螺迦攝，老年一百二十，有五百弟子，在尼連禪河邊林中住，修習苦行。時摩揭陀國一切諸人，皆生恭敬尊重供養，為勝福田如阿羅漢。我今往彼為說妙法，令眾多人獲大勝利。』作是念已，往尼連禪河邊至迦攝所。其優樓頻螺迦攝，遙見世尊即嚴飾床座。佛就而坐，而作是語：『善來！善來大沙門！多時不見沙門來此。』共相問訊曰：『大德！起居輕利不？』作是語已相對而坐。佛告迦攝：『仁是尊重於此火舍，請覓一邊寄停一宿。』迦攝波曰：『我非尊重，然此石室有大毒龍，恐相損害。』

「佛告迦攝：『我請此舍，龍不損我。』迦攝報曰：『大沙門！若龍不損汝，隨意而坐。』爾時世尊於初夜分洗手足已，便入火室，如常敷草結跏而坐，正念不動。時彼毒龍遙見世尊，心生嗔怒便吐

毒煙；時佛世尊以神通力從口出烟遮彼毒烟。時彼毒龍見佛出烟，嗔心猛熾遍身出火；爾時世尊為欲調伏彼毒龍故，入火光三昧遍身出火，於其石室猛火熾然。時迦攝波於中夜分從本處出，觀其星宿，遙見石室火焰熾然，便作是念：『大沙門喬答摩顏貌端政。苦哉！苦哉！不用我語，今被毒龍火燒成灰。』告諸弟子：『汝等各將水滅火救大沙門。』爾時世尊知迦攝意，便作是念：『為欲調伏彼毒龍故，更入三昧，出種種火光，滅毒龍火不損龍身。』時彼毒龍見種種火，心生怖畏來詣佛所，便入鉢中盤身而住。世尊知龍調伏，從定而起，擎鉢而去至迦攝所，迦攝見已即便問曰：『大沙門汝得存邪？』世尊告曰：『我得平安。』迦攝問曰：『於汝鉢中而有何物？』世尊告曰：『此是毒龍汝所畏者，我已調伏在此鉢中。』迦攝見已而作是念：『沙門喬答摩，雖有大威德善能如是，然我亦是阿羅漢。』

「爾時世尊在優樓頻螺迦攝住處聚落林中。時迦攝波有五百摩納婆，各各供養祭祀火壇三所，其數總有一千五百火壇。彼五百摩納婆，於晨朝時欲祭祀火壇，于時燃火並皆不著。其摩納婆等俱怪斯事，遂往迦攝所白言：『我等今欲供養火壇，然火並皆不著。』迦攝聞此語已便作是念：『緣大沙門近我住處，有其威力燃火不著。』作此念已詣世尊所，作如是語：『沙門當知！我五百摩納婆欲祭祀火壇，燃火並皆不著，緣有斯事俱來白我。我如是思念：

「為大沙門近我住處有其威力，燃火不著。」』佛告迦攝曰：『汝今欲得火著不？』迦攝報曰：『欲得火著。』作此語已，所事火壇並皆同起咸悉熾盛。迦攝見已而作是念：『沙門喬答摩雖有威德善能如是，然我亦是阿羅漢。』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於樹林中，其摩納婆祭祀火已，欲滅其火不能得滅。于時摩納婆詣迦攝所而白言：『鄔波駄耶當知！我等祭祀火已，欲滅其火而不能得。』爾時迦攝復作是念：『大沙門喬答摩近我住處，將非彼力令火不滅？』作是念已詣世尊所，而白佛言：『大沙門願知，我此摩

納婆等祭祠火已，欲滅其火而不能得。是故我作是念：「大沙門於我近住，將為彼力致令如此？」』作是言已，世尊告曰：『汝欲得滅其火不？』迦攝白曰：『大沙門！甚欲得滅。』即時以佛威力盡皆滅沒。是時迦攝便作是念：『希有威德！大德沙門雖能如是，然我亦是大阿羅漢。』

「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住林中，迦攝異時自欲祠火而不能著，迦攝便作是念：『大沙門於我近住，將非彼力致如此耶？』作是念已詣世尊所，白佛言：『大沙門當知！我欲於此自祭祠火，然不能著。是故我作是念：「大沙門於我近住，將為彼力致使如此？」』作是言已，世尊告曰：『汝今欲得火著以不？』迦攝白言：『大沙門！我欲得著。』以佛神力令火忽燃熾盛炎著。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：『甚奇世尊！希有如此。大威德力雖能如是，然我亦是阿羅漢。』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六

「爾時世尊住迦攝修道所止林中，迦攝異時祭祀火已，欲滅其火而不能得。于時迦攝便作是念：『大沙門今近我住，將非彼力火不滅耶？』作是念已往詣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大沙門當知！我於此處祭祀火已，欲滅其火而不能得，是故我作是念：「大沙門於我近住，將非彼力令如此耶？」』作是語已，佛告迦攝：『汝今欲得滅此火耶？』迦攝白曰：『大沙門！我意欲得除滅此火。』其火即時以佛神力悉皆除滅。是時迦攝便作是念：『大沙門雖能如是有大神力，然我亦是阿羅漢。』」

「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止林中。後於異時迦攝所居精舍屋宇，四面一時其炎俱熾，欲滅其火而不能得。是時迦攝與其眷屬及諸大眾，同心相勵撲滅其火，亦不能得。爾時迦攝便作是念：

『此大沙門於我住處，將非彼力縱此炎耶？』作是念已，詣世尊所白佛言：『大沙門！我所居止屋宇精舍，四面忽然熾炎災起，我及眷屬與諸大眾，齊心撲滅而不能得。是故我生是念：「大沙門於我近住，將為彼力致使如此？」』作是語已，世尊告曰：『汝意欲滅其火以不？』迦攝白曰：『大沙門！我意願欲除滅此火。』是時炎熾以佛神力盡皆滅沒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：『甚奇世尊！雖能如是有大神力，然我亦是阿羅漢。』」

「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林中。時四天王於其夜分身光照明如四火山，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却坐一面。是時優樓頻螺迦攝於其夜中因觀星曆，乃見佛前有四火聚光明遠及，便作是念：『此大沙門同我事火，是故彼邊有四火聚。』爾時優樓頻螺迦攝，至於明日詣世尊所，白言：『大沙門！如我所見不？昨夜因觀星宿，大沙門

前見有火聚，見已作念：「此大沙門如我事火。」』佛言：『迦攝！我非事火，昨夜為四天王來於我處聽法，所以有此光明，非餘火聚。』爾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：『此大沙門雖然如是神通威德，然我亦是阿羅漢。』

「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，時梵王帝釋於其夜分身光暉赫如二火聚，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。是時優樓頻螺迦攝，於夜分中因觀星宿，遙見佛前有二火聚光明遠及，便作是念：『此大沙門同我事火，是故彼邊有此火聚。』至明往世尊處白言：『大沙門！如我見不？昨夜因觀星宿，大沙門前見二火聚，即作是念：

「此大沙門如我事火。」』佛言：『迦攝！我不事火，昨夜為梵王帝釋來於我處聽法，所以有此光明，非餘火聚。』爾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：『此大沙門雖有如是神通威德，然我亦是阿羅漢果。』

「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學林中。摩揭陀國人有其時會，七日之中皆往優樓頻螺迦攝處興大供養。時既將至，迦攝作念：『若摩揭陀國人來詣於此，覩此沙門如是神力，必應捨我定當隨彼。其大沙門，於七日間若不住此，斯為善事。』于時世尊知其所念，遂屏身相使令不現。是時國人供養將畢，迦攝獲大利養。眾既散已，迦攝復作是念：『我七日中得大所須，今若大沙門來於此處，我當供設。』于時世尊知彼所念，即為現身。迦攝遙見即作是念語：『大沙門！汝亦還來。』佛言：『迦攝！我還至此。』迦攝問：『大沙門！七日已來，何故而去？』佛答：『迦攝！汝先豈不作如是念耶：「若摩揭陀國人來詣我處，見此沙門神力威德，人應捨我定隨彼耶？其大沙門，於七日間不住於此，斯為善事。」于時我知汝念，所以於七日中而不住此。』迦攝復言：『既知我意而去，今何得還？』佛言：『汝今復作是念：「我已獲得所須供物，若大沙門來於此處，我當供設。」復知汝念，所以却來。』迦攝言：『大沙

門！我實有此念。』便白佛言：『大沙門！汝諸飲食隨意受用。』是時迦攝復作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！雖有如是大威神力不可思議，然我亦是大阿羅漢。』

「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。時迦攝來請世尊曰：『大沙門！願見住此，我等如法資設供給。』世尊默然受之。迦攝既知世尊受請，即便自手敷辦器具而造飲食，詣世尊所告言：『沙門！食飲辦訖，願自知時。』世尊報迦攝曰：『汝當先去，我隨汝即來。』爾時世尊，迦攝去後以神通力往瞻部樹，取得其菓，香美鮮色滿鉢盛已，來迦攝處就座而坐。迦攝後至，見世尊已問言：『大沙門！汝早至此耶？』答言：『已至。』迦攝復問曰：『大沙門。鉢中是何物耶？』佛言：『汝向請我，汝去之後，我已定力往瞻部樹，取此菓來，其色香美。汝若須食而可取之。』迦攝曰：『願大沙門隨意自食。』是時優樓頻螺迦攝復作是念：『此大沙門有大神力如是威德，然我亦是阿羅漢果。』是時世尊將瞻部樹菓，乃至菴摩羅菓、迦畢他，及將俱盧自然粳米皆同上說。

「爾時世尊住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。時迦攝自手造食了已，即往請佛。世尊著衣持鉢就座而坐。迦攝見佛坐已，即取佛鉢置諸妙食，自手奉佛。世尊受已往別處食，至彼須水。時天帝釋知佛須水，便至佛所，以指擊地涌泉流現。時彼迦攝後時經行，見此泉水涌流，而作是念：『我住此久不見其泉，今日何得忽有斯水？』往世尊所白言：『大沙門！我住此久不見其泉，今日何得忽現？此是誰為？』佛言：『迦攝！我昨日受汝飲食，來坐於此而欲喫食，為須水用。時天帝釋觀知我意，速來於此，以指擊地流泉涌出，所以有此泉水。』其泉號為手擊之泉。于時迦攝復作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！有如是神力難可思議，然我亦是阿羅漢。』

「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學林中。時佛世尊^時時出遊泉所，脫諸衣服入泉沐浴。而欲出水，於其岸邊有一大樹名遏豎那，去佛

甚遠。爾時世尊舒手欲捉其樹，即便低屈，佛攀枝出。于時迦攝見此事已而作是念：『其大樹先來不屈，今誰低曲？』詣世尊所白言：『大沙門！此大過豎那樹，先不低屈，今誰屈為？』佛如上說。此樹號為手攀過豎那樹。迦攝復作是念：『此大沙門有如是神力，然我亦是阿羅漢。』

「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習林中。佛得糞掃衣而欲浣濯，念言：『用何物洗？』時天帝釋知佛所念，持一大石置於泉邊，白言：『世尊！願見受用。』爾時如來即浣糞掃衣已，復作念云：

『用何物曬？』時天帝釋觀知佛意，往餘山中取一方石置於佛前，白言：『世尊！可於此曬。』世尊以衣覆石之上。于時迦攝來見此石而作是念：『未曾覩此二石，今何忽有？』往問世尊，佛言：

『迦攝！我欲浣曬衣服，而念用何物？時天帝釋知我所念，持此二石：一用浣衣，一為曬服。』迦攝復作是念：『此大沙門有如是神力，然我亦是阿羅漢。』

「爾時世尊住於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林中，時往尼連禪河渚邊經行，水忽泛漲過沒人頭。世尊在彼水，即四邊波止，如來安然經行。迦攝遙見此事，念云：『其大沙門！有如是相好，今被水漂。』即共諸弟子乘小船入河。見世尊在中，經行之處波水不及，問言：『大沙門猶得活耶？』世尊答言：『迦攝！我今安壽。』迦攝曰：『大沙門可上此船。』世尊以神力，忽然不見現於船上。迦攝見是事已復作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！雖有如是大威神力，然我亦是阿羅漢。』

爾時世尊知優樓頻螺迦攝心欲所念，便作是言：『迦攝！汝非是阿羅漢果，亦不是阿羅漢向，亦不知阿羅漢道。』迦攝聞是語已，便作是念：『大沙門喬答摩，知我心所念。』念已合掌向佛白言：

『大沙門！唯願聽我於大沙門法律中出家，受具足戒成苾芻性，令我於大沙門法中修習梵行。』世尊告曰：『若欲出家，汝弟子等知汝以不？』迦攝答曰：『彼皆不知。』世尊告言：『汝名稱遠聞，

眾知汝善智慧具足，是故應當告汝弟子。聽汝者，隨意所樂。』迦攝聞佛語已，便即往至本所住處，告諸弟子：『汝等當知！我今欲於大沙門喬答摩法中出家受具足戒，汝等意者所欲云何？』彼眾白曰：『我等所學本依鄔波馱耶，今若去者，我當隨從修習梵行。』迦攝報曰：『汝等若能隨學我者，所著鹿皮、樹皮、錫杖、祭器，悉能棄擲尼連禪河中當隨意去。』諸弟子等聞是語已，所有衣服祭器等物悉皆棄置尼連禪河。擲是物已還迦攝所，便作是言：『悉令棄者今皆已捨，應作何事？唯願指授。』爾時優樓頻螺迦攝及五百眷屬，往詣佛所而作是言：『大沙門！我告徒眾悉已聽許，唯願度我，於善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，成苾芻性。』

「爾時優樓頻螺迦攝有弟二人：一名那提迦攝、二名伽耶迦攝，各有弟子二百五十人，先於尼連禪河岸勤修梵行處，修寂靜行。那提迦攝住尼連河下流，後於一時尼連禪河中乃見鹿皮、樹皮、錫杖、祭器等物並被漂沒，見是事已皆作是念：『我等同修梵行者，有何災難？如是等物被漂沒耶？為是王害？為是賊侵？為是火燒？為水漂損？然我等同梵行者，應當往彼尋問其事。』爾時那提迦攝、伽耶迦攝等，往詣優樓頻螺迦攝修道所，到已於其側近，乃見優樓頻螺迦攝被僧伽胝、除棄鬚髮，於大沙門所住一面坐聽受妙法。見已向優樓頻螺迦攝作如是言：『具壽！此出家法勝舊法不？』答言：『勝彼。』爾時那提迦攝、伽耶迦攝作如是念：『今此大沙門有大神力，必應更有勝妙上法。若不爾者，優樓頻螺迦攝耆年宿德，過百二十，摩揭陀國人尊重瞻仰，大眾咸謂是阿羅漢，今者棄本所學依大沙門出家修道，我等亦應隨大沙門出家學道。』如是念已，即共合掌頂禮佛足：『唯願聽我於大沙門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，令我於大沙門法中修習梵行。』世尊告曰：『若欲出家，汝弟子眾知汝等不？』那提迦攝、伽耶迦攝答言：『彼皆不知。』世尊告曰：『汝等名稱遠聞，眾所知識，智慧具足，是故應當告汝弟子。若聽汝者，隨意所樂。』那提迦攝等聞佛語已，便即往至本所

住處告諸弟子：『汝等當知！我欲於大沙門喬答摩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，汝等意者所欲云何？』彼眾答曰：『我等所學本依鄔波馱耶，今若去者，我等大眾悉願隨從修習梵行。』迦攝報曰：『汝等若能隨學我者，所著鹿皮樹皮錫杖祭器，悉能棄擲尼連禪河中者，當隨意去。』諸弟子等聞是語已，所有衣服祭器等物悉皆棄置尼連禪河中。擲是物已，還鄔波馱耶所便作是言：『悉令棄者今皆已捨，應作何事？唯願指授。』爾時那提迦攝伽耶迦攝，共將弟子五百人俱往詣佛所，而作是言：『大沙門！我告弟子悉已聽許，唯願度我，於善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，成苾芻性，於大沙門處修習梵行。』世尊告曰：『那提迦攝、伽耶迦攝，善來，應修梵行。』作是語已，那提迦攝等及五百弟子，皆得出家受具足戒，成苾芻性。

「爾時世尊度一千被髮外道受具足戒，於優樓頻螺地隨意住已，漸漸遊行至伽耶山，住其山頂翠堵波處，與舊被髮出家外道一千苾芻而共居止。爾時世尊以三種神通化一千苾芻。三神通者，所謂神足通、記說通、教授通。神足通者，如來入三摩地，以心定故，即從本座忽然隱沒，現於東方，上昇虛空行住坐臥，入火光定，即於身內出種種光：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；雙現其相，身下出火、上流清水，身下出水、上發火光。東方既爾，南西北方亦復如是。既現相已，從彼虛空沒，還復本處而現，此是世尊神足通。記說通者，所為苾芻應觀察心意識，如是應善尋伺、不應不善尋伺、此亦意念、此亦證身識，此為世尊記說通。教授通者，告諸苾芻所有諸法悉皆熾然。何者一切熾然？眼熾然、色熾然、眼識熾然、眼觸熾然，為因眼觸內所生受，或苦或樂非苦非樂亦是熾然。以何火熾然？貪火熾然、瞋火熾然、癡火熾然，生老病死愁歎憂悲苦惱亦復如是火然，此皆為苦。眼既如是，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，此是世尊教授通。世尊說此法時，彼千苾芻不受後有故，於諸有漏心得解脫，皆得阿羅漢果。

「爾時世尊在摩揭陀國伽耶山頂窣堵波處，與千苾芻俱，先是舊被髮外道，皆證阿羅漢果，盡諸有漏，應作已作所作已辦，捨諸重擔逮得己利，斷諸有結心正解脫。摩揭陀國大眾人民，因遊行故，聞釋迦種中生一太子，在雪山側近彌伽河岸劫比羅仙人住處，去斯不遠有占相師，善閑方術授太子記：『若在家者，紹轉輪王位，能降四方以法化世，七寶具足，所謂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珠寶、女寶、主藏寶、主兵寶，千子圍繞端正勇健，摧伏他軍盡四洲界，普能王化無有怨敵，苦惱刀杖悉皆屏息，安樂而住；若出家者，以正信心捨家趣非家，剃除鬚髮被服袈裟，證無上覺成阿羅漢，世間讚詠名稱遠聞。』彼遊行人聞是語已，往詣頻毘娑羅王所，而作是言：

『大王當知！我等遊行至此人間，聞釋迦種中生一太子，於雪山側近彌伽河岸劫比羅仙人修道之處，乃至世間讚詠名稱遠聞，悉如上說。唯願大王殺彼太子，若除滅者，大王當得國祚長遠。』其王報曰：『汝等諸人莫作是語。何以故？彼釋迦太子，若得金輪王位，我當隨從；若成正覺，當為執侍親近供養。』爾時摩揭陀主頻毘娑羅，昇樓閣上乞五種願：『願我國出大教導師，如來、應、正等覺、明行圓滿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丈夫、調御士、天人師、佛、薄伽梵；令我於彼敬事瞻仰；所說法要令得開悟；得聞法已受持淨戒；如法而住。』于時世尊在伽耶山，遙見大王聞此語已，告諸苾芻曰：『此頻毘娑羅，見在樓上發五種願，悉如上說。』

「復次摩揭陀國大眾人民，因遊行故，先聞釋迦種中生一太子，在雪山側近彌伽河岸劫比羅仙人住處，去斯不遠有占相師，善閑方術授太子記：『若在家者，紹輪王位，能降四方以法化世，七寶具足，所謂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珠寶、女寶、主藏寶主兵寶，千子圍繞端正勇健，摧伏他軍盡四洲界，普能王化無有怨敵，苦惱刀杖悉皆屏息，安樂而住；若出家者，以正信心捨家趣非家，剃除鬚髮被服袈裟，證無上覺成阿羅漢，世間讚詠名稱遠聞者，彼捨輪王位而求出家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今見在伽耶山頂窣堵波處，與

千苾芻前後圍繞，並是舊被髮外道，皆證阿羅漢果，盡諸有漏，應作已作所作已辦，捨諸重擔逮得已利，斷諸有結心正解脫。聞是語已，往頻毘娑羅王所，而作是言：『大王當知！我等遊行至此人間，先聞彼釋迦種中生一太子，乃至成無上覺，在伽耶山與千苾芻前後圍繞，盡諸有結心正解脫。唯願大王親近供養彼佛世尊。若如此者，令王國土安隱豐樂。』王聞語已甚大歡喜，即命一人令往佛所，如我辭曰，頂禮雙足白言：『世尊！起居輕利、少病少惱、安樂住不？』作是言已，復稽請曰：『唯願世尊，與諸苾芻，來就我所住王舍城，受我一生供養四事。』使者受王如是語已，往伽耶山至世尊所，頂禮佛足而作是言：『摩揭陀主頻毘娑羅，故遣我來稽首世尊，起居輕利、少病少惱、安樂住不？』佛言：『王及汝等咸得安樂。』使者白言：『王令稽請，唯願世尊，與諸苾芻，來至我所居王舍城，受我四事一生供養。』世尊即時默然受請。使者知佛默受請已，頂禮佛足辭還本處。爾時世尊與千苾芻圍繞前後，並是舊被髮外道，皆證阿羅漢果，乃至盡諸有結心正解脫，漸漸遊行於摩揭陀人間，至善住罕堵波竹林中住。摩揭陀王聞佛至此，千苾芻俱圍繞而住，皆已證得阿羅漢果，盡諸有漏，應作已作所作已辦，捨諸重擔逮得已利，斷諸有結心正解脫。王聞是已嚴駕善輅，與無量百千眷屬圍繞，欲往佛所禮拜供養，其王善輅，輪轂入地不得前進。王作是念：『我有何咎？令此輪轂不復遊履。』忽聞空中天曰：『王無過犯，但王獄中無量人眾，先與大王同修善業，今若放捨可得前路。』王聞是語赦及囚禁並皆放已，王欲進路，行度宮門頭冠傾側，便作是念：『我於昔來造作何業，致是相耶？』即聞空中天曰：『大王無辜，然為無量眾生先與大王同修勝業，今皆散住邊遠村坊，王當召命可共見佛。』王遂宣令遣來集會。既集會已，嚴駕車輅一萬二千，并諸兵眾馬騎雲屯十八萬眾，復有象兵一萬五千，并與無量百千萬摩揭陀人婆羅門居士等前後圍繞，出王舍城往詣佛所。到已下車，除五勝物：所謂傘蓋、頭冠、寶劍、寶扇、寶履。捨是物已，向佛合掌頂禮佛足，白世尊曰：『大德！我是摩揭

陀國主頻毘娑羅王。』如是三白。佛告大王：『如是，如是！汝是摩揭陀國主頻毘娑羅王。』如是三答。『汝今可坐。』是頻毘娑羅王聞佛語已，頂禮佛足却坐一面；其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，一分頂禮佛足亦坐一面，一分合掌問訊：『大沙門！少病少惱氣力安不？』亦坐一面，一分合掌而不致問亦坐一面，一分遠住默然而坐。于時優樓頻螺迦攝在大眾中，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，見此迦攝在於眾中，便發疑念：『沙門喬答摩在迦攝處而有修習？為當迦攝向沙門喬答摩邊而學未聞？』爾時世尊知眾所念，以妙伽他問迦攝曰：

「『迦攝汝昔見何利？捨俗出家而事火；
及持此法所獲益，汝今為我說斯義。』」

「于時迦攝亦以伽他而答佛曰：

「『有一說言獲益者，端嚴美女諸妙味；
見彼法中有此利，因斯捨俗而事火。』」

「世尊復以伽他重問迦攝曰：

「『端嚴美女諸妙味，若由事火而得此；
即有人天世間樂，汝何棄捨而不顧？』」

「迦攝亦以伽他，而答佛曰：

「『為覩勝靜無餘句，無所有處猶不住；
除此妙法更無過，情今棄彼而不顧。
由我先有愚癡意，持火禁戒望解脫；
於勝妙法反為顛，盲冥生死常流轉。
諦觀無為最勝句，調御象師能妙說；
真實益世牟尼教，獎導無倦喬答摩。』」

「爾時世尊以斯伽他讚迦攝曰：

「『善來迦攝波， 非有思惡處；
最勝廣法中， 汝今已能入。』

「爾時世尊告迦攝曰：『汝起，為諸大眾現其神變。』于時迦攝聞佛語已，即入三摩地。此心定故，即從本處忽然不現，即於東方，上昇虛空行住坐臥，入火光定，即於身內出種種光，所謂青、黃、赤、白及以紅色；雙現其相，身下出火、上流清水，身下出水、上發火光。東方既爾，南西北方亦復如是。現是相已，從虛空沒還於本處地上而立，往至佛所頂禮佛足，作如是言：『世尊是我教師，我是世尊聲聞弟子。』世尊告曰：『如是，如是！迦攝！我是汝教師，汝是我聲聞弟子。迦攝汝起，可就本坐。』爾時優樓頻螺迦攝頂禮佛足還至本坐。爾時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，見此事已作如是念：『非沙門喬答摩在迦攝處而有修學，但是迦攝於世尊所而學所作。』

「爾時世尊告摩揭陀主頻毘娑羅言：『色有生滅。大王！當須了知色法生滅因緣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大王！若能了知色法生滅異，即能了知色之自性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大王！若善男子知色性已，而不愛著亦不領受，亦復不持，而能於此決定無我及以我所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若善男子了此色性，不愛著不受不持，決定知此無我我所，我說此人得涅槃解脫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』世尊說此法已，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，作如是念：『若色無我，受想行識亦無我者，然何等法而是其我？誰是有情？誰復是命者、生者、養育者、人及數取趣、意生與摩納、能所作及造觸受行住等？此等諸法差別悉皆無我者，更有何物，不生不滅非三世有而能作受？若人於可所作及不應作，善惡之業所有果報，誰當受之，令捨此蘊而受彼蘊？』爾時世尊知此婆羅門居士等作如是念，即告諸苾芻曰：『無智慧人不多聞故，便作是念執我我所，不知無我及以我所。何以故？苾芻！從集生苦，證滅斷苦；從集生行，證滅行滅，彼因緣滅彼滅。彼因緣故，能生諸有情次第流轉，如是因緣有情生滅，如

來了知畢竟無我。』復告諸苾芻曰：『我得清淨天眼過於人間，觀見有情流轉生滅，勝者、劣者；妙色、惡色；趣善、惡道，所有作業如實我知。如是見一有情，造身口意惡業，誹謗聖者執著邪見，行邪惡業；由此因緣，從此捨命墮於地獄。復見有情，造三善業不謗聖者，住正信心行正命行；由此因緣，從此捨命生於天上。如是等事我悉知見，而不曾說。有情是我、壽命與生養人，及數取趣、意生并摩納、能所作及造觸受行住等。若人於可作及以不可作，善惡等業所有果報，而捨於此蘊受於彼蘊等，皆不說是我，然是因緣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：謂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、名色緣六處、六處緣觸、觸緣受、受緣愛、愛緣取、取緣有、有緣生、生緣老死憂悲苦惱，如是此大五蘊聚集。所謂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。謂無明滅即行滅，行滅即識滅，識滅即名色滅，名色滅即六處滅，六處滅即觸滅，觸滅即受滅，受滅即愛滅，愛滅即取滅，取滅即有滅，有滅即生滅，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，如是此大五蘊聚集滅。苾芻！如是諸行皆苦，涅槃為樂。因集故苦生，因滅故苦滅，由此相續流轉斷滅，此即苦盡。云何是涅槃？苦盡故為涅槃，猶如火滅而得清涼，是故我說此句能捨諸蘊，貪苦盡故得圓寂。』

「爾時佛告摩揭陀主頻毘娑羅王曰：『於意云何？色為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』答曰：『大德！色是無常。』又問：『若無常者，為苦、非苦？』答曰：『是苦。』又問：『色若無常苦者，即是變壞。若多聞弟子執色是我、我有諸色、色屬於我、我在色中不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』又問：『如是受想行識，為是常耶？為無常耶？』答曰：『是無常也。』又問：『乃至識等是無常者，為苦、非苦？』答曰：『是苦。』又問：『識等，無常苦者，即是變壞。若有多聞弟子，執乃至識是我、我有諸識、識屬於我、我在識中不？』答曰：『不也。』『是故當知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未來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麤若細、若勝若劣、若近若遠，如是諸色，非我我所。我有

諸色，非屬於我、我不在色中，如實遍知應如是見，乃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大王！有聲聞弟子，具足多聞，觀五取蘊離我我所。如是觀已，知諸世間實無可取，無可取故不生怖畏，無怖畏故內證圓寂：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。』爾時世尊說此法時，摩揭陀主頻毘娑羅王，及八萬天子，無量百千萬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，皆悉遠塵離垢得法眼淨，亦復見法得法極通達法，究竟堅法越一切希望，度一切疑惑不假他緣，於大師教餘不能引，於諸法中得無所畏。爾時大王及居士等，得此法已心大歡喜，從座而起整衣服，頂禮佛足右膝著地，合掌向佛而作是言：『我今入此微妙之法獲大勝利，從今日已後乃至盡形歸佛法僧，為五戒鄔波索迦，不殺、不盜、不邪行、不妄語、不飲酒。』作是語已，便即請佛及諸苾芻：『願來於我王舍城住，令我一生供養四事。』世尊爾時默然受請。摩揭陀王及諸人等，知佛世尊默受請已，頂禮佛足即還本所。

「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是具一切智，能斷諸疑，我等不審，大王及諸眷屬作何因業？由此業力得清淨眼。』佛告諸苾芻：『頻毘娑羅王所作之業，汝等善聽！我為汝說。彼所作業若成就時，因緣合會如暴流水，所作之業決定自受，無能替者。汝等苾芻自所作業，不於外界地水火風成熟，然於自身當受其報善惡已熟必定不虛。』而說頌曰：

「『假令經百劫， 所作業不亡；
因緣會遇時， 果報還自受。』

「『汝等苾芻！過去有佛，號阿羅那鞞如來、應、正等覺、明行圓滿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丈夫、調御士、天人師、佛、薄伽梵，出現於世。佛事周已入無餘涅槃，如薪盡火滅。彼土人民，火滅已後收佛舍利於清淨處起大窣堵波，而作供養。時有金輪王名吉利枳，將十八俱胝軍將圍繞於空中過，欲向人間至窣堵波處。時有信佛天

神，各以威力捉王輪寶於空中住而不得去。時吉利枳王見其金輪既不得轉，即作是念：「我福德盡，令此輪寶不復前進。」諸天神等於其空中而謂王曰：「非王福盡，然以其下有佛舍利窣堵波，令王輪寶不復得去。」時吉利枳王聞此語已，與諸軍將十八俱胝圍繞而下，見其佛塔由故未成。彼諸部眾各相勸勉，齊以珍寶而共莊飾，復以種種香花伎樂持以供養，踟躕合掌，大眾同聲而發願言：「願我以此所種善根，於當來佛聞法得法眼淨。」作是言已頂禮佛塔。汝等苾芻勿作異念，彼時轉輪王吉利枳及餘侍從，今即頻毘娑羅王并諸眷屬是也。是時彼王及其侍從所作供養，供世尊阿羅那鞞之窣堵波已，由此善業緣故，於無量俱胝百千劫，生人天中受勝妙樂。王及眷屬由願力故，今於我所得清淨眼。諸苾芻當知！黑業有純黑異熟，白業得純白異熟，黑白雜業得雜異熟。是故汝等苾芻！捨黑黑業及彼雜業，應當勤修白白之業。』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七

「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是具一切智能斷諸疑。我等不審，優樓頻螺作何業故？以五百神變而能調伏。那提迦攝、伽耶迦攝任運調伏？』佛告諸苾芻：『彼迦攝波所集資糧業，汝等善聽，我當為說。』乃至頌曰如前。佛告諸苾芻：『往古昔時，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，有佛世尊號曰迦攝如來，十號具足，出現於世，在波羅痾斯城仙人墮處施鹿園中。時彼世尊佛事已畢而入涅槃，時有國王名吉利枳，積諸香木而用焚燒，復以香乳灑火令滅，以四寶瓶盛其舍利，於形勝地起窣堵波，縱廣一踰繕那、高半踰繕那。時波羅痾斯城有一長者，其家巨富，財寶豐饒多有受用，如薛室羅末拏天。而彼長者，於同類家娶女為妻，共相娛樂後生三子。長者後時忽染疾病，種種方藥不能得差，奄就命終。時彼子等，種種繒綵裝飾其輿，送彼寒林以火焚燒，號叫悲泣喪事已畢。時長兄言：「所有財物吾今欲分。」時彼二弟而不隨從。其兄數數言欲分之，二弟報曰：「若如此者，先修福業然後聽分。」兄言：「作何等業？」弟曰：「於迦攝佛窣堵波處而為供養。」時兄不信，多時致難，後始隨許。其二弟以種種珍異，於迦攝佛窣堵波所作供養已，便發願言：「由此善根，願我同於迦攝波佛、應、正等覺所，授最上記：『摩訶婆！汝於來世人壽百歲時，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彼佛法中而得出家，獲殊勝果。』」兄聞弟等發是願已，頂禮雙足即發善願。而我惡性不信正法，由此隨喜善根，亦於彼釋迦牟尼佛，與我五百神變，而見調伏令我出家，既出家已便獲勝果。汝等苾芻勿作異念，彼長兄急性不信正法者，是優樓頻螺迦攝。其二弟者，即那提迦攝、伽耶迦攝等。是由願力故，以五百神變而能調伏之，其那提迦攝、伽耶迦攝而易調伏。頻毘娑羅王為太子時，王舍城中有一長者，彼有園苑花菓茂盛，心常愛

戀。時頻毘娑羅太子出外，乃見彼園苑，見已即便生愛樂想，告長者曰：「卿可與我此園苑。」長者心生憊惜，竟不與之。如此三返皆不隨從，太子復告曰：「與汝財物園可屬我。」彼答太子曰：

「乍可出國終不能與。」太子復告長者：「當念我言：『若得王位必定取之。』」長者答曰：「汝得王位我必當出。」太子曰：「汝可記憶，我是頻毘娑羅太子。」作是語已便即迴車。乃至後時，大蓮華王而年衰老，奄就命終，便以太子紹王。既得王位，強力奪彼園苑。彼長者便生熱惱，而得心病，怨恨而死。於此園中住，作一毒蛇，其蛇常於王所伺求方便。後於芳春之月，王與宮人及諸嫔女，往詣園中除去左右，與諸眷屬歡喜受樂，便即睡眠。諸女愛花皆捨王去，唯有一女執刀而衛護王。是時彼蛇見諸女眾皆悉遊散，從穴疾出而欲螫王。王福力故，羯蘭鐸迦鳥圍遶其蛇而眾發聲，彼執刀女聞眾鳥聲，復見毒蛇而來向王，即以利刀斷彼蛇命。女為怖故便發大呼，時王從睡驚寤而起，便問女言：「此為何事？」女報王曰：「毒蛇欲來螫王，羯蘭鐸迦鳥群聲遶蛇，我已斷訖。」王聞此事，便勅太子群臣，集王舍城所有人民，在此園苑遠近盈滿聞亂發聲。其王善治國境內外，諸人聞已皆大悲泣，王告諸人：「若刹帝利灌頂王，有人救命合酬何願？」群臣白王：「合酬彼人半國之賞。」王言：「羯蘭鐸迦鳥而救我命。若如是者，宜與半國之賞。」大臣復白王曰：「羯蘭鐸迦鳥而非人類，縱得王賞將何所用？其此園苑，施與羯蘭鐸迦鳥，復於終身供給飲食。」王曰：

「如卿所言。」時諸群臣令其園苑周遍蒔竹，以此緣故，號為羯蘭鐸迦竹園。」

「爾時世尊遊行摩竭陀人間王舍城外，在一樹下便住其處。時影勝王聞佛到王舍城外在一樹下，與諸眷屬出王舍城，來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。爾時世尊為說妙法，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。時影勝王從座而起，偏袒右肩、右膝著地、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及諸苾芻，於明晨朝受我微供。』爾時世尊默然受請。時影勝王知

佛受請頂禮佛足還至本宮，勅諸眷屬，令辦種種微妙飲食敷設床座，於彼座前，寶瓶盛水安置會中。既敷設已便勅使者，往世尊所白言：『時到。』爾時世尊，於晨朝時著衣持鉢，與苾芻眾前後圍遶，入王舍城至王宮中，洗手足已敷座而坐。時王見佛與諸苾芻寂然安坐，時影勝王自手斟酌種種美食，而為供養相續不絕，皆令飽足。飯食已訖，王自行水。佛及苾芻澡漱已畢，王取寶瓶灌世尊掌，而白佛言：『我毘婆迦蘭陀園奉施世尊，唯願納受。』時佛世尊即說呪願頌曰：

「『所為布施者， 必獲其義利；
為利樂布施， 後必得安樂。』」

「爾時世尊說此頌已，與諸苾芻即便往詣羯蘭鐸迦園，止住其中。以是因緣，結集尊者於經中說，佛在此羯蘭鐸迦園，乃至舍利弗日撻連出家，得阿羅漢道。

「爾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，請佛世尊及苾芻眾於家供養。於此之時，給孤獨長者別有緣事至王舍城此長者家，便即止宿。其長者於夜初分，即起呼諸家眷屬：『賢首！聖者可起取薪然火、瀘水造諸飲食、掃灑塗地、敷妙勝座。』時給孤長者聞此語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長者家，為復嫁女？為當娶妻？為復屈勝上客？為復請人？為復請國王家內設食？』作是念已，復問長者向所念事，長者答曰：『亦不嫁女、娶妻、屈客并及王等。如所敷設，明日請佛世尊及僧伽苾芻眾，如法設食。』時給孤獨長者初聞佛名，遍身毛豎心生歡喜，問主長者曰：『是何名佛？』主即答言：『有喬答摩沙門釋迦之子，從釋迦種中以正信故，剃除鬚髮、被著法衣，從家趣於非家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，號之為佛。』彼復問曰：『何名僧伽？』主復答言：『有善男子從剎利種，以正信故，歸佛出家，剃除鬚髮被著法衣，從家趣於非家，名為僧伽。亦有善男子，從婆羅門種族、從薛舍種族、從**戍**達羅種族，以信心故，剃除鬚髮被著袈裟，

從家趣於非家，出家修道，名為僧伽。我請彼佛及僧伽眾，明日於此家中以食供養。』復問長者：『彼佛今在何處？』答曰：『今在寒林棄尸之所毘訶羅住。』給孤獨長者又復問曰：『我可得見彼佛不？』長者答曰：『汝可得見，然於此待。若明日世尊至，汝必得見。』是時給孤長者繫念於佛，便即昏沈，忽然驚寤而天未曙心作明想，行詣善自在城門。其國常法，夜分初更不閉，防外使來令無障礙，於後夜分城門亦開，用防內使無有障礙。給孤長者，見門開明隨明而出，既出城門光明即沒。是時天暗，心生怖懼身毛皆豎。

『我今於此，恐人及非人而見損害。』作此念已即欲却迴。時此城門所居天神即放光明，從城門外乃至寒林，於其中間而皆大明。其神復報長者曰：『汝可前行，有大饒益勿生迴想。何以故？』而說頌曰：

「『駿馬滿百匹， 紫磨金百斤；
馭牝兩車輪， 其數皆有百。
載以種種物， 而用行檀施；
不如發一步， 向佛之功德，
如是等校量， 十六分中一。
假使象百頭， 皆以金交絡，
復載妙寶帳， 而用行檀施；
不如發一步， 向佛之功德，
十六分中一。復有百美女，
嫵媛中最勝， 頸絡妙珠璫，
臂搖眾寶釧， 如是行檀施；
不如發一步， 向佛之功德，
十六分中一。』

「天復告曰：『汝可前行，有大饒益，勿生迴想。』時給孤長者而白天曰：『賢首！汝是何人？』彼天答曰：『我昔是汝善友，名摩頭肩，我於舍利弗、大目犍連，甚大信心尊重禮拜，命終之後生四天王宮，為護眾生住此善自在城門。是汝昔友，今故相告。汝可前行有大利益，勿生退想。』爾時給孤長者心作是念：『佛者，超出

異生，不同餘聖，其所說法深可尊重，是故諸天見佛生大歡喜。』念已乘天光明即詣寒林。爾時世尊知給孤長者來故，即出寺門而以經行。給孤長者前至佛所，以居士法問訊世尊：『寢膳安不？』爾時世尊以頌答曰：

「『離一切煩惱，心不染諸欲；
得無漏解脫，常得安樂眠。
斷一切結縛，心息熱煩惱；
寂靜得心者，乃可安樂眠。』

「爾時世尊說是頌已，與給孤長者俱還精舍敷座而坐，給孤長者頂禮佛足退坐一面。時世尊為給孤長者，演說妙法示教利喜。如佛常法：所謂先說布施功德、持戒功德、受天果報功德，不樂諸欲過失受煩惱事，讚歎出家清淨觀察殊勝功德，宗法廣為演說。世尊知給孤長者心生踊躍歡喜，心無障礙堪受勝法善能了知。是時世尊為說勝法，所謂苦集滅道，此四諦法廣大演說。猶如離垢淨衣將染受鮮好色，給孤長者亦復如是，不離本座證四聖諦，所謂苦集滅道。給孤獨長者，以見法已得法、了知法深入法，斷諸疑惑不受他教，自能了知不被他引，於師教中心無怖畏。時給孤獨長者，從座而起偏露一肩，即於佛前合掌恭敬，而白佛言：『我已入法，一心歸佛、歸法及苾芻僧伽。唯願授我邬波索迦戒，從今盡命、永斷殺生、心淨歸依。』爾時世尊告給孤獨長者曰：『汝名字何？』長者白曰：『我名蘇達多，然我資給孤獨食，是故諸人號給孤獨。』佛告長者曰：『汝何處人？』長者答曰：『在此北方嬌薩羅國室羅筏城外有邑，我住彼中。唯願世尊而受我請詣室羅筏城，受我供養乃至盡形，及苾芻僧伽四事供養。』佛告長者曰：『室羅筏城中有寺以不？』長者答曰：『彼城無寺。』世尊告曰：『彼若有寺，僧伽應來往。彼既無寺，若為安置？』長者答曰：『唯願世尊而受我請向室羅筏城，我當造寺令苾芻眾往來安置止息思惟。』世尊默然受請。是時長者知佛許已，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却還本處。

「彼時長者，王舍城中事既了已，還至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遣一苾芻與我為伴，往室羅筏造立住處，安置世尊及苾芻僧眾。』佛作是念：『苾芻眾中誰能調伏室羅筏城人及長者眷屬？』世尊知舍利弗堪彼調伏，世尊念已告具壽舍利弗言：『汝應觀察給孤獨長者眷屬及室羅筏城人，應往教化造立毘訶羅。』舍利弗默然受佛勅已，頂禮佛足與長者同行。

「爾時具壽舍利子，於夜分盡至明旦，執持衣鉢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，却還本處飯食訖，攝衣鉢所有臥具，襍一處付餘苾芻，往室羅筏城。時給孤長者資辦道糧，漸至室羅筏城外，遊諸園苑，林泉形勝可愛樂處，堪作寺舍。『去室羅筏城不遠不近，寂靜無有雜聲，亦無大風復不大熱，亦無蚊虻蛇蠍等。有此勝地，為我世尊造立寺舍。』給孤長者遊行，至誓多太子園林中。其園去城不遠不近，晝夜寂靜乃至無有諸毒虫等，堪作寺舍。見此園已，入室羅筏城不歸本住，便往太子誓多宮所，而白太子言：『可與我彼園，當為世尊造立寺舍。』太子報曰：『彼非是園而是苑林。』長者復白曰：『無問園苑，處所與我。』如是三請，太子報曰：『我實不應而捨此園，縱得布金遍地，我終不與。』長者復白曰：『汝已定價，汝可取直，其園林屬我。』太子報曰：『是誰定價？』長者白曰：『汝自定價。』因即爭競不定，共詣斷事人所。爾時四天王聞斯事已便作是念：『今給孤長者為世尊造立寺舍，我當資助。』作此念已，遂即各化為斷事人，於法司坐。時誓多太子給孤長者，共到其處，給孤長者及太子各具因緣白。斷事人議曰：『太子！汝自定價，園屬長者，太子取金。』太子既見斷已，默然而去。是時給孤長者，還家勅諸僮僕，以車象牛驢擔負筐籠，運載其金，至誓多林用布其地，有少未遍。于時長者心自思惟：『若取大藏金即太多，欲開小藏復恐不足。』又作是念：『諸藏之中何者不多不少，而得充足？』爾時太子見長者默住思惟，即便生念：『給孤長者心應生退，為一園林豈能捨此積集多金？』作是念已告長者曰：『汝

心應退，當却收取金，其園還我。』長者告曰：『太子！我心不退，然心中所計，欲開何藏不多不少而得充足？』太子聞此語已便作是念：『世尊威德不可思議，其法亦不可思議，是故長者能捨積聚無量金寶。』作此念已告長者曰：『其地金未遍處，應收却還，我為世尊而作寺門。』長者報曰：『隨意可為世尊而作寺門。』

「爾時給孤長者為世尊初欲造寺，諸外道眾極生怨恨心懷熱惱，共集一處往長者所。到已便作是言：『長者！汝不應為喬答摩沙門造立寺舍。何以故？我等先已分界，彼王舍城可喬答摩居止，此室羅筏城而我等住，是故不應造寺。』長者報曰：『汝等祇可分自國境，不應共分我園，我所造功德皆由自心。』諸外道等見長者堅意不移，即詣王所具陳上事，給孤長者共對獲勝。彼外道心生忿怒面現惡相，便作是語：『我終不從汝志，然喬答摩沙門上首弟子，與我等共相論議，若能勝我隨意造寺。』長者報曰：『可爾！然我且問舍利子，若見許可，即來報汝。』長者即往尊者舍利子所，頂禮雙足退坐一面，而即白言：『大德！諸外道等皆作是語：「汝欲作寺，云我制汝。」又言：「喬答摩沙門上首弟子，今現在此與我論議，若能勝我聽汝造寺。」未審尊者，如何當擬？』舍利子聞斯語已，便即觀察此輩外道及室羅人民，頗有善根不？既觀察已知有善根。又復觀察：誰有善根堪調伏不？自心觀見我能調伏。又復觀察：幾時應來集會？觀見根器，却後七日可能集會。作觀察已告長者曰：『可隨汝意，却後七日我當論議。』給孤長者歡喜踴躍，頂禮舍利子足，往外道所而作是言：『聖者！舍利弗作如是語：「却後七日應當論議。」』彼外道眾聞斯語已，共相謂曰：『有二種因緣。何以為二？一者舍利子必應逃走，二者應覓伴侶，以此之緣延期七日。』外道復相謂曰：『我等亦可覓當宗知友。』彼皆分頭散訪達本宗者，乃見一梵志名曰赤眼，善能幻化，既得見已便即告曰：『汝之與我同修道行，我等今呼喬答摩沙門上首弟子共為論議。彼今已求伴侶，汝可共相資助。』其梵志問曰：『幾時當

論？』報曰：『却後七日。』梵志答言：『可爾！若會集時汝當報我。』諸外道等恐怖煩惱每日各更求覓伴侶。期程將滿至第七日，給孤長者於廣大勝地，為具壽舍利弗敷設師子勝妙高座，亦為外道而敷一座。諸國外道皆集其會，及室羅筏城百千萬億一切人民亦集其處。其中或為看論議者，其中亦有善根成熟，俱來集會。爾時具壽舍利弗，與給孤長者及諸眷屬，前後圍繞而來赴會，遍觀大眾誰堪調伏。即便微笑整肅威儀，尋昇論座，一切大眾一心合掌瞻仰舍利弗。時舍利弗即告諸外道：『為我立宗汝破？為汝立宗我破？』外道答曰：『我先立宗。』舍利弗作如是念：『若我先立宗，人亦不能難破，除佛世尊，況赤眼外道！』便作是念報外道曰：『任汝立宗，我當隨破。』彼赤眼善解方術，即便化作大菴沒羅樹，開花結實。具壽舍利弗，為大風雨摧樹拔根，須臾散滅，時解術者而不能見。外道又化作一蓮花大池；具壽舍利弗化為象子踐池折花，尋復平地。外道化為七頭龍王；舍利弗化為大金翅鳥，從空飛下食龍而去。外道化為起屍鬼，令前害舍利弗；舍利弗以呪呪之，令鬼却迴損害外道。外道怖急下座，五體投地禮舍利弗，作如是言：『願救我命！願救我命！』時舍利弗攝呪力已，其鬼即滅，為赤眼外道說法，便發信心，從座而起頂禮雙足白言：『願聽我善法律中出家，受具足戒成苾芻性，求為弟子而修梵行。』作是語已，時舍利弗，即令剃髮受具足戒，精勤修習不久之間，證無學果，三明六通具八解脫，得如實智：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，心無障礙如手揮空，刀割香塗愛憎不起，觀金與土等無有異，於諸名利無不棄捨，釋梵諸天悉皆供養。是時大眾見此驚怪，各各嗟仰，於舍利子處皆發信心，作如是語：『聖者舍利子！破大論議師調伏外道。』大眾一心合掌瞻仰舍利子。是時具壽舍利子，知彼大眾意樂煩惱，六界自性了知說法，此是證四諦。彼大眾聞已，無量百千有情得大殊勝，有發聲聞心、有發辟支佛心、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、有發三歸心受五戒、有證須陀洹果、有得斯陀含、有證阿那含、有得出家斷一切煩惱得阿羅漢果。是時大眾，於佛法

僧所深生敬心。時舍利子說是法已却歸本處，給孤長者及諸眷屬，一切人民皆大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「時諸外道心生惱恨，各相謂曰：『我等不能破得舍利子，我等須作方便殺彼舍利子，先須入此寺中傭力，作諸伺候得便之處，即須斷命。』時諸外道詣給孤長者曰：『汝今奪我諸勝利養，我先久住不忍捨離此國，唯願慈悲，於寺中許我傭力。』長者報曰：『待我白舍利弗。』便即詣具壽舍利弗所，到已而白尊者言：『聖者！今諸外道作如是言：「汝斷我諸利養，唯願垂慈，許我寺中有所傭力。由我等久住於此，不能捨離其國。」』舍利子聞斯語已，便即觀察：彼外道等有善根不？既觀察已知有善根。復觀察彼等誰能調伏？觀知我能調伏，告長者曰：『可然！終不相違。』彼外道等，即於寺內起首傭力。時舍利子化作二執杖當諸作人，其性甚暴驅逐彼人。舍利子知彼等調伏時至，相去不遠，於樹林下而以經行。彼外道見經行已，便作是念：『比來伺候今正便宜。』諸人一時而來圍遶。舍利子見已，起觀察心：彼外道等擬作何意而來我所？乃見彼等為害我故一時來。此時化執杖人，即來驅迫以杖鞭撻，便即告曰：『汝等應往造作。』彼即同聲告曰：『舍利子！願救我等。』舍利弗語執杖人：『汝且去，任彼止息。』彼外道便作斯念，共相謂曰：『此舍利子有大威德，我等皆發害心，此於我所而起慈心。』作是言已便生信心。舍利子觀見彼等意樂隨眠界行自性，知己，隨其根器說四聖諦法。由聞法故，彼等皆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已，現證預流果。彼等見實諦已，皆白舍利子言：

『大德！唯願聽我等於善教法中調伏出家，受具足戒得苾芻性，我等於舍利子所可修梵行。』時舍利子度彼外道授具足戒，教應作事，彼等漸次精勤修習，見此五種生死輪轉動搖，一切行趣摧滅，破壞離散之性。既了知己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，三明六通具八解脫，得如實智：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，心無

障礙如手揮空，刀割香塗愛憎不起，觀金與土等無有異，於諸名利無不棄捨，釋梵諸天悉皆供養。

「爾時舍利弗與給孤獨長者，以手執繩量地置寺。具壽舍利子即便微笑，給孤獨長者既見笑已，尋即白言：『聖者舍利子！世尊及諸弟子，無因不笑。今者微笑，有何因緣？』舍利子答曰：『如是，如是！長者！世尊及諸弟子無因不笑。今所笑者，當爾長者執繩量地之時，彼淨居天純金宮殿早已成就，以是因緣我今微笑。』長者聞已即大歡喜告舍利弗：『實若如是，更廣其繩大造立寺。』便發弘願。時舍利弗隨長者意闊引其繩，是時長者更廣發願大造其寺，時淨居天四寶宮殿還已成就。舍利弗見已歡喜復告長者：『彼淨居天由汝願廣，過前宮殿，四寶所成。』聞此語已倍加嚴飾，更多造寺滿十六所，其置寺外，別造六十四院，悉皆重閣。既造了已，供寺所須家具悉足。爾時給孤獨長者往具壽舍利子所，到已禮訖在一面立問言：『聖者！世尊出遊日行幾許？』舍利子曰：『如轉輪王所行之法。』又問曰：『輪王日行幾何？』報曰：『輪王日行兩踰繕那半。』時給孤長者，從室羅筏城於其中間，計兩驛半置四事供養，時、非時食悉皆充足。建吉祥門立一首領，總知事務，嚴飾幡蓋及以寶幢，栴檀香水灑散其地，布眾名花，雜寶香爐置於衢路，作是事已告使者曰：『汝今可往詣世尊所頂禮雙足，當陳我言奉問世尊：「起居輕利、少病少惱、安樂行不？唯願世尊及苾芻眾，向室羅筏城，我以盡形四事供養，冀無闕乏。」』使受教已即往王舍城，詣世尊所頂禮雙足，即住一面白世尊曰：『彼給孤長者，頂禮世尊雙足而白世尊：「起居輕利、少病少惱、安樂行不？唯願世尊及苾芻眾，向室羅筏城，盡我一生四事供養，冀無闕乏。」』世尊告曰：『給孤長者及汝己身，願常安樂。』使者白世尊已，復白世尊曰：『給孤長者作如是語：「唯願世尊及苾芻眾，向室羅筏城來，盡我一生四事供養。」』世尊爾時默然而受。使者見世尊默然受已，作禮而去。

「爾時世尊由自調伏故，調伏圍遶；自寂靜故，寂靜圍遶；自解脫故，解脫圍遶；自安隱故，安隱圍遶；自善順故，善順圍遶；自應供故，應供圍遶；自離欲故，離欲圍遶；自端嚴故，端嚴圍遶；猶如牛王，牛眾圍遶；猶如象王，小象圍遶；如師子王，師子圍遶；猶如鵝王，諸鵝圍遶；猶如妙翅鳥王，諸鳥圍遶；如婆羅門學士，學徒圍遶；猶如大醫，病者圍遶；猶如大將，眾勇圍遶；如大導師，行旅圍遶；猶如商主，眾商圍遶；如大長者，諸長者圍遶；猶如國王，諸臣圍遶；如轉輪王，千子圍遶；猶如明月，眾星圍遶；猶如日輪，千光圍遶；猶如持國天王，乾闥婆圍遶；猶如增長天王，鳩槃荼圍遶；猶如醜目天王，龍眾圍遶；猶如多聞天王，藥叉眾圍遶；如淨妙王，阿蘇羅圍遶；如天帝釋，三十三天圍遶；如梵天王，梵天圍遶；猶如大海，湛然安靜；猶如大雲，鬚鬚垂布；猶如象王，屏息狂醉，調伏諸根威儀寂靜，三十二相而為莊嚴，八十種好以自嚴身，圓光一尋朗踰千日，安步徐進如移寶山，十力四無畏大悲三念住，無量功德皆悉圓滿。諸大聲聞及無量百千萬億人眾前後圍遶，詣室羅筏，到城外已欲入城門，纔舉一足登彼門閭，便即大地六種震動：動極動、搖極搖、震極震、東湧西沒西湧東沒、南湧北沒北湧南沒、中湧邊沒邊湧中沒。於世界中出大光明，鐵圍山間幽冥之處而皆大明，天鼓自鳴，種種妙花霏霏亂行，種種妙香如雨而下，及天妙衣服如雨而下，一切隘路自然寬廣，坑坎之地自然平坦；城中象馬及傍生等，皆發音聲。所有家具資身之物，一時自鳴。盲者能視、聾者能聽、瘡者得語、跛者能行、根不具者皆得具足、醉者自醒、遇毒者自解、怨酬者釋結、懷胎之婦無憂自誕、獄囚繫閉自然解脫、貧乏之者種種財寶自然充足。

「爾時世尊及諸大眾，既入城內，見是希奇種種異事。爾時世尊從室羅筏城中，與苾芻眾同至寺所，敷座而坐。時給孤獨長者，并諸眷屬前後圍遶，俱詣佛所，金瓶盛水盥世尊手，其水不出。長者憂惱便作是念：『我今應有宿世罪障，令水不出。』爾時世尊知彼長

者心之所念，便即告言：『汝無罪障，此之寺地，汝曾往昔已造毘訶羅，施佛及僧伽。汝今注水，非是昔日舊立施處，所以瓶水不為汝出，汝可移立舊施寺處。』長者受教便立舊處，其水即出。世尊便出五種妙音廣為讚歎，欲呪願時，誓多太子心作是念：『唯願世尊先說我名。』世尊知已，隨誓多心告諸苾芻：『此誓多林給孤獨園，施佛及四方苾芻僧伽。』是時誓多太子聞世尊先稱己名，即大歡喜起大信心，為佛造立寺門四寶所成。為此因緣結集聖者蘇坦羅中說云：『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。』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八

「爾時憍薩羅勝軍大王，聞喬答摩沙門遊憍薩羅國，到室羅筏城住誓多林給孤獨園，彼世尊喬答摩沙門說云：『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勝軍大王聞此語已，往世尊所在佛前立，慰問世尊在一面坐：『我聞世尊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有人作如是說：「喬答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彼人豈不謗世尊耶？妄說能證，為實得耶？為正法說，為復隨順法說？若彼人眾說如是言：「世尊得如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若復有擊難破，豈非恥辱。』世尊告曰：『若有說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此語非證。我實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若有論難，誹謗不成。何以故？大王！我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勝軍王答曰：『喬答摩所說：「我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我今不信。所以者何？喬答摩！所是耆老外道，所謂哺刺拏、末羯利、珊逝移、脚拘陀、昵揭爛陀等六師，由云不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何況喬答摩沙門小年近始出家，如何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何人肯信？』佛告大王：『有四種小並不應欺。何等為四？一者小剎帝利、二者小毒蛇、三者小火、四者年小出家。此等不可輕欺。所以者何？小出家者得阿羅漢有大威德。』爾時世尊即說頌曰：

「『剎利具足丈夫相， 父母名稱皆清淨；
見小奉敬勿輕慢， 智者如是不應欺。
大王應當知， 小者不可蔑，
後若紹王位， 必能相躋害；
恐後懷怨嫉， 是故應恭敬，
欲得全身命， 及後利益者，
當須隨彼意， 奉敬不應輕。
或村或野田， 若見小毒蛇，
不可謂其小， 智者懷輕惱；
其蛇為食故， 處處而求覓，

後若得其便，必令人損害；
若欲全身命，及後利益者，
當須遠離彼，是故不應輕。
微火廣能焚，燒過背皆黑，
彼小不應蔑，智者勿懷輕；
小火雖未多，薪多火自廣，
炎盛損一切，城邑及村坊；
若欲全身命，及後利益者，
當須速遠離，是故不應輕。
假使彼盛火，燒城及村落，
雖焚一切苗，經宿還復生；
若輕具戒者，還燒自善業，
子孫及財物，一時俱散失。
由如多羅樹，截苗不復生，
若輕苾芻者，不久如多羅；
若欲全身命，及後利益者，
當須常遠離，是故不應輕。
剎利具諸相，毒蛇并小火，
苾芻具足戒，智者不應輕；
若欲全身命，及後利益者，
當須常遠離，是故不應欺。』

「爾時憍薩羅主勝軍王等，聞此頌已心生歡喜，即從座起禮佛而去。」

「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，與大苾芻眾俱。爾時憍薩羅國勝軍大王遣使持書向劫比羅城，與淨飯王書曰：『王應欣慶，王之太子得成正覺，獲甘露法。以微妙義普施群生，皆得充足，深助歡喜。』時淨飯王得書讀已，情甚欣悅，以手掌頰默然而住，面有憂色。時王大臣名烏陀夷，見王愁惱仰白王言：『大王！何故以手掌頰心生憂惱默然而住？』告烏陀夷曰：『我今云何得不憂惱？一切義成太子修苦行時，我令使問，彼持消息，還報於我住止之處。今者遣使，竟無一人報我消息。』時烏陀夷尋白王曰：『我請往彼看問太子，知其消息却來報王。』時淨飯王却報烏陀夷曰：『比遣使

往，既至子所，見具足教便住不來。汝今請看，決定彼住！』邬陀夷白言：『我決定來。』時淨飯王親自作書頌曰：

「『從受胎以來， 希佛樹長成；
我親長養汝， 心熱常憂惱。
汝今得增長， 弟子如枝葉；
餘人獲快樂， 我今唯憂苦。』

「復說頌曰：

「『汝昔於萌芽， 從小我長養；
汝今得實果， 不復報我恩。
汝初誕生時， 廣發諸誓願；
我成無上覺， 度無量眾生。
斯事並證已， 起大慈悲心；
為我及眷屬， 願來於我城。』

「時淨飯王既作書已付邬陀夷，邬陀夷既受得已，向室羅筏城，行經三日詣誓多林給孤獨園，到世尊所頂禮雙足，以書奉佛白言：

『世尊！淨飯大王令我持書奉與世尊。』爾時世尊開書讀已攝在一處，邬陀夷從座而起白佛言：『世尊！可往劫比羅城不？』世尊告曰：『我今當往。』邬陀夷於前世時已為善友故發此言：『世尊若不去者，我今強將世尊往劫比羅。』時世尊見此語已，以頌答曰（頌如餘處）。

邬陀夷聞此頌已而不能報，作如是語：『世尊！我今往淨飯王所報言：「世尊欲來向劫比羅城。」』世尊報曰：『邬陀夷！如來使者不應如汝。』邬陀夷答曰：『世尊使者如何？』佛告曰：

『出家是如來使。』邬陀夷答曰：『我昔於淨飯王所已作誠言：

「我今往彼定將信來。」』佛告曰：『如汝誠言不須違信，汝可出家然後却還。』為如來往昔過去無量生行菩薩行時，於父母、教師、邬波駄耶及尊者處不敢違命，是故邬陀夷聞佛教不敢違背。時邬陀夷聞佛教已：『唯然信受。我今出家。』佛言：『善來苾芻！而成出家具足梵行。』

「佛復告曰：『汝可却還，不可如舊輒入王宮，於門外住使人往通：「門外有釋迦苾芻。」若命入者可即隨入。入已若問：「更有餘釋迦苾芻不？」可答言：「有。」若問：「悉達太子形容服飾如汝不？」可答言：「如我無異。」若令汝於宮內止宿，必不得止宿。若問：「悉達太子不住於宮內？」汝可答言：「不止宮內。」若問：「何處安住？」汝可答言：「於阿蘭若處。」若問：「悉達來不？」汝可答曰：「來。」若問：「幾時當來？」汝可言：「七日外可來。」』時鄢陀夷既聞斯語，頂禮世尊雙足而白言：『我今當往。』世尊告曰：『汝今可去。』以如來神力加持，即日到劫比羅城王宮門外。時鄢陀夷在王門外，告門官曰：『汝可通王：「門外有一釋迦苾芻。」』王言：『可入。』苾芻入已，淨飯王見鄢陀夷即識，問曰：『汝得出家耶？』答言：『大王！我已出家。』王言：『更有釋迦苾芻不？』答言：『有。』王復問：『悉達太子形狀與汝相似不？』答言：『無異。』王聞此語迷悶擗地，以水洒面良久醒悟。又問：『鄢陀夷！悉達太子幾時當來？』答言：『應來。』王又復問：『限幾時到來？』答曰：『却後七日應來。』王即勅諸臣佐：『可修理宮閣，悉達欲來。』鄢陀夷答曰：『大王！世尊不住宮閣。』王又問曰：『若來，何處而住？』鄢陀夷答曰：『阿蘭若處住。』王勅大臣，可修園苑，如彼誓多林一種無異。彼諸臣佐問鄢陀夷：『其誓多林寺舍院宇，可有幾何？』鄢陀夷曰：『大院一十六所，其諸小者總六十四，諸院之中皆有重閣。』諸臣聞已，即令巧工七日之中造諸院宇，如誓多林等無有異。

「爾時世尊告具壽大目犍連：『汝可告諸苾芻：「世尊欲往劫比羅城父子相見，汝可著衣持鉢，若有樂見者，當共汝去。」』大目犍連聞佛語已告諸苾芻：『世尊欲往劫比羅城父子相見，有樂見者，可持衣鉢當共汝去。』爾時乃至世尊到盧醯多河邊，及諸大眾。時淨飯王聞悉達太子到盧醯多河邊，王勅諸臣裝飾城郭香水灑地，散種種花燒諸妙香。從尼拘陀園至盧醯多河，其間道路皆悉裝飾。又

於園中敷師子座，及諸徒眾所坐之座。城中諸人聞太子還悉來集會，於大眾中或有先因緣而來赴會。亦有故來看太子先禮父王？為是父王先禮太子？有如是因皆來赴會。至第八日旦，諸苾芻澡手漱口洗浴來詣佛所。爾時世尊作如是念：『我若步行入劫比羅城，諸釋迦種皆是高心，若見步行必當恥笑作如是語：「此悉達太子出家之時，無量諸天圍繞騰空而去，多時苦行得甘露味，成等正覺，今步行入城。」』作此念已即入三摩地，沒即現東方，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，諸苾芻高六多羅樹，從空而行近劫比羅；世尊漸下至六多羅，諸苾芻漸下至五多羅；佛漸至五多羅，苾芻至四多羅；佛至四多羅，苾芻至三多羅；世尊三多羅，苾芻二多羅；世尊二多羅，苾芻一多羅；世尊一多羅，苾芻六仞；世尊六仞，苾芻五仞；世尊五仞，苾芻四仞；世尊四仞，苾芻三仞；世尊三仞，苾芻二仞；世尊二仞，苾芻一仞；世尊一仞，苾芻步涉。時淨飯王見神變已，而苾芻多，不知何者是世尊？時王呼鄔陀夷乃至擊鼓鳴槌，宣王教令：『普使投劫比羅城內家家一子隨佛出家。』

「時斛飯王有其二子：一名無滅、二名大名。其大名常令檢校家務，無滅常樓閣中坐，婁女圍繞歡娛受樂。于時其母告大名曰：『汝今知不？王有教令，於釋種中，家別一人令其捨俗。』大名白母：『我不出家。』母言：『何故？』大名曰：『母所愛子坐樓閣中，不遣出家令我棄俗。』母言：『小子！無滅在家有大福德，汝今不應於彼生妬。』大名報曰：『母於無滅生愛戀心，偏意供承非其福德，母但莫送飲食，試福德不？』母答云：『好！令汝現見。』其母將籠盛空食器，對其小兒以帛覆之，而密封閉，命執事女送與無滅。復教女曰：『若問：「是何物？」應即報言：「空無一物。」』使者執籠而行。于時帝釋觀見下方，覩是事已便作是念：『無滅往昔，曾以飲食供養烏波利瑟吒辟支佛，如何頓絕其食？我今應可與其飲食。』帝釋以種種飲食，令其籠中器具悉滿。時執事女持其食籠，依前封印至無滅邊，尋問其女：『此中何

物？』女即答報童子曰：『此中無物。』既聞語已便作是念：『其母憐我，豈肯空遣使者來於我所？此籠之中決定此食，名為無物。』即便開看，乃見住處種種資具，於其器中香美飲食悉皆充滿，香氣芬馥心生希奇，得未曾有。無滅孝養，便取好食却奉其母，令其使者諮白母曰：『唯願每日常令送此無物飲食。』母得其食心生極怪，便視大名。母即告曰：『子見此食不？』大名報曰：『我今已見。』母報大名：『我已先報汝，無滅有大福德，汝今不應而生嫉妬。』大名報曰：『母今於無滅，若有福德及無福德，我亦不能出家。』母見大名種種勸語不肯出家，往無滅處作如是語報言長子：『汝今知不？王有教令，於釋種中，家別一人令其捨俗。汝今意者，為復在家？為復出家？』無滅報曰：『今者在家，有何過失？有何利益？今若出家，有何利益？』母報子曰：『如法在家無諸過失，應感人天生；若非法住家，墮三惡道。若如法出家，依持聖教得勝涅槃；若不能具足出家，即得人天身。』無滅聞已尋白母曰：『出家造過由勝在家精勤功德，願母放我當自出家。』母即報言：『放汝出家。』

「無滅先與賢釋種王素相親近，即詣王所。行至門首，時王在樓閣上撫琴作妓，琴絃忽斷歌聲遂錯，無滅善琴，在其門外知琴絃斷所以聲錯，門家白王：『無滅立在門首，欲見大王。』『誰為障礙？尋命入來。』既相見已撫拍而坐，王問無滅：『至此門首經幾許時？』無滅報言：『琴絃斷時到其門外。』當爾無滅以手撫王褥上白氈，當報王曰：『織此氈師當織之時身患熱病，王今何故向此石上而臥？』王即怪之，遂揭褥看，便見底下一褥垢膩多污。賢釋種王見已，極生怪愕。呼彼織者來問言：『此氈汝當織時患熱病不？』答言：『實爾。』賢釋種王告無滅言：『童子！汝何故得知？』答言：『觸時覺熱，是故我知。』彼極生怪，王又問言：『何故至此？』白言：『大王！淨飯有教，勅諸釋種家，各許度一人。欲往出家，故來辭別。』王言：『住此一宿當共籌量。』無滅

住彼一宿，王言：『童子！我若隨汝出家，天授當為釋種王，與諸釋種極為大患，可共相勸天授同共出家。』即喚天授來至彼所，時王告言：『天授！我等今者悉欲出家，汝何所為？』聞已即心念言：『我報言不出家者，賢釋種王亦不出家，我設方便應當誑彼。』又復念言：『當時世尊於尼拘陀林中，以幻示現神變令諸大眾悉皆信伏，彼時我已設此計。』念已告言：『大王！王既出家，我亦不住。』即心念言：『此為誑者當今大眾咸悉聞知。』時王宣勅告諸人民：『我及無滅并天授等釋種五百人同共出家，汝等知聞應當歡喜。』是時天授聞此語已心生苦惱，即心念言：『我若定知賢王出家，我不應說同共出家。今者若不出家，是妄語人不得為王，當且出家然後為王。』

「時王淨飯作如是念：『為諸釋種設大供養，淨諸衢路除去瓦礫，以檀水灑地建立幢幡、懸諸繒蓋、燒諸名香、散雜妙花。』時王與諸釋種及諸眷屬，百千萬億前後圍繞，詣師子座坐已，諸釋種女於諸窓牖，皆欲看此出家釋種，威儀尊貴及供養具。諸方遠來，於巷陌中悉皆盈滿，住立瞻仰。王又召諸相師令占釋種：『誰欲出家如法住？誰不如法？』時諸釋種各辭別父母，自以種種嚴具莊飾其身，各乘車輅賢王引前，相師見已白言：『樂為承事。』無滅及假和合亦復如是。天授次至，有鵄飛來撥髻珠將，相師見已白言：

『如此徵祥，決定於世尊身起害，當墮地獄。』次瞿迦離褻那沓婆(此云缺財)羯吒牟羅底沙海授等從城出時，聞有驢鳴，相師見已白言：『此等皆緣惡口，惱亂眾僧，當墮地獄。』次鄔波難陀乘象出來，四面迴顧珠璣尋斷，相師見已記言：『此由多貪當墮地獄。』乃至如是五百釋種，悉皆出來如往園苑，各各自現尊豪嚴麗，往詣佛所到已，世尊念言：『彼五百釋種，我不得總言：「善來出家。」何以故？其中或有得羅漢者，有不得者故。我今白四羯磨令彼出家。』作此念已，佛告諸苾芻言：『此五百釋種，汝等苾芻！應作白四羯磨令彼出家授與具戒。』諸苾芻言：『唯然，世尊！』

「爾時父王勅鄔波離：『汝往尼拘陀園，為彼釋種賢王等五百人剃除鬚髮。』時賢王等如法洗頭以次而坐。時鄔波離欲剃賢王髮時，悲淚啼泣數數傷歎，而為剃髮。賢王見已問鄔波離：『汝今何因數數啼泣？』時鄔波離胡跪悲淚答賢王言：『我從昔來，於瞻部洲常事賢王，王今出家無所依怙，轉事惡王寧死不生。』賢王語鄔波離言：『我今知汝實是誠心，不須悲傷。我今令汝不事惡王。』時鄔波離心生歡喜，從跪而起即剃王頭。剃王頭已，王遣使者鋪一白氈，賢王起立普告五百釋種：『汝等諦聽！此鄔波離昔來事我，無有資財。汝等釋種，宜可各各脫上衣及莊嚴具，隨是一物置於氈上。何以故？我既出家，所有俗衣及諸瓔珞，不應更用，與鄔波離。』

「爾時賢王作是語已，五百釋種所有衣服及諸瓔珞，皆投白氈與鄔波離。時鄔波離次第剃髮如法洗浴，即著僧衣從此而去。

「時鄔波離即便思惟：『五百釋種尊貴如是，尚捨國城妻子珍寶衣服剃髮出家，況我種姓卑族昔來供事，於此衣服而生貪著。』又復右手拓頰作是念言：『我若不是卑族，亦合出家得阿羅漢果。』爾時佛有常法，日夜六時觀諸有情，阿羅漢等亦復如是。具壽舍利子，知鄔波離心之憂惱，既知見已詣鄔波離所，到已語鄔波離言：『何故拓頰而懷憂惱？』時鄔波離白舍利子言：『大德！我今云何不生憂惱？今見賢王及五百釋子，悉捨王位國城妻子，無量無邊珍寶衣服，今皆棄捨出家修道。我今貪著必墮惡道。大德！我若不生卑族之中，於佛所說毘奈耶中，必得出家勤加精進證羅漢果。』時舍利子語鄔波離言：『佛正法中不簡卑族及少聞等，但依佛教修持淨戒威儀無缺，便得出家，是佛正法。汝欲出家，於佛正法毘奈耶中受具足戒成苾芻性。汝應與我往世尊所，如來必定令汝出家。』時鄔波離聞此語已，心生歡喜，所有珍寶上妙衣服，悉皆棄捨如棄涕唾。

「時舍利子與鄔波離俱往佛所，到已頂禮世尊雙足。時舍利子白言：『世尊！此鄔波離於佛正法毘奈耶中，堪得出家受具足戒成苾芻性，世尊慈悲令得出家。』爾時世尊告言：『善來！應修梵行。』爾時世尊作是語已，時鄔波離鬚髮自落法服著身，如出家已經七日者，執持應器具清淨戒，威儀圓滿如一百臘苾芻，既出家已却住一面。爾時舍利子即說頌曰：

「『世尊告彼言善來，衣變迦胝鬚髮落；
諸根寂靜怡然住，以佛力故具威儀。』

「爾時五百賢王釋種，依佛正法白四羯磨。既出家已，還歸佛所禮世尊足，如是次第禮諸苾芻，至鄔波離所。是時賢王見鄔波離足，既見識已，端身瞻視告世尊曰：『此鄔波離，是我給侍，合頂禮不？』世尊答曰：『汝善男子！出家之法，應當降伏我慢之心。以是義故，聽鄔波離於先出家，是故汝等應當頂禮。』爾時賢王受佛教已，摧伏我慢禮鄔波離足，既禮足已地六種震動，如其次第禮餘四百九十九人。爾時天授至鄔波離所便不頂禮，爾時世尊告天授曰：『汝善男子！應當降伏我慢之心，應合禮拜鄔波離足。』爾時天授白言：『世尊！遣我禮拜鄔波離足，有何損益？我不應禮。』爾時天授作是語已，第一先起破佛之意。

「時諸苾芻見賢王等禮鄔波離足地六震動，心懷猶豫白世尊言：『何故賢王禮鄔波離足，地六震動？』佛告諸苾芻：『非獨今時賢王禮足地六震動，先世禮足震動亦然。汝等諦聽！我當為說。往昔之時波羅痾斯大城中有王名曰梵授，以法化世國無飢饉，人民熾盛安隱豐樂。時彼城中有一姪女名曰賢壽，形貌端正，共餘丈夫歡愛。每共男子經一宿時，得金錢五百。城中有一摩納婆名曰端正，往姪女家語賢壽言：「我欲共宿。」女言：「汝有五百金錢不？」端正答曰：「我家貧無。」其女報曰：「可取五百銀錢迦利沙波拏將來。」端正雖無財物，愛樂彼女，時摘採種種花菓以贈彼女。其

女頻得花菓，心生染著。時彼城中至一節日，一切婦人皆著妙服及諸瓔珞，各共夫婿於本家中共受歡樂。是時姪女於其節日，獨無人來共為戲樂。時彼姪女作是思惟：「今此節日，城中諸有婦人，皆著衣服瓔珞，各共其夫於自家中作諸歡樂。若摩訶婆今來相就，不亦樂乎？」作此念已，時摩訶婆忽至其家，姪女見已，便記昔時花菓相贈，發歡喜心作如是言：「端正！汝去採花，明朝可來共作歡樂。」是時端正聞此語已心大歡悅，如囚得脫即歸本處，心念此女顏容端正進止威儀，從夜初分及至後夜思念不息，垂欲天明便即昏睡都無所覺。至於晨時方始驚悟，即覓好花。是時人民採花都盡，諸處求花竟無所得。唯有一處得夜合花，即將此花到彼女家，其女見已即說頌曰：

「『乖鈍披皮愛欲者， 好色黠慧半摩沙；
此時好花處處有， 今將少許夜合來。』

「『說此頌已報言：「速去，更別覓好花來。」彼人為貪欲故，而忘艱辛。時屬極熱景當正中，從城而出往遠阿蘭若，而採好花既不辭勞，行歌自悅。時梵壽王遊獵而還，倦途暑熱詣林止息，聞彼歌聲，王既聞已即漸前行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頭上赫日炙， 足下熱沙蒸；
賢壽喜行歌， 如何不怖熱？』

「『時摩訶婆以頌答王曰：

「『不怖日炙我， 思欲能燒我；
世欲有熱苦， 日不能炙人。』

「『時梵授王聞說偈已，作如是念：「當知此摩訶婆，善說涼話故，時日中採花不知熱。」王即下乘坐一樹下，而命摩訶婆：「可說涼話，我當聽之。」摩訶婆聞王語已，作如是念：「必知王今遇

熱至甚要須涼話。」作此念已，即於是時，說種種涼事。王聞此語，即時身體而得大涼，心生歡悅告諸臣曰：「若有人能救灌頂王命者，當與何賞？」其臣答曰：「當分半國而贈彼人。」時王告摩納婆曰：「卿可與我宮內同宿，明朝賜卿半國之賞。」時摩納婆與王同宿，王即具設種種淨饌上妙衣服資身臥具，令其寢息，更無伴侶，便作是念：「若得半國為半國王，後宮嫔女悉當屬我，隨意自在當受快樂。」復作是念：「半國之賞豈足在言，何如殺王而取全位。」復作是念：「凡尊勝位人皆共貪，我今何須半國及以全位。何以故？由貪國位欲害國王。」作是念已即說頌曰：

「『未得財時起貪愛， 求不得時生苦惱；
設得財物貪不息， 故知財利招無利。』

「『念此頌已便即睡著。中宵覺後心生悔恨，從床而起，取舊鹿皮敷地而臥。時梵授王，於晨朝時告使者曰：「喚摩納婆來！我今當賜半國之位。」使者奉教詣摩納婆所，白言：「大王！我觀彼人威儀所作，無堪半國之位。」王問其故，答言：「大王！我向親觀棄妙床褥委身在地寢臥鹿皮，斯下之人豈當王位？」王曰：「彼是智人，非無緣故，當去喚來。」使人復往報言：「王喚。」既至王所，王告之曰：「何棄床褥臥鹿皮耶？」彼便次第具以事答，重前啟曰：「王若許者我欲出家，願王放許。」王曰：「先共立契，我當放去。若出家後有所證悟，復來報者，我當聽去。」彼白王言：「不敢違王命。」遂便辭拜往靜林中，無親教師及軌範者，便自策勵證獨覺菩提。既證悟已復作是念：「我昔與王共立言契，我今宜去滿彼宿心。」却至王所上昇虛空，放大火光現諸神變。王便頭面跪禮彼尊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見此少修證大果， 得大差別殊勝位；
摩納婆今獲善利， 出家至此更何求？』

「『是時尊者，令梵授王生敬信已，捨之而去。時梵授王有剃髮者，名天河護，令持此頌。報曰：「汝於時時可說此頌，令我憶持。」時天河護善能除髮，為王剃時王便睡著。剃髮將已彈指警王，睡既覺已甚大歡喜，告天河護曰：「汝今有何所求？當隨汝請。」白言：「願王容臣少思方即啟白。」時天河護既誦伽他已，常在王前時為宣說。王聞歡喜，於諸五欲生厭離心，婁女現前都不觀視，清歌美詠耳不用聞，何況於中而生愛著？時諸婁女既失王恩心生憂惱，共相謂曰：「我等失寵，緣天河護誦彼伽他轉我王心不生染愛，可共設計令速驅逐。」作是計已，時一婁女往天河護所白言：「阿舅！王若歡喜問舅所須？即應請王解所誦偈。」後於異時，其天河護復為王誦先所伽他。王聞歡喜還問所須？便即啟王：「別無所欲，唯願為我解釋伽他。」王即依請廣為開釋，天河護聞已厭離心生，便白王言：「承事大王為日已久，願流慈造放我出家。」王曰：「我今共汝先當立契，若出家後有所證悟，却來報我，即放汝去。若不爾者，不從汝請。」天河護白言：「不違王命。」便放出家。時天河護即詣山林就仙人處，勤加修習遂證五通，便作是念：「我昔與王共立言契，我今宜去滿彼宿心。」念已即至王所，上昇虛空放大火光現諸神變。王便頭面頂禮作如是語：「賢者！汝得如此功能。」仙人答言：「大王！」仙人尋即作禮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於此菴羅園， 梵授王從者；
捨彼剃刀具， 出家得五通。』

「『時梵授王聞此頌已，以頌答曰：

「『莫言天河護， 出家默然住；
彼苦行難作， 苦作得大智。
苦行能摧諸惡法， 苦行能超於世間；
苦行能淨諸垢穢， 苦行願母莫惡說。』

「『時天河護仙人心生歡喜，便即而去。』」

「佛告諸苾芻：『彼梵授王者，今賢首釋迦王是。彼天河護仙人者，今此鄔波離是。今者賢首釋迦王，昔為梵授王。往日禮天河護，地皆震動。今賢首釋迦王，禮鄔波離苾芻，地還六種震動。汝等苾芻，應當知之。』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九

爾時世尊既其為彼未生怨王廣說法要，令無根信得生起已，或時乘象出外旋遊，望見世尊在高樓上，遂於其象不覺投身崩墜于地。又於一時乘象而出，見薄伽梵不覺投身，於世尊所深生敬信，遂便告彼執仗人曰：「爾等須知！始從今日，我徹歸依薄伽伐多及室羅縛迦僧伽。爾等從今，若見世尊及聲聞眾、苾芻、苾芻尼、鄔波索迦、鄔波斯迦須進入，時於其門戶勿為遮障，啟門令進。若見提婆達多及彼徒眾，應須掩障勿使其前。」後於異時，提婆達多有緣，須入未生怨宅。時守門者而告之曰：「仁應可止，無宜前進。」天授問曰：「忽有何緣，遮不聽進？」門人告曰：「大王有教：『始從今日，我徹歸依薄伽伐多及室羅縛迦僧伽。爾等從今，若見世尊及聲聞眾、苾芻、苾芻尼、鄔波索迦、鄔波斯迦須進入，時於其門戶勿為遮障，啟門令進。若見提婆達多及彼徒眾，應須掩障勿使其前。』」

時提婆達多既被遮止，情懷不樂住於門外。于時傭鉢羅色苾芻尼，從王宮中行乞食已持鉢而出。時提婆達多見傭鉢羅色，便生是念：「豈不由此禿頭之女為離間事，令未生怨及中宮內并大臣宅，便於我處致此稽留。」作是思已，告傭鉢羅色曰：「我於爾處有何過失？由汝令吾乞食之宅皆生障礙。」遂便前進打搭其尼。時尼被打，出悲苦言哀告之曰：「願見清白。我有何因作如斯事？大德！既是世尊兄弟，復是舍迦上種而為出家。我實無心，敢有談說，幸能見恕乞表忠誠。」假聞斯告不齒其言，遂努大拳打尼頭破。既其末摩被損，眾苦咸集，遂乃加持壽命起勇進心，疾行詣彼苾芻尼寺。時諸尼眾見其大苦，咸問之曰：「禍哉阿離野迦！何意忽遭如斯困辱？」便告眾曰：「仁等姊妹！所有壽命皆悉無常，一切諸法

並無其我。寂靜之處是曰涅槃。仁等咸應於善法處可勤勗念，勿為放逸。其提婆達多，已造第三無間之業，吾今時至可入涅槃。」于時便對尼眾之前，現其種種奇異神變，入無餘依妙涅槃界。

時諸苾芻咸起疑念，欲斷疑故請世尊曰：「大德！頗見提婆達多，於喑鉢羅色苾芻尼處，假令悲苦告謝之時，不齒其言，拳打頭破因斯就滅。」世尊告曰：「非但今日作如斯事，於過去世亦為悲苦告謝之時，不聽哀言，遂便斷命而食其肉。爾今應聽！如往昔時，於一村內有大長者，於此而居，多有羊群廣澤而牧。既其日暮牧者驅還，群中有一老弱牴羊，不及徒伴在後獨進，忽於路側逢一餓豺，
羊問豺曰：

「『大舅多獨行， 頗得安隱樂；
常居林野內， 如何得養神？』

「豺答之曰： 『汝恒踐我尾，
并常拔我毛； 口出大舅言，
欲覓逃身處。』

「羊復告曰： 『爾尾屈背後，
我在面前來； 如何見枉余？
尋常蹋仁尾。』

「豺復答曰： 『四洲并海岳，
咸皆是吾尾； 如其不踐蹋，
爾從何處來？』

「羊復告曰： 『我於親識處，
聞說皆仁尾； 在地不敢履，
我從空處來！』

「豺復答曰： 『由爾牴羊空處墜，
遂使林中野鹿驚； 廢我今朝所食物，
豈非下過理分明。』

「于時牴羊，雖陳哀告廣述苦言，然而罪惡業豺不肯相放，遂斷其首并喰於肉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諸苾芻勿生異念，昔時豺者，即是今日提婆達多。昔時牴羊者，即是今日青蓮花色苾芻尼。往時雖述悲苦之言，不免身死。今日雖作種種悲言，亦還被害。」

時提婆達多復生是念：「我於世尊屢為尤害，三無間業具已造之：以大拋石遙打世尊，於如來身惡心出血，此是第一無間之業。和合僧伽而為破壞，此是第二無間之業。蓮花色尼故斷其命，此是第三無間之業。然我未能獲一切智，所餘諸事亦未見成，准斯業道更無生處，決定當往捺落迦中。」作是念已，以手支頰退在一邊愁思而坐。時晡刺拏有緣須過，遇到其邊而告之曰：「提婆達多！爾今何意，以手支頰退在一邊愁思而坐？」彼便告曰：「如何我今得無愁思，因瞋惱故，於世尊邊屢為尤害，并已具造三無間業，久當住在大捺落迦受無隙苦。」晡刺拏曰：「我常謂諸舍迦種內，唯汝一箇解了聰明，豈謂汝今亦成愚癡？豈有後世令汝見憂？若有後世，汝造斯業者，我亦為斯愁思而坐。」彼為開解天授情故，便於對面撲破己瓶，而告曰：「縱天世間，不能令此更為和會，更無後世，誰往受之？作者、受者並成虛說。然而可往劫畢羅伐窣覩城，自稱天子為王而坐，我當作汝第一聲聞。」于時提婆達多，便謗無聖，邪見遂興，能令一切善根斷絕。

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：「汝等應知，提婆達多所有善根從斯斷絕。汝諸苾芻！我若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，我不授記提婆達多：『汝提婆達多！生惡道者、生泥黎者，當住一劫不堪救療。』又汝苾芻！我不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如毛端許，我方授記提婆達多：

『汝提婆達多！生惡道者、生泥黎者，當住一劫不堪救療。』譬如去村及去城邑，其路不遠有糞屎坑，深可丈餘，臭穢難近。時有一人墮斯坑內，頭及手足並皆淪沒。後有一人每於長夜為慕義者、為

樂利者、為與樂者、為與歡者、施安隱者，其人到彼糞屎坑邊，周匝觀望情存救濟：『我若見彼墮糞屎人有片身分無糞污者，我當方便引之令出。』既遍觀察，不見其人有少身軀不被糞污，乃至手許可拔令出。汝諸苾芻！我亦如是，我若見彼提婆達多有少白法，我不授記提婆達多：『汝提婆達多！生惡道者、生泥黎者，當住一劫不堪救療。』又汝苾芻！我不見彼提婆達多有小白法如毛端許，我方授記提婆達多：『汝提婆達多！生惡道者、生泥黎者，當住一劫不堪救療。』汝諸苾芻應知：天授已具三法，生惡道者、生泥黎者，當住一劫不堪救療。何謂三法？汝諸苾芻！提婆達多先具生其罪惡樂欲，遂便遭彼惡欲所牽。提婆達多既生惡欲被欲牽已，此謂是彼提婆達多最初成就罪惡之法。提婆達多生惡道者、生泥黎者，當住一劫不堪救療。又諸苾芻！提婆達多近惡知識，得不善伴，共惡人交。提婆達多既近惡知識，得不善伴，共惡人交已，此謂是彼提婆達多第二成就罪惡之法。提婆達多生惡道者、生泥黎者，當住一劫不堪救療。又諸苾芻！提婆達多得其少分，得其下品，證悟之時便生喜足，縱有勝上更不進修。提婆達多既得少分，得其下品，證悟之時便生喜足，縱有勝上更不進修已，此即是彼提婆達多第三成就罪惡之法。提婆達多生惡道者、生泥黎者，當住一劫不堪救療。」于時世尊說伽他曰：

「勿汝世間人， 生於罪過欲；
由斯爾當識， 惡欲所招殃。
世並知天授， 聰明不伏心，
不能存少欲， 空持美形狀，
彼便行驕逸， 欲陵於世尊；
故我記斯人， 一劫生無隙。
慳貪生惡念， 耶見不虔恭；
定生無隙中， 四門牢閉塞。
若他無過失， 惡謗令生過；
今世若後世， 自受愚癡人。
若人於大海， 毒瓶令水壞；
溟渤寬亡際， 遣惡定無緣。」

如斯於世尊， 惡人生謗讟；
常行自他利， 罪謗豈能成？
正見心常靜， 惡緣無處生；
應共為知識， 親近者聰明；
由斯不造惡， 恭敬可依行。

「於是提婆達多謗毀聖說，決生耶見定斷善根，但有此生更無後世。」作是知已，於其徒眾別立五法，便告之曰：「爾等應知！沙門喬答摩及諸徒眾，咸食乳酪，我等從今更不應食。何緣由此？令彼犢兒鎮嬰飢苦。又沙門喬答摩聽食魚肉，我等從今更不應食。何緣由此？於諸眾生為斷命事。又沙門喬答摩聽食其鹽，我等從今更不應食。何緣由此？於其鹽內多塵土故。又沙門喬答摩受用衣時截其縷續，我等從今受用衣時留長縷續。何緣由此？壞彼織師作功勞故。又沙門喬答摩住阿蘭若處，我等從今住村舍內。何緣由此？棄捐施主所施物故。」內攝頌曰：

不食於乳酪、 魚肉及以鹽，
長續在村中， 是天授五法。

于時薄伽畔遊歷人間，漸行次至室羅筏悉底國。時提婆達多遂生是念：「我於沙門喬答摩屢興刑害，而竟不能傷損其命。我今宜可於其妻室而為陵辱。」遂便往詣劫比羅筏窳覩城，遣使報彼耶輸達羅曰：「沙門喬答摩已捨王業而作出家，我為是緣故來紹繼爾，宜與我為妻室乎。」時彼得信，遂便巡事告瞿彌迦，時瞿彌迦報耶輸達羅曰：「仁應遣使告天授云：『菩提薩埵我昔執手，彼力堪持。汝若有能可來見就。』」是時天授情無羞恥，不忖己骸力，進入中宮進陞昇階，欲就其處。時瞿彌迦顧諸宮女哈然而笑，天授不覺合掌而居。時瞿彌迦有大諾近那力，遂將左手握其天授，于時十指迸血驚流，遂於菩提薩埵昔遊戲池擲之池內，既墮池已出大叫聲。是時舍迦競來奔就，遂詳議曰：「提婆達多不恃其力，輒入宮內欲事欺陵。」轉復尋聲見在池內，遂相告曰：「斯內亂人，可斷其命。」

復更議曰：「勿於死人更加其害，世尊記此提婆達多，生惡道者、墮泥黎者，無間一劫不堪救療。此即與死相似，更復何勞見害？」于時人眾捨不與言。時提婆達多從池起已，於水竇中逃走而出，被其櫬杙裂所著衣，白氎一條遂成兩片，便作是念：「善哉！斯服巧稱淨儀，為我聲聞制其裙服。」又於一時告舍迦種：「汝等宜可策我為王。」諸人報曰：「菩提薩埵現有內宮，汝可秉權令其賓伏，既納妻室方可稱王。」時提婆達多，於舍迦處息其猜貳，除恐怖心，遂入宮中昇高樓上，到耶輸達羅所，合掌一邊而白之曰：「幸存恩澤曲見哀憐，汝為國大夫人，我乃稱王此邑。」時耶輸達羅有大鉢塞建拖力，從妙寶床起就天授，捉其合掌雙膝摧地，天授十指迸血流出，婉轉于地痛不自勝。時耶輸達羅而告之曰：「汝真無賴，愚癡之極，暫執其手已不堪任，況復求念以充交合。轉輪王主應作我夫，或最後生菩提薩埵，我充其室方始合儀，自外諸人全非偶配。」

是時天授懷恥出宮，舍迦諸人見其憂苦，而告之曰：「汝今先可往世尊處求其懺摩，若見恕容方稱天子。」時提婆達多，以極嚴毒填十爪中，詣世尊邊作如是念：「若沙門喬答摩見恕我者，斯曰：

『善哉！』必也不容。我當就禮，以其毒爪擣足令傷。」既至佛邊頂禮雙足，請世尊曰：「幸願哀憐見容恕我。」于時世尊觀其天授作何種心來向我所？鑒知天授為殺害情，遂以神力變雙膝下成水精石，默然而住。時提婆達多見默無語，遂起瞋心興其害意，便以毒爪爬擣世尊。于時十指並皆摧破，返中其毒生大苦惱。是時尊者阿難陀而告之曰：「天授！爾可歸依世尊。」報阿難陀曰：「大德！我今若其歸依佛者，如佛言曰：『若歸依佛陀不生於惡道，捨棄人身已當生勝天上。』然而世尊記我，當生惡道泥黎耶中無間一劫不堪救療。我若生天，彼成虛語；若墮惡趣，還是妄言。」正生如是極瞋怒時，惡業既圓更無所待，無間之火遍燎其身，遂便叫喚高聲告曰：「大德阿難陀！我現被燒！我今被炙！」時阿瑜罕滿阿難

陀，既見其苦極軫慈悲，又於親族更加愛念，而告之曰：「提婆達多！汝今宜可極想歸誠但他揭多阿羅漢三藐三佛陀，勿為餘念。」其時天授被無隙火燎炙其身，業報現前受嚴極苦，深心慙重口自唱言：「今日我身乃至徹骨，於薄伽畔至心歸伏。」說斯語已，現身墜墮無間無隙捺落迦中。

于時世尊告諸苾芻：「汝等應知：提婆達多善根已續，於一大劫生於無隙大地獄中，其罪畢已後得人身，展轉修習，終得證悟鉢刺底迦佛陀，名為具骨。當爾之時，既獲證已持鉢巡家，既獲所食還歸本處，置鉢一面，洗手濯足方欲就食，遂乃攝心觀其宿世：我緣何事久在生津，迷惑輪迴今身覺悟？遂便觀見於世尊邊造其種種惡逆之事，復見往昔世尊本行菩薩時世世生生常為怨隙，但由少許恭敬利養而至於此。既了斯事，其所獲食一不曾食，遂昇空裏放大光明現諸神變已，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證圓寂。」

時阿瑜罕滿舍利弗咄囉、毛唄揭羅演那，每於時時往捺落迦，而為看行。時舍利弗咄囉告毛唄揭羅演那曰：「仁可共我往無隙獄觀其天授為慰問耶？」于時舍利弗咄囉與毛唄揭羅演那，往阿毘止既至其所。時舍利弗唄囉命毛唄揭羅演那曰：「仁今知不？此即是其阿毘止處，上下四邊無不通徹，一焰猛火中無間隙。仁於大神大德眾內，世尊記說以為第一，應可運心觀無隙獄，受苦情類為滅火災。」說是語已，時毛唄揭羅演那便入如是大水之定。既定心已從上注雨，沛如杵大入阿毘止，其水於空悉皆消散。復注大雨，滴若犁轆、或如車軸，然其雨水亦皆消散。時舍利弗唄囉見斯事已，遂便斂念入勝解行定。既入定已，其水滂沛遍滿獄中，受苦聲除服其本念。時阿瑜罕滿、毛唄揭羅演那發言命曰：「若是提婆達多可應前進。」聞斯命已，有多千數提婆達多競來奔就。時阿瑜罕滿、摩訶毛唄揭羅演那報斯眾曰：「若是世尊之親兄弟提婆達多者，宜應住此。」時提婆達多，遂便進就阿瑜罕滿舍利弗咄囉、摩訶毛唄揭

羅演那。既至其所，頂禮二尊之雙足已，二尊問曰：「天授！汝今所受大地獄苦，有差別不？」天授答曰：「且如阿毘止內共受之苦，此不須言。然於我躬所受別苦，幸存聽察。時有鐵山火熱遍起，洪焰通為一火，來至我所磨碎我身，譬如石上磨油麻子。復有極利雙齒鐵鋸，猛焰大熱解剖我身，一一肢骸片片零落。又有鐵棒遍皆熱焰，數數來至打碎我頭。復有大象從四方來，踐蹋我身，碎如米粉。」時阿瑜罕滿舍利弗咄囉、毛唄揭羅演那同告之曰：「汝提婆達多！如汝所云：『時有鐵山大熱極熱，遍起洪焰通為一火，來至我所磨碎我身，譬如石上磨油麻子。』者，斯則由汝於其鷲峯山以大拋石打損如來，由彼惡業招斯苦果。又復汝云：『又有鐵棒遍皆熱焰，數數來至打碎我頭。』者，斯則由汝於阿羅漢唄鉢羅色尼拳打其頭遂致終卒，由彼惡業招斯苦果。又復汝云：『復有大象從四方來踐蹋我身碎如米粉。』者，斯則由汝起大害意放護財象欲蹋世尊。由彼惡業招斯苦果。」二尊命曰：「提婆達多！汝今雖受如斯極苦。世尊記汝：『受斯罪竟，終得證悟鉢刺底迦佛陀，名為具骨。』」時提婆達多聞斯語已，白二尊曰：「若如是者，我今情勇，能於無隙大地獄中，一脇而臥甘受其苦。」作是語已忽然不現。

時阿瑜罕滿舍利弗咄囉、毛唄揭羅演那，次復詣彼外道六師受苦之處，遂便見彼高迦離迦，於其舌上有一百犁周遍耕墾。于時索訶界主梵天王亦隨二尊而往，觀見高迦離迦，而告之曰：「汝高迦離迦，汝可於此二大尊者苾芻之處起極敬心。然此二師堅守淨行智慧神通眾中第一。」時高迦離迦見彼二尊便告之曰：「此二罪惡耶欲之人，何來至此？」作此惡言纔發聲已，於其舌上遂有千犁而遍耕墾。時阿瑜罕滿舍利弗咄囉、毛唄揭羅演那作是念曰：「此之有情業重難救，無可奈何。」捨之而去。次便往詣哺刺拏迦攝波處。既至彼已，時哺刺拏迦攝波，遂便就禮二尊雙足，而白之曰：「願二大德！察我罪人，我由昔時說其耶法，矯誑時俗遮其正信，緣斯罪

業有五百犁時時耕舌。又復我諸聽聞弟子，於我所重餘骨罕覩波邊呈供養時，便有大苦重來逼迫，幸能見報我所受殃。」并復告知：「更勿於其罕覩波處而興供養。」于時二尊既然其語，遊獄事了，俱便返詣瞻部洲中。

于時二尊對薄伽畔并諸大眾，具為說彼提婆達多及高迦離迦并晡刺拏捺落迦中所受苦事。既廣陳已，時諸苾芻咸共疑念，遂便請問斷疑世尊曰：「大德世尊！何故提婆達多，尊所告言不肯見用，墮阿毘止受大極苦，以至斯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諸苾芻！非但今日不用我言受斯刑酷，曾於往世不受我言遭其苦惱。汝等應聽！我曾於昔在不定聚行菩提薩埵行時，中在牛趣為大特牛。每於夜中遂便於彼王家豆地隨意食，既其旭上，還入城中自在眠臥。時有一驢來就牛所，而作斯說：『大舅！何故皮膚血肉悉並肥充？我曾不覩暫出遊放。』牛告之曰：『外甥！我每於夜出食王豆，朝曦未啟返跡故居。』驢便告曰：『我當隨舅同往食耶？』牛遂告曰：『外甥！汝口多鳴聲便遠及，勿因斯響反受纓拘。』驢便答曰：『大舅！我若逐去終不出聲。』遂乃相隨至其田處，破籬同入食彼王苗。其驢未飽寂爾無聲，既其腹充即便告曰：『阿舅！我且唱歌。』特牛報曰：『片時忍響，待我出已，後任外甥作其歌唱。』作斯語已急走出園，其驢於後遂便鳴喚。于時王家守田之輩，即便收掩驅告眾人：『王家豆田並此驢食，宜須苦辱方可棄之。』時守田人截驢雙耳，并以木臼懸在其咽，痛杖鞭骸趁之而出。其驢被辱展轉遊行，特牛既見遂於驢所，說伽他曰：

「『善歌大好歌， 由歌果獲此；
見汝能歌唱， 截却於雙耳。
若不能防口， 不用善友言；
非但截却耳， 舂臼項邊懸。』」

「驢復伽他而答之曰：

「『缺齒應小語， 老特勿多言；
汝但行夜食， 不久被繩纏。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諸苾芻！勿生餘念。往時特牛者，即我身是。昔日驢者，即提婆達多是。往昔不用我言，已遭其苦。今日不聽吾說，現受如斯大殃。又諸苾芻，汝更應知！猶如今日提婆達多不用我言招其大苦。往昔之事，宜可更聽。汝諸苾芻！昔於一村，有一長者在此而住，有一大牛眾相具足。時彼長者延請沙門及婆羅門無依無怙貧窶商客，普設供養，行捨施已遂便解放，具相大牛隨所遊行更無拘繫。是時大牛既蒙釋放，隨意遊行追覓水草。時行陂澤陷深泥內，自出無由。是時長者日將曛暮，方見人傳遂尋覓之。到其牛所，長者念曰：『泥深牛大，我獨無堪，待至明朝詳來濟拔。』牛遂告曰：『可以繩縲繫我角上置於前面，任曉方來；如有猴貉來逼我時，我以縲繩振角驚怖。』其人遂即以繩繫角長，作其縲置地而去。既屆冥宵，野猴便至，遙覩其牛作斯言曰：『誰於此處偷竊藕根？』牛便報曰：『我被泥溺自出無由，非是竊心盜他蓮藕。』猴聞是語遂與言曰：『我之美饌何忽自來？』遂近其牛欲為屠宰，牛告猴曰：『爾宜遠我，莫見相陵，勿使汝身遭羅苦毒。』猴雖聞告不齒其言，遂就牛邊欲為攄掣。時勃利沙婆(譯為牛王)見不用言，說伽他曰：

「『我非偷藕根， 亦非盜蓮者；
必若情存食， 上背應從刳。』」

「猴曰：『今正是時，應從背後次第而食。』擲上牛背下口欲食，牛角振縲縶著猴項，遂便擺索空裏懸身。于時大牛說伽他曰：

「『汝是美少年， 戲者空中舞；
騁伎於村田， 野田無施主。』」

「是時野猴亦以伽他而答牛曰：

「『我非作舞者， 亦非美少年；
帝釋投梯下， 吾當往梵天。』

「又復牛王更說頌曰：

「『實非天帝釋， 投梯往梵天；
繩縋急勒項， 性命此時窮。』

「汝諸苾芻！勿生異念。昔時牛王者，即我身是。往日野猴即天授是。往昔不用我言已遭其苦，今不聽吾說，現受如斯大殃。」

時諸苾芻復有疑念，遂便請問斷疑：「世尊！何故提婆達多，於世尊所起大嗔心，不隨正語，生阿毘止大苦療身？」世尊告曰：「非但今日不用我言，身遭猛火一切無救。汝諸苾芻！宜更應聽。曾於往昔有一王都，王名制底迦，敷化於此。時王福力令其國界富饒昌熾安隱豐樂，多諸人眾無所匱乏。又復其王有大勝福，每欲坐時，有諸天眾捧其座足止在空裏。其王有一知國大臣，便生二子：大名出喜、小名眾愛。于時大兒每見其父以法非法而教於眾，遂便念曰：『我為長子職合襲官，我父終亡當大臣位，吾亦當以法及非法而教於物，緣斯惡業生捺落迦。豈若我今修出家行？』遂至父所求哀出家，父遂許之，於世尊處出家離俗。後於異時其父大臣掩隨他世，時第二子為國大臣，以法非法而化於俗，國人怨酷說其非理。時有一人旋遊村邑不期展轉，見彼大兄修出家行。于時苾芻見其客至，而問之曰：『爾從何處今來至斯？』其人報曰：『我住某城。』遂問其弟，客人具答：『彼行非法苦刻人庶，眾皆負怨無賴求生。』苾芻聞已告其人曰：『仁今可去勿生憂感，我有容隙當往彼城，以理開導令行正法，冀望人庶離苦得安。』其人聞已遂還本處，報其親族具述所由，展轉風聞徹其小弟。弟即便往白其王曰：『我之大兄欲來至此。』王便告曰：『善哉！若至，彼即大臣。』

其人白曰：『我已久來事王殿下，勞誠宿著其事如何？』王便告曰：『我之國法太子襲臣，事不可移，知欲何計？』王復告曰：『必汝情願，彼若來時，應云：「我大。」』既蒙王教內喜而歸。苾芻不久還其本邑，王眾見已咸悉起迎，唯獨其弟端居而住。苾芻告曰：『汝是我弟，何故端居？』其人報曰：『爾小，我大。如其不信應取證明。我長王宮王知大少，宜應共問決判真虛。』于時苾芻進白王曰：『我之二人誰為長子？』王乃故心而妄語曰：『此人當大，爾為小矣。』纔發言已，尋聲之後，天便放座摧之於地，即於口內臭氣外充。于時太子苾芻見斯事已說多頌曰：

「『若人為妄語，諸天便捨去；
口中臭氣出，失却天堂路；
王應為實語，平復還如故。
若其為妄語，下道定當行；
當招無舌報，猶若水中魚。
若人乖法言，作其非法說；
王應為實語，平復還如故。
若其為妄語，下道定當行；
當作非男女，定受黃門形。
若人乖法言，作其非法說；
王應為實語，平復還如故。
若其為妄語，下道定當行；
應時天不雨，非時利雨流。
若人乖法言，作其非法說；
王應為實語，平復還如故。
若其為妄語，下道定當行；
當受蛇身報，兩舌口中生。
若人乖法言，作其非法說；
王應為實語，平復還如故。
若其為妄語，下道定當行；
即如制底王，造其極惡業；
當趣阿毘止，惡報處泥黎。』

「汝諸苾芻！勿生異念，其大臣長子，即是我昔身。其制底迦王，即今時天授！今仍於我，起極嗔心不受其語。緣斯惡報，生捺落迦

在阿毘止。」

時有苾芻尚有疑念，更便請白斷疑世尊曰：「大德！何故提婆達多，大慈世尊為利益語，不能信用，生捺落迦阿毘止中，受大極苦？」世尊告曰：「汝諸苾芻！提婆達多非但今日不用我言受斯獄苦。又過去世時，亦不受語曾遭辛苦。汝今應聽。汝諸苾芻！於往昔時在一村內有妙巧師，機關善解在此村住，遂於相似族望之中納女為妻。綢繆結好懽娛得意，未久妊身，八九月已便生一息。既其誕已經三七日，作其懽會為授其名號曰巧容，如法長養漸至成立。其父不久遂爾身亡，其息於後便向餘村，更就巧師學機關技，復向餘邑轉求伉儷。有一長者，父女居門許與為妻，而報之曰：『汝齊某日促赴我言，不爽斯期任為婚娶，如其不及非我之愆。』巧容復往報巧師曰：『某村有女許我婚成，吉日時臨相期促至，如能赴節必不爽言。若也乖時非我之過。』巧師報曰：『必如是者，我當共汝赴彼促期，良日吉晨理難再得。』取木孔雀相與俱昇，不遠遐途促赴期日。時彼村邑人物共觀，見所未曾嗟其奇巧，既呈禮贈取婦歸還，遂與三人俱昇孔雀，機關轉發俄陵太虛，未盡浹辰倏歸故邑。既其到已，于時巧師報兒母曰：『此機關象汝可藏之，兒若索時必不應與。由其解去未學還歸，勿使其兒致遭苦厄。』其兒於後，數數從母索其孔雀：『我乘木象暫欲旋遊，欲使多人歸伏於我。』母遂報曰：『汝師去日固有留言，兒索象時不宜見與，但解昇去未體歸還，勿令因此致招苦厄。』兒報母曰：『去還之術，我已並知。師有慳心，不令見與。』女人心軟，數見求情，遂以機關持授其子。子得象已遂動發機，直上搏霄眾人歎善。其師見已而歎之曰：『此兒一去不復還來。』更轉機關往而不返，到大海上多雨少晴，所有機繩盡皆爛斷，電之海內因乃命終。諸天見之說伽他曰：

「『諸有悲憐出益語，不從其教自隨心；
木象無師強乘去，終於大海見身沈。』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諸苾芻！勿生異念。往時機關師者，即我身是。其弟子者，即提婆達多是。往背利語，已遭沈沒之殃。今棄益言，現受燒身之酷。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

爾時阿瑜率滿鄔波離，請世尊曰：「大德所云：『僧伽破壞。』復云：『僧伽和合。』未知齊何名為破壞？未知齊幾名作和合？」世尊告曰：「若復苾芻，於其非法作非法想，現有別住作別住心，作羯磨者，齊此名為破壞羯磨僧伽也。若其於法而為法想，於和合眾作和合想，為羯磨者，齊此名為僧伽和合。何謂破僧？若一苾芻，是亦不能破僧伽也。若二、若三乃至於八，亦復不能破和合眾。如其至九或復過斯，有兩僧伽，方名破眾，作其羯磨并復行籌。何謂羯磨？即如提婆達多於諸苾芻告令教誨制其學處：『汝等苾芻！須知有其五種禁法。何謂為五？具壽！若有苾芻不居阿蘭若，是則清淨、是則解脫、是正出離超於苦樂，能得勝處。如是於樹下坐、常行乞食、但畜三衣、著糞掃服，具壽！斯謂苾芻，是則清淨、是則解脫、是正出離超於苦樂，能得勝處。若具壽！諸苾芻眾忍此五種勝上禁法，是清淨、是解脫是出離者，應可遠彼沙門喬答摩，應可離彼與其別居，不應親附，此是其白。』如是羯磨准白應為。云何行籌？即如提婆達多於諸苾芻告令教誡制諸學處：『具壽！有五勝法，是則清淨、是則解脫、是正出離超越苦樂，能得勝處。云何為五？具壽！若有苾芻，不住阿蘭若，是則清淨、是則解脫、是正出離超越苦樂，能得勝處。如是於樹下坐、常行乞食、但畜三衣、著糞掃衣。具壽！苾芻行時，是則清淨、是則解脫、是正出離超越苦樂，能得勝處。若具壽諸苾芻忍此五種勝上禁法，是清淨、是解脫是出離者，應可遠彼沙門喬答摩，應可離彼與其別住，不應親附，應可受籌。』提婆達多并身第五而受籌者，是名受籌。」內頌曰：

非一破僧伽， 至九方能破，
并作羯磨事， 行籌說非法。

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：「大德！且如被捨置人，此人能作破僧伽事，及以隨順捨置之人，乃至隨此隨順之人，為破僧事；非能捨置、非隨順捨置、非隨順隨順，為破僧事耶？為當能捨置人為破僧事，及以隨順能捨置人，乃至隨此隨順之人，為破僧事；非被捨置、非隨捨置、亦非隨此隨順之人，為破僧事耶？又復為當被捨置人，及以隨順捨置之人，為破僧事；非隨順隨順，非能捨置，亦非隨此能捨置人，乃至亦非隨此隨順，為破僧事耶？為當被捨置人，及隨順隨順，為破僧事；非隨捨置，及非能捨置，并非隨能捨置，乃至亦非隨此隨順，為破僧事耶？」

「為當能捨置人，及隨能捨置，為破僧事；非隨此隨順、非被捨置、非隨捨置，及非隨此隨順之人，為破僧事耶？」

「為當能捨置人，及隨順隨順，為破僧事；非隨能捨置及被捨置，非隨捨置非隨順隨順，為破僧事耶？」

「為當隨順被捨置人，及隨順隨順被捨置人，為破僧事；非餘四耶？」

「為當隨順能捨置人，及隨順隨順，為破僧事；非餘四耶？」

「為當被捨置人，及能捨置人，為破僧事；非餘四耶？」

「又復為當被捨置人為破僧事，非餘五耶？」

「為當隨此被捨置人為破僧事，非餘五耶？」

「為當隨此隨順之人為破僧事，非餘五耶？」

「為當能捨置人為破僧事，非餘五耶？」

「為當隨此能捨置人為破僧事，非餘五耶？」

「為當隨此隨順之人為破僧事，非餘五耶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鄢波離！斯等諸人咸能破壞和合之眾，但唯除彼被捨置人，此一不能破僧伽。」

故內頌曰：

三二一能破， 餘非可類知；
破眾三六殊， 唯除被捨置。

具壽鄢波離請世尊曰：「大德！如世尊說：『若有人破和合眾已，此人定生無間之罪，亦成無間之業者。』大德！未知苾芻齊何名為破和合眾，生無間罪、成無間業耶？」

(無間罪者，謂若墮在捺落迦中，受罪之時曾無間隙。無間業者，謂從人道更無間隔垂墮泥犁。無間之字雖同，其義條然自別，苦無間隙。梵云「阿毘止」。無間墜墮，梵云「阿難咀利耶」，若取正譯應云「無隙」。無隙無間不能異舊，且後俱題無間之字，不云「無隙」。事乃分疆無間，即生墮獄中無隙，或餘身方受，有斯差別故致十八不同耳)

世尊告曰：「鄢波離！若苾芻於非法事作非法想，及正破時為非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鄢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成無間業。」

「又鄢波離！若苾芻於非法事作非法想，及正破時為其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鄢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之業。」

「又鄢波離！若苾芻於非法事作非法想，及正破時便生猶豫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鄢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」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非法事作法想，及正破時為非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言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亦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非法事而作法想，及正破時亦為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非法事作法想，及正破時便起猶豫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法作非法想，及正破時亦為非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亦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法作非法想，及正破時為其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法作非法想，及正破時便生猶豫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法作法想，及正破時為非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法作法想，及正破時亦為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斯乃但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法作法想，及正破時便起猶豫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非法生猶豫心，及正破時為非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非法生猶豫心，及正破時便為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非法作猶豫心，及正破時亦生猶豫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法生猶豫心，及正破時為非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法生猶豫心，及正破時便生法想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又鄔波離！若苾芻於法生猶豫心，及正破時亦生猶豫，於諸苾芻教誡令學，定破僧伽。鄔波離！齊此名為破和合眾，此生無間之罪，不成無間業。

「鄔波離！此中總有一十八句，就中六句，由正破時作非法想而為誑說。由心重故，遂生無間罪，成無間業。餘十二句，由心輕故，不成無間業。」

攝頌曰：

初六建首皆非法， 中六初並法應知，
下六初三非法心， 下三是法應須識。
初六中三上非法， 下三法想理須知，
中六中間與此同， 下六中間盡猶豫。
最初六句後上三， 非法法想并猶豫，
自餘五處咸同此， 是故便成十八殊。

非法、非法、非法、非法、非法、非法，非法、非法、非法、法、
法、法，非法、法、疑、非法、法、疑。

法、法、法、法、法、法，非法、非法、非法、法、法、法，非
法、法、疑、非法、法、疑。

非法、非法、非法、法、法、法，疑、疑、疑、疑、疑、疑，非
法、法、疑、非法、法、疑。

(雖有長行及以攝頌，猶疑創學未體區分，輒復更准頌文出其題目，欲使長行易曉，
無梗滯於初心，十八分明，冀不疑於後唱；復恐寫人致誤，有舛譯文，故復印以九
行，庶無三豕之謬也。詳夫律教東流綿歷多代，四部譯匠並勵愍心，或親涉龍河，
或傳文龜洛，至於破僧句數多並未詳，致使後人懷疑。卒歲尋文者則疑文於節段，
逐義者乃惑義於分疆，造疏出釋之家並懷疑於先唱。是知輕身殉命振錫鶴林，亡己
濟人褰衣鷲嶺，頗得詳談疑滯決擇是非，冀補闕遺永除惶惑。望龍華之後會，得法
忍於初心，福被無疆俱時啟悟。)

鄔波離請世尊曰：「大德！若是破僧，皆是僧伽擾亂；若是擾亂，
即是破僧耶？」佛言：「自有破僧而非擾亂，應為四句。云何破僧
而非擾亂？自有僧破而不受行十四種破壞之事。云何僧伽擾亂而非
破僧？自有受行十四種破壞之事，然非破僧。云何擾亂而為破僧？
謂受行十四種事，并為破僧。有二俱無，謂除前相，是四句。」

「大德！若有破僧皆別住，但有別住即破僧耶？」

「應為四句。」

爾時世尊為阿若憍陳如及八萬天子，以施法味皆令充足。爾時苾芻咸皆有疑，請問世尊：「彼憍陳如及諸天子，先作何業令法味具足？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諦聽！我於往昔在不定聚，於大海中而作龜身，於諸龜中而復為王。後於異時有五百商人，乘舡入海到於寶所採種種寶。既獲寶已而還本國，於其中路遇磨竭魚非理損舡，諸商人等皆悉悲號同聲大叫。時彼龜王聞此叫聲從水而出，詣商人所作是言：『汝等勿怖，宜上我背。我今載汝令得出海身命得全。』於是眾商一時乘龜而發趣岸，人眾既多所載極重，住於精進心不退轉，受大疲苦既已度畢，便於岸上展頭而臥。去身不遠有諸蟻城，其中一蟻漸次遊行，聞龜香氣前至龜所，乃見此龜舒頸而臥，身既廣大復不動搖。蟻即速行至於本城，呼諸蟻眾其數八萬同時往彼。是時彼龜睡重如死，都不覺知，蟻食皮膚困乏未覺。漸食精肉方始覺知，乃見諸蟻遍身而食，便作是念：『我若動搖迴轉身者，必當害蟻，乍可棄捨身命，終不損他。』作是念已，支節將散要處穿穴，便發願言：『如我今世以身血肉濟諸蟻等令得充足，於當來世證菩提時，此諸蟻等皆以法味令其充足。』」佛告諸苾芻等：「勿生異念，往昔龜王者，即我身是。彼引導蟻子，即憍陳如是。彼八萬蟻，以憍陳如引來食我血肉得使充足，即八萬諸天是。我以過去世以血肉充足，今世成佛以法味充足。苾芻當知：如常所說黑、雜二業，汝應當捨；白白之業，汝應當修。」

爾時世尊為五苾芻先說法味，皆令充足，超生死海，將趣勝因究竟涅槃。爾時苾芻咸皆有疑，請問世尊：「此五苾芻先作何業，得法

味具足？大師哀愍，於生死海強拔令出，方便安置究竟涅槃。唯願為說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此非希有！我今於此離貪、瞋、癡，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皆悉解脫，一切智、一切種智、一切智智皆得自在，此五苾芻以法味具足，於生死海強令出離，安置究竟涅槃。我於昔時未離貪、瞋、癡、生老病死，未得解脫，尚為此輩，我以身血充足已，令住五戒，此是希有。汝等諦聽！往昔波羅痾斯城中有一國王名金剛臂，正法化世國土安樂，人民熾盛五穀豐熟。其王淳信稟性賢善，樂自利他有慈悲心，具大威德樂行正法，憐愍眾生諸有財物能捨能施，於大捨中而自安住。彼王極修習慈悲，晝夜六時入慈悲定，為入定故，所有求者皆不得施。王知此事告群臣曰：『於城四門各置施堂用貯財物，若有沙門、婆羅門、貧窮、孤露、遠來求者，皆悉與之。』群臣聞勅即奉王命，於波羅痾斯城四門，各置施堂，積貯財物及諸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金銀、摩尼、真珠、琉璃、螺石、珊瑚、馬瑙、璧玉、珂貝、赤真珠、右旋螺貝等大物資糧安置其中，為給施充足貧窮故。又於異時，多聞藥叉從阿洛迦筏底王城驅出，吸人精氣。五藥叉處處遊行，至波羅痾斯城外，乃見牧牛羊及負柴草人，并店肆諸估賣人。見已即問諸人：『汝等豈不怖我？』諸人報曰：『何故怖汝？』藥叉又報：『何故不怖？』諸人報曰：『我王性大慈悲，於諸有情利樂意樂，晝夜六時入慈悲定。』時彼藥叉即便化身為婆羅門遊四施堂。既見知己，時金臂王從定而出，遂整衣服具諸威儀。時五藥叉往至王所，舉手讚歎：

『唯願大王！福壽長遠。』白言：『大王！我今飢渴，唯願慈悲布施飲食。』王告侍臣當施種種上妙飲食。時五藥叉即白王言：『我渴飲血，飢唯食肉，不喫餘食。』王告侍臣：『勿損眾生，當可求覓自死血肉，施彼令食。』時五藥叉復白王言：『我今所食惟熱肉血，而不食彼自死肉血。』王既聞已復作是念：『不可損生施彼而食，當以我身熱血熱肉施彼食之。』作是念已，即命醫人。醫既到

已，王尋報言：『當刺我身五處出血，令五藥叉各各飲之。』醫便答王：『此五藥叉至極下品，我今不忍刺王出血。』王善醫術皆悉明了，遂自以針刺其五處，令血流出令彼飽滿，復為說法令其充足，授與五戒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勿生異念！彼金臂王即我身是，五藥叉者五苾芻是。我於往時施彼血肉及為說法授與五戒。我於今時，為說正法令住見諦究竟涅槃。汝諸苾芻！應如是學。」

爾時世尊為五苾芻先說法味，皆令充足，超生死海令住見諦，究竟涅槃。時諸苾芻以生疑念，為斷疑故白言：「世尊！此五苾芻有何因緣？世尊以正法味令其充足，於生死海拔之令出，令其安住究竟涅槃。」

佛告苾芻：「此非希有，我今於此離貪、瞋、癡，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悉解脫；一切智、一切種智、一切智智皆得自在，令五苾芻法味充足，於生死海拔之令出，究竟涅槃。我於往昔，未離貪、瞋、癡，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未得解脫，尚為此輩以其身血令其充足，授以五戒，此為希有。汝等諦聽！往昔波羅痾斯城有大王號為慈力，如法化世人民熾盛，五穀熟成安隱豐樂。其王本性有大慈悲，具大威德，於諸有情恒常憐愍。後於異時，多聞藥叉從阿洛迦伐底城驅出，吸人精氣。時五藥叉處處遊行，至波羅痾斯城，不見諸人設於祭食，心生瞋怒，於其國中多諸疾疫，死者極眾。爾時群臣以事白王：『王今國內死者極眾。』時王便勅諸臣：『汝等於其城內唱令遍告：『王勅汝等，我於有情為欲利益，專心勤求日夜不斷。汝等諸人於諸有情起大慈心，常修此心諸災寂靜。』』時諸人等奉王勅已，於諸有情發大慈心，彼五藥叉於其國中不能為害，以諸有情發慈心故。時五藥叉，於其城外處處遊行，不能得入不能為害。城外乃見牧牛羊人、負柴薪人、并諸店肆估賣之者，見已即問：『汝等不怖於我？』彼人答曰：『何故怖汝？』藥叉報言：『何故不怖？』諸人答曰：『我慈力王每常思惟，我亦思惟。』藥叉答曰：

『彼慈力王思惟何事？』眾人答曰：『於諸有情常修慈心，以是思惟我等亦爾。』彼藥叉等聞是語已便作是念：『我等今者，以此諸人修慈悲故，於此城中不能損害。』彼諸藥叉城四門外遊行求見彼慈力王，後於異時彼慈力王因出城外，時藥叉等見慈力王，即便變身作婆羅門像，舉手歎王，福壽長遠。白言：『大王！我今飢渴，唯願慈悲施我飲食。』王告侍臣：『當施種種上妙飲食。』時五藥叉即白王言：『我渴飲血、飢惟食肉，不喫餘食。』王告侍臣：

『勿損眾生，當可求覓自死血肉，施彼令食。』時五藥叉復白王言：『我今所食惟熱肉血，不食所有自死肉血。』王既聞已便作是念：『不可損生施彼而食，當以我身熱肉熱血施彼食之。』作是念已即命醫人，醫人到已王尋報言：『當刺我身五處出血，令五藥叉各各飲之。』醫人答王：『此五藥叉至極下品，今我不忍刺王出血。』時王善巧，一切方便皆悉明了，遂即以針刺其五處，令血流出令彼飽滿，復為說法令其充足，授以五戒。」爾時佛告諸苾芻等：「勿生異念，彼慈力王即我身是。五藥叉者，即憍陳如等五苾芻是。我於往昔施彼血肉，及為說法授與五戒。我於今日為說正法，令住見諦究竟涅槃。汝諸苾芻！應當修學。」

爾時世尊先六年苦行，然後成無上覺，往詣波羅痾斯城，度憍陳如五苾芻眾、次度耶舍五人、次度賢眾六十人民，是故苾芻其眾漸多。時諸苾芻心生疑念，復白佛言：「大德！世尊往作何業？今受六年苦行異熟。」佛告苾芻：「我自作業，還自受報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我於往昔人壽二萬歲時，有一聚落名為分析，其聚落中人民熾盛、安隱豐樂、五穀成熟。其聚落中有婆羅門，名尼拘陀，多諸眷屬富饒自在。於中為主訖栗枳王，以此聚落施尼拘陀。彼婆羅門有一弟子名曰最勝，父母清淨氏族高良，乃至七祖並皆殊勝，學諸異論洞徹四明，諸有字書無不通悟，顏貌端正人所樂觀。時尼拘陀有五百弟子，常教讀誦。其聚落中復有陶師名曰喜護，歸

依三寶深信四諦決定無疑，見四諦理證預流果，所有壞生營事之具皆悉棄捨，以鼠壤土用無蟲水及無蟲木造諸瓦器。以此器物置於門外，遍告諸人：『施我米豆，將此器去多少隨意。』所得米豆養盲父母，或時奉施迦攝如來。時彼最勝與其喜護，自少以來共為親友。後於異時，喜護往詣迦攝佛所，頭面禮足退坐一面。佛以種種微妙之法示教利喜為喜護說，時彼喜護聞法歡喜頂禮而去。時彼最勝乘白馬輅，與五百弟子前後圍繞從城而出，於其中路乃逢喜護，見已問言：『賢首！汝從何來？』喜護答言：『我從迦攝佛所供養禮拜而從彼來，今可共汝往詣佛所禮拜供養。』最勝答曰：『賢首！何須見佛而修供養。何以故？作此出家正覺難得。』喜護報言：『賢首！勿作是言。此迦攝佛，出家不久已得正覺，具一切智正法現前。』時彼喜護如是三告：『我當與汝共往佛所。』時彼最勝亦復三答：『如是出家正覺難得。』喜護即便上彼車上，撮彼最勝共往佛所瞻仰禮拜。爾時見彼撮已便作是言：『彼迦攝佛，定是最勝無上大師，所有諸法並是殊勝。何以故？而彼喜護先來賢善，而無卒暴率爾凶猛，為彼如來而撮於我。』作是念已，便告喜護：『汝當放我。』喜護答言：『我不放汝，汝若共我往世尊所供養禮拜，我當放汝。』如是三告。時彼最勝報言：『喜護！乘此車輅，我當與汝俱往佛所。』可通輅處乘輅而行，不通輅處便即徒步。既至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。爾時喜護從坐而起合掌白佛：『而此最勝不信三寶，唯願世尊為說妙法，令彼最勝信佛法僧。』爾時世尊默然受請，即為最勝演說妙法示教利喜，乃至默然而住。爾時最勝告喜護言：『汝聞此法何不出家？』喜護答言：『最勝！汝可不知，我養二盲父母，時復供養迦攝如來。』最勝答言：『汝若不出家者，我今決定出家。』爾時喜護從坐而起白佛言：『世尊！今最勝於佛善說法毘奈耶中欲得出家。唯願世尊聽其出家。』作是語已禮佛而坐。爾時世尊聽其最勝如法出家。爾時世尊從分析聚落往波羅痾城遊行人中，漸至彼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。爾時訖栗枳王聞佛遊行人間至施鹿林，王從城出往詣佛所。到已頂禮迦攝如來雙足退

坐一面，佛即為訖栗枳王演說妙法示教利喜，乃至默然而住。時訖栗枳王從座而起整衣服，而白佛言：『唯然世尊及苾芻眾，明日清旦受我所請，我於宮內施設供具，飯佛及僧。』世尊爾時默然受請。時訖栗枳王見世尊默然受請已，頂禮佛足從座而起，辭佛還歸。時王到已於其夜中，營事種種香美飲食，至晨朝時。鋪設勝座辦諸香水，作是事已令使白佛：『日時已至，唯願知時。』迦攝佛於日初分，將諸苾芻，執持衣鉢前後圍繞，往至其王設供養處。到已佛居眾首，餘苾芻隨次，各敷座而坐。時訖栗枳王，以種種飲食，自授世尊及苾芻眾。供養已，佛及苾芻各攝鉢器澡手嗽口，王執金瓶滿中盛水，於世尊前踟跪而作是言：『唯願世尊，我為世尊造立大寺，數滿五百院，是一一院，各置大小諸床敷具及香稻米，供佛世尊及苾芻眾。』爾時世尊告訖栗枳王：『汝今能發殊勝大心，此之功德如具受之。』訖栗枳王如是三請：『於夏三月，唯願世尊受我種種四事供養，我為世尊造立五百大寺，是一一寺各置大床小床几案毳褥枕，具各有五百，及上妙粳米種種珍奇，供養世尊并苾芻眾。』爾時世尊告訖栗枳王：『大王！今者能發此心，與辦無異。』時訖栗枳王白佛言：『世尊！我今無供養世尊，有人已能如我誠心辦供養不？』世尊答曰：『大王！國內已有如是供養我者。』王便問曰：『其供養者名字是誰？』世尊報曰：『王之境內有聚落，名微頻持，有陶師名喜護住彼聚落，於佛法僧信心決定歸依三寶，見實諦理證得聖果，所有壞生營事之具，皆悉棄捨。以鼠壤土用無蟲水及無蟲木，造諸瓦器，以此器具置於門外，遍告諸人：「施我油麻米豆，將此器去多少隨意。」所得米豆等物養盲父母，亦復將來供養於我。』佛告王曰：『我於一時遊行城邑，至微頻持聚落食。時著衣持鉢次第行乞，至陶師喜護家門已，徐徐打門。于時喜護陶師緣事他行，唯盲父母住於家內，聞打門聲來於門所，問言：「是何賢首？是何人者來打門耶？」佛言：「我迦攝波佛、應、正等覺，為食時故行乞至此。」彼即開門請我令入。既入其舍，彼盲者曰：「我有熟豆在盆器中，并有熟菜置於筐裏，我今

不見。唯願世尊，恣意而取。」盲者又曰：「彼供養世尊施主，為他事暫出。」』爾時世尊告大王曰：『我當以作北俱盧洲法，而自手取食竟而出。陶師喜護後便至家，見其豆菜有人取處，問父母曰：「誰食此豆菜？」彼盲父母即如上事次第而說。喜護聞已甚大歡躍，而作是念：「我已得大利益，迦攝波佛入我舍內自恣取食。」由此歡喜心故，跏趺七日入定。從定起已，緣是定故，正念不散，滿十五日恒無間斷，於七日中，緣定力故，家內食器飲食恒滿，供給父母而不乏少。』

「佛告王曰：『我於異時，住微頻持聚落安居三月，於其夏初時經苦雨，我所住處屋宇霖漏，喜護陶師有造作處廠屋，皆用新草而為覆苫。我於爾時告侍者苾芻曰：「汝等可共往喜護陶師有造作處，坼取彼廠苫屋新草將覆此屋。」彼苾芻等聞我語已，並依其教作所為事。于時喜護緣事他行，其喜護父母聞坼屋聲，便即問曰：「是何賢首？是何聖者？來坼喜護新覆草屋。」彼等報曰：「我是迦攝波應正等覺侍者苾芻，緣佛所居屋宇霖漏故，來取此所有新草，為迦攝波應正等覺，覆苫其屋。」陶師父母白聖者曰：「我兒不在，任聖者取。」諸苾芻等遂坼廠草苫我寺屋。喜護後還家，見其作廠坼却新草，便問父母：「誰來坼我作廠新草將去？」父母報曰：

「汝出不久，我聞坼廠，便問言：『是何聖者？是何賢首？坼我新草廠屋。』彼即答言：『我等苾芻是迦攝波應正等覺侍者苾芻，緣佛所居屋宇霖漏故，來取此所有新草，為迦攝波應正等覺覆苫其屋。』便即答言：『我兒不在，任意取將。』」時喜護聞父母說已甚大歡喜，便作是念：「我已得大利益，迦攝波佛於我家內自恣無難。」心既知已歡喜踊躍，跏趺七日專念相續，無時暫捨，以天福力雖於七日。其被坼屋雖大霖雨，一滲不漏。』

「佛告大王：『莫生異念，我今不受王請三月安居四事供養，猶如喜護新苫於廠。』時訖栗枳王白世尊言：『喜護今者獲大利益，迦

攝波佛於喜護家受用無難。』時王隨喜，便說偈言：

「『諸祭祀中火為上， 圍陀之中神為上；
世間所尊王為上， 一切眾流海為上。
諸星宿中月為上， 諸耀之中日為上；
上下四維及天等， 供養世尊最為上。』

「爾時世尊，為訖栗枳王說其妙法示教利喜已，便即而去。時訖栗枳王便以種種諸供養具隨送世尊出聚落已，頂禮雙足遶佛三匝却還本宮。命一使者，令送五百乘車各載粳米付與陶師：『當報喜護，此五百車所載粳米，當用供養汝盲父母及迦攝波如來。』是時使者既奉王教，將米付與即宣王命：『此五百車所載粳米，當用供養汝盲父母，并時時供養迦攝波佛。』時彼喜護見王米來，報使者曰：『王多事務，我不敢受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勿生異念，摩納婆者即我身是。由我往昔謗迦攝波佛不得正覺名，要須苦行；彼不勤苦，如何能得正等覺耶？由惡謗故，今我報得六年受苦。汝等苾芻應知，業報必須自受，廣說如前，乃至如是汝等修學。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一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二

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

佛在室羅筏城。若彼菩薩踰城出外，當爾之時耶輸陀羅即便有娠，菩薩六年苦行，耶輸陀羅於王宮中亦修苦行，由是因緣胎便隱腹。是時菩薩知苦行事無有利益，即便隨意氣息長舒，遂餐美食，粳米雜飯飽食資身，以油塗體溫湯澡浴。耶輸陀羅聞是事已，宮中亦復放縱身心，事同菩薩，由斯快樂，胎遂增長其腹漸大。釋氏聞已笑而譏曰：「菩薩出家極修苦行，汝於宮內私涉餘人，致使懷娠腹便增大。」耶輸陀羅聞而誓曰：「我無此過。」未久之間便誕一息，當此之時，羅怛羅執持明月。集諸眷屬慶喜設會，請與立字。諸眷屬等共相議曰：「此所誕子初生之時，羅怛羅手執於月，應與此兒名羅怛羅。」時諸釋種共相議曰：「此非菩薩之子。」耶輸陀羅聞此語已，即便啼哭，抱羅怛羅自為盟誓。以羅怛羅置於菩薩昔在宮中解勞石上，擲置菩薩洗浴池中，而發誓言：「此兒若是菩薩之胤，入水便浮；必若是虛，乘當沈沒。」作是言已，其羅怛羅與石俱浮，不沈於下。耶輸陀羅復告之曰：「宜從此岸至於彼岸，還可復來。」隨意便至。眾人見之咸生希有，母復持兒作如是念：「若佛世尊六年苦行，成覺之後更住六年，滿十二歲重還於此，我令諸人目驗虛實。」

爾時世尊後時還至劫比羅城，一日食在王家，一日食在宮內。時耶輸陀羅作如是念：「頗有方便，能令世尊隨我所欲？」時此城中有一外道女，善解術法，能令男子愛樂女人。耶輸陀羅寄與五百金錢遣使報曰：「汝作術法附來與我。」彼女即便將一相愛藥丸寄與宮內。其母得已，便將藥丸對諸宮人，置羅怛羅手中，作如是語：

「兒將此藥持與汝父。」佛具一切智先能了達，知耶輸陀羅生羅怛羅招世惡謗，此之誹毀今日當除。世尊知己，化為五百世尊佛形一

等。時羅怛羅持藥巡行，雖歷多佛並皆不奉，既至世尊所遂即與藥，佛為納受已，却付羅怛羅。時子得已遂即服之，佛知食已便為呪願，從座而去。時羅怛羅隨佛而行，諸婖女等不放出宮，時羅怛羅啼哭悲惱願隨佛去。世尊去已作如是念：「知羅怛羅不受後有，當證聖果不肯居俗。」世尊知已，遂即將行。時羅怛羅宿緣所感，於五百佛能識世尊不肯捨離。時淨飯王宮人眷屬及諸釋種，見此希奇敬重耶輸，知其昔日枉被招謗，今滅惡名生歡喜心。

爾時世尊到本處已，欲度羅怛羅。淨飯王聞已，詣世尊所頂禮佛足，作如是語：「世尊！若必度羅怛羅，當乞一日我申供養。」世尊隨請聽將供養。時淨飯王為羅怛羅廣設大會，并嚴高座供養羅怛羅。至第二日，共羅怛羅往詣佛所，禮世尊已作如是言：「大德！任將羅怛羅出家。」爾時世尊告舍利子曰：「此羅怛羅！汝今將去與如法出家。」時舍利子受佛教已，便與羅怛羅如法出家。

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請世尊曰：「以何因緣，童子羅怛羅，於大眾中躬持藥丸，於五百佛所而識世尊？」

佛告諸苾芻曰：「此羅怛羅！非獨今生而識於我，曾於過去無量劫中，在大眾中，嚴以花鬘與吾相識。汝等諦聽，當為汝說。曾於過去，於聚落中有一長者，取隣人長者女納以為妻。未經多時遂即有娠，便誕一子。復告妻曰：『今有此子食用我財，亦能為我等還債。我今將諸財物入海興易，汝可在後若看此兒好知家事。』妻答夫曰：『一依所教。』長者入海遇風舡破，并諸財物沒溺不迴。妻聞夫死，持孝修福復自傭力，并諸眷屬各相拯濟，養活於兒漸令長大。於其舍側有善織師，以彼工巧自得存活。彼長者妻見已即作是念：『入海興易，不如織絡工巧為業。其入海者多死不還。夫織絡者，常得居家經求自濟。』復作是念：『今我此子令學織業。』思惟是已，即將其子往詣織家，白織師言：『大兄！此[外*男]甥教為織業。』織師答曰：『好！』留子教織。其子聰敏不久學成，每

與織師並機雙織，所得財利將歸本家，所得物歸常用不足。織師所得恣意有餘，[外*男]甥問舅：『我今與舅同作一業，何故舅室恒得充饒，而我家中每不支濟？』舅報[外*男]甥：『我作二業，汝即為一。』[外*男]甥問舅：『第二業何？』彼便報曰：『我夜竊盜。』[外*男]甥白言：『我亦隨盜。』舅即報曰：『汝不能盜。』答曰：『我甚能作。』舅作是念：『我且先試。』作是念已便共向市，舅買一兔使令料理：『我暫洗浴，即來當食。』彼料理已，舅未至間便食一脚，舅洗浴迴問其[外*男]甥：『料理竟不？』答曰：『已了。』舅曰：『料理既竟，將來我看。』[外*男]甥擎兔過與其舅，舅見其兔遂少一脚，問[外*男]甥曰：『兔第四脚，今在何處？』[外*男]甥報曰：『其兔本來有此三脚，云何問我索第四耶？』舅作是念：『我先是賊，今此[外*男]甥大賊勝我。』即將其兔共入酒家，舅安坐已，即喚[外*男]甥共坐飲已，即令[外*男]甥計算酒價。[外*男]甥報曰：『若人飲酒可使令算，我本不飲，何論算耶？舅今自飲，舅當自算。』舅作是念：『我先是賊，今此[外*男]甥大賊勝我，若共同本亦堪作賊。』即與[外*男]甥於夜分中，穿他牆壁擬盜財物。既穿孔已，其舅即先將頭欲入孔中，[外*男]甥告曰：『舅不閑盜法，如何先以己頭入於孔中？此事不善，應先以脚入孔。若先以頭入，被他割頭，眾人共識禍及一族，今應先以脚入。』舅聞是已便以脚入，財主既覺便即唱賊，眾人聞聲，即共於內孔中捉其賊脚。爾時[外*男]甥復於孔外挽出其舅，力既不禁，恐禍及己，即截其頭持已而走。于時群臣奏王此事。王告群臣：『截頭去者最是大賊，汝可將彼賊屍置四衢中密加窺覷，或有悲泣將屍去者，此是彼賊，便可捉取。』群臣奉命，即將死屍如王設法。彼賊[外*男]甥便思念云：『我今不應直抱舅屍，恐眾人識我。我應佯狂於諸四衢，或抱男女、或抱樹石、或抱牛馬、或抱猪狗。』作是念已，便行其事。時世間人，既見其人處處抱物，咸知是狂，然賊[外*男]甥始抱其舅，盡哀悲泣便即而去。群臣奏王皆曰：『守屍，唯一狂人抱屍哀泣而去，更無餘

人。』王便告曰：『彼是狗賊，如何不捉？今可捕取。』爾時彼賊復作是念：『我今如何不葬我舅？我必須葬。』便作一駕車人，滿著柴束驅至屍上，速解牛絡放火燒車，便走而去。當爾之時，車柴之火燒屍遂盡，守屍之人尋奏王曰：『彼賊屍者今已燒盡。』王問彼曰：『誰燒賊屍？』臣具上事。王曰：『汝等當知，彼駕車人即是狗賊，云何不捉？今可捕取。』爾時彼賊復作是念：『我今要須於葬舅屍之處設諸祭祀。』念已便作淨行婆羅門形，於國城內遍行乞食，即以其食於燒屍處五處安置，陰祭其舅，作已便去。時守屍人具以白王。王曰：『彼是狗賊，如何不捉？甚為不善。』爾時彼賊復作是念：『我今要將舅骨投於彌伽河中。』作是念已，便作一事髑髏外道形，就彼骨所，取其餘灰以塗其身，收取燒骨於髑髏中安置，投彌伽河中，作已便去。彼守屍人復以奏王，王曰：『彼是狗賊，云何不捉？甚為不善。汝等宜止，我自捉取。』爾時其王，乘一汎舟前後侍從遊彌伽河中，於河岸上置人守捉。王先有女，顏容端正眾人樂見，同於河中遊戲，令稍相遠，報其女曰：『有人捉汝，汝便高聲。』又勅守岸人曰：『我女作聲，汝等即須相近。若見男子便可捉取。』爾時狗賊復作是念：『今王與女遊戲河中，我應要與彼女相共嬉戲。』作是念已，即於上流而住，放一瓦鍋隨流而下。岸夫見已謂是賊，競持棒打瓦鍋便破，乃知非賊。第二、第三亦復如是，乃至十數。時守岸人屢見瓦鍋，便捨不打。爾時狗賊頭戴一鍋，隨流而下至王女所，上女舟中。手執利刀告王女曰：『汝勿作聲，若作聲者我當害汝。』王女怕懼不敢作聲，因與戲會。既戲會已便走而去。女見賊去，高聲啼泣作如是言：『彼賊強私我，今已去訖。』守河岸人報王女曰：『汝嬉戲時默然歡樂，賊今既去乃始啼泣，我等於今何處求賊？』守岸人等具以告王，王曰：『汝等云何不善防守致令如是。』

「時彼王女被狗賊交，遂便有胎，具足十月誕生一子。時彼狗賊聞王女生子，復作念云：『我今必為我兒作諸喜慶。』作是念已，即

變其形為一給使，從王內出告諸人曰：『王有教令，我女生子，汝諸國人可於今夜恣意歡樂，互盜衣服財帛任情而作。』時國群臣及諸人眾，聞是語已放情嬉戲，其聲喧鬧聞于王內。王問諸人：『我諸國人云何喧鬧若是？』國人答曰：『我等先奉王教令我如是。』王聞是已知是狗賊所作，便作是念：『我若捉此狗賊不得，我便捨去國位。』即設一計造一大堂。堂既了已，其兒年已六歲，令諸群臣擊鼓宣令，盡喚國內所有男子盡入堂內，有不來者捉獲殺之。爾時國人盡來入堂，時彼狗賊亦在其中。時王即以華鬘告其兒曰：

『汝持此鬘於彼眾中，若見汝父以鬘與之。』復令傍人隨逐：『其兒與鬘，汝便提取。』爾時彼兒，即持花鬘至於眾中，以業力故果見其父，便以鬘與。時彼傍人，便捉狗賊將至王所。王集群臣共議此事：『如此罪人云何處分？』『可殺之耳。』王即思惟：『此是智賊，云何殺之？』告群臣曰：『此人勇猛兼有智慧，可留侍衛。』便嫁與女以之為妻，仍以半國給之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爾時狗賊即我身是。時彼兒者即羅怛羅是。由於昔時於人眾中能識我故，今復於此眾中能識於我。諸苾芻當知，業力不可思議，汝等應隨業行。」

爾時耶輸陀羅作是念：「羅怛羅父若入宮時，我應設諸方便承事供養令不出宮。」作是念已，耶輸陀羅與喬比迦彌離迦遮等六萬美人，各各嚴飾種種莊具，熏種種妙香皆悉辦訖。

爾時世尊，於晨朝時著衣持鉢，與諸苾芻圍遶侍衛，為調伏有情故入王宮內。時耶輸陀羅等三夫人，與六萬婬女，作諸音樂倡伎歌舞，整理衣服蠱媚妖艷，在世尊前止欲令染著。世尊見已便作是念：「今者食時將至，我若先食，不為此諸女說法，恐調伏時過，令諸女人欲心熾盛，於四諦理不蒙利益。我今應以神通力故令彼女等皆悉調伏。」作是念已，即沒於地從東方空中而見，於彼空中行住坐臥威儀自在。復入火光三昧，於其身中，放諸青黃赤白種種之

光，或復身上出水身下出火，南西北方亦復如是，於空中沒，於諸苾芻上首師子座上忽然而見。諸艷女等見斯事已，皆於佛前倒地，如斧斫樹，頂禮佛足在一面坐。

爾時世尊知諸女等性力意願，以四諦理廣為分別。諸女聞已得預流果，唯耶輸陀羅，為染心重故，未獲於果，便作如是心念口言：

「我有滋味，能令喫者心生愛著。」即作種種馨香美味諸飲食等，自手執持而奉世尊。作是念已，諸苾芻皆聞以報世尊，佛言：「諸苾芻當知！我昔三毒未離之時，諸有香味而無愛著。何況今者三毒已離，而能染我？耶輸陀羅縱有食味，我無所懼。」

時諸苾芻皆疑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故耶輸陀羅因歡喜團，於佛世尊生於染著？」

佛言：「諸苾芻！此耶輸陀羅非於今生欲因歡喜團而染著我，曾於過去先有是事。汝等諦聽！往昔世時有一聚落，去斯不遠有阿蘭若林，多有花果及清流美泉。時有仙人喫彼花果身披樹皮，作此苦行證五神通，所有禽獸不相恐懼，常來親近。後於一時欲往小便，有一女鹿隨仙人行，仙人小便失精，鹿隨後便即喫之，復以舌舐生門，有情業力不思議故，因即有胎。日月既滿，彼鹿來就本處生一男子，鹿生此兒知是於人，便棄而去。時仙人見之作是念云：『此是誰子？』復更思惟知是己兒，遂收養之。後漸長大至年十二，頭生一角，因與立字，名為獨角。其父染患，獨角種種醫療不能得差，其父漸困命將欲死。告獨角曰：『我今此處，常有諸山仙人數來過往，汝可迎接問訊。若來，供給花果，為我願故。』說伽他曰：

「『積聚皆消散， 崇高必墜落；
合會有別離， 有命咸歸死。』」

「乃至仙人身歿，彼獨角仙，以仙之法為葬其父。思戀父喪愁悲憂惱，便證五通。後於異時因往取水，取得水已迴至中路，遂逢天雨泥滑倒地，水瓶遂破。掬破瓶水置其掌中，以口呪向天遙散：『由汝雨下打破我瓶，從今已後十二年中勿更雨下。』由此仙呪力，雨便不下，波羅痾城遭大亢旱，人民飢饉迸散逃亡。是時國王召諸占事問言：『何故天不降雨？』占事答曰：『仙人瞋故天不下雨。』王問占事：『作何方計天下甘雨百姓豐樂？』占事報言：『若也敗仙戒行修道，天即甘雨。若不敗仙令犯戒行，十二年中天終不雨。』時王聞已托賴思惟，宮人妃主及諸臣等見王憂惱即白王言：『何故憂惱？』王即報曰：『由仙呪力天不下雨，乃至廣說義如上辯。我今不知作何方計令彼仙人敗修戒行？由斯憂惱是以不樂。』時彼國王有一大女名曰寂靜，即白王言：『不須憂惱，我設方計當令彼仙必敗戒行。』王問女曰：『有何方計？』女白王言：『我學婆羅門呪法，及餘嫖女二十人等一處學法，願王可於水上縛舡安板，著土栽樹種諸花菓，一依仙人所住之處。我等乘舡至彼仙所，即能令仙敗修戒行引來至此。』王聞是已，即如女說，縛舡安板栽諸花果並如上說，遂於果中密盛藥酒，及諸飲食並亦安藥。於是寂靜并餘嫖女，假作仙儀形狀衣服，著樹皮衣披髮散後，共仙無異。從舡上下徐步詣仙，口誦婆羅門呪法，至仙人所。彼仙弟子遙見二十客仙來至，即報仙師曰：『有諸客仙今來至此。』時獨角仙口念：『善來！喚令入室。』是時諸仙既入室已，時獨角仙細看諸仙顏色有異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曾不經辛苦， 行步復從容，
面上不生髭， 胸前有高下，
是仙形貌到， 此事實希奇。』

「彼獨角仙雖有疑心，亦為客仙敷座處已，及設菓實。寂靜仙曰：『汝所住止有如是等多苦澁菓，我今住處有好菓實，猶如甘露，我今請汝至我住處。』時獨角仙即共相隨乘船泛水，於舡樹上取其椰

子。諸菓實中盛[女*厭]媚藥酒，奉獨角仙。彼既飲已便報假仙，共行非法。由此姪染遂失神通，戒行已虧呪力便息，浮雲四起。獨角見已舉面罵天，寂靜報言：『汝身為非尚不自覺，何謂舉面由故怨天？』姪染既纏默然而住。寂靜將往直至王前，白父王曰：『彼呪兩仙，此人即是。』王見仙至喜不自勝，雲布遍天便降甘雨，百姓豐樂五穀滋榮。爾時父王，即嫁寂靜與仙為婦，及諸美女亦賜驅馳，乃至後時棄於王女，便共餘女遂作私通。寂靜見已心生嫉妬，即共仙人甚相忿競，舉脚蹴仙履打仙面。仙作是念：『我於昔時天起雲雷，由呪令息。忽纏姪慾被女欺陵。』爾時仙人，厭心慾染便捨寂靜，精勤習定即證五通，乘空而行還歸本處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昔時仙者即我身是，王女寂靜今耶輸陀羅是。由昔食味貪著姪情；今者以歡喜團，更欲厭著於我。」佛說此語已從宮而出。

耶輸陀羅既見佛知，心便息念，更不尋求，即昇七重高樓，不惜身命遂投於地，佛以神力接不令損。諸人既見不有傷損，心生驚怪。諸苾芻眾見便問佛：「此耶輸陀羅，為愛佛心故，不惜身命投於高樓放身於地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耶輸陀羅，為愛我心故，不獨今生不惜身命，過去亦復為我不惜身命。」告諸苾芻：「汝等諦聽。往昔波羅痾斯城有王名曰梵受，於一時間遂出遊獵廣殺眾生。行至山谷見一緊那羅睡臥，婦在傍邊而守護之。王遂張弓射緊那羅，既著要處一箭便死，捉得緊那羅婦欲取為妻。時緊那羅婦尋白王曰：『唯願大王！放我殯葬其夫，待了即隨王去。』王便作是念：『此豈能走？看作其禮。』作此念已遂即放行。時緊那羅婦，遂積柴四面放火，追念其夫不惜身命，即投於火，夫婦俱燒。諸天空中而說頌曰：

「『欲求於此事， 翻乃更遭餘，
本希音樂天， 夫婦皆身死。』」

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：「往昔緊那羅者，即我身是。緊那羅婦者，即耶輸陀羅是。於往昔時，為愛我故，已投於火；今為貪愛復墜高樓。」

佛作是念：「若化耶輸陀羅者，今正是時，我宜令彼出生死海。」作是念已，為耶輸陀羅說四聖諦法。彼既聞已，以智慧金剛杵摧破二十種我見山峯悉皆摧滅，證預流果發起信心。從家趣非家策勤修習，證阿羅漢果。是時苾芻尼耶輸陀羅，處於眾中心懷慚愧。

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：「我一切苾芻尼眾中，耶輸陀羅苾芻尼最具慚愧。」諸苾芻眾咸皆有疑，復問世尊：「此耶輸陀羅苾芻尼，作何業報，六年懷羅怛羅？」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，如上說乃為頌曰。

佛告諸苾芻：「往昔有村，時有老母唯有一女，多養乳牛每日作酪漿，母女相隨巡村估賣。後於一時，其女負酪忽設矯心，遂報母曰：『我欲見風，願母持酪且漸前行。』母即取酪擔負而去，其女乖墮諂誑心故，離於六里不趁其母。由此業故，耶輸陀羅今生招報六年懷胎。」佛告諸苾芻，義如上說而說頌曰。

時諸苾芻復更有疑，請問世尊：「此羅怛羅先作何業？今受此報六年處胎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羅怛羅自作惡業」，義如上說并及頌曰。

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：「此波羅痾斯城不遠，時有一林多諸花菓，有兄弟二人：一名商佉、二名里企多，身著樹皮，常食菓實及諸藥草。商佉為師，里企多為弟子。時波羅痾斯國王及諸人民，知此林中有二修道人：一名商佉、二名里企多。後於一時，商佉平旦持滿瓶水遊山採菓，其里企多五更早起在兄前行入山，不持瓶水採得花菓，於先到來，渴乏須水。向己瓶中遂無水飲，便取師水而用飲

之。既喫水竟，更不與師添瓶。是時商佉日高後至，乏渴須水，取己添瓶覓水而飲。見瓶無水，遂即瞋罵：『是何強賊偷劫我水？』時里企多尋即報言：『我是其賊我用瓶水，唯願鄔波陀耶罰我重罪。』商佉報曰：『汝是我弟子，須水任飲不與汝罪。』里企多白鄔波馱耶曰：『我是賊人願與重罪，若如不與心不安寧。』商佉聞已遂大瞋怒，便即報言：『我今不能瞋汝與罪，如索與罪，汝向國王處而索重罪。』時里企多遂向王所，至其中路逢王出獵，舉手呪願：『唯願大王！長命無病常戰得勝。』說伽他曰：

「『大王我是賊， 輒盜喫他水；
願王依賊法， 賜我盜水罪。』」

「時王報曰：『縱輒取水亦不是賊。』王復問言：『汝取誰水？』時里企多廣如上事具報王已，王便報曰：『既是汝兄，又是鄔波馱耶，雖輒飲水亦不是賊。汝今好去，不合與罪。』時里企多又白王曰：『我是賊人，願與重罪。如若不與心不安寧。』是時國王聞此語已，便發瞋怒而即報言：『汝今此住，更勿東西。待我山遊迴來處分。』王去遊獵餘路還宮，遂忘仙人不與進止，經於六日。是時仙人不敢東西，諸臣白王：『彼仙奉教經於六日不敢東西，唯願大王速與處分。』王便報言：『討罪六日，汝今無過，今放汝去。』臣報仙人：『汝今六日已罰汝了，今奉王勅，任汝東西。』里企多喜遂即歸還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昔梵授王今羅怛羅是，為前生時起嗔心故，不許東西，乃經六日故。今六年以業力故，在母胎中。諸苾芻！若黑白業及雜染業，咸悉有報。諸苾芻！應捨黑業及雜染業，修純白業。」

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復白佛言：「此具壽賢子，曾作何業，今於上首釋種之中而為國王？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此具壽賢子自種福業」，乃至說伽他曰。

佛告諸苾芻：「昔有貧人，遊行人間至波羅痾斯城。於其城中有諸貧人，見此人來即生嗔恨，競爭打搭驅出城外。彼城國王有一園林，其人既被驅逐投園林中，且自居止。時彼國王因春陽月，此園林中花菓茂盛好鳥競集，王與宮人嫖女往園遊觀。既至園中，與諸嫖女處處遊望嬉戲娛樂。時彼國王疲乏而睡。女人有常法：若見花菓便生貪愛。當爾之時既見王睡，各散林中採求花菓。時彼國王從睡覺起即還城中，彼諸宮人見王還城，各速隨逐。時一宮人心即忙遽，不覺身上遺其瓔珞，宮人去後，貧人見之私自念云：『我若取者，或有尋知必相苦惱。』即取瓔珞懸於樹上，心自念云：『本主若來隨意將去。』復遙觀之：『若非主取則不擬與。』彼之宮女既至宮中，覺失瓔珞念在園內，白其王言：『我緣忙遽，遺忘瓔珞在彼園內。』時王即告群臣：『我有瓔珞遺在園內，可速覓之無令遺失。』臣奉王命，將多手力散覓園中，見於瓔珞繫在於樹，眾共議言：『誰繫瓔珞在此樹上？』即令手力縱橫訪覓，乃見貧人在一叢下，問言：『汝見何人繫此瓔珞？』貧人如上具報。爾時王臣即持瓔珞還宮送王，具陳上事。王聞此言，即遣使者追取貧人。貧人既至，王便告曰：『汝先因何得我瓔珞，不持將去，繫於樹上？』貧人答曰：『大王當知，此是王之貴物，我先貧窮不堪受用。』王聞此語甚大歡喜，告貧人曰：『汝求何願？我當與汝。』貧人答曰：『今此城中所有貧人，願王各施飲食并賜衣服，并令我為上首。』王聞此言便告大臣：『我國城中一切貧人，可施飲食兼與衣服，仍令此人為其上首。』大臣奉命，於波羅痾斯城擊鼓宣告：『一切貧人並令集會。』既集會已，施與飲食并諸衣服，宣示王命，令先貧人為其主領，所有處分咸可隨受。時諸貧人既得衣食，悉皆慶悅，遵奉為主。諸貧人等，先在街衢掣盜他食，食主嗔恨常打罵之，後得王恩轉增奪掣，國人懼王不敢打罵。時國諸人即至王所，具論此事，王便報曰：『汝等自可守護，勿打貧人。』後於異時，城中有人於筐篋中盛諸餅食，其上首貧人見已，便奪持之奔走。諸貧人等

競來隨逐，欲相掣奪。其貧人主走至河岸，又被逼逐，即戴餅筐汎河而渡，到彼岸已在一樹下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若佛如來未出世時，當有辟支佛出現於世利益蒼生，因行而過。彼貧人見威儀庠序，便自念云：『由我先世不知戒施，不能供養此人，致令此身貧窮孤露。若彼德人受我施者，我當施與。』時辟支佛觀知其念，為利益故，持鉢向前乞其餅食。貧人歡喜盡持餅食而以奉施。辟支佛常法：口不說法，身現神通以相利益。得其餅已，騰踊空中現種種神變。諸異生等見此神變，速發善願五體投地，猶如樹倒，便發大願：『我今供養此聖人已，當令來世得為國王，於諸國中最为上首。我於今者見辟支佛，於當來世願見如來，度生死海。』發此願已，諸貧人等皆渡河至咸索餅食，上首貧人報曰：『我已施訖，汝等隨喜。』諸貧人曰：『汝施餅食，已發何願？』上首報言：『願我來世於諸國中得為國王，於諸國中最为上首。』諸人聞已咸皆發願：『上首既得國主，我等願為最上臣佐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爾時上首貧人者，今賢王釋子是。諸貧人者，今五百釋子是。由彼賢子昔於辟支佛所發願施食故，今得諸釋種中而為國王，及見於我出家學道，證阿羅漢果。汝諸苾芻當知：造黑業得黑業報，造雜業得雜業報，造白業得白業報。汝等應捨黑業及雜業染業，修純白業。」

佛在那地迦村群蛇林中。此時多有諸苾芻鉢及世尊鉢在於露地，有一獼猴從娑羅林下來而取於鉢，諸苾芻等即前打逐。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勿打，任其所取，不畏損壞。」時彼獼猴至於鉢傍即取佛鉢，上娑羅樹須臾之間，盛滿鉢蜜來供養佛，蜜中有蜂如來不受。時彼獼猴知如來心，復持蜜鉢於一屏處，擇其蜂已還來奉佛，為未淨故佛又不受。獼猴復知佛意，持其蜜鉢至清流傍，取水灑蜜還來供養，佛即便受。時彼獼猴既見佛受其蜜，心生歡喜合掌頂禮，踊

躍跳躑不顧前後，因落井中遂即命過。當即託生那地迦村清淨婆羅門家夫人胎中。既託胎已，緣福業故，那地迦村界內天降蜜雨。時諸人等問占相者，此是何事？占者報曰：「緣婆羅門婦胎中有兒，業力感故。」至十月滿生子之日，復降蜜雨，眷屬並集，三七日中設食供養。眷屬當問：「所生孩子為立何字？」家人答云：「其子懷時當降蜜雨，生時亦爾。父姓婆悉瑟吒，因茲為名未度婆悉瑟吒，此名最勝蜜。」兒漸長大，因宿業力便生信心，即往佛所。佛為說法發心出家便如法度，既出家已，日日自然感三鉢蜜：一鉢供佛，一鉢供養僧伽，一鉢共親友食。時諸大眾咸並生疑，俱往白佛：「以何因緣此最勝蜜苾芻，日日如有斯蜜應？」佛言：「此最勝蜜苾芻自作福業，是故日日感斯蜜報，廣說如上。」

佛告苾芻：「汝等昔見有一獼猴從娑羅樹下來，以一鉢蜜供養我不？」苾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昔見。」佛言：「彼獼猴者，即此最勝蜜苾芻是也。由前信心施蜜因緣故獲斯報。然此苾芻，何但日能變三鉢蜜，欲令四海總成蜜者，不足為難。何以故？由施佛蜜福增上故。廣說如上，應捨黑業及雜染業，修純白業。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二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

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

佛在劫比羅城尼瞿陀園中，當度五百釋子及鄔波離時，諸苾芻咸皆有疑，以緣白佛：「此鄔波離昔作何業為王剃士？」

爾時佛告諸苾芻：「往昔國王，有一剃頭人，有辟支佛來立門前，語彼人曰：『善男子！與我剃頭當獲善果。』彼剃頭人有一外甥，其舅告曰：『我為王使，汝可於後當為此人如法而剃如國王一種。』時彼外甥聞舅是言，即自思惟：『遣與此人如法剃頭，必應多得功德。』作是念已即便諦念，為辟支佛如法剃頭。時辟支佛復思念云：『彼人與我如法剃頭，我當護助必令此人多獲利益。』時辟支佛作是念已，即騰虛空變現種種神變，彼人見已甚生希有，合掌禮敬五體投地，便發願云：『我今既與此人剃頭，如國王相似，願我來生於世世中，常得與諸國王剃頭，如我舅無異。』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彼時外甥者，今鄔波離是。由於先世與辟支佛剃頭髮願故，今與王為剃頭人。」

爾時佛復告諸苾芻：「此鄔波離於先世時復有餘願，我今說之，汝等諦聽。往昔村中有一長者，取得一妻生於二男。彼時國王，有一剃頭人，與此長者共為親友。彼剃頭人甚有財寶，無有男女，常私念云：『我今多諸財物，而無子息，一旦終沒無可委付，必被國王盡取將去。』時彼長者見剃頭人愁憂不樂，即便問曰：『汝今云何愁憂如此？』時剃頭人即如上答。長者告曰：『我有二子，今將小者與汝為子。』作是議已，便取小兒以為其子。後時長者遇病命終，長者太子與諸童兒共相嬉戲，因或鬪罵，諸童子言：『汝非族姓。何以故？汝弟見為剃頭家子。』爾時此兒，既被斯言愁悴不樂，便私念云：『若我小弟不與剃頭家為子者，我今云何被他毀

辱？我今應當收奪取弟。』作是念已即奪弟歸。時剃頭人心懷懊惱，便集其家剃頭種類，告彼眾曰：『我養彼兒經多年歲，今奪將去。我諸眷屬自今以後，勿與此家作剃頭人。』時彼兄弟不得剃頭，髮毛爪甲皆悉長醜。國王忽見即便問曰：『汝今云何髮毛爪甲作許長醜？』時彼兄弟答國王言：『王剃頭人制諸種類，令於我家勿為剃頭。』王重問曰：『彼有何故？』時彼兄弟具說前事。國王聞已即便告言：『父與他兒，不合更奪。』既奉王教，即便將弟與彼為兒。後兄議曰：『由弟與彼剃頭為子，恒令我等被他毀辱，我今應當殺去我弟，必免斯語。』時有人聞，往剃頭家告其弟曰：

『汝兄等議，恐辱種族，當欲殺汝，宜善防護。』弟聞是語已告剃頭人曰：『兄今欲來殺我，今宜放我出家學諸仙道。』剃頭人念：

『我若苦留此兒不許出家，必被他殺。我今不如放令出家。』父既念已告其兒曰：『我今放汝出家，汝得仙法將歸教我。』子便白曰：『善哉！奉命。』爾時其子即往山林仙人住處，尋諸仙人了不相見，即自端坐繫念思惟，便證辟支佛果。既證果已即便念云：

『我先與義父共言誓曰：「若得善法歸來相教。」』作是念已即往父所，到已騰空作諸神變。其父見已心甚歡喜，合掌發願：『令我世世常與國王作剃頭人。』時剃頭人於後值五辟支佛，皆發斯願：

『令我世世為諸國王作剃頭人。』復於四生值佛世尊，亦發斯願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彼剃頭人者，今鄔波離是。由先世時發斯願故，今為國王作剃頭人。」

復次諸苾芻，復作是疑：「鄔波離作何福業，證阿羅漢持律第一？」

佛言：「其鄔波離復有因緣。汝等善聽，我今為說。乃往過昔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，有佛世尊出現於世，號曰迦攝波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時佛有一弟子，是阿羅漢，持律為最。時鄔波離為彼弟子，

終身梵行不獲果利，臨終之時而發誓願：『我所持戒福業善根，願我當來釋迦牟尼如來出現世時，與彼世尊作持律弟子，如我鄔波馱耶無異。』其弟子者，即鄔波離是，為先發願故，今獲斯果。是故苾芻！黑業黑業報，白業白業報，雜業雜業報。應捨二業繼修白業，乃至廣說如前。」

爾時世尊在菩提樹下，降伏三十六俱胝魔軍，證得無上正遍知覺。時魔即往劫比羅城，於虛空中告淨飯王及諸宮人群臣百姓曰：「沙門喬答摩今夜已死。」時淨飯王聞之，心懷懊惱悶絕擗地，及諸宮人群臣百姓，亦皆如是悲泣懊惱。時淨居天觀察下方，乃見斯事即下空中，告迦比羅城國王人眾曰：「喬答摩不死，今在菩提樹下，證得無上正遍知道。」時淨飯王及宮人國臣，忽聞此言踊躍歡喜。當此之時，甘露飯王誕生一子，以諸眾人歡喜日生故，因號此兒名曰阿難陀。既生此兒，置八乳母共養育之。時甘露王召諸相師，遣占此兒，相師報曰：「今汝此兒，當與釋迦牟尼佛親為侍者。」時甘露王既聞此言，便作是念：「今我此子宜加守護，不應令釋迦牟尼佛見。」後時佛來至於劫比羅城，其王即將此子藏避於廣嚴城中，待佛去已還將歸來。世尊常法：於一切眾生，心無不見、無有不知，此事於妄語戒中及十八頭魚中說並同，乃至世尊作如是念：「此阿難陀童子逮最後身，合於我法中而得出家為親侍者，我所說法皆能領受，更無遺失；我涅槃後成羅漢果。為度阿難陀故，須入劫比羅城甘露王宮，令彼王宮城人不知我來。」世尊作此念已，即作神通，并苾芻僧伽圍遶，入甘露王宮，如法而坐。其王聞佛到來宮內，即將阿難陀童子藏隱一房中，佛知是已即作神力，令彼房門自然開闢。其阿難陀先至佛所禮世尊足，即便把拂在佛背後，侍立扇佛。其甘露王後來，禮世尊足已却坐一面，佛即為王說種種微妙法已，即從坐去。其阿難陀童子，先業因緣故，還隨佛去。其王及夫人嫫女眷屬，撮留阿難陀童子，亦不能留得住。佛即告王及夫人等：「此阿難陀童子是最後身。汝等亦不能留，宜應聽去。」王即

啟佛：「若當如此，世尊且放歸家，我當如法發遣。」佛言：「如是聽汝。」時甘露王即使諸內外一切親族，及請沙門婆羅門等設食供養，乃至貧窮下賤乞人皆施錢財衣服。阿難陀童子於其會中別諸親族，身著瓔珞乘七寶莊嚴象，多將侍衛前後圍遶，往尼拘律陀林中。至劫比羅城門，所乘之象見池中有諸妙蓮花，其象即往池邊，以鼻卷取蓮華。其占相師占相此事，白甘露王曰：「阿難陀童子今出遊學，一聞於耳不忘於心。」時阿難陀到尼拘林，從象而下步詣佛所，頂禮恭敬在一面坐。佛告十力迦葉：「汝應與此大歡喜童子如法度之。」十力迦葉既奉佛命，即便度之為受具戒。

爾時世尊從劫比羅城，往王舍城竹林園中。時阿難陀背上生一小瘡，佛令侍縛迦治之，即依佛教，為阿難陀治。是時世尊坐師子座，為諸大眾廣說法要，具壽阿難陀亦在此會聽法。侍縛迦作是念云：「我治阿難陀瘡，今正是時。何以故？聽法心至，割截不知痛故。」作是念已，便取妙藥傅其瘡上。瘡既熟已，以刀割之出其膿血，復以妙膏傅上，因即除差。然作此法時，阿難陀以聽法故，了然不覺。佛說法已，侍縛迦白世尊曰：「我於聽法坐中治阿難陀瘡，割截針決，阿難陀以聽法故，皆不覺知。」具壽阿難陀報曰：「我為聽佛法故，假令割截我身碎如油麻，都不覺痛。」是時能治醫王，見斯事已生希有心。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請世尊曰：「大德！尊者歡喜曾作何業，遂於背上生癰瘡耶？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歡喜先業汝今應聽，廣說如前，乃至說伽他曰：

「『假令經百劫， 所作業不亡；
因緣會遇時， 果報還自受。』

「乃往古昔，於一邊國名雞羅吒，有王治化，當時無佛，唯有獨覺出現世間。時有獨覺聖者為乞食故，至此城中詣國王宅。王見生嗔，便以彈丸打其脊背。時彼尊者降自貢高，知彼非器捨之而去。諸苾芻！昔時王者，即歡喜是，由以瞋心以彈打辟支佛故，五百生

中常於背上受惡瘡報，今末後身餘報如是。苾芻！若作黑白雜業當受其報，廣說如前。」

具壽歡喜有常法：若與如來真身相隨行者，其心則常恭敬；若與如來化身行者，其心則少恭敬。時有一長者，請如來及諸苾芻，於其家中設諸供養。爾時世尊至時著衣持鉢，與諸苾芻前後圍遶，赴長者供，飯食訖還來本處。苾芻問阿難陀曰：「汝於今日隨如來赴供，為隨真佛？為隨化佛？」阿難陀報曰：「我於今日，與佛世尊相隨往彼，非化身也。」諸苾芻曰：「以何知之？」阿難陀曰：「我若與真佛行者，心自恭敬內懷慚愧；若與化佛行者，則不如此。」諸苾芻遞相報曰：「此阿難陀甚為希有，能知真身化身差別諸相貴賤等類。」於是遠近咸知阿難陀善別諸相。

爾時世尊從王舍城往室羅筏城，至誓多林中住，具壽阿難陀著衣持鉢入室羅筏城乞食。時有一婆羅門，於中路逢阿難陀，作是念云：「我先聞此沙門喬答摩弟子善能占相，今應試之，為解、不解？」便問阿難陀曰：「今此路傍勝葉波林，凡有幾葉？」阿難陀報曰：「有如許百如許千如許萬如許拘胝。」報已便去。時彼婆羅門，即於林中取一把葉數之，知有七百七十七葉，棄之林外默然而住。時阿難陀乞食已，復還歸來由於舊路，彼婆羅門問曰：「聖者！今此林中凡有幾葉？」報曰：「前者有如許百千萬拘胝，今者欠七百七十七葉。」時婆羅門聞此報已，歎甚希有善解算數。時諸苾芻聞已生疑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具壽阿難陀，先種何業善能占相算數？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昔種福業廣說如前，乃至說伽他曰：

「『假令經百劫， 所作業不亡；
因緣會遇時， 果報還自受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往昔世時，波羅痾斯城中有一婆羅門，取得一妻生得一子，生至二十一日，會諸親族設諸飲食，因為此兒立名號曰大

白。年漸長大遊行人間，學六萬頌算數之法，善得明了，復教他人算數之法。由此因故，五百生世明了，亦教他人，今最後身得此通達。」

時具壽阿難陀，復於一時往波斯匿王宮中，勝軍見來，歡喜頂禮在一面坐，白尊者曰：「我從生已來自自然業感，常有一銀娑羅香粳米飯、二頭熟雉、一枚甘蔗，每以食時從空而下入銀盤中，唯一頭雉常落地上不落盤中。」時具壽歡喜，既聞斯言甚生希有，還至僧坊以告諸人。時諸苾芻咸以此緣往白世尊，佛告諸苾芻：「往昔此波羅痾斯城有一長者，多諸珍寶及多田莊，於其莊上，送新粳米，及送死雉并甘蔗等。世間常法：若佛不出於世，當有辟支佛現教化。時有一辟支佛巡門乞食，至長者家入其門內，長者見彼威儀端正言辭柔軟，心生歡喜，便將新粳米飯及炙雉二頭并甘蔗一枚，以施獨覺。時彼獨覺以鉢受之，甘蔗與飯及以一雉，得入鉢中，一雉落地。由此業因受斯果報。時彼長者，今勝軍王是，於無量百千世，生於天上受諸快樂。受天報已，復生人間作王，感斯勝事。是故汝等！若欲供養僧食，應勤施與，勿令落地。」

時勝軍王聞佛世尊記說往昔之事，心生歡喜，於佛法僧起大信心，獨坐一處作是思念：「由我前生供養辟支佛故，獲如是報。我應廣設佛法僧等，必於來世受大利益。」作是念已，占事人奏曰：「明日阿難陀應合得纏頭賞位及灌頂位。」王聞此言默然不語。具壽阿難陀於其夜中，額上忽然生一惡瘡，經一宿已王遂聞之，即便思念：「供養有德之人獲福無量，我親供事。」作此念已即勅天下所有名醫咸集朝所：「阿難陀有病，卿等往治。」諸醫奉詔適阿難陀所，便自選擇得一好手，遂即下針刺去惡血。王自執持千幅輪傘，蓋阿難陀上，刺血了已更傳好藥。王自以帛纏阿難陀首，當日瘡差，王遂禮拜辭阿難陀去。眾僧見此事已咸生疑惑，便白佛言：「大德世尊！阿難陀過去作何福業？今感國王親自承事。」佛言：

「此阿難陀昔種福事，廣說如前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往昔波羅痾斯城有一醫師，時有辟支佛病，往醫師所。彼醫即便盡心恭敬，白辟支佛言：『尊者！所須衣食一切醫藥，我總供奉之，必至病差。』如言奉事乃至病除。」佛言：「諸苾芻！爾時醫師者，今阿難陀是。由昔供養病辟支佛故，無量世中生天受福，五百生中常於人間受勝果報，一切國王及婆羅門諸宰貴等親自供養。今最後身，感勝軍王親執傘蓋，萬乘之主屈駕承事，如前廣說。」

爾時世尊從室羅筏城往婆羅城，漸漸遊行至於城外，到一村住，其村名曰婆羅門村，大聲聞眾圍遶世尊，不遠而住。所謂上坐阿若憍陳那、具壽馬勝、具壽賢子、長氣苾芻、大名苾芻、耶舍苾芻、圓滿苾芻、無垢苾芻、牛王苾芻、妙臂苾芻、具壽舍利弗、具壽大目犍連、具壽大迦葉波、具壽俱絺羅、具壽劫賓那、阿尼樓陀、難地迦、金卑羅，住婆羅村住。妙枕苾芻及阿難陀等，無量苾芻大聲聞眾，於日午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次第而坐。爾時世尊告諸苾芻：「吾今年邁氣勢漸微，為諸四眾說法無力。」

佛在波羅痾斯城婆羅門村中間，是時舍利子、大目犍連，勸請阿難陀與佛作侍者，阿難陀一依尊者教。佛即讚歎阿難陀。是時苾芻眾咸皆生疑，即白佛言：「阿難陀修何福業？今為佛作叔伯堂弟。復作侍者，聰明智慧聽聞佛語，更無忘失。」佛告苾芻：「汝等當知！阿難陀自作是業，廣說如前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往昔過去時，波羅痾斯城有王名曰日曜，於其國中作王制禮，令其人人豐樂安寧，無諸衰難。國王於後妃生一子，三七日中喚諸臣佐，朝集設會為子立名。臣佐白王：『王名日曜，子合立名，號大日曜。』其子漸長，策為太子。於後王妃更生一子，群臣立名，號為日智。其王太子，每常思念心樂出家。每見父王或行非法或依國法，太子見是事已，遂即念言：『我今於後受王國位，行如是法，即墮地獄無有出時。』作是念已往詣王所，跪拜禮

畢白父王言：『我今願欲出家，願王垂慈放我令去。』時彼父王告其子曰：『有諸仙人外道，事火事天苦行持戒，作如此業，唯求來世生國王家身為王子受諸快樂。汝今此身見受果報，如何捨樂願行苦事？』爾時太子復白王言：『聽我出家。』王知其意不求世樂，遂許出家。時彼太子得王放已，即入山中仙人住處出家修道，父王即冊其弟日智紹太子位。時日曜太子既至山中，繫念思惟，證獨覺果。於後時中，身染疾患周旋消散，還至婆羅痾斯城。諸人見已而白王言：『日曜太子入山修道證獨覺果，今來城內。』王既聞已即迎日曜，禮其足已白言：『大仙！汝須衣食、我求福德，今請大仙住我園林，隨時安置所須之物，我當供給。』時彼獨覺默然受請。王見受請，即勅日智太子，侍養獨覺供給所須。時獨覺仙即於定中觀見日智太子，却後七日當捨其命，告太子曰：『弟今何故不求出家？』弟言：『我願出家。』獨覺告曰：『白父王知。』日智太子往父王所白言：『我願出家，願王聽許。』王聞此言，遂生忿怒告太子曰：『汝兄日曜今已出家，我終沒後須有繼嗣，今不放汝。』時彼獨覺聞王不放其弟，即詣王所，說伽他曰：

「『日曜放日智， 令隨我出家；
出家最勝事， 諸佛所讚歎。』」

「父王白言：『大仙當知！汝已出家，我之國法須有紹繼，唯有日智令知國位，在家修福其事足，得何用出家？』時彼獨覺復說伽他曰：

「『王先別思， 此事復別； 却後七日，
日智命終。』」

「王問獨覺：『日智太子却後七日必不活耶？』答言：『如是。』王言：『若如是者放令出家。』太子出家已，發善心供養獨覺。彼獨覺患風，手執飯鉢掉動不安。其太子見，遂將金釧以承其鉢，鉢

遂不動。太子觀已歡喜，發如是願：『我今聽法亦復如是，法入我心更不傾動。』往時獨覺未得果證，為弟日智常說圓滿微妙勝法，今得證果更不說法。日智見已白獨覺言：『汝未出家恒常說法，何因獲果遂即默然？』獨覺報言：『我實不說法。』日智問曰：『誰合說法？』獨覺報云：『汝知應正等覺出世之時，當說種種圓滿妙法。』太子聞此，發如是願：『願以此善根，未來之世與佛作弟，又得出家親承供養，聞法領記獲大總持。』爾時辟支迦謂其弟曰：『却後七日汝當報終，常守此心莫令忘失。』七日既滿未得果證，垂將告謝，重發誓言：『如前所願。』爾時佛告諸苾芻曰：「時辟支弟，今阿難陀是。緣過去世供養辟支迦，當發願言：『未來世中與佛作弟，親承供養多聞總持。』所以今時為我昆季；聰明第一，若水注瓶。」

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即白佛言：「其阿難陀過去行何善業？今蒙世尊於大眾中歎美稱揚聰明莫比，總持強記領受無遺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阿難陀往昔自修善業，廣說如前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往昔之時於賢劫中，於時有情壽二萬歲，有佛世尊號迦攝波，出現於世，在波羅痾斯城仙人墮處施鹿林中。佛有一弟子，多聞不忘聰明第一。彼有弟子從出家來常修梵行，乃至命終不獲聖果。臨終之時一心發願：『所作善根，願當來之世，與釋迦如來為親侍弟子，如今無異。於弟子之中聰明第一，願釋迦如來與我授記，如彼無異。』汝諸苾芻！彼弟子者，今阿難陀是。以先世善心發願力故，今於我弟子中聰明第一。諸苾芻！若作黑白雜染業者，各獲其報，汝等應捨雜染黑業，常修白業。」

佛在王舍城竹林迦蘭鐸迦園中，有五百苾芻圍遶世尊，皆是阿羅漢，唯提婆達多未得聖果。爾時國土飢荒，人民無食乞求難得。眾中有神通苾芻，即騰虛空或下瞻部林中，取香美瞻部之菓，滿鉢充足還至本處，供養四眾自亦飽足；或往蜜羅林、下迦比陀林、或下

甘露園、或下阿犁勒林，取香美之菓，滿鉢充足還至本處，供養四眾自亦充足；或有苾芻神通自在，即騰虛空往北俱盧洲，取自然粳米香美之者，滿鉢充足還至本處，供養四眾自亦飽足；或有苾芻神通自在，虛空遊行往至餘國，乞種種美妙飲食，乃至滿鉢廣說如前；或有苾芻以神通力往四天王所，或往三十三天中，取天厨精妙飲食，滿鉢充足，乃至廣說如前。爾時提婆達多，見諸苾芻有如此神通取諸菓食，作如是念：「此國土飢荒，人民無食等，廣說如前，乃至三十三天取天厨飲食，四眾充足自亦飽足。我若有神通，即騰虛空下瞻部林中，取香美瞻部果，滿鉢充足，我亦供養四眾自亦飽足，廣說如前，乃至三十三天，取天厨飲食，四眾充足自亦飽足。誰有與我力得見聖道，依彼教力我得神通？」作是念已，從坐而起往詣佛所，頂禮佛足而立一面。提婆達多白世尊曰：「唯願慈悲，教我聖道令得神通。」爾時世尊知提婆達多起罪逆心已，告提婆達多：「汝應受增戒中勤心修習，即得神通，乃至增心增智應受，心中當勤修習，即得神通及得餘法。」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，作如是念：「世尊不肯教我神通法道。」作是念已從座而起，往詣具壽阿若憍陳如所。到已問阿若憍陳如曰：「上座！唯願慈悲，教我聖道令得神通。」爾時阿若憍陳如觀佛，知提婆達多起罪逆心，觀已告提婆達多曰：「汝應增色心中勤習，即得神通及得餘法。」提婆達多聞此語已，作如是念：「此上坐亦不肯教我神通道法。」即往詣馬勝、賢子、禪氣、大名、圓滿、無垢、牛王眼、妙臂乃至五百上坐邊去，到已問曰：「上坐慈悲！教我聖道令得神通。」爾時妙臂等五百苾芻，咸觀佛意，知提婆達多起罪逆心，觀已告提婆達多曰：「汝應增色心中勤習，即得神通及得餘法，乃至受想行識，汝應增意心中勤習，即得神通及諸餘法。」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，作如是念：「此五百上座等，亦不肯教我聖道神通，欲似此五百上座，先共世尊平章，不許教我聖道。何以故？今見佛等五百上座，不肯教聖道神通。」復念：「如是何有能教我聖道神通？當時十力迦攝波，在王舍城先尼迦窟中，我詣彼處。彼上座直心無諂，

及我弟阿難陀親教，彼十力上座能教我聖道神通。」提婆達多念已，即往詣十力迦攝所，頂禮雙足於一邊立，作如是語：「上座十力迦攝慈悲，教我聖道神通。」爾時十力迦葉，不觀佛意及五百上座聖眾意，亦不知提婆達多發生如是逆心。以不觀故，即教提婆達多聖道神通。是時提婆達多，於初夜後夜修習善業而住，依止初禪得獲神通。即以神力，一身變作多身，多身合為一身，或現或隱。以智見力故，能如是現。復於山石牆壁，通過無礙如於虛空；於大地出沒，猶如水中；在於虛空中結跏趺坐，猶如在地；或騰虛空猶如飛鳥，或在地手捫日月。

提婆達多得神通已，作如是念：「我得如是神通，作諸變相神通亦得，詣瞻部林中取香美果，滿鉢充足，供養四眾自亦飽足，廣說如前。乃至三十三天取天厨食，亦供養四眾自亦充足。」復更思念：「此摩揭陀國中誰人最勝？我當歸伏。因彼人故，令一切人皆恭敬我。」復更思念：「此國太子阿闍世，父王亡後太子為王，我應降伏。我若降得阿闍世太子，令一切人皆恭敬我。」作此念已，往詣阿闍世所，即現神相化為白象，即入大門從小門出，或入小門從大門出已，自現其身更入大門，變為駿馬從小門出已，自現其身欲入小門。即為牛王從大門出已，即真身現，如法持鉢詣阿闍世所，即變其身猶如小兒，身衣金璫坐太子膝上，乍起乍坐流轉徘徊。太子知是提婆達多神通之相，或拊、或抱、或拍、或鳴，便唾口中。提婆達多以供養利益貪心故，即咽其唾。時阿闍世起顛倒心，作如是念：「此提婆達多勝佛神通。」時提婆達多自現真身，是時太子心生恭敬便即頂禮，及諸供養將五百寶車送。提婆達多出，時阿闍世還至本處，每日兩迴參提婆達多，及承事供養。時太子遣立五百大鎗作諸飲食，送至提婆達多以為供養。時提婆達多收取自食，及五百苾芻圍遶共食。

時苾芻於王舍城晨朝乞食，聞如是語：「此提婆達多得太子種種利供養，日日二時恒日不絕，及五百車輅寶車承事供養，及五百鎚作諸飲食而為供養，及將自食五百苾芻圍遶而食。」諸苾芻聞此事已，次第乞食還至本處，依法食訖，收衣鉢洗足已，往佛所頂禮佛足次第而坐。而白佛言：「大德！我等晨朝入王舍城乞食，聞提婆達多從阿闍世太子所多得利養，廣說如上。乃至五百苾芻圍遶坐共食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時提婆達多受此利益供養，猶此自害及以兼害。何以故？諸苾芻！譬如芭蕉出菓便即枯死，猶此自害；提婆達多受此利養亦復如是。譬如竹葦若出花菓便即枯死，如騾懷妊有子便死。諸苾芻！提婆達多受此利益亦復如是。諸苾芻！提婆達多若受利養，得彼無智。提婆達多日夜長受惡名，苦惱無利，得如是報。汝等苾芻應如是知。」

爾時提婆達多廣得利養，遂起貪心更不希求，起顛倒心別生憶念：「世尊今既年老力弱，今為四眾說法勞苦，世尊不如與我四眾，我自教示而為說法。世尊當可宴寂而坐，修習善法常住安樂。」是時提婆達多起此念已，即失神通，自不覺知我失神通。爾時迦俱羅苾芻，習四無畏除貪念心，死生梵天，即見提婆達多遂失神通，是提婆達多亦不自知。爾時大目犍連，在揭伽國膠魚山恐怖鹿林中。彼迦俱羅梵天子從彼天沒，如屈申臂頃往日連處，頂禮雙足却住一面，作如是語：「大德目連！今可知提婆達多為利養故，遂起貪心更復希求，起顛倒心別生憶念：『世尊今既年老力弱，今為四眾說法疲倦勞苦。世尊不如與我四眾，我自教示亦為說法。世尊當可宴寂而坐，證習善法常住安樂。』是時提婆達多起此念心，即失神通，自不覺知我失神通。大德大目犍連！起慈悲心往詣佛所，說提婆達多如上緣起，乃至失其神通自不覺知。」爾時大目犍連，從梵天子默然受語。爾時迦俱羅天子知目連受已，心生歡喜，頂禮目連雙足，忽然不現。

爾時大目乾連見梵天去，便即入如是定。從膠魚山沒，即於王舍城迦蘭鐸迦竹林園中踊現，詣世尊所頂禮雙足却住一面。爾時大目乾連，所受迦俱羅天子言語，皆悉諮白。是時世尊告目連曰：「汝先知提婆達多如上事耶？為復報汝始知。」時目捷連白言：「世尊！我先舊知。」爾時世尊共目捷連說是語時，提婆達多共四苾芻：一名迦利迦、二名賽茶達驪、三名羯吒謨洛迦底沙、四名三沒羅達多，共此四人同詣佛所。世尊遙見提婆達多等來，告目連曰：「且止莫語！彼無智提婆達多等來。此無智人今對我前，如上之事，定當自說亦自讚歎。」爾時大目捷連禮佛雙足，入如是定，從竹林沒，往膠魚山至本處已，如法而坐。

爾時提婆達多詣世尊所，頂禮雙足却住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今既年老力弱，為四眾說法勞苦。世尊不如與我徒眾，我自教示而為說法。世尊當可宴寂而坐，修習善法常住安樂。」世尊報曰：「如我舍利弗、大目捷連，弟子中尊聰明智慧、梵行神通證羅漢果，我今尚自不以苾芻僧伽而見付囑，豈可況汝無智癡人食唾者乎。」是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，作如是念：「世尊今者讚歎舍利子、目連等，憎嫌於我。罵云：『無智食唾者乎？』」於時提婆達多，於世尊處遂起七種逆心。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三

爾時提婆達多，遂出懊聲點頭三迴，便起而去。是時阿難陀，在佛左右搖扇而立。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：「汝今可於此竹林園內喚諸苾芻集此食堂。」是時阿難陀奉命，巡喚總集食堂。是時阿難陀往詣佛所，頂禮雙足而白佛言：「眾今已集。」爾時世尊即往食堂敷座而坐，告諸苾芻：「此世間中有五種教師。何者為五？第一、有教師自不具戒稱已具戒，彼有弟子久共一處，即知我師不能具戒。共相謂曰：『我若告向餘人，外既聞已，我之教師即被輕賤，我等於後，云何見師共住承事？教師自知好惡，我等應可覆護，勿向人說。何以故？我此教師，時時供我衣服飲食湯藥臥具。』是時弟子貪此供給，覆護教師，不向人說令知破戒。時彼教師應須弟子覆護於我。如上所說，此世間中第一教師。復次第二教師，世間有一教師，用不淨之物以將充命，自將清淨之活，亦非罪失。彼有弟子久居一處，後乃得知我之教師，用不淨物以將充活，自將清淨亦當有罪。『我弟子等，若說教師此事，外將輕賤。此等之緣，我諸弟子若為可活，此教師作諸種不淨罪可自知，然不關我諸弟子事。』又此教師常念：『我等時時供給衣服飲食湯藥臥具。』時諸弟子貪著供給覆護教師，教師常思念：『此弟子便覆於我。』此是世間中第二教師。復次第三教師者，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：智見不淨，教師自將智淨無過。彼有弟子久居一處，乃見教師智見不淨。『教師自將智淨無過，我等今向外人說陳，教師外將輕賤無禮。我等得如是教師，若為堪活，此教師作智見不淨罪可自知，然不關我諸弟子事。』又此教師常念：『我等時時供給飲食衣服湯藥臥具。』時諸弟子貪著供給覆護教師，教師常思念：『此弟子可令覆護於我。』此世間中第三教師。復次第四教師者，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：妄與人授種種記，自將不妄，我與授記皆悉真實。彼有弟子久居一處，

見師妄與諸人種種授記，自將不妄：『我與授記悉皆真實。』弟子等云：『我向外人陳說，教師必將輕賤無禮，我等得如是教師，若為同活，此教師妄與授記之罪，師可自知，然不關我弟子之事。』此教師念：『我等悉令覆護。』此教師時時常念：『我等弟子供給衣服飲食湯藥臥具。』時弟子等貪著供給覆護教師，教師自念：

『我妄與授記，弟子可令覆護，於我常憶此念。』此世間中第四教師。復次第五教師者，又世間中有如是教師：常虛妄說法，自將是實。彼有弟子久居一處，見師常虛妄說法，自將為實。『我等弟子向外人說，必將輕賤不禮，我等得如是教師，若為同活，此教師妄與說法之罪，師自得知，然不關我弟子之事。』教師常念：『我等弟子供給衣服飲食湯藥臥具。』其弟子等貪著供給覆護教師，教師亦常念：『我雖虛妄說法，弟子可令覆護於我。』此世間中第五教師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我受持戒清淨，我自將實戒清淨，自知亦無穢故，亦教諸弟子清淨戒奉行故，不用弟子為戒常覆護，我無憂此怖，我用清淨之物以將充活，我將是實淨之物故，不用諸弟子常覆護，我無憂此怖。諸苾芻！我智見實相亦將是實，我無憂此怖，不應令弟子為智見故覆護我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我所授記一將是實，我念實故無憂此怖，不應令諸弟子為授記故令覆護我。」佛告諸苾芻：

「我說法如實，亦將是如實故，無憂此怖，不應令弟子為法故令覆護我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當知世間五種妄教師，自有過失故令弟子覆護。我不應如是，不應憂怖，亦不應於汝弟子等勢力可住，常責汝等苾芻。若有苾芻受我嗔責，可令近住我法。若不能受我嗔責者，自令退散。譬如瓦師未燒之器以將入火，好者自現真牢，惡者自然破裂。瓦師不起惜心，亦不怖畏，善惡自現，應以可住。我亦如是，受學我法，常嗔責汝。好者可自習真，惡者任自退散。我所說法清淨故，不應怖畏。汝等當知！」說此言已，即從坐起入自微訶羅中。

爾時天授苾芻語四苾芻：一名孤迦利迦、二名騫茶達驃、三名羯吒謨洛迦、四名三沒達羅達多言：「汝等可來與我同伴，彼喬答摩沙門，見今在世，我等五人同意，破大眾及破法輪。我等滅後名稱後世，我得如是名出：『具壽提婆達多等，昔沙門喬答摩在世，多有神通威力。提婆達多等五人，得破眾僧法輪。』我名傳流四方。」彼孤迦利迦報提婆達多曰：「我等不能破於佛世尊弟子眾和合住，及彼法輪亦不能破。何以故？天授！又世尊聲聞弟子，多有神通威力，及有天眼，遠知我心，若我等平章事，他悉具知。為此者故，我等不能破其和合僧。」天授報孤迦利迦等言：「我有一好方便，我等往諸老宿苾芻邊啟請供養：『汝等所須一切之物，我等供給不令闕少。』更往於年少苾芻邊供給，無鉢者施鉢、無衣服者與衣服，所須者我即具給，及求法者賜法，及求教者我教之，令悉成就。」孤迦利迦等報天授曰：「此之方便亦得成事。」爾時提婆達多，為破和合僧眾故，即往詣諸老宿苾芻說陳事意。老宿等苾芻，即知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如是方便。老宿等知已遞相告曰：「提婆達多欲作方便故破僧伽事。」見此因故，諸苾芻往詣佛所，說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及以法輪，以此因緣具白世尊：「天授有意欲破僧輪。」

爾時世尊告諸苾芻等曰：「汝等宜應別諫天授，若更有作如是流類。應可諫曰：『天授！汝莫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。天授！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，同心一說如水乳合，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。天授！汝等今應捨作破僧伽事。』」時諸苾芻奉佛教已，尋即別諫提婆達多告言：「天授！汝莫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。天授！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，同心一說如水乳合，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。天授！汝今應捨作破僧伽事。」時諸苾芻別諫之時，提婆達多堅執其事，無心棄捨，云：「此事真實，餘皆虛妄。」時諸苾芻具以此緣而白世尊：「大德！我已別諫提婆達

多，我等為作別諫之時，提婆達多堅執不捨，而此事真實餘皆虛妄。」

爾時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應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對眾諫之，若更有餘如是流類，應如是諫。當敷座具次鳴健椎應先白言，復總集僧伽。集已令一苾芻作白羯磨，應如是作：『大德僧伽聽！此提婆達多，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非法而住。時諸苾芻已作別諫，別諫之時堅執其事，不肯棄捨，云：「此真實餘皆虛妄。」若僧伽時至聽者，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：「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，作鬪諍事執受而住。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，同心一說如水乳合，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。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伽事。」白如是。』次作羯磨：『大德僧伽聽！此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。諸苾芻已作別諫，別諫之時堅執其事，不肯棄捨，云：「此事真實，餘皆虛妄。」僧伽今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：「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。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，同心一說如水乳合，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。汝提婆達多應捨破僧伽事。」若諸具壽忍許與提婆達多作白四羯磨曉諫其事：「汝提婆達多莫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。汝提婆達多應與和合僧伽歡喜無諍，同心一說如水乳合，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。汝提婆達多應捨如是破僧伽事。」者默然；若不許者說。此是初羯磨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。『僧伽今已作白四羯磨諫提婆達多竟，僧伽已聽許，由其默然故，我今如是持。』」時諸苾芻既奉佛教已，即以白四羯磨諫彼提婆達多。時提婆達多堅執不捨，云：「此真實，餘皆虛妄。」

時提婆達多有助伴四人，共相隨順說破僧伽事，告諸苾芻曰：「大德！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善若惡。何以故？然彼苾芻是法語者、是律語者，依於法律方為言說，知而說、非不知說。彼愛樂者，我

亦愛樂。」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，廣說如上，乃至我亦愛樂。世尊告曰：「汝等苾芻！當與助伴四人作別諫法，若更有餘如是流類，亦應呵諫，應如是作：『汝孤迦里迦、賽茶達驃、羯吒謨洛迦、底灑三沒達羅達多。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，汝等共為助伴，莫相隨順說破僧伽事，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：「諸大德！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。何以故？而彼苾芻是法語者、是律語者，依於法律方為言說若好若惡。何以故？而彼苾芻是法語者、是律語者，依於法律方為言說，知而說、非不知說，彼愛樂者我亦愛樂。」何以故？具壽！而彼苾芻，非法律語，不依法律而作言說，不知而說，非是知說，堅執而住。汝莫愛樂破和合僧伽，當樂和合僧伽，應與僧伽和合歡喜無諍，同心一說如水乳合，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。具壽！汝今可捨隨順破僧伽不和合事。』」時諸苾芻奉教而作，即以別諫諫彼四人作如是說：「汝孤迦里迦等四人，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堅執而住，莫共為伴順邪違正。諸具壽！汝等勿於諸苾芻作如是語：『諸大德！莫共彼苾芻論好論惡。何以故？而彼苾芻是法律語，依於法律而作言說，知而說、非不知說，彼愛樂者我亦愛樂。』何以故？具壽！然彼苾芻非法律語，不依律而作言說，不知而說，非是知說。具壽！汝莫愛樂破僧伽事，當樂和合僧伽，應共和合僧伽歡喜無諍，同心一說如水乳合，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。具壽！汝今應捨隨順破僧伽不和合事。」時諸苾芻別諫之時，彼助伴人不肯受語，堅執不捨，云：「此真實，餘皆虛妄。」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：「大德！我已別諫孤迦里迦等，我等為作別諫之時，孤迦里迦等堅執其事，無心棄捨而云：『此事真實，餘皆虛妄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應與孤迦里迦等作白四羯磨對眾諫之。若更有餘如是流類，同前集眾作白羯磨，應如是作。『大德僧伽聽！此孤迦里迦、賽茶達驃、羯吒謨洛迦底灑、三沒達羅達多，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，隨順於彼不和合事。諸苾芻作如是

諫時：「汝等莫向諸苾芻作如是語：『諸大德！莫共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。何以故？而彼苾芻，是法語者，是律語者，依於法律而作言說，知而說、非不知說，彼愛樂者我亦愛樂。』」時諸苾芻為作別諫。別諫之時，彼於其事堅執而住，作如是語：「此事真實，餘皆虛妄。」若僧伽時至，僧伽應許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孤迦里迦等四人：「汝孤迦里迦等，知彼苾芻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執受而住，隨順於彼不和合事。諸苾芻作如是諫時：『汝等莫向諸苾芻等作如是語：『大德！彼苾芻所有言說若好若惡。何以故？而彼苾芻是法語者，是律語者，依於法律而作言說，知而說、非不知而說，彼愛樂者我亦愛樂。』何以故？彼苾芻非法語者，非律語者，而彼苾芻，於非法律執受而住，不知而說，非是知說。諸具壽！莫樂破僧伽事，當樂和合僧伽，應共僧伽和合歡喜無諍，同心一說如水乳合，大師教法令得光顯安樂而住。諸具壽！汝今應捨隨伴破僧伽不和合事。』」白如是。』次作羯磨，准白應為。」諸苾芻既奉教已，白言：「如是。我等當諫。」即以白四羯磨諫彼孤迦里迦等。時彼四人堅執不捨，云：「此真實，餘皆虛妄。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：「大德！我等以白四羯磨，諫彼孤迦里迦等時，堅執其事無心棄捨，云：『此真實，餘皆虛妄。』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提婆達多共伴四人，順邪違正。從今已去，破我弟子和合僧伽，并破法輪，有大勢力。」

時提婆達多聞是語已便作是說：「沙門喬答磨與我授記，告諸苾芻曰：『提婆達多共伴四人順邪違正。從今已去，破我弟子和合僧伽，并破法輪，有大勢力。』」即告孤迦里迦等：「當知沙門喬答磨與我授記：『提婆達多共伴四人，順邪違正。從今已去，破我弟子和合僧伽，并破法輪，有大勢力。』」時提婆達多，於破僧事更增勇猛。諸苾芻聞，具白世尊。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伽，廣說如前，乃至世尊問提婆達多苾芻曰：「汝實欲破和合僧伽作鬪諍事堅執而住。」提婆達多白言：「大德！實爾。」爾時世尊告提婆

達多曰：「汝非沙門、非隨順，不清淨、不應為，非出家人之所作事。若苾芻興方便欲破僧伽，皆得惡作罪。若別諫時事不捨者，皆得麁罪。若作白四羯磨，如法如律如佛所教諫誨之時，捨者善。若不捨者，白了之時得麁罪。作初番了時，亦得麁罪。若第三番羯磨結了之時而不捨者，得僧伽伐尸沙。」

爾時世尊即於本座，為諸聲聞弟子，欲制破僧隨伴學處，告諸苾芻曰：「汝諸苾芻且未須起，僧伽有少事業。」世尊知而故問，廣說如前。世尊即便問孤迦里迦等四人曰：「汝等實知提婆達多欲破和合僧伽，作破僧伽方便，勸作諍事堅執而住，汝共為伴順邪違正。告諸苾芻曰：『大德！共彼苾芻有所論說，若好若惡』等，乃至非出家人之所應作，廣說如前。」

爾時具壽十力迦攝波，教提婆達多神通道法，當時諸苾芻告十力迦攝波曰：「何故上座教惡人提婆達多神通道法？」十力迦攝答曰：「具壽！我當不知此惡行人，我若知此人惡行，不教神字，何論教通道法？」爾時眾多苾芻告提婆達多曰：「汝得利益供養，悉是上座十力迦攝之德。汝得如是，應往供養十力迦攝。」其大眾作此語方便，以提婆達多往十力迦攝，令教提婆達多捨此惡心，得令行善，為說此事故。時提婆達多告諸苾芻：「彼十力迦攝與我何力？我自日夜常求精進苦行，得第一禪定力，是我自求，不關十力迦攝事。」時提婆達多作此無恩之語，所有神通皆悉退散。時諸苾芻，知提婆達多無恩故神通退散。

爾時諸苾芻有疑，詣世尊所，頂禮佛足白世尊曰：「提婆達多，於十力迦攝無恩故，所有神通皆悉退散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其提婆達多，非是今時無恩，為此失却神通，亦是往昔無恩之語，失却神通，所學之法皆悉退散。汝等諦聽！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此波羅痾斯城，昔有國王名曰梵授。時彼城中有一旃荼羅，善明健陀羅呪禁之法，承彼呪力飛騰虛空，詣香山中採得非時奇妙花果，持還城內奉

獻國王。王見恭敬心生歡喜，即以聚落賞旃茶羅。爾時南天竺有一摩納婆，為學呪故，往波羅痾斯城，問諸人眾：『誰善呪法？』諸人見問，報摩納婆：『今此國內有旃茶羅，善能治呪。』摩納聞已，便詣旃茶羅處合掌白言：『我今來此奉侍親教。』旃茶羅問曰：『為求何事而云供養？』答曰：『為學呪故。』旃茶羅即說頌曰：

「『明呪不惠人，以呪換方與，
或時得承事，或復獲珍財；
若不如是者，縱死不傳授。』」

「時摩納婆報親教曰：『我無珍物，唯空承事供養，幾時可得此呪？』旃茶羅曰：『十二年中承事供養我者由知得不？』摩納婆為學呪故，一心承事供養，漸至一年。爾時旃茶羅，為親會故，身飲酒醉夜至家中，弟子摩納婆見即作是念：『今親教身醉，我於今夜，可重加親近侍衛。』即與敷設床席，臥著親教得令安隱。爾時親教床上轉動，當即床枕忽折。聞床枕折聲，摩納婆自起，作如是念：『親教床枕摧折，臥不安隱。我於床下脊替床枕，不令墮地。』作此念已，即於床下替枕而著，不令墮地。醉人常法，可有身力，盛者二更醒悟。其親教飲酒多，至於初夜不醒，嘔變變於摩納身上。摩納婆自見身上變吐狼藉，即作是念：『我若為變出言，親教聞已不能得睡。』作此念已，枕下不言默然而住。即至半夜親教醒覺，見摩納婆於床下，身上嘔變極以狼藉，親教即問：『床下是誰？』弟子答曰：『我摩納婆。』親教問曰：『云何在於床下？』弟子即如上總說。親教聞此語已生大歡喜，喚摩納婆子：

『我於汝處甚大歡喜，起離於床下，洗浴清淨來，賜汝法。』時摩納婆即洗衣裳平旦來至，親教見已即賜呪法。時弟子依法學得呪已，其弟子為急心故，即作是念：『我得此呪，宜於城中作其呪法自試神通。』念已即騰虛空，往香山取非時花果，來至波羅痾斯，獻奉國內大臣。大臣得已却獻國王，國王問大臣曰：『卿何處得此

非時好花？』大臣報曰：『南天竺國摩納婆將來與臣，臣即奉獻大王。彼摩納婆極明呪法，族姓亦大，唯願大王留此呪師摩納婆；用此旃荼羅作勿，此旃荼羅是不淨行，願即趣却，所有聚落迴與摩納婆。』既作語已，爾時國王依臣所請，趣却旃荼羅，安置摩納婆，亦迴聚落訖。其旃荼羅報國王曰：『此摩納婆是我弟子，呪法可過勝我？』時國王問摩納婆：『汝今呪法，可是旃荼羅教不？』時摩納婆答大王曰：『我自苦行一年，日夜不絕求得此法，旃荼羅可虛與我。』時摩納婆無恩於親教故，當即失其呪驗，後所作法皆悉不成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彼摩納婆學得神呪，為無恩故呪力退散，今提婆達多身是也，為無恩故，神通退散。諸苾芻當知：所學法親教不合無恩，自今已後，無恩者獲越法罪。」

爾時世尊從王舍城詣伽耶山，時提婆達多共五百苾芻於人間行。阿闍世王愛樂提婆達多，即與五百車粟，奉上提婆達多，令作路糧，至於中路逢諸苾芻。苾芻問將車人曰：「此是誰車？」車人報曰：「此是阿闍世王奉與提婆達多。」苾芻聞此語已，即至佛所而說其言：「時阿闍世王無智，將五百車粟與提婆達多，以為供養，不與世尊。」世尊告諸苾芻：「其阿闍世王，非是今世無智亦供養無智人，往昔先世亦乃如是。汝等諦聽！乃往古昔東天竺有一村，去村不遠有一林，其林種種花果茂盛流泉浴池。有五百仙住彼林中，常食自落之菓，及取樹根以為飲食，亦取樹皮以為衣服。爾時有一阿摩菓樹，枝菓垂地極將豐熟。彼五百仙人至於樹邊隨樹乞菓，其樹神心貪悋菓故，不令落地。是時仙眾見菓不落，復留一仙令看所住之處，餘者往於餘樹更重求菓。仙眾去後，有五百賊來至林中，到彼樹邊見菓豐盛，遞相議曰：『我等作何方便食此樹菓？』尊者告曰：『汝等取斧截割此樹，令菓落地，汝等可以食足。』樹神聞尊者此語，心生悲怖悋惜其樹。時樹神搖動其身，菓悉落地，其時賊眾俱共食菓。食菓既已，時仙即至，見樹摧菓悉落盡。仙眾即問彼守林仙人：『今此樹菓是誰食盡？』彼守仙人即以上事具答諸仙。」

爾時諸仙人即責樹神：『是汝無智憎善愛惡，不與善人果，與惡人果。』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昔無智樹神者，今阿闍世王是。賊中尊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此阿闍世王，先時無智施惡人菓，不供養好人，今無智與提婆達多物，不供養清淨苾芻。」

爾時世尊從摩揭陀往至王舍城羯蘭鐸迦竹林園中，與大苾芻同住前後圍遶。爾時提婆達多在王舍城，於人間常行非法不善。是時城內眾人皆往白佛：「是時提婆達多作諸惡不善。」世尊既聞此語告阿難陀曰：「汝將一苾芻隨行，入王舍城街街曲曲，人間若見婆羅門及長者居士，說如是語：『提婆達多及同伴，若作非法罪惡人，不須謗佛法僧。何以故？此人非行佛法行人。』若有人說提婆達多有神通威德，汝報彼：『提婆達多先有神通，今悉退失，無一神驗。』」爾時阿難陀受佛教已，即入王舍城說如上語，若後提婆達多，更作不善惡業，勿更來佛邊恥說其過。

爾時世尊，為慈悲故現其身患。時醫王活命，為佛合煎酥藥，藥名那羅若藥。佛問醫王：「此藥不可思議。」醫王答世尊曰：「實不可思議。」佛復告醫王：「極不可思議。」答曰：「實極不可思議。」世尊復問醫王：「汝可知不？」答曰：「我知。」世尊佛復告醫王：「汝實不知。」答曰：「我實不知。」佛復告醫王：「何者是不可思議？」答曰：「牛食水草能出甘露，此酥合煎成此妙那羅若藥。」佛復問醫王：「何者極不可思議？」答曰：「佛出於世能說妙法，能令僧眾依教而行，此是極不可思議。」佛復問醫王：「何者是汝可知耶？」答曰：「一切皆歸死，除佛之外無有得脫者。」佛復問醫王：「何者汝實不知？」答曰：「我知人滅，不知去處。」爾時諸苾芻，聞此語已心生疑惑，遞相問曰：「此侍縛迦善解佛意。」

爾時諸苾芻即問世尊：「看此侍縛迦善知佛意？」佛即告諸苾芻：「此侍縛迦非是今世善知佛意，亦前世之中善知佛意。汝等諦

聽！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往昔一村落中有一長者名曰善有，其家極富，後娶一妻，妊至十月乃生一女，至二十一日，集諸眷屬乞立名字，其眷屬等即與此孩女名曰善行。乃至復生一子，集諸眷屬乞立名字，其眷屬等與名曰善德。其長者作如是念：『我今有子，將諸財寶可往興生。』更作思念：『我若興生，於後多留財物，恐畏我妻用我財却。』作此念已便少留財，自餘貴寶於金瓶中而滿盛之，復以真珠玳瑁瓶項蓋其瓶口，將至寒林馬耳樹下，掘坑埋之。別取資財即往興易，至他國所倍加得利，便更娶妻，乃至又誕多子。其前妻子漸為長大，而問母言：『我父何在？』母曰：『承聞汝父今在某城，多饒財貨甚得安寧。汝可往彼，父若見汝應相濟及。』子聞此語便詣父處，入於市內父子相見。父見子面即便識之，喚言：『汝從何來？欲何所至？』其子具陳上事，父知己子將歸住處，告言：『汝實莫向他言為是我子。』至於住處心生憐愛，洗浣衣服重加情念，自餘妻息而問之言：『此是何人？』父言：『此是我友之子。』其餘子等見父加憐，而作是念：『此必是子，侵我等財。』父便作念：『我今宜可與彼財本令還所住。若不如此，自餘子等定有妬心而傷害之。』父復作念：『若與彼財，為其物故，在此親戚恐殺害之。』即作書頌而與其子，作書頌已與子遣還。諸親在道即捉問言：『汝父與何等物？』答曰：『唯與一書。』諸人等曰：『必以方便令彼歸還。』隨意放之。便達本國，見母啟拜，母問：『汝於父邊得何等物？』答曰：『更不得物，唯與此書。』母曰：『汝父欺蔑徒獲辛苦。』子言：『我父甚為智慧，實不輕蔑。』即讀其頌思惟句義，而解釋之。既了知己，即詣瓶處方掘取之，將至家中成大富貴。」佛言：「苾芻！過去父者，即我身是。彼其子者，今侍縛迦是。我以方便而教訓之，便知我意；今亦如是。」

爾時侍縛迦而作是念：「如來大金剛體，微少酥膏何以為足？應用二斤。」作是念已，即量取二斤熟酥膏，置佛鉢中。世尊食已而殘少許與諸苾芻，苾芻禮謝世尊。于時提婆達多見此事已，而作是

念：「我應食酥。」而問侍縛迦言：「沙門喬答摩蘇食幾多？」侍縛迦答曰：「正有二斤。」告言：「我亦欲食二斤。」侍縛迦曰：「如來世尊大金剛體，所食酥量能使消化，非汝所及。」提婆達多曰：「我今亦是大金剛體，何不能消？」即取二斤而便食之。至明清旦，佛所食酥皆悉消化，侍縛迦持粥來奉世尊，如來即食。提婆達多酥猶在腹，亦食其粥，腹即大痛，旋轉叫喚晝夜不安。阿難陀於自親族心有顧戀，聞其受痛情生悲愍，詣世尊所而白佛言：「提婆達多為多食酥未消喫粥，腹痛不安。」爾時如來即舒百福莊嚴功德千輻輪臂無畏相手，通徹山壁按提婆達多頂，告諸苾芻曰：「我於提婆達多及羅怛羅，心生平等更無有異。提婆達多諸痛苦劇皆悉除滅。」作是語已，時提婆達多眾苦頓除，從死得蘇，即觀其手方知佛臂，而作是念：「此是沙門喬答摩臂。」為提婆達多由無量劫來懷惡毒故，雖知承以佛威得脫劇苦，便作是語：「其悉達多善能學得如是醫療，以因此法能自濟人。」于時四面而出大聲：「如來世尊以誠實語，救提婆達多劇苦痛惱。」提婆達多眾及諸人，聞此聲時無不慶喜，皆共稱讚：「世尊神力不可思議，甚為奇特。」時諸苾芻詣提婆達多處告曰：「佛若不救，當死無疑。」提婆達多曰：「佛知善術，方欲眾人皆隨己故，而作斯法。」諸苾芻曰：「提婆達多勿出此語，宜速默然當自心觀，豈非佛救耶？」提婆達多曰：「何關彼能救我？腹內酥消痛苦自除。」時諸苾芻既聞此語知無恩報，詣世尊所而白佛言：「唯願如來視聽提婆達多。世尊於彼有大慈悲，彼今無恩無報。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四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五

大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

佛告諸苾芻：「提婆達多非為今時無恩無報，從昔已來亦無恩無報。汝等善聽，我當為說。」攝頌曰。

佛告諸苾芻：「乃往古昔此婆羅痾斯城有一大村，去村不遠有一大林，花菓茂盛流泉浴池。有一仙人名憍尸迦，在彼林中，每食墮落之菓，衣服樹皮；心大慈悲，種種禽獸皆咸依附。有一母象在彼林中，當產之時聞師子吼，心大驚怖失大小便，棄子而走，出於林中。時仙採菓，見小象子知其失母，仙起慈心愍彼象子，尋覓其母，求不能得，遂收象子至自住處，而鞠養之如子無異。既漸長大，便壞仙處花菓樹木。仙既見已遂即嗔責，象知仙瞋更不損林。象又漸大心極猛盛，後復損林，仙又訶責，象無怖懼。仙加苦嗔，象起害心欲踐仙人。仙走入室，象以鼻牙損仙半屋，便即自走。時樹林神即說頌曰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往昔仙人者，今我身是。往昔象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往昔無恩，今亦如是，無有善報，汝等當知！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。汝等諦聽！往昔此波羅痾斯時有國王名大帝釋軍，國土豐饒人皆快樂。王有夫人號為月光，但所作夢皆有真實。於彼國內有一菩薩而作鹿王，其形金色殊勝端正，人所見者無有厭足。自知端正心常怖畏，恒怕獵師常藏其身。時諸禽獸互相解語，時有一鳥詣鹿王所心生愛念，作如是語：

『阿舅！云何驚怖食草？』金色鹿王便即報曰：『我為端正，一切獵師若見我者，恐相殺害，為此食草心常驚怖。』鳥尋報曰：『我於夜中亦怕鵩鷂，我等與舅，從今已去更相守護。若於白日，我處高樹監察好惡，有事報王。若至夜中，王當觀視有事報我。』於彼

國中有一大河在於林側，時有二人先有怨讎，忽然相逢。一人力勝，遂縛怨人擲於河中，其水流急彼人漂溺，便作是言：『誰能救得我者，我與作奴？』時彼鹿王與五百眷屬至河飲水，聞此聲已起慈悲心，便入水中欲救溺人。是時老烏來詣王所，便即告言：『此黑頭蟲，都無恩義，勿須救拔，若得離難必害鹿王。』時彼鹿王為慈悲故，不取烏言，往溺人所背負而出。既到岸上，以口解繩待蘇息已，便即報言：『子須當知，此是歸路，汝當好去。』時彼溺人胡跪合掌報鹿王言：『我於王邊更得此命，願常供侍為奴，以報王恩。』時彼鹿王即說頌曰：

「『不用汝為奴， 亦不須承事；
但莫說見我， 恐彼取我皮。」

「『我今於汝更求一事，汝隨我願勿言見我，即是報恩。何以故？我身端嚴色相具足，恐彼人知殺我取皮，是故莫說見我在此。』彼人答言：『敬從王願，我定不說。』即起合掌右繞三匝作禮而去。

「爾時月光夫人，受五欲樂疲極而睡，於後夜中夢見鹿王，身皮金色微妙端嚴，坐師子座，為諸國王及諸人眾說甚深法。夢中思惟：『我作此夢定是真實。』歡喜而寤，即向於王說夢所見。王既聞已信其所夢，心生驚怪：『何得有鹿處師子座為眾說法？』時月光夫人為王陳說悅意之語，王大歡喜，即便慇懃請王，為覓金色之鹿。王勅群臣，國內獵師總召令集。諸臣奉命，召諸獵師將詣王所。王問獵師：『我聞國內有金色鹿，汝等見不？若有見者，以軟繩繫勿令傷損，將來見我。』時諸獵師白大王言：『我獵多年，不見此鹿亦不曾聞。大王既聞，鹿在何處？請為王捉。』王勅諸臣，擊鼓宣令：『訪有見者來報我知，我即當賞五百聚落。』諸臣受教，擊鼓集眾宣王賞募。時彼溺人聞王重募，即便作念：『我今貧困，為欲貪求王之重賞？為當報恩不說其鹿？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世間常法，一切有情五欲所繫，無惡不作。時彼溺人心貪五欲，即思往時被怨執縛。復作是念：『我今背恩欲報彼怨，不懼未來如前苦事，應報其怨。』作是念已詣王宮門，見種種莊嚴依王正法，使守門者白大王知。王既聞已即喚令人，其人報王：『於山林中具諸花菓。有一鹿王，身皮金色千鹿圍遶，至極端正。我知其處令王得見。』王聞語已心大歡喜，召諸群臣將其兵眾，外國朝者見王嚴駕，亦皆隨從。其人引前往鹿王所，布兵圍繞。時彼鹿王親友之鳥，恒在高樹，遙見兵眾來漸近林中。鳥即下樹報鹿王言：『前被溺人是背恩者，王不須救，不用我言。』鹿王問言：『有何所以？』鳥答鹿王：『前者溺人將諸兵眾，來獵鹿王。』時彼千鹿聞兵眾聲，驚怖走散。是時鹿王即作是念：『我今若走，彼諸兵眾尋覓於我，亦殺千鹿；我寧守死，活彼千鹿。』作是念已，爾時鹿王詣國王所，往時溺人遙見鹿王，即舉兩手指示王言：『金色鹿王彼來者是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眾生若造極惡業者，不待來生今即見受。被溺之人，由不知恩造惡業故，手指鹿訖手即墮地。王見是事怪而問言：『何忽如是兩手墮落？』時彼溺人苦痛悲泣，即便向王以頌答曰：

「『穿牆盜物者， 此不名為賊；
有恩而不報， 是名為大賊。』

「王聞此語即問彼人：『此頌何義？我今不解。』時彼溺人即便為王具說前事。王聞是已，為不知恩溺人說頌報曰：

「『無恩溺人， 何故汝身， 不陷入地？
何故汝舌， 不破百分？ 何故金剛，
執持刀杖， 不殺害汝？ 一切鬼神，
何不打汝？ 汝極背恩， 何故少報？』

「王知彼鹿是大菩薩有大威德，告諸臣言：『應與鹿王設大供養，卿等速迴掃灑道路，懸繒幡蓋燒眾名香，我與鹿王俱來入城。』」諸臣聞勅具依王教。是時國王令金色鹿在前而行，國王大臣隨鹿王後，入婆羅痾斯城，於宮門前置師子座，種種莊嚴請鹿王坐。王及月光夫人，後宮嫔女王子人民，圍遶而坐。是時鹿王方說妙法，王及夫人一切大眾，既聞法已，即請鹿王為受五戒，一切有情願歸菩提。王見是已心大歡喜，向鹿王言：『王所遊處山林曠野，悉施鹿王。我從今後永斷殺生，亦令國人不得遊獵，願諸有情，於諸住處心無怖畏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爾時鹿王者，今我身是。時無恩溺人，今提婆達多是。過去無恩，今亦如是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。汝等諦聽！往昔婆羅痾斯邊界聚落，於中有一作花鬘人，其聚落傍有一河水，作花鬘人每常渡水取花來去。後於一時欲渡河水，於此河中非時得一菴沒羅果，持詣王城與守門者，守門者得轉餉通事。通事人得便奉進王，王得其菓復與王妃，妃得其菓即便食之。以菓香美復從王索，王復問彼通事之人：『何處得菓？』通事人答：『我於守門人邊得之。』王即遣喚守門人問：『菓汝從何得？』守門人云：『我於花鬘人邊而得此菓。』王復遣喚作花鬘人問言：『何處得菓？』花鬘人答：『於河中得。』王語作花鬘人：『汝往河所更覓此菓。』其花鬘人既得勅已，自齎糧食復往河所，尋水而覓行至一山，於高崖上遙見菓樹。其巖嶮絕，一切獼猴皆不能上，何況於人？其作鬘人多日尋覓，無有上處，糧食復盡，其人心念：『我得王教令覓其菓，今既不獲如何得歸？』作是念已不顧身命，手攀嶮崖漸漸而上，未到果所遂便墜落，下有深澗墮在其中。」

「時有菩薩作獼猴王遊行山谷，見花鬘人墮在深坑受諸飢苦。菩薩發心救諸含識，善巧方便，時獼猴王遂設其計，取一大石輕重如

人，即便背負調習運轉，知得出坑，遂負鬘人漸漸而出。由此疲極身體乏困。當於彼時，一切禽獸悉解人語。時獼猴王問花鬘人：

『汝因何事落在深坑？』時花鬘人廣如上說。是時菩薩便作是念：

『此採菓人不得其菓，必當受罪。我今應可與取菴沒羅菓。』菩薩雖困，遂昇高巖摘取其菓，擲與鬘人。彼人得已便自食足，餘殘菓子衣裓盛之。獼猴下樹報花鬘人言：『我今疲乏欲少時睡，汝可警覺守護於我。』花鬘答言：『好！我警覺。』獼猴便睡。時花鬘人而作是念：『我路糧盡，若食菓子以何奉王？應殺獼猴曝作乾脯將充路糧，方可得達。』時彼惡人不知恩故，遂起惡念，擊取大石打獼猴頭，骨髓俱破遂致命終。

「爾時空中有一天神，見此事已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承事恭敬， 猶如善友； 有如是人，
不知恩報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當知：往昔獼猴王者，即我身是。其花鬘惡人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非但過去不知報恩，今亦如是。苾芻當知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。汝等諦聽！往昔之時有一山林，種種花菓。時有一鳥名曰啄木，其林一邊有師子王，尋常殺鹿而食。後殺一鹿遂便食瞰，骨橫咽中不能得出，痛苦多時不能得食，羸劣飢瘦。彼鳥遊戲見師子王，即便問曰：『阿舅！何故羸瘦如此？』師子答曰：『我有痛苦。』時鳥問言：『何故痛苦？』其師子王廣如上說。鳥復報曰：『我為治苦，汝是諸獸中王，能報恩不？每日之中常與我食。』師子王報曰：『依汝所須常能供給。』鳥便思念：『我作方計除却其骨，待去却後然始令知。待師子睡方可除骨。』既作念已，暫遊於樹求覓其食。時師子王，遇涼風吹，遂便美睡。鳥見睡已，以木著口審細更看，遂入口中銜骨而出。在於樹上待師子王睡眠覺後，將骨示之。時師子王須臾睡

寤，遂覺喉中骨去無痛，蹲踞嘖呻。鳥見歡喜，從樹飛下以骨示之，報師子云：『阿舅！苦痛皆由此骨。』師子歡慶報彼鳥云：

『外甥！我久苦痛今得除差，我欲一生供養承事。唯願外甥！日日來此。』鳥聞此語歡喜而去。後師子王正食鹿時，其啄木鳥被鷹所逐，驚怖飢急飛投師子，說被鷹逐飢急怖事，『願舅賜我一餐之食。』時師子王以頌答曰：

「『我當行殺害， 惡性亦惡行；
我牙齒鋒利， 入我口得出；
應當自忻慶， 今復更何索？』

「鳥聞此說亦以頌答：

「『物墮海中失， 夢得寤時失，
承事惡人失； 救濟無恩人，
此更為大失， 我從汝何索？』

「鳥說頌已即便飛去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往時啄木鳥王者，即我身是。彼無恩師子王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先不知恩亦不知報，今亦如是。汝等當知！」

世尊復告諸苾芻曰：「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。汝等諦聽！往昔婆羅痾斯城有一貧人，常取柴樵賣以活命。其人復於一時，執持繩斧往趣林邊，將欲伐柴。即逢非時大暴風雨，七日不息，為避風雨漸次經歷，遂至山邊見一石窟，即欲入中。將至窟門，見熊在內驚怖却走。熊見驚走便呼彼云：『善男子來！汝勿怖我。』其人雖復聞彼熊呼，猶懷恐怖，躊躇而立不前不却。熊見彼住即抱入窟，不令驚懼，與諸美菓堪食樹根，養經七日至第八日。熊自出外看其風雨，見風雨歇，即與美菓發遣令去。其人長跪合掌白言：『我蒙供養身命得活，我從今後何以報恩？』熊即報曰：『汝但勿向外人譌說我在此住者，即為報恩。』其人即便遶熊行道經一匝已，報其

熊曰：『我終不敢報餘人知。』說此語已便即而去。其人行至婆羅痾斯城門，見一獵師欲行遊獵，先共相識。獵師問曰：『汝多日不還家中，婦兒眷屬悉皆憂惱言：「為被風雨漂，及虎狼食？」將作汝死。已度大雨禽獸多死，汝今云何得活？』時採薪人說熊收養，廣如上說。獵師問曰：『彼熊今在何山何窟？願汝視我。』時採柴人報獵師曰：『我今縱死亦不能却入山林。』獵師報曰多以巧言種種勸化：『我若殺得，與汝多分，我取一分。』其人即起貪心，遂便却迴，視彼熊處行至窟邊，遙指熊視。是時獵師於其窟門，多積柴薪以火熏之。時熊被煙火逼困苦欲死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我此山中住， 不害於一人；
食菓及樹根， 常起慈悲念。
我今命欲盡， 當復作何計？
自念過去業， 善惡今得報。』

「時熊說此頌已即便命終。時彼獵師知熊死已，即入窟中取熊剝皮分作三分，語彼樵人：『汝取肉二分，我取一分。』時採樵人以手取肉，當取肉時兩手俱落，獵師見以唱言：『奇哉！奇哉！』獵師已肉亦不將行，便却入城，以希奇事聞奏於王，說向國人。王既聞已親自往看，收取熊皮往詣寺中，打鍾集眾，遂將熊皮安僧眾前。王禮僧已，為諸僧眾說如上事，寺中上坐證阿羅漢果，以頌報國王曰：

「『大王今當知， 此非實熊身；
是勝上菩薩， 當獲無上果。
應三世供養， 大王須起塔。』

「時王聞已勅諸大臣，取種種香木，往詣熊窟所焚燒其身，起塔安置種種花香，懸繒幡蓋灑掃供養。國王大臣及諸人等共立制約，每年中同集供養。共立制已禮塔而去。一切人民若有來禮彼塔及供養者，皆得生天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往昔熊者，今我身是。昔採樵

惡人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昔時早已無恩無報，今時亦復無恩無愧。汝等當知。」

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：「此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。汝等諦聽！往昔婆羅痾斯城有一貧人，常取柴樵賣以活命。其人後於一時，執持繩斧詣於山林，至一樹邊欲採其樵，遂逢大蟲驚怕却走，上一大樹。不覺樹上有熊，見已復怕不敢更上。熊見驚怕漸下報言：『汝不須怕！但依投我。』樵人聞已亦不敢近。熊見悲愍自來執抱，於其樹上選安隱處，熊抱而坐。是時樹下大蟲報其熊曰：『此是無恩眾生，後殃害汝，何須守護？當可擲於樹下，我須食之；若不得食我終不去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世間之法，有歸投者尚自守護，何況菩薩有來歸投而不守護？時熊報大蟲曰：『此人投我，終不違信。』蟲聞此語，為飢乏故亦不肯去。熊報樵人：『我今抱汝疲乏暫睡，少時汝自警覺并守護我。』頭枕樵人便起思念：『我暫睡息，當為樵人說十頌法。』作此念已熊即便睡。蟲見熊睡，報樵人曰：『汝能幾時樹上而住？應可擲熊樹下我食即去，免害於汝當得還家。』時採樵人聞此語已，即起惡念：『此蟲好語，我於此處能幾時住？』作此念已，便即擲熊樹下推落，覺已未至地間即說十字，說已至地。蟲既得熊，遂便食噉飽足便去。樵人聞熊說十字祕密之法，便即思念：『熊有好法應說視我。』遂起貪求即生煩惱，為失法故心迷狂走。說十字曰。

「時樵人親屬既見癲狂，將彼歸家，更無餘語唯說十字。其親屬等既見癲狂，即覓醫人及善呪者，種種醫方療不能差。時婆羅痾斯城不遠，有林多菓，眾鳥皆集出美妙音。時彼林中有一仙人，具五神通，狂人親屬將視仙人，踟跪禮拜便即白言：『我此眷屬癲狂心亂，不說餘語唯宣十字，我等不解如何治差？』仙人報曰：『此人造惡都不知恩，殺大菩薩擲於樹下，而未至地間說於十字，以攝十

頌說此十字已墮地而死，被虎所食，時採樵人便即癡狂。」時諸眷屬及仙門人皆白仙言：『云何十頌？復有何義？』是時仙人次第解釋，便說頌曰。」爾時世尊告諸苾芻：「汝等當知！往昔熊者，今我身是。時採樵人不知恩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昔不知恩，今亦如是。汝等當知。」

爾時世尊告諸苾芻：「此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。汝等諦聽！昔有一城名曰寂靜，其中有王亦名寂靜。國土豐饒人民安樂，無諸賊盜不相征伐。王性慈悲，愍諸眾生等如一子，心好惠施常樂聽法，無有慳貪，供養沙門婆羅門等及諸貧病，心無厭足。王有常法，每日清旦先參父母，後看病人，然治國務。時有貧人重病極困，醫人瞻者不肯與藥，皆云定死。病人既聞心懷苦惱，悲泣遊行至寂靜城。時王春時與諸群臣后妃眷屬欲遊園觀，行詣城門，時彼病人拄杖悲泣，跪拜王前白其王曰：『唯願大王，救我救我如是病苦，令得命全。』王既見已起大慈悲，迴駕還宮命大臣曰：『召我國內所有醫人。』臣奉王命，遂即召集一切醫人，便將見王。王喚病人躬自親看：『汝等醫人必須治差。』諸醫見已白大王曰：『觀此人病藥極難得。』王便問曰：『何故難得？』醫答王言：『要須一生不解嗔人，而取其血煮粥治之，方可除差。如若不得其病不除。』王既聞已便作是念：『我既不能救一人命，用此王位及身命為？』却自觀察，『我一生來無有嗔處。』作是念已，命其乳母便即問曰：『我幼小時不有嗔不？』乳母答言：『自生抱王我尚無嗔，何況王身！』未將為定，更問親母：『兒自生來見有嗔不？』母便報曰：『既懷王已我尚無嗔，況王自身！』王既聞已歡喜踊躍，作如是念：『今得藥耶？』告諸醫人：『於我身上，五處下針刺取其血。』諸醫白王：『病人卑下、王是貴勝，我今不敢於王身上而輒下針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一切菩薩善解世間種種事業。爾時國王起慈悲心，即自下針五處出血令器皆滿，便付醫人，即令作粥與病人食。是時國人見王慈悲善養黎庶，王子臣人后妃嫔女一切國人悉皆啼泣，共相謂曰：『王愍一人不惜身命，棄捨我等今無依怙。』王既聞已報諸人曰：『汝勿懊惱，此非惡事。』爾時大王於其六月日日出血供其病人，是時國王漸加羸瘦身體無力。清淨諸天見王事已，作如是念：『此是賢劫菩薩身，若遭衰亡非是好事，我等以天威力方便，毛孔之中皆入甘露。』念已即與威力，王當可活、病人得差。諸天加威，王得平復，病人又差。王便更與病人五大好村。時彼病人寂靜城中，與其城內王臣宰貴身為同類，八方傳號。經於六月與病人血食乃得差，及以更賞五大好村。八方既聞此號皆悉怪念，來至彼城問彼病人曰：『實國王經六月中出血供養汝不？』彼病惡人即作無恩無報告諸人曰：『此之國王於我何益？身有惡血應合棄却，或以施人此有何怪？』然彼惡人出此語已，即於地中火出，燒此人家一切皆盡，彼之病人却得瘦病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彼國王者，今我身是。彼時病人無恩無報，今提婆達多是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此提婆達多復有無恩無報之行。汝等諦聽！往昔過去婆羅痾斯城，有一國王廣如前說，乃至王妃生一王子，顏貌端嚴，其色赤白頭面圓滿，猶如傘蓋。手臂垂下猶如象鼻，兩眉相連額廣鼻直，一切肢節悉皆圓足。彼生之時諸吉祥事悉皆現前，生已經於二十一日，一切眷屬皆來集會作諸喜樂。是時諸臣相共白言：『王子生時百千吉祥皆悉現前，因此立名號為善行。』廣說如上，乃至漸長。時彼善行性大慈悲，於諸有情生憐愍心，常樂布施，濟給沙門、婆羅門及諸貧窮遠行人等。爾時父王語善行言：『自今已後，不應如是恒行布施，我國庫藏不可供足。』是時王妃又生一子，彼子生時百千災厄不吉祥事，皆悉現前，乃至立號名為惡行。至彼長大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世間常法：行布施者，眾人喜愛名稱普聞。有異國王，聞其善行好行惠施，遂欲嫁女為善行妻，多與珍寶車乘僮僕作書遣使。詣婆羅痾斯國報其王知，王聞歡喜許共為婚。是時善行前白父王：『不欲費損父王庫藏，我今入海自求珍寶，得已娶妻。』王即聽許。善行見許，歡喜裝束辦糧欲去。惡行見已即作是念：

『今此我兄，自他國人皆悉愛敬，入海採寶忽若得來，父王大臣一切國人倍生敬重，我父必當策為國主，我無國分。我今宜可設一方便隨彼入海伺求殺之，我身得迴。樂與不樂，父必策我以為太子。』作此念已，亦詣父所白父王曰：『我欲隨兄入海求寶。』王聞許之，惡行歡喜亦作裝束。是時善行，於其城內擊鼓搖鈴，遍告眾人：『我欲入海，有能去者，應辦糧食裝束隨行，我為商主，水陸阻難我皆能護，我皆能護使無怖畏，亦不輸稅。』作是語已，有五百人至太子所白太子言：『我等請隨太子。』于時取吉勝日，即便同去。廣說如前，乃至入海即告弟曰：『此舶海中忽逢難破，汝應捉我，不須恐怖。』惡行報云：『如兄所教。』舶遇好風遂至寶所。是時舶師告於太子及眾人曰：『汝等昔聞有珍寶渚，今此處是。有種種寶，隨其採取。』眾人聞已歡喜踊躍，即便下舡取種種寶，猶如麻麥滿其船中。善行太子取如意珠，繫其腰下迴船而還。欲至此岸，逢摩竭魚打破其船。是時惡行即捉其兄，船人珍寶皆悉漂失。唯有惡行，以兄威力得至此岸。善行用力既出海已疲極而睡，惡行守兄，遂見其兄腰下寶珠。即作是念：『兄得好珠我失所獲，我今應可刺兄目瞎，持珠獨還。』作是念已先盜取寶，便以棘針刺兄目瞎，棄之而去。善行無眼不知歸路，後牧牛人見已問云：『從何而來？』是時盲人具如上說。牧牛人知即起慈心，將歸家中。善行本性極善彈琴，在彼家內時為彈琴。牧牛人妻心生愛念，即起染欲語盲人云：『共我行私。』盲人聞已兩手掩耳白云：『勿出此語，我不欲聞。汝是我妹，何出此言？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世間常法：一切有情心貪欲色，若不相隨各生瞋恚。時彼婦人見不遂意，即生瞋恨起心謗染，告其夫云：『彼無目人欲姪穢我，如何家內養此惡人？』」佛復告諸苾芻：「世間常法：一切有情於所愛妻，被人侵污心生瞋惱，**比**一切怨此怨為重。由此因緣其牧牛人聞妻語已，於無目人起重瞋恨，復作是念：『此人重罪，今見無目，即是受報，不須殺害，但驅令出。』作此念已即便驅出。其無目人抱琴而去，巡歷城邑乞求活命。後時父王既崩之後，其弟惡行即紹王位，無目之人漸次乞求，至妻國城。其妻年長，諸國王子皆從競索，女之父王告其女曰：『先嫁汝時，善行王子入海船沒而死。今有王子等競來索汝，如不嫁汝，恐諸王子心懷瞋恨。是故我今共汝平章，汝心若為？』女白王曰：『唯願父王，勅國內人，嚴淨城邑集諸國人，女自簡選。』父王允女所請，遂勅境內及諸外國：『我有一女今欲出嫁，集諸國人自簡駙馬。』遂即嚴飾城隍如歡喜園，即令擊鼓宣告：『現在城中所有人眾，及四遠來者，王女求夫隨情選擇，君等隨力莊飾，皆來集會。』至明清旦嚴飾王女，與諸嫖女相隨而出，如歡喜園中吉祥天女處妙花林，遂於城中百千萬數大眾之中，次第巡行自求夫主。其時善行立在一邊彈琴而住，有情業力因緣會合，共相遭遇。聞彼琴聲心生戀慕，即以花鬘遙擲其上，告言：『此人是我夫主。』時諸大眾各生憂惱，共出嫌言：『今此眾內有多豪族，諸方貴勝王子大臣年華可愛，及此城內美妙男子，如何棄此而取盲人以為夫主？』時王近臣見此事已，心懷憂惱，便入白王：『王隨女情求得夫主。』王問：『如何？』答言：『眼瞎。』王聞愁惱，喚女來問：『少女何意？今此城中多有賢人貴勝宰輔大臣及四遠來男子非一，何因不愛而取盲人？』女答父云：『我愛於此。』王曰：『若爾，宜應就彼。何故住斯？』女即詣彼告言：『仁是我夫。』答曰：『汝為非理，作此思惟，共餘男子而為交耶？』女曰：『仁者，我無此心作如是事。』問曰：『如何得知？』女即懇誠發實信語：『仁今證實我心如念：「善行王子及於仁處，情生樂欲無異心者，願仁一目平復如

故。」』而此少女發實語時，盲人一目便即開明，告曰：『賢女！我是善行，被弟惡行而於我處為無利事。』女曰：『何以得知仁是善行？』即發實語作如是言：『我被惡行刺我眼時，我心於彼而無少恨。斯言若實，我之一目平復如故。』說實語時雙眼明照。是時王女即將善行詣父王處，白言：『此是我夫。』王乃不信，女便向王具說前事。王甚奇怪，即令大禮共成婚媾已，多嚴兵馬，令其善行還到本城，驅彼惡行，冊立善行紹繼父位。汝等苾芻，於汝意云何。善行王子豈異人乎？即我身是。其惡行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非但今時無有報恩，往昔之時亦復如是。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五

佛言：「復聽提婆達多往昔之時無有恩報。乃往古昔有一王都，人民熾盛安隱豐樂。王有四子：一名大枝、二名副枝、三名隨枝、四名小枝。其四王子年漸長大，皆娶隣國王女以之為妻，共於父所興逆害心。父覺知已擯令出國，各將妻去，行至曠野路糧皆盡，共立惡制，可殺一妻取肉充食，用濟身命得出長途。于時小枝作如是念：『寧可自死，不斷他命。更無餘計，宜將已妻密走他國。』作是念已，將妻逃走。飢渴所逼，妻便困乏不能前進，告其夫曰：

『聖子！我命將終無由涉路。』小枝作念：『我於羅剎惡伴存彼軀命，於此而終深可傷惜。』即割脾肉與食，又刺臂血令飲。妻食肉血，漸漸徐行至一山谷，採拾根菓以濟身命。於其山間有大河水，時有一人因遭怨賊截其手足，擲著河中作苦惱聲，隨流而去。小枝因出聞苦叫聲，生悲愍心尋聲往覓，遂見一人隨水流下，即入河中背負令出，置河岸上。見手足俱無，情懷痛切，問言：『善男子！爾因何事遭斯苦楚？』其人具以事答。小枝報曰：『汝今雖苦勿生憂怖。』將根菓令食，便語妻曰：『可生慈念看養此人。』既蒙恩養瘡苦漸差，其婦於彼情生愛著，頻頻就彼共作言談。菩薩稟性少行欲染，雖時聚會無解姪情。然此山中所有根果，由菩薩威力悉皆精妙，婦人食已彌益邪心，至其所求行非法。彼便不許，答曰：

『我幾命斷幸蒙見濟，共為惡事便是棄恩，汝夫若知定分身首。』婦數求及被煩惱逼，遂共交通深生愛著，不欲暫離，於其本夫心無戀樂。彼雖遣去亦不見隨，便作是念：『今此女人於我耽著，私通他婦乃是大怨，我定遭苦。』即共籌議告其婦曰：『夫若知我行非法者，必當斷命，此不須疑。』女人聞說以之為然，當設餘計。女人耶智不學而知，即以衣纏頭枕石而臥。小枝採菓還至其傍，見有異狀問言：『賢首！有何所苦？』答言：『聖子！頭甚苦痛。』小

枝報曰：『欲何所作？』女密懷計生此惡心告其夫曰：『我先頭痛，醫與石栢塗頭即差。』小枝報曰：『何處得有？我往求覓。』女曰：『於彼崖下於山澗邊，見有斯藥；既其懸絕，尋索而下我在上持。』彼是大人，為性質直不懷邪偽，報言：『可爾。』以索繫腰懸崖而下，欲採其藥，妻遂放索落崖墮水。由彼有情有長命報合紹王位，落崖不死，隨水漂流至王都所。屬彼國主無子命終，臣佐國民共為籌議：『王既無子今已命終，我等立誰紹繼其位？』喚諸相師，令覓一人堪為王者。時諸相師四方求覓，如有頌曰：

「『假令經百劫， 所作業不亡；
因緣會遇時， 果報還自受。』」

「是時小枝由其業熟合受王位，從水而出坐在崖邊。然菩薩威德，所住之處光彩異常。時諸相師因遊至彼，見此大人有王瑞相，咸皆歡喜往告諸臣曰：『我等求得大人，具王瑞相，堪為國主。』諸臣聞已，即令國人嚴飾城隍，備其大禮，選擇吉日共冊為王。然未有國后，諸臣告令諸國貴族，若有端正好女，各令嚴飾將赴王都，稱王意者納之為后。王緣女人遭大苦惱，深生厭離無心顧眄。諸臣啟言：『大王當知！國后若無，斷王繼嗣，諸方美女咸集於茲，欲冊為后及諸嫔女。』王亦不許，說女人過患。福德有情所在之處，花菓飲食悉皆甘美多有氣力；爾時菩薩落崖已後，於其山中花菓根莖並悉不生，設有生者苦澁無味。彼二惡人由諸根菓無氣力故，漸漸羸弱不能存濟。時彼惡女，即便荷負無手足人，從山而出，入諸聚落巡行告乞。若他見問：『此是何人？』報言：『此是我夫。』雖復如是形容，更無他意。然而國法，若有女人事夫貞謹，人多敬重皆為供養。此女到處多饒飲食，如是遊歷漸至王都。諸人聞已皆悉嗟歎，或有心生喜樂出外遙觀。城中諸人見斯事已，謂其方便共起譏嫌：『王說女人有多過患，豈不見此貞謹婦人，無手足夫肩上擔負，巡門告乞以相濟給。』時守門人見如上事，具奏王知。王聞是語勅令喚入，女人入內，王既見已即便微笑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食髀肉充飢， 飲我血濟渴；
肩負肉團行， 何處有貞謹？
惡計求石栢， 冀我落崖亡；
肩負肉團行， 何處有貞謹？』

「時此女人聞王斯頌，情懷羞恥即便低頭。諸臣聞頌不知其緣，白言：『大王！所說之頌是何義利？』王為諸臣次第廣說。城中人民嫌此女人，共唱為惡擯令出國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於意云何？乃往昔時小枝者，豈異人乎？我今即是。其女人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非但今時無有恩報，過去之世亦復如然。

「汝等苾芻，復當諦聽，提婆達多無恩無報。乃往古昔有一王都，王名自在友，人民熾盛安隱豐樂，正法治化信重賢良，自利利他常懷大悲恒求妙法，於諸黎庶深有戀慕。後於異時妃誕一子，形儀端正殊妙可觀，顏色光晃如真金鋌，頭有傘髻，手臂纖長，額廣平正，雙眉相連，鼻高且直，諸根具足。親族立字名自在，簡付八乳母，年漸長大令遣入學，算計謀策印文祕字無不該練，工巧技藝悉皆通達，所謂象馬車步乘馭善巧工射干戈，無不備悉。其自在童子，敬信賢良情懷仁讓，自利利人是其本行，常有悲愍普愛黎元，捨去慳貪修行惠施。所有財貨無一慳心，舉國知聞悉皆傾慕，四方遠近百踰膳那所有孤貧盡來臻湊，皆令無乏咸起歡心。菩薩曾於一時，乘車出遊趣芳園內，其車皆以金銀、琉璃、碑磬、碼碯、天帝青寶共為嚴飾，皆以微妙栴檀而為轆輓，於其車上皆以師子虎豹之皮而為莊嚴，點諸寶珮，見者愛樂，駕以駟馬，其疾如風趣於園所。時有聰明智慧大婆羅門，來告童子曰：

「『應知世間人， 皆聞汝行施；
寶車雖愛重， 應施婆羅門。』

「爾時菩薩聞是語已，即疾下車生歡喜心，便指其車告婆羅門曰：

「『我今捨寶車， 喜施婆羅門；

願我捨三有， 趣無上菩提。』

「時婆羅門既得車馬，乘之而去。菩薩又於一時乘大白象，名曰王增長，色白如珂雪及白銀花，七支圓滿眾相具足，皆善安住，猶如帝釋翳羅跋拏，行步庠序人所樂見。與諸眷屬并諸僕從，咸共圍繞，譬如滿月耀於星漢。又復屬以三春之際，雜花叢發泉池清澈眾鳥和鳴，菩薩于時欲往芳園暫為遊戲。時有他國怨敵告婆羅門，令從菩薩乞大白象。時婆羅門即從菩薩舉手而乞，并說頌曰：

「『諸有人天眾， 咸同好施名；
所乘大白象， 宜與我將去。』

「爾時菩薩聞是語已，即疾下象生歡喜心，便指其象告婆羅門曰：

「『我今捨白象， 喜施婆羅門；
願出三有流， 速趣菩提岸。』

「時有諸臣奏父王曰：『自在太子今以增長大象施與他國怨敵婆羅門。』王聞是語生大瞋怒，便勅使者令喚自在太子。既至，王便告言：『汝今不應住我國內。』太子聞是語已便自念言：『父今捨我，我今為求無上菩提利益一切，被智慧鎧捨此大象。』復作念言：『我今若在家者，必是不能隨情捨施，宜應往山林堅持戒行。是故今可捨其家緣獨居林藪，有往乞者誓不違逆。』是時菩薩作是念已，便還本宮具告妃知。妃既聞已，恐離夫故心懷悲苦，即便合掌白菩薩言：『聖子！若如是者，我亦隨去往山林中，我終不能須臾之間暫相捨離，若乖離者我命不存。』便說伽他告菩薩曰：

「『虛空無月無光彩， 大地無苗實不生；
蓮花池中水流枯， 婦人無夫亦如是。』

「菩薩告曰：『世間常法必有離別，汝於王宮生長，足好飲食衣服臥具，以斯養故身肉柔軟；若山林間以草敷地於草而臥，以菓為食，採花菓時步遊荊棘。常持戒行，自身亦見眾人心常堅固，來者供養，我亦決定隨意捨施，當施之時勿生憂惱。』菩薩復告妃曰：『汝應可自當善籌量。』妃答言：『我隨聖子意。』菩薩復告曰：『若如是者，心常寄念發誓願言。』既立誓已，菩薩詣父王所頂禮白言：『願父恕過，所施大象與他國怨~~讎~~婆羅門故。由是過失，我往山林，願王庫藏常豐不竭。』王聞語已與子離別，心懷悽愴憂悲苦惱，便告子曰：『汝可住此，勿向山林，隨意布施。』菩薩頌伽他答父王曰：

「『大地諸山林， 乍可令迴轉；
我於乞求者， 施心終不移。』

「爾時菩薩說是頌已辭父而去。于時太子妃及男女，并諸侍從數有千人，皆大泣淚共出此城。時有一人聞是大眾泣淚哀號，問言：『今此大眾因何悲泣？』答曰：『汝豈不聞？』便以頌報：

「『城中有太子， 自將象寶施；
王責遠驅擯， 由是眾悲啼。』

「爾時太子既出城已，告諸侍從：『汝等迴還。汝今應知，一切恩愛會當別離，眷屬聚集法不長久，如彼行路同息樹陰，會合片時要當分散。』即說頌曰：

「『一切世間人， 會合必離別。』

「爾時菩薩說是語已，可行三十里，見一婆羅門，來至菩薩告言：『刹帝利童子！我聞汝名稱遠聞，從三十驛故來，為求四馬車，願施與我四馬車。』于時太子妃，既見婆羅門來乞，心生輕慢已，僇惡言詞告婆羅門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希奇甚惡性， 告言婆羅門：
在於林樹間， 來乞四馬車。』

「爾時菩薩告其妃曰：『汝於婆羅門勿出惡言。』便說頌曰：

「『若無求乞人， 我施誰當受？
為趣菩提故， 盡施去慳心。
六度殊勝福， 是名菩薩行；
為證於菩提， 圓修一切智。』

「爾時菩薩說是頌已，心生歡喜，復說頌曰：

「『我今除此慳貪垢， 寶輅施與婆羅門；
古昔大仙皆共行， 並獲無漏菩提處。』

「爾時菩薩發此願已，心生歡喜，持此寶輅施與婆羅門。時菩薩自負其男而於肩上，又妃將女還安肩上，進路而行，積漸至於山林。既至林已心生少欲，便修戒行依止而住。後於異時有一婆羅門來詣林間，至菩薩所為求男女。時屬曼低採菓不在，時婆羅門舉手讚歎，告菩薩言：『刹帝利童子！願得尊勝。』便以伽他告菩薩曰：

「『我今無侍者， 與妻諸處求；
汝之此二子， 願將惠施我。』

「爾時菩薩聞是語已，為離愛子便暫思惟，時婆羅門復告菩薩曰：『刹利童子！我曾聞汝能施一切，今我乞求何須思忖？』便即以頌告菩薩言：

「『汝今名稱遍諸方， 能以慈悲施一切；
如昔所聞能惠施， 仁今應可順修行。』

「爾時菩薩聞是語已，便以伽他告婆羅門曰：

「『我今定可捨身命， 本願不生於異心；

假令以子施他人， 於此終無有退轉。』

「復告婆羅門曰：

「『我今棄二童， 夫妻住林藪；
女人性悲戀， 云何得存住？
後人莫說我， 無悲棄自兒；
不能捨己身， 而以男將施。』

「爾時婆羅門告菩薩言：『剎利童子，不應如是。汝於王種而得生長，此界大地皆共知聞，名稱十方隨順一切，於諸含識生大慈悲，種種惠施恭敬供養，猶如香象。諸沙門婆羅門師長貧士及孤寡類，皆能攝受而興供養，隨所求願咸稱本心。見者招携無有空過，所逢惠施福不唐捐。我既遠來艱辛備盡，有所求乞幸遂希望，心馬難調無由定住，須臾翻覆不可為常，恐退本心不能惠施，令我辛苦失望而歸，仁今應可滿我本願發遣而去。』即便以頌讚菩薩曰：

「『名聞遍十方， 能施於一切；
幸願垂哀愍， 得遂我希望。』

「爾時菩薩聞是語已，為離愛子心生憂感，便自念言：『我今若捨二童子與此婆羅門者，我及曼低離愛子故，生大悲苦。若不捨者，於我梵行便大虧違。又婆羅門失其本望空語而去，我今定受離別愛子憂悲大苦，於此地處令我憔悴，終是不能違本誓願虧我梵行。』心便決定欲捨其男，而發願言說伽他曰：

「『我今捨此子， 願獲大果利；
以斯殊勝福， 度苦海眾生。』

「爾時菩薩纔施女男，而此大地六種振動，所居山側諸有仙人，見地振動並皆驚愕，互相謂曰：『以誰福力復何因緣，而此大地忽然

振動？今可審觀誰之勢力而有此瑞？』於仙眾中有一仙人，年最尊邁善閑占相，復解天文，便以伽他告諸仙曰：

「『此是菩薩樂山林， 飡菓飲水資身命；
可愛童兒今已捨， 是故大地有斯徵。』

「時二童子知父情捨悲號啼泣，頂禮父足合掌白言：『願父哀憐莫捨於我，我今無父，而趣何依？』爾時菩薩聞是語已，心懷悵悵滿目淚流，便以伽他告愛童曰：

「『子等汝應知， 我非不愛愍；
為濟眾生苦， 是故捨兒身。
以斯殊勝福， 度苦海眾生；
今得出迷津， 同獲菩提果。』

「爾時二童子聞父語已，知父決定而將捨施，悲號泣淚頂禮合掌哽咽而言，以頌伽他而白父曰：

「『父今決定而施我， 我今遺言囑我孃；
我曾先有諸愆過， 願母哀憐見容恕。
我由幼小愚癡故， 不遵奉敬親教言；
今時不得報慈恩， 如此之愆願容恕。』

「爾時子等既說頌已，頂禮父足右邊三匝雙目盈淚辭父而去。于時菩薩念彼童男言詞悲切，心懷憂苦發菩提心便入草菴。是彼二子纔離草菴，此三千世界六種震動，無量百千諸天在於虛空，作如是言曰：『嗚呼奇事！』異口同音而說頌曰：

「『希奇所施大威德， 菩薩如是決定心；
身生愛子二童兒， 捨盡己身心不悔。』

「爾時童子母曼低離，既採菓實，獲已欲來於草菴處，見是大地六種震動，心便驚愕速急向菴。於時有一天子，化為母師子欄路而

住，見菩薩欲度脫一切眾生今捨二子，恐此曼低離於檀波羅蜜心生留難。曼低離既見師子欄路，以頌伽他報母師子曰：

「『師子汝是獸王妻， 何因欄我此道路？
我今共汝悉事夫， 宜速遠離隨緣去。
汝是獸王師子妻， 我是人主帝王妃；
共仁義合為姊妹， 當須開路容我去。』

「爾時天化師子聞是語已，避道而去。于時曼低離在路見種種惡怪，所謂在於虛空聞悲哭聲，復聞居在山林諸有情類皆啼泣淚長吁嘆息，須臾之間便作是念：『我見如是等怪，決定於彼草菴有不善事。』而說頌曰：

「『我今雙目[目*需]， 諸鳥共哀鳴；
令我心哀切， 與子定生離。
如是大地動， 身心並皆戰；
遍身今不安， 定知離別事。』

「爾時曼低離說是頌已，思惟千種有損之事，便到草菴。進入菴已，遍觀諸處不見二子，心生憂惱便作是念：『我之二童不與小鹿而為遊戲，復於聚土為城而作戲耶？』即往尋求，既尋不見，復作是念：『由不見我入菴而睡。』作是思惟，心懷恐懼欲求見子，所採花菓便棄一邊，雙目盈淚頂禮夫足，而白問曰：『我二幼童今何所在？』爾時菩薩以頌報曰：

「『超越求乞者， 婆羅門詣此；
我施彼二童， 汝可應隨喜。』

「爾時曼低離聞是語已，猶如鹿母被毒箭傷悶絕擗地，復如居水之魚在地婉轉，譬如鶉鳥失子哀切，亦如牛母失犢悲鳴。于時曼低離作如是傷歎頌曰：

「『我之二子面如花， 手足柔軟如蓮葉；

同時俱受於斯苦， 別我孤去獨如何？』

「爾時天帝釋，知菩薩與曼低離夫人俱與決定希有難行之行，與三十天共相圍遶，從虛空而下，光明照耀，至菩薩所居山林菴所。在於空中，以頌伽他告菩薩曰(此下有頌)。爾時帝釋作是頌已，令菩薩心堅固勇健，而作思惟：『今菩薩唯有曼低離夫人以為侍者，若有從乞決定捨施，便即無人可事菩薩。我今應從乞取曼低夫人還。』且權寄在菩薩處已，忽然不現。時天帝釋，於後不久化作婆羅門身，至菩薩所而說頌曰：

「『此婦容儀極姝好， 唯獨專心事一夫；
如斯尊貴好夫人， 幸願施之承事我。』

「時曼低離夫人聞是語已，心生憂惱，嗔彼乞人，作如是言曰：

「『汝是無羞貪愛者， 滿世間中極惡人；
若是知法識尊儀， 豈合從夫強乞我？』

「是時菩薩心懷悲感迴顧夫人，夫人以偈告曰：

「『我今心不愁， 亦不憂身苦；
唯憂君獨住， 如何可存濟？』

「爾時菩薩以頌答夫人曰：

「『我在此處不須憂， 我求堅固不壞道；
汝但恭敬隨斯去， 我如野獸死於林。』

「于時菩薩說此頌已，心極歡喜重說頌曰：

「『我今此山末後施， 夫人去後我無憂。』

「說半頌已，是時菩薩即以一手執曼低離，以一手執持澡罐，向婆羅門而說頌曰：

「『此人清淨無雜染，言詞辯了巧祇承；
今我以茲所重妻，奉施仁將願守護。』

「于時菩薩既施妻已，發如是願：『以此施福願早成佛。』說此語時，爾時大地六種震動。時婆羅門遂領夫人，去斯不遠，時曼低離心懷悲感，而說是語：『我今已別所敬之夫及所鍾愛極好兒女，不審宿因有何罪業？』於此曠野栖遑哀號，如彼母牛失於犢子。時天帝釋見此相已，還復本形向曼低離而說頌曰：

「『妙女我非婆羅門，亦非是人帝釋；
能壞修羅大天王，今我深心憐念汝。』

「『汝須何願，我皆與之？』聞此語已心生歡喜，便即重心恭敬禮拜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千眼天主救我子，令離賤身得解脫；
值見父耶常歡樂，帝釋天王我願是。』

「說此語已，爾時帝釋天主與彼妙女迴還至菩薩所，以右手執曼低離手，語菩薩曰：『我將此女寄與聖者，常以供養看待仁者，有來求者更不須與。此是受寄，若轉與他世人嫌恥。』時天帝釋即往將兒婆羅門處，令彼荒迷不知所措，悵惶失次，還到本城市中欲賣。大臣見已便報國主：『有人將王孫子二人，大名悅意、小名黑兒，無慈心憫市中唱賣。』王聞語已情甚悲怪，便遣使往：『追彼人來。勿令兒子入怨家手。』宮人聞已悲懷憂惱，合城愁歎。使者速將王所。王見孫子命令近前，見子身著蔽破衣服、飢瘦羸弱、垢膩塵穢，心即迷悶，遂從師子座上縱身投地，悶絕久蘇。城內諸人大臣輔相宮中嫖女，一時號哭聲振城郭從座斃地。諸臣百官并內宮

人，一時號哭悲切無已，良久乃蘇，告諸臣曰：『我兒雖在彼山林，行檀施業猶不休，今遣使往速迎還。』爾時帝釋天王復至菩薩所，事既了已，便辭菩薩而退。不久之後父王亡沒，諸臣共議：

『大王今既捨化，我等諸人應迎太子。』說是語已，即迎太子冊立為王。既昇王位，作大施會，內外諸有無所恻惜，廣施一切沙門婆羅門，及諸貧窮乞求。遠道來者并王眷屬親友人等，普皆霑洽，一切施與種種功德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為求菩提故， 施與歡喜心，
剎利婆羅門， 薛舍達羅等，
旃荼及惡類， 持戒清淨人，
金銀寶瓔珞。 驅使奴僕者，
男女妻子等， 俱以捨施心，
即得清淨身， 今世及後世。
如王救孫子， 婆羅門受寶，
眷屬共歡喜， 如是得安隱。
皆由彼王孫， 云我是最上，
是人之福田， 合得受供養，
因此得財寶。』」

佛言：「苾芻！汝等當知：此是何事？爾時捨子王者，我身是也。時婆羅門者，提婆達多是，此婆羅門作無恩義。汝等苾芻！勿當如此得少供養，須作重心，況復多施。汝等苾芻，當如是學。」

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，時有瞻波城長者名曰寶德，多饒財寶受用豐足，娶妻未久便即有娠，其夫遂與盛陳供侍，廣說如餘。後時長者往王舍城，月滿之後，於女星月更誕一男，形貌端嚴人所希見，於其足下毛長四指，同黃金色。即令使人疾詣王舍城報長者曰：「生一男也。」長者問曰：「說何語？」使人曰：「長者生男。」如是之問皆云：「長者生男。」時使人曰：「何須多問？」更不言答。長者云：「汝今何不百度而說此語？我今還與百過滿口黃金，汝三度說與三口金。」令使却迴報守庫人：「與二十俱抵財

寶，與男每日食。」長者即向王所白大王言：「我生一男。」時王報言：「我以瞻波城并七頭端正寶莊好象，並與汝男。」寶德長者既啟王已即還本城，經三七日眷屬來會，既是女星月生應與號曰女星。付八孀母：二人與乳、二人常抱、二人洗衣、二人共戲，種種飲食用為養飼，漸漸長大如蓮在水。其男如是年既長大即令入學，曆數別寶伎能皆悉明達，諸人將女競至求婚。其父與男修三種房室園林，謂春夏冬三時，隨用為立三種宮人，所謂上、中、下。其人每在上宮遊戲快樂，日用五百兩黃金作食，與男令食。爾時提婆達多，惡諫阿闍世王：「汝父頭白變黃，不厭女戲種種食飲。爾今長大，不與爾位得日未期。」阿闍世王問言：「今欲若為？」提婆達多答言：「須存過人事，凡所求事無種不作，當為如來服酥。」父王持粥欲往竹林至如來所，阿闍世王在於中道以擲稍刺頻毘娑羅王打破粥鐺，其王却歸。

爾時世尊以他心智皆悉預知，告目連曰：「其提婆達多，勸阿闍世令墮地獄，我於頻毘娑羅索粥欲食，被打鐺破。汝當為我往瞻波城向寶德長者男邊乞粥將來。」爾時大目犍連端坐入定，從王舍城沒於瞻波城現。其長者男每事日神，平旦事時，其目犍連從日裏下。其長者子見大目連，心極驚怪，而說頌曰：

「今見日神身， 從日下吾前；
誰令現其身？ 速答是何人？
為當是日耶？ 為是多聞天？
為當是月下？ 為復帝釋身？」

爾時大目犍連審觀知彼長者子意，即說言曰：

「不是千光日， 我非多聞天；
亦非帝釋身， 我是牟尼子。
甚極足威光， 為乞粥來此，
供養於佛身。」

長者子問曰：「何如佛耶？」大目犍連以頌答曰：

「芥子不可比須彌， 螢火小虫不比日；
牛跡之水不比海， 如諸外道不比佛。」

是時長者子聞是所說，問：「今來意欲須何事？」答：「為如來乞粥來。」問曰：「如來者是何族姓？」目連答曰：「有沙門喬答摩是族釋子，剃除鬚髮身被法服，心行正真出家修道證得無上正等菩提，此是佛也。」其長者子先未聞佛，當聞佛名心大歡喜，身毛皆豎，所有五百金錢造得食飲，一時受奉置於鉢中。爾時目連即入於定，從瞻波城沒於王舍城，出至竹林中將奉世尊。頻毘娑羅更將粥來欲至佛所，聞食香氣普遍，意：「將諸天及天帝釋來供養佛，我所作粥並不堪用。」白言：「世尊！有天帝釋及諸天來供養於佛，此竹林中極理香好。」佛言：「王國界內有大城名曰瞻波，有長者子日用五百金錢造食，目連苾芻往彼乞來，其長者子有是福力。」彼王聞已心生歡喜，欲令使喚。佛知王意即語王言：「汝莫輕彼遣使往喚。」又告大王：「汝可頗能受我鉢中殘食食不？」大王白言：「我是積貴摩頂授記王種，不合喫人殘食。佛是我法王，令食即喫。」佛問王言：「汝曾生來得如此食隨意喫不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我生王宮，王宮長養，身見為王，未曾食此好美飲食。」佛言：「大王當知：彼長者子是大福德之人，常喫如斯上味飲食。」

爾時頻毘娑羅王頂禮佛已退歸還宮，即勅群臣：「當令四事具辦兵馬往瞻波城。」群臣問王：「因何向彼？」王言：「我欲往見寶德之子。」臣等答言：「在王國境何因往看？令使喚取。」王言：

「其人是大福德，不可往喚。」臣等答王：「我作方便，不用王喚其人自來。」王言：「可爾，任卿等意。」臣即作書使人往送：

「令掃灑城，大王欲來。」其長者子聞已歡喜。大臣又報：「王子亦來。」時長者子聞其王子性行兇麤，恐有費損。諸大臣等更作書報：「王及王子二俱不來，汝等須作計議，擁塞彌伽令水却流，無

今一滴順河而過。」長者聞已心極憂懼：「當知王欲科罰我等作此書來。」其瞻波城諸人聚集，共作一書馳報宰相：「王頻附書，勅云：『王來。』復言：『子來。』復令擁塞彌伽却流。」讀此書已，又得報云：「王及王子俱亦不來，王欲得見寶德之子，汝等速當遣來是要。」時瞻波人密遣一人，往王舍城聽察虛實，其人乃知一依書事。于時城邑諸人，同往長者之宅，諮寶德言：「大王欲見汝男，其國臣相實語不虛，我密遣人而往聽察，一如書事，須見長者之子寶德。」答言：「若令我等塞彌伽河以金擁之，我男終亦不能發遣。」眾人重言：「長者是大富貴，亦知以金擁塞彌伽。我等貧人無計可得，要須慈愍我等。」長者答言：「若於城內，家出一子隨我子者，我當放去。」于時人眾皆依長者所言。長者即往男所，竊語子言：「城邑人眾同來啟我，影勝大王欲得見汝。」子白父言：「我當即去。」父言：「必應為汝脚足之下有金色毛欲得相見，汝勿舉脚以視大王。將一寶珠往彼王所，置王足上禮拜王已，即跏趺坐，黃金色毛自然而現。」于時寶德心自思惟：「我今發遣子去，為當令乘象去？為復乘馬乘車？為遣乘船？」更自思惟：「不及乘船安穩。」即令造船，船中更造種種園林，有諸好鳥出種種音，及諸姝女莊嚴身已，往王舍城。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六

時頻毘娑羅王，聞長者子乘舡而來，從彌伽河穿渠直至王舍大城，五里之內滿油麻子。船至城所，勅令掃灑去諸瓦石香水灑地散諸名花，喻如天宮，作好供養，迎長者子入王舍城。其子見王頭面禮足，便以寶珠置王足上，退住一面結跏趺坐。時王見彼足下黃金毛已，心生驚愕歎言：「有大功德福力之人，汝曾見佛以不？」答言：「未見。」王言：「汝可相隨見佛世尊。」問王：「佛騎何物？」王言：「出家之人不用乘騎。」長者子答言：「我亦步去。」時諸人眾皆以脫衣覆地與長者子踏上，問言：「彼佛世尊踏衣行不？」答言：「不踏。」即令去衣。其長者子以足踏地，諸天脫衣覆地，問言：「我不令著衣，何因地上有衣？」傍人答言：「此是天衣非我等衣。」亦令去却，天去衣訖。時長者子足踏地著，是時大地六種震動。

爾時佛告諸苾芻：「此長者子從九十一劫已來，皆以覆衣踏行，不曾露足踏地。今長者子為重法故，以足踏地因此地動。」爾時長者子來詣佛所，禮佛足已却坐一面。

爾時世尊隨其根性而為說法，既聞法已從座而起，頂禮佛足求願出家受持戒行。佛言：「不然！長者子，父母不聽，不得出家受戒。」爾時頻毘娑羅王白佛言：「我是國主，於彼長者庫藏資產事皆由我，王既聽許，唯願如來令其出家。」佛言：「善來苾芻！」即時出家被僧伽胝衣手持瓶鉢，威儀庠序如百歲苾芻。是時六眾苾芻共為恥笑：「其長者子汝如生酥，有何所堪？今者勤勞修行梵行，有何所益？」時六眾苾芻見而調弄，共作是語：「此人形貌如生酥團，於佛正教勇猛勤修，當何成就？」彼聞是語，即往尊者阿

難陀所，白言：「尊者！云何苾芻決定修行，早得成就意得正定？」答言：「如佛所說：受三摩地勤苦經行，速得正定。」時彼聞已即往屍林，作三摩地經行，專念覺品善法思惟，竟不能證。又起一念：「我今勤行精進過諸聲聞，不得證果。我今自有家宅眷屬財物現存，歸俗自須行施造諸功德。」爾時世尊知其思念，告一苾芻曰：「汝可往詣彼屍林所報長者子曰：『汝可來此。』」時彼苾芻承佛命已，便往林中報曰：「世尊命汝。」彼既聞已共往世尊，頂禮佛足却住一面。佛告彼長者子：「汝不應在於空閑林中獨住宴坐而作如是非理尋思，汝昔作是念：『所有聲聞勤修苦行，我皆過彼，由不斷漏心得解脫。我之親屬有大資具，受用豐多，可應還家受諸欲樂，廣行布施造諸功德。』」

時長者子聞佛說已，便作是念：「世尊今者知我心之所念。」即時驚愕恐懼憂惱身毛豎立，白佛言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佛復告長者子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我意答。汝昔在家常作何業？」答曰：「善解彈琴。」又問：「若調絃時其絃調急，其聲和雅悅心，好聲堪用已不？」答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問曰：「琴絃若緩，其聲和雅悅心，能發好聲堪用已不？」答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若琴絃不緩不急，調絃平正，其聲好不？」答言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佛告長者子：「若復有人極行精進心生掉舉，若多慢緩心生癡懈，是故汝應修處中行。若如是者，汝今不久斷諸有漏心得解脫，得慧解脫見法證果：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。」

爾時長者子聞佛所說，歡喜信受諦心思惟禮佛而去。時長者子，聞佛世尊為說琴喻方便誨已，獨處閑靜修不放逸專修正念。「善男子！汝所標心希求出家，剃除鬚髮被僧伽胝衣，正信出家，學無上果。梵行已立，最後獲得諸法，以自覺知證成就果：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。應知證果。」時彼具壽便自證得阿羅漢果，善得解脫已得果已，正受解脫喜樂一心，而作是念：「我

今正是應詣佛所供養恭敬。」作是念已，即於晡時從宴坐起，往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。

爾時具壽而白佛言：「凡有苾芻，得阿羅漢果諸漏得盡，所作已辦不受後有，棄諸重擔得自己利。盡諸有結，慧善解脫，心得自在，而於六種得勝解脫，所謂：一者出離凡俗得勝解脫，二者利諸勝解脫，三者寂靜勝解脫，四者貪欲盡勝解脫，五者盡諸最勝解脫，六者不失正念勝解脫。」白言：「大德！若復有人發少信心而求解脫。勿作是見，於貪、瞋、癡而得解脫出離生死。大德！若復有人發少尸羅出離生死，而求解脫無病惱憂。勿作是見，得盡貪、瞋、癡，無病憂惱而得解脫。大德！若復有人為求名利為稱譽故，行寂靜行而求解脫。勿作是見，得盡貪、瞋、癡離於愛取，不失正念而得解脫。大德！若有苾芻得阿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所作已辦棄諸重擔，獲得己利永斷諸有，心善解脫慧善解脫。是彼阿羅漢，得此六種勝解脫。大德！若有苾芻心得學處，若求無上涅槃善道，不著於色，時彼學處是淨尸羅，成就學處調伏諸根，後得漏盡；於無漏心得解脫，得智解脫；於現前法以自覺知，而證圓滿：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。時彼羅漢無學尸羅，成就諸根無學。大德！喻如童子幼小心情樂睡，至于盛少尸羅諸根咸悉成就，後時年老諸根以枯尸羅成就。大德！苾芻亦復如是。若有苾芻而住學處得心自在，彼求無上涅槃善道，不著於色住於尸羅，諸根調伏。後時盡諸有漏，於無漏心得無漏慧，得解脫命；於現前法已自覺知，而得圓滿。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不受後有，無學尸羅而得成就。已證得果，即見諸色心不攀緣，亦不惑亂。其心正定情無顛倒，善思修習心無增減。有惑亂之事，不能為失正念，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心知諸法，色等諸法不能惑亂，不失正念。安定不散，情無顛倒，善解脫善修習，見生滅法。

「復次喻如城邑聚落，不遠有大石山，無有缺漏亦無孔隙，全為一石；或有大風從東面起，其山不動不搖亦不西傾，西南北風亦復如是不動不搖。過去色等如大暴風來於眼前，眼等心識無有顛倒亦復如是，不動不搖，其心安定無有散亂。若得解脫修習善已，見生滅法。復次耳鼻舌身意，能知聲香味觸等，此之六種惑亂身心，彼能得果不失正念，內情心等不失正念，無有散亂顛倒。善得解脫修集善已，見生滅法。」具壽苾芻說是語已，便以伽陀而說頌曰：

「出家解脫者，心無病惱憂；
彼住寂靜地，樂盡愛貪欲。
趣解脫盡者，及心不失念；
了知意生法，而心得解脫。
心若得解脫，寂靜見諦住；
所作既作了，不應而更作。
如彼大石山，暴風不能動；
色聲亦復然，不能為損害。
心意得定者，而見生滅法。」

說是頌已，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世尊能斷一切疑惑，便即白問世尊：「具壽苾芻種何等業？由業力故生富貴家，而於足下有金色毛，每日常食五百種味，九十一劫已來足不踏地。纔生誕已，得二十俱胝金錢，後於世尊教中出家修學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。」

爾時世尊告諸苾芻曰：「彼之具壽積習善業果報成熟，喻若暴流決定自受。汝等苾芻應知自作自受，廣說如餘。」即說頌曰：

「假令經百劫，所作業不亡；
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。」

佛告苾芻：「乃往昔時九十一劫，有佛出世，號毘鉢尸應正等覺，出現於世，十號具足。彼佛有六十二千苾芻前後圍遶，遊行人間漸至王城名曰親意。爾時城中有諸居士子，聞毘鉢尸應正等覺與六十二千苾芻，前後圍遶遊行人間來至於此。彼既聞已，皆共往詣佛

所，頂禮佛足退坐一面。爾時世尊為諸童子善說法要，示教利喜默然而住。

「爾時眾童子等從坐而起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，許我以四事供養三月安居佛及眾僧。』爾時世尊默然而許。時諸童子知佛許已，頂禮雙足辭佛而去。彼童子等既到城已，於議堂中共相議曰：『我等云何供養世尊？若共作一食供養？為人各作食供養？』其中或有云：『眾共作食供養，廢其生業田農等事。』時眾共議：『人各依次一日作食供養。』即隨力所辦作食供養。其中有一童子家貧，共母商量：『我家貧乏，依次辦食云何得辦？』時母答言：『愛子！可於最後而與供養，未至日來隨力收辦即以充足。』既至日已鋪以熊皮，如來踏上行至坐處，造五百味飲食供養如來，五輪著地發大誓願：『願所生之處，常得豪性富貴家生，亦願我足不踏於地，猶如如來足下有毛四指金色，行願如佛。當當來世有佛出時誓當供養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等：「爾時貧童子者，即寶德長者子是。彼於毘鉢尸如來所發誓願，業果成熟，感大富貴，足下有毛作黃金色，從九十一劫以來，不曾以足一踏於地。當生之日有二十俱胝金錢，隨其日日從地踊出。即於佛教中出家修學，得阿羅漢果。」

佛告苾芻：「若作黑業者當得黑報，若作白業者還得白報，諸雜業者還復如此。汝等苾芻！如雜黑業者汝不應作，當作白業。如未生怨，為彼惡友提婆達多故，於父王頻毘娑羅所，起大惡逆，擲稍打著手指，舉國人民共為恥笑談論：『如此惡者為友，未生怨王在胎中時，何不殺却？』或時有人談論：『此非是阿闍世王過也。由彼惡友提婆達多過。』或有說言：『為佛與提婆達多出家，不作擯罰致於他方自所安住。』或有譏說：『佛亦無過，為彼苾芻僧伽不依僧教住持故。』如斯眾議父王聞已，心不起惡，而云：『由我先世業故。』復有說云：『是佛及僧之過。』我由此說情懷憂惱。」

時諸苾芻各生疑心，請世尊曰：「何故彼人造過令此受殃？」佛告諸苾芻：「非但今日有如前事，乃往過去曾亦遭此。汝等諦聽！我今為說。乃往古昔有波羅痾斯城王名梵授，人民安隱富樂豐饒。時彼城中有其二狗：一黑、一白，食鞍轡皮繩。於異後時王欲出戰，告其臣曰：『卿速嚴仗。』臣即觀見被狗咬破不堪所用，便啟王知。王聞生嗔令殺諸狗，城中諸狗既遭殺害，因即逃竄出國去者。時有他國一狗從外而來，見其諸狗怖而逃竄，問言：『何意如是？』城中諸狗以事具答。報曰：『何故不白大王？』城狗對曰：『誰敢啟王？』外狗報曰：『仁等安住，我於此夜進詣白王。』便至王所行步端儀，說伽他曰：

「『大王宮中有二狗：一白一黑備色力，
應當誅彼不滅我，誅者不誅非是理。』」

「是時王聞此頌，告諸臣曰：『卿等宜應為我覓取說伽他者，將來見我。』諸臣訪察：『誰於夜中為王說頌？』而有白言：『他國狗來為王說頌。』王曰：『卿等審推，實是宮中二狗食耶？為餘狗喫？』諸臣集議：『王今令推，云何詳審？』於中有言：『何假多論？但取頭髮安狗口中，若食皮者自當吐出。』既安髮已，王宮二狗便吐食皮。以事白王。王曰：『宜治二狗，餘狗無愆。』汝等苾芻，於意云何？昔二狗者豈異人乎？今提婆達多、阿闍世王是，由彼往昔過失令他受苦；今亦如此，彼等造罪佛僧招過。

「汝等復聽提婆達多無恩報事。乃往古昔於波羅痾斯城，王名梵授，治化人民。時有一人入山採木，路逢師子，便即逃竄墮落井中；師子奔趁不見其井，遂墮其上；而有毒蛇逐鼠鴟欲撥鼠，此三一時俱墮井內，各起害心欲相噉食。師子曰：『今此井中我有勢力，能食汝等，然而共在厄難之處，宜息惡心莫相損害。』因緣會遇屬有獵師，逐鹿至此向下看井，其井中人遂發大聲唱言：『丈夫！願見救濟。』」

「是時獵師先拔師子令出井中，師子即便禮獵師足，白言：『我今知汝深恩，必當報謝。其在井中黑頭蟲者，不識恩義，必莫救之。』師子即去。於後獵師，所有井中人蛇蟲鳥等，次第悉皆救出。後時師子捉得一鹿，獵師因行遇至其所救，師子見來，即便以鹿授與獵師，跪拜而去。後於一時，其梵授王及諸宮人，出城遊戲至苑園中，恣意歡娛遂便睡著。時諸宮人見王睡已，心無畏懼，或有經行、或有立者、或有坐者、或有眠者、或有遠去、或有脫衣曬污、或有解脫瓔珞在其傍邊便即眠睡，墮井鴟鳥銜其瓔珞遂將遠去，與彼能救獵師，以報恩德奉上瓔珞。時梵授王眠覺，與諸眷屬臣佐速歸入城。于時失瓔珞宮人，遍觀其處不見瓔珞，詣王白言：『大王！在苑園中而失瓔珞。』時王便告諸大臣曰：『在諸苑園已失瓔珞，汝等須為訪覓，是誰盜將？』時諸臣佐既奉王命，即便訪覓。時黑頭蟲時時往彼獵師之處，而覓方便覩其瓔珞，見已便知是王瓔珞今在於此。其黑頭蟲便棄恩義，遂詣王所白言：『大王！所失瓔珞我今具知在獵師處。』王聞是語便即嗔怒，即令使者往捉獵師。時王使人至獵師所告言：『汝於苑園中盜王宮人瓔珞。』其獵師恐懼答云：『我等實不盜王瓔珞。』具向使者陳說所得來由，還其瓔珞。使者得已將詣王所，其獵師當處即被囚縛。于時其鼠見已急往報蛇，向蛇白說：『其黑頭蟲罪惡之人，不識恩德，遂令我善知識被王使者見今囚縛。』蛇聞語已答言：『汝報獵師，我今日為爾向王宮中螫於王身。汝當呪持，我即收毒。王當歡喜決定放汝，亦即與汝賞賜。』其鼠得此語已即具報獵師，獵師云：『善哉！當如是作。』其蛇即螫王身，王時患苦毒遍其身，廣召醫師：『誰能治我？』時諸醫師無能治者。王既遍告，獵師聞已，遂遣所執當人：『汝當為我白王，我能治得。』其執使者具事白王，王言：『即令解放將來。』既至王所，獵師為治，手下即差，便即釋放。王甚歡喜重與賞賜。」

佛告諸苾芻等：「汝意云何？豈是異人耶？時獵師者我身是也。彼黑頭蟲不識恩義者，提婆達多是也。往昔之時無恩無義不知恩德，今亦不知恩義，亦不知恩德。」

復次佛告諸苾芻等：「如是提婆達多，不知恩義亦不知恩德。汝等諦聽！我為汝說。乃往昔時有非時，七日大雨不止，其鼠狼投入穴內，鼠亦入其穴中。後有毒蛇，覓避雨處亦入其穴。然而鼠狼欲害其鼠，于時毒蛇報鼠狼曰：『汝及我等遭大苦厄，汝等勿生相損害心，各自安住。』其毒蛇等各立名號，毒蛇名愛君，鼠狼名有喜，鼠名恒河受。其愛君及有喜等告恒河受言：『汝是勤健，當為我向餘處求覓飲食將來。』其鼠性行質直心意賢善，為彼蛇及鼠狼勤求覓食。未迴來間，鼠狼報蛇言曰：『彼若求食不得空來，我即食伊。』其蛇聞是語已遂作是念：『此鼠狼今遭此苦難，由欲擬害彼鼠，我今恐彼求食不得空來，決定被食。我今預須報彼鼠知。』作是念已即便附信報鼠令知，作如是言：『其鼠狼作如是言：「如鼠無食空來，必定食汝。」』其鼠苦求食飲不得，作是思惟：『我今食既不得，空去必定食我。』其鼠復附信與蛇，以頌報曰：

「『若人儉少無悲心， 飢火逼迫遂生急；
汝大有恩報此語， 我今無復更來親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等：「其鼠者，豈異人乎？我身是也。其鼠狼者，提婆達多是也。其提婆達多，往昔之時亦無恩義，今亦不知恩德。」

時未生怨王，於父前擲劍，王便問言：「愛子！汝因何意擲劍於我前耶？」答王曰：「我有瞋恚。父有受用，我無受用。」王聞是語便告子曰：「若如是者，其瞻波城與汝受用。」子得城用歡喜踊躍，便往提婆達多處，作如是言：「尊者！我今得瞻波城恣情受用。」時提婆達多報太子曰：「汝今用功現果報力交得受用。」太子答曰：「聖者！我今見也。」復言：「汝可更用大功必得增

勝。」時太子遣往瞻波城，徵稅重役逼迫百姓，為被逼切各散投諸方，或有投王舍城、或投諸國，或有其中發使奏王言：「太子逼迫，瞻波城人散走外國。唯願大王制其非法。」

爾時父王即命太子告言：「汝今何故逼迫百姓？」太子答言：「為兵士不能存濟。」父王言：「若如是者，除王舍城已外，摩揭陀國諸人民等，任子受用。」太子得已，即詣提婆達多所報曰：「聖者！除王舍一城已外，並是我得。」提婆達多答曰：「用功者今得如是果報，汝可更用功力。」爾時太子即遣使命苦役損害摩揭陀國城邑人民。時諸人民既被逼迫苦已，時諸人眾奏影勝王曰：「今被太子損害摩揭陀國人民城邑，願王制約勿許使。」王聞是語即命太子，太子至已父王告言：「汝復何故損害摩揭陀國城邑人民？」太子答言：「我諸兵士其眾甚多不能存濟。」王言：「若如是者，我今惟留一庫財物已外，及王舍城並任汝受用。」太子得已，即往提婆達多所：「我今更得王舍城，唯除一庫財物已外並得。」提婆達多答言：「此是用功果報成熟如是。」復言：「凡是國王以用庫藏為力，若有庫藏即是國王，為庫藏故須用功力。」時彼太子更遣損害王舍城人。時王舍城人民眾等，并瞻波國及摩揭陀國諸人眾等，各懷恐懼，密奏王知具陳上事：「被太子損害苦急，太王比來養育百姓由如赤子，今被太子損害，我等人民多有逃散諸國，我今還欲如是。」其影勝王情甚敬信，慈愍有情住持正法，聞是語已即命太子。太子至已，王以理言順太子意，以手摩太子頂告言：「我今所有城邑人民並付囑汝，汝今因何惱亂百姓？汝今正應合須養育。」太子答曰：「我為無庫藏所以如此。」太王報言：「若如是者，除我宮人，自餘庫藏任汝所用。」然其太子性懷暴惡，雖得庫藏由不厭足，更復惱亂國內人民，不肯止息。時諸人眾還詣王處具事白王，王聞語已告太子曰：「我今與汝人民庫藏，因何更復惱亂百姓，不肯止耶？」太子聞是語已便太嗔怒，告諸臣佐曰：「汝等應知，若有人訶罵刹帝利灌頂王者，合有何罪責罰？」臣等答曰：

「合有極刑。」「今訶罵者是我父也。云何損害？今且令付後宮囚閉。」於時臣佐便即囚閉。大王被閉，宮人臣佐城中人眾聞王囚已並悉憂惱，皆念大王往昔恩愛。

王囚閉也，太子即位，暴惡磔刺凶猛獷烈，無有臣佐敢諫其王。時影勝王既被囚閉，心自念言：「是我宿業因緣且得。」隨日時國大夫人韋提希常以餉食。時未生怨王問守門人：「老王今者若為存濟？」時守門人便白王言：「王母每自送食將與老王。」未生怨王聞是語已語守門人曰：「汝當勿使更放飲食及水漿等入，告諸宮人亦勿送食，若有送者罪當極刑。」時諸人等見教嚴重，更無人敢送食至老王所，於是多日更無有人得到王處。時王夫人韋提希，念王恩愛不能自忍，以酥蜜和麨塗身，而以脚釧孔中盛水，將以上王，命且延日。時守當人心即猜疑，暫雖知覺已，為念王恩，其未生怨未問之間亦不報知。後於異時，未生怨王問守當門曰：「老王今者若為存在？」其守門人具述：「韋提夫人以酥和麨塗身，脚釧孔中盛水奉王，王今以此存活。」時未生怨王勅守當人：「自今以後更勿令夫人入見老王。」

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經行，當王窓牖，王遂遙見佛影，因此見佛心生歡喜，為此善根命存活。時未生怨王更問守當宮人：「我已斷使餉食，老王今若為存活？」門人答言：「為王於窓牖中遙見世尊，世尊慈愍攝受，因此福力王得存活。」王令閉塞窓牖，刺其足下令不得立。時守當人即依王勅，閉塞窓牖刺其足下。是時老王身患疼痛痛苦惱急，以哽咽啼泣流淚不止，即自思惟：「今在苦惱，世尊何不愍念觀察於我？」如來世尊無不知見。諸佛常法：有大慈悲攝受眾生，決定擁護即住正觀。若能調伏三事，超四暴流安四神足，五支具足超過五道，住七覺分示八支道，善巧方便隨入九定，具十種力，名稱遍滿於十方界，倍勝千轉自在輪王，晝夜三時以佛眼觀諸眾生故。隨轉智慧，誰減？誰增？誰逼迫？誰被逼迫？誰下惡趣？

誰向惡趣？誰一向趣？誰負重擔？我今以何方便能救離此從惡趣中置人天趣，并得解脫？未修善根者令修習善根，已修善根未成熟者令得成就，已成就者令得解脫。

爾時世尊告大目犍連曰：「汝往影勝王所可傳我語：『願王無病。』」作如是言：『佛告大王：「如善知識，應所作者我已作。我今救汝，離三惡趣。令汝常得在天人中過於生死處。」』」聞佛所說即入三摩地，從耆闍崛山沒，於王舍城王禁閉所，在王面前白言：「大王！佛告大王：『願無病惱。』」時王禮敬尊者大目犍連，時大目連白王曰：「佛告大王：『如善知識，我於王處所作已辦，令離地獄、傍生、餓鬼，建立人天，具如前說。』由業因緣，是故大王當知，依於業，因此在於禁閉、脚被刺破，又不得食苦害其身。」王問大目連曰：「何處有好食飲？」于時目連答曰：「於四天王處有好食飲。」具報王已，即便化身而去，往耆闍崛山。時未生怨王子患指瘡病將詣王所，王抱懷中以手摩挲以口啣之。其時王子啼泣不止，王既啣其癰癰穴破，膿血在於口中，唾膿於地。太子見膿在地，更啼不絕。

時大夫人韋提希，見此事已吁嗟嘆息。時未生怨王見母嘔嗟嘆息，問言：「何故嘔嘆？」答曰：「曾祖已來未有此患疹，汝亦曾有此患，王父啣汝瘡上，有膿血便即飲，却不唾於地，畏見膿時恐見膿時汝更啼泣，緣此王父啣汝膿血。」問曰：「實有如是憐愛我耶？」母曰：「如是憐愛汝耳。」爾時未生怨王，嗔恚心止起憐愛心，語諸臣佐：「如有人言：『老王活。』者，分國半位。」人於老王皆生憐愛，聞王此語奔競走看。其老王遠聞走聲極眾，在獄驚懼，作是思惟：「必當喚我種種苦刑。」長嘆喘息迷悶於地，便即捨命，於北方天王宮，在天膝上忽然化生。時薛室羅末拏天問曰：「汝是誰耶？」曰：「我名勝仙。」「何故名曰勝仙？」「有天飲食常在面前隨念而食，是故長號名曰勝仙。」

時諸苾芻心生疑惑，唯佛能斷，俱白佛言：「云何影勝大王造何等業果報成熟，有大富貴豐財受用，於王宮生。復得見佛知聖諦理，後被刺脚禁閉，身受飢渴苦困，因茲餓死？」

佛告諸苾芻等：「若作黑業感黑異熟，若作白業感白異熟，若作雜業感雜異熟。是故苾芻！自作其業還自受之。如有頌曰：

「『假令經百劫， 所作業不亡；
因緣會遇時， 果報還自受。』

「是故苾芻！應當捨離雜業及黑業，汝等應修純白淨業，汝諸苾芻如是應學。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七

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諦聽！乃往昔時無佛出世，空有辟支佛，時時怜念貧乏，自資少於臥具飲食。時世唯有辟支佛，此時辟支佛遊行，往至波羅痾斯城。居至一陶家輪舍所，亦有自餘商人等同共止息。中有一人夜在房中，遂失大便不淨污地，夜總即去。其聲聞緣覺，若不觀察，不預知其事。辟支佛夜止宿，擬於明日平旦乞食。主人入房，乃見房中糞污不淨。然而異生愚癡之類不識善惡，便發惡念報辟支曰：『汝出家人，腳不被刺，何因不出房外大便，在此房內而放不淨？』于時主人以鎖鎖門口云：『汝今可於此房餓死。』爾時辟支佛作是思惟：『恐此主人後受苦報，我若開門自出，又恐嗔恨。』默然居住。至中食時，主人嗔息，命辟支曰：『可來喫食。』告曰：『我時已過更不食也。』『若如是者，今夜更宿，明旦食齋。』辟支佛以慈愍而攝受故，便即為住。至於明旦，造淨妙食供養辟支。是時辟支為欲利益此主人故，現身變化而為說法，或現神通，或身上出火，或身下出水，種種變現。其時主人見此神變，心切悔過，猶如迅風吹其大樹連根俱拔摧折而倒，此亦如是而自摧撲口云：『大聖！願暫下來，我今墮在染欲垢中，願慈拔我。』佛更下來，其人禮足口發願言：『於聖者邊而發惡意，願無業報。又願供養功德善根，於當來世咸得廣大財富自在，亦常供養諸佛如來，心無厭離。』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於汝意云何？爾時陶家人者，今影勝王是。當於爾時向辟支佛，心懷惡意口出麁語，業成熟故，今刀刺脚閉在房中飢渴餓死。由生悔心發願力故，彼業成熟，得生王宮富貴多財，於世尊所，破二十種身見山峯，以慧穿穴，證得預流果。」佛復告諸苾芻等：「行黑業者得黑果報，行白業者當成熟白業果，行黑白雜業者當得黑白雜業報。汝等苾芻！當捨黑業及黑白雜業，專修白業行，應如是學。」

時諸臣佐來白大王：「其老王身今已亡。」聞此語已悶落於地，於時以水灑面還得蘇醒，即入室為父持孝服，無人可諫令得離愁。時臣佐共議：「云何方便王得無愁？」當時南天竺國有伎樂人來，將至王所作諸伎樂。王心無樂，默然不對，不與善言，伎兒總去，遊行至世尊所，告言：「善哉丈夫！」心生歡喜即打鼓作樂。爾時世尊自即放光微笑，出種種光又如火星，其光或上或下，其光下至無間地獄。光所到處，冷苦者即煖，熱者得清涼。諸受苦者並得止息，皆作思念：「我得託生餘處。」佛化一人於地獄中，告言：

「汝等亦不託生餘處，為有異人放光明苦得止息。」諸罪人見彼化人，心生歡喜罪得消滅，皆得生人天處所，堪受聽四諦聖法。其光上至四天王、三十三天，至阿迦尼吒天，光中說無常、苦、無我、空法頌，其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還隨佛後。若世尊乃至無上菩提事，欲說往昔事時，其光合從後入。若說當來之事，光從前入。若說地獄事，其光從足下入。欲說畜生之事，光從脚跟後入。若說餓鬼之事，光從脚指中入。若說人間生事，光從脚脛中入。若說轉輪王者，光從左手中滅。若說大轉輪王者，光來至右手中滅。若說天上之事，光於臍中滅。若說聲聞緣覺之事，光從於臂中滅。若說辟支佛法，其光從眉間入。若說授記無上正真等正覺法，其光從頂入等，廣如前說。時此光明到佛所，遶佛三匝眉間而入。爾時阿難陀合掌讚佛說伽他等廣說如前。以伽他讚佛：

「千妙種種色， 從口一道出；
遍照於十方， 亦如日初出。
無我而說偈， 聞者除憍慢；
皆作佛因緣， 無緣不放光，
降伏諸怨等。」

佛告阿難陀：「汝見彼伎兒於我歡喜打鼓作樂不？」阿難陀白佛言：「我見也。」佛復告阿難陀言：「此伎兒得辟支佛果，名雅和音。」

爾時提婆達多語未生怨王：「我以教汝今得王位，今須建立令我作佛。」時王語提婆達多言：「佛身有金色，汝身無金色。若為建立令作佛耶？」復白王言：「我身作金色，斯亦可得。」其提婆達多即喚金匠報言：「於我身上令作金色。」金匠答曰：「聖者！若能忍痛即可作得。」答曰：「我能忍痛。」金匠即以熱油塗身，受諸辛苦著金薄塗身。別有苾芻問孤迦里迦苾芻曰：「提婆達多今者何在？」答曰：「為染身金色不在。」時彼苾芻聞已，即往彼看提婆達多，見受諸辛苦叫喚為身上金色。苾芻即來白佛言：「其提婆達多，為身欲作金色受大辛苦。」佛告苾芻言：「時提婆達多，非是今時為身金色辛苦，於往昔時為金帽辛苦至死。往昔之時於婆羅痾斯城，有一婦人，夫主遠行不在。有一烏鳥來彼婦人前和美語聲。其婦人言：『如汝美聲我婿平安早到，與汝金帽。』不久中間夫婿到來平安至家，其烏復於彼婦人前還作美聲。時彼婦人即擲金帽與烏，得已即東去西。別有鷄鳥為彼金帽，打彼烏頭落地而死。」佛言：「爾時烏鳥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於意云何？此提婆達多，於往昔時為金帽故，有如是習性仍在，為彼金薄身受其辛苦。」

又提婆達多白未生怨王言：「我建立王今得王位，須立我為佛。」王言：「如來脚下有妙輪相，若為建立得號為佛？」提婆達多復白王言：「我能作足下輪相。」時提婆達多，即召巧工問言：「汝頗能於我雙足下作輪相不？」其人答曰：「聖者！若欲能受痛，我當為作。」提婆達多言：「我能忍痛。」時匠念言：「其人大氣力，若拓印時腳跟踏我，必因茲致死。」便即語提婆達多言：「可向房中出脚，我即印上。」答匠言：「好。」時匠即燒輪形鐵，如火色印其足下，其時受太辛苦。時有苾芻來問孤迦里迦言：「其提婆達多今見何在？」答曰：「今在一處作腳輪相。」時彼苾芻往彼房所，看提婆達多。至彼見提婆達多，為作腳輪相，燒腳受大辛苦，痛聲叫喚。時彼苾芻，心生疑怪往如來所，唯佛能斷疑惑，白

言：「世尊！我見提婆達多，為作腳輪相，受大辛苦疼痛。」佛告苾芻：「往昔之時亦為脚受苦，習性仍在。如往昔時，雪山之中有一大象，下山飲水。有一野犴隨象後行，見象腳跡自作量度，我於此沒當生天上。因茲跳擲，忽被枯木以查其身，遂便至死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於汝意云何？時彼野犴即提婆達多是。當於爾時度量腳跡忘作觀意，今時還為脚輪受大苦痛。」

時佛世尊在王舍城住耆闍崛山深遠藥叉宮中，時提婆達多白未生怨王：「我今立汝為王，汝可立我為佛。然我今欲殺沙門喬答摩，王宜共我設諸方計。我今不知以何物打？先打何處而令命終？」時有工巧，能造拋車，從南天竺國來至城中。提婆達多聞已，即命巧工告曰：「汝能造五百人所牽拋車不？」答言：「我今善解造此拋車。」時提婆達多便即持咽珠價直千金而與巧工令造此車，復與一千人以為驅使，報巧工曰：「佛在鷲峯山，汝今應可於其山上近佛坐處安五百人拋車。復於餘處安二百五十人拋車。又復餘處令更安二百五十人拋車。」告諸人曰：「汝等應知，沙門喬答摩遊行來去，即以拋車打令斷命。」時彼人等受提婆達多教已，即詣鷲峯山上，造五百人拋車畢。時五百人共相議曰：「造此大拋車欲害世尊。」悉作是言：「汝等應知，寧各捨命，不害人天所共恭敬大聖世尊身。」作是語已即捨拋車，便從山頂求覓僻路而下，恐提婆達多見。爾時世尊知諸人所念，便化階道，眾人見已各相議曰：「此峻高山先無階道，汝等應當知，此是世尊威德。」于時諸人於佛如來發大清信，便於階道而下至世尊所。爾時世尊為彼諸人欲調伏故，經行鷲峯山，既至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，欲聽法故。爾時世尊知彼根性意樂隨眠，為說如是四諦令其開悟。彼既聞已，以智金剛杵即能摧碎二十種薩迦耶見山，證預流果。既見諦已白佛言：

「大德！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，此非父母、人王、天眾、沙門、婆羅門、親友、眷屬之所能作。我遇世尊善知識故，於地獄、傍生、餓鬼趣中拔濟令出，安置人天勝妙之處，當盡生死而得涅槃。」

繫，超越骨山乾竭血海，無始積集二十薩迦耶見，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，得預流果。我今歸依佛法僧寶，受五學處，始從今日乃至命終，不殺生乃至不飲酒。唯願世尊證知，我是鄔波索迦。」是時工師情調害佛，便持咽珠私自逃走。

時提婆達多數數遙望，謂佛世尊頭以落地，見佛安然了無損害。覩五百人佛所聽法，遂起嗔恨餘路登山，乃見工師持珠私走，因此自更將五百人欲發拋車。佛作此念：「是我宿業積集成熟業報來至，欲水暴流無能止息退。自作自受，若他受者無有是處。」佛知業已告五百人曰：「諸仁當知！提婆達多甚惡意，欲將汝等身登鷲峯山，此是我業決定須受，可共前進。」時諸天等便觀下方，于時執金剛藥叉便作是念：「此提婆達多既興惡逆欲害如來。」作是念已，即往金毘羅藥叉宮，報藥叉曰：「提婆達多於鷲峯山頂造大撞車，飛大拋石欲害佛身。世尊既在汝宮安住，提婆達多正發石之時，我當以金剛杵於虛空中而摧碎之，汝應相助；恐有碎石迸著佛身，汝應覆護。」金毘羅曰：「善哉！如是。」

爾時世尊從座而起，將入深山巖穴之內。于時提婆達多與五百人發機飛石直擊如來。時執金剛神以金剛杵於虛空中打石令碎，其石一片欲墮佛身。時金毘羅藥叉接石不著，遂打自身，從斯迸落損世尊足。爾時世尊即說頌曰：

「非在虛空中， 非海非山穴；
無有地方所， 能免於業報。」

時金毘羅藥叉被石擊身自知必死，便發善念：「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。」諸天常法，得生天已起三種念：一者今在何處？二者因何得生？三者復因何業而得生此？既審觀已知是天處。復知前世身為藥叉，於佛世尊發清淨意，得生廣勝三十三天。復作是念：「我得生天，不應經宿受茲妙樂然後見佛，宜時速往敬禮世尊。」作是念

已，即於身手遍嚴瓔珞殊特妙好，并持四種蔓陀羅等微妙蓮花，其天首髮柔軟香潔右旋紺青，身相端嚴不可比喻，威儀庠序下鷲峯山，以天威力光明赫奕遍照山野。詣佛所已，散華供養退坐一面，為聞法故。爾時世尊知彼根性意樂隨眠，為說如是四真諦法，令其開悟。彼聞法已，以智金剛杵摧壞二十有身見山，證預流果。既見諦已三白言：「大德！由佛世尊，令我證得解脫之果。此非父母、人王、天眾、沙門、婆羅門、親友、眷屬之所能作。我遇世尊善知識故，於地獄、傍生、餓鬼趣中拔濟令出，安置人天勝妙之處，當盡生死而得涅槃，超越骨山乾竭血海，無始積集薩迦耶見，以智金剛杵而摧碎之，得預流果。我今歸依佛法僧寶，受五學處，始從今日乃至命終，更不殺生乃至不飲酒。唯願世尊證知，我是鄔波索迦。」即於佛前而說頌曰：

「世尊威力彌弘廣， 閉塞堅牢惡趣門，
開示妙善生天路。 我今獲得無為果，
親承諸佛大慈悲， 眾惡皆除得天眼。」

是時前身藥叉天神，如商人得利、如耕夫收實、如戰者得勝、如病得除，依舊威儀禮佛而去。

時諸苾芻始從初夜至後夜分，各自禪念，忽見佛前光明遍照，皆生疑惑詣佛請白：「有何因緣？梵釋諸天四天大王眾，來此奉覲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此非梵天，亦非帝釋四天王眾來此謁我，由提婆達多於鷲峯山作大拋車飛石打我，執金剛神以金剛杵空中打碎，時金毘羅藥叉接承不得，遂打自身。因發善心命終之後，得生廣勝三十三天，緣此故來稽首於我。我為說法，得見真諦歸還天已。是故苾芻！若作黑業得黑果，作純白業得純白果，若作雜業必受雜果。宜捨黑雜業唯集白業，當如是學。」

時諸苾芻皆生疑惑而白佛言：「金毘羅藥叉為護佛故自喪身命。」佛言：「非但今日為我喪命，於過去生亦為我故自喪身命。汝應善

聽！乃往古昔波羅痾斯國有王名曰梵授，正法理國無諸枉濫。時世清淨人無災害，五穀豐盈萬姓安樂。當爾之時去城不遠有別聚落，多諸園林勝妙花果，雜類諸鳥和鳴可愛。時有仙人住此林內，絕粒苦行唯食根果，被樹皮衣以禦寒暑。即於此處有一獵師，每持弓矢殺諸禽獸而自存養。而此獵師於時林間往仙人所，仙見歲寒往來疲乏，心生愍念，乃將根果與之令食，遂結恩義共為父子。是時獵師敬事仙人稱之為父，仙亦憐愍愛之如子。後於異時其梵授王清晨縱觀入鹿園中，時有野鹿驚怖悲鳴急投仙人，時王即便射殺此鹿。既見命終，仙乃發憤報彼王曰：『汝之惡性深非道理，彼鹿投我輒事屠害。』時王聞已極生瞋恚告諸臣曰：『若有世人於灌頂剎帝王加麁惡語，合科何罪？』群臣白王：『非法惡人合當死罪。』王曰：『然此仙人輕毀於我。』其時群臣欲害仙人，獵師近見便作是念：『我見命存，豈彼敢害大仙人也。』是時獵師即共決戰，仙人避走。時王爾時有大威勢，其時獵師便被王殺害。」佛言：「諸苾芻！汝意云何？時仙人者我身是也。時獵師者，即前身藥叉天神是也。當於爾時，已為我故喪失身命。今還為我遂便致死，石打我足流血如是不絕。」

世尊忍痛，爾時醫王侍縛迦，每日三時來詣佛所，其王舍城人及諸國商人貧富貴賤有信心正見者，皆與醫王同往佛所。時諸眾人白醫王言：「作何醫方？」醫王答言：「我解此方，其藥難得。」時阿難陀問醫王曰：「是何藥草，難可求得？」答言：「此方用牛頭栴檀香，我先已於諸處求覓不得，縱令商人有者，怕未生怨王惡性，不敢出賣。王若須者，方始將出獻王。王若須香之日，無可與王必定被殺。何以故？為曾賣栴檀香來，已知有其香故。」時賣香商人在其眾中，聞侍縛迦所說，為世尊治病故，須栴檀香，便作是念：「未生怨王共提婆達多親愛，於世尊相嫉。若聞我與世尊牛頭栴檀香時，定當損我。」復作是念：「世尊是諸人天應供，我為此縱其身命被損，亦須奉上如來牛頭栴檀香。」即往取香來供養佛，踟躕

白言：「世尊！我得栴檀香來，世尊慈愍須當受取。」佛告具壽阿難陀言：「此大仁邊為受取栴檀香。」依命受得。商人生大歡喜，頭面禮佛退而還去。爾時世尊微笑，有五色光現青黃赤白，皆從口出，乃至其光於眉間入。廣如上說。時阿難陀以偈讚佛，廣說如前。

佛告阿難陀：「汝見彼商人心生歡喜，以牛頭栴檀香供養於我不？」阿難陀白佛言：「我見。」佛告阿難陀：「如彼商人，以無量善根敬信，捨施牛頭栴檀香，於未來世當證辟支佛果，名曰栴檀。因於我處生大歡喜，當得是報。」

爾時世尊得此檀香塗足，血猶不止。侍縛迦復白佛言：「用童女人乳汁塗點瘡上。」時諸苾芻心怪不識童女乳汁，時具壽阿難陀問侍縛迦言：「何者是名童女乳汁？」答曰：「若婦人初妊胎生子者，是名童女乳汁。」爾時四眾往詣諸處，求覓童女乳汁，在王舍城中除提婆達多及諸近友，於餘外四眾處，皆求此乳。其提婆達多及諸惡友唱言：「汝等勿與乳汁。」當欲作厭魅幻化之法，自無與心障破一切人。爾時是王舍城中唯有一婦人，身自瘦小，初生孩子身亦瘦小，其母乳汁子食猶不得足，況故更與他人。時彼婦人聞佛世尊須童女乳汁，便作是念：「我若以用乳供養如來，我自瘦弱多有禍起：一者子當必死、二者提婆達多與王親近，及有宿舊朋友，聞與乳必當殺我。」復作是念：「若我身死并我子亡，為天人應供養者，念患足指疼痛，我當持乳將供養如來。」時彼婦人出乳置於銅器中，持將往如來所，頭面禮足踟跪奉佛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我將女乳來，聞佛須童女乳，我今將來，願佛受取此乳。」佛告阿難：

「此女人心懷正信，汝當受取此乳。」時阿難陀依命受得，婦人頭面禮佛退還而去。爾時世尊微笑放五色光，其光遍滿三千，廣如上說。佛告阿難陀言：「汝見彼女人將乳來供養我不？」阿難陀白佛

言：「世尊！我見。」佛復告阿難陀：「此人以歡喜心捨施乳來供養於我，以此無量善根，當來之世得證辟支佛果。」

時佛世尊瀝乳塗瘡血流不息，諸方苾芻及梵志等，聞佛患瘡皆來佛所，或有塗香末香安於瘡上，種種醫療竟不能差。爾時具壽十力迦攝波，以真實語發大誓願：「若佛世尊，於一切眾生普作子想，實不虛者，令血止息瘡得平復。」作是願已，血便止息瘡即除差。時諸苾芻、苾芻尼、鄔波索迦、鄔波斯迦及王舍城一切道俗，皆大歡喜踊躍無量。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，并拘迦里迦惡苾芻等，心不歡喜，口云：「得病差者，誠為善哉，因此能有諸善根故。」時諸苾芻皆生疑惑，唯佛世尊能斷除之。諸苾芻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何因緣？十力迦攝發誓願已，血流止息瘡得除差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非但今日有此因緣，過去世時亦有此事。汝應諦聽！乃往過去我被毒瘡，彼發實語已得除差。乃往昔時於一山野有一大村，去村不遠有大叢林，多饒根果。異類諸鳥在此栖遊，出和雅音甚可愛樂。有一仙人止住其中，但食根菓飲清流水，被樹皮衣專持神呪，於此村內有一長者，在於宗族娶一女人，以為夫妻共為歡樂，於後不久妻便有娠。歲月滿已誕生一子，滿三七日設會立名，字之喜樂。長成已，或時經行、或時坐臥、常思善事、常行善業。時彼村人見彼喜樂號名法愛，調求善故。時時往詣仙人所承事供養，眾人見彼愛樂仙人勤修練行，復號其名以為練行。當於後時彼長者子身患毒瘡，以種種藥及諸呪法療治不差，然其父母將子共往詣仙人所白言：『仙人！侍者今患瘡極困，當願療治。』時彼仙人即作實語發願：『今此長者子，於親於怨皆生平等無有異心。若是實言，毒當除愈。』發此願已，毒瘡當時即得除愈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汝意云何？爾時長者子者，即我身是。時仙人者，即十力大迦葉身是，於彼時中為發真實願故，病得除愈；今時亦復如是。」

時提婆達多意生悔過：「我於喬答摩沙門，以石擊打不能損害，無益於事，眾人皆知虛獲惡名。」其提婆達多即於樹下，結跏趺坐諦自思惟。時諸苾芻見提婆達多已，各共籌量思惟議論：「提婆達多於如來所有如是嗔恨，以石擊打如來。」時孤迦里迦苾芻是提婆達多朋友，告諸苾芻：「汝具壽等不能諦思非語即語，汝等不見提婆達多今在彼樹住於四禪，是大人者不作惡事。」時苾芻等心生疑惑，唯佛世尊能斷疑惑。諸苾芻白佛言，如上所說。時提婆達多朋友苾芻孤迦里迦等見白佛已，訶諸苾芻：「汝等自無羞恥，即說我提婆達多云作惡事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孤迦里迦往昔之時亦復即說無羞恥事。汝等諦聽！如往昔之時，於王舍城有王，先立勅條令事王人，置兩摩舍那：一著丈夫、一著婦人。丈夫屍林著女婦，女婦屍林著丈夫。爾時後有一黃門死，將往深摩舍那，其丈夫屍林守人不令放著，其婦女屍林亦不聽著，二俱無處。於王舍城不遠，有一林所，花樹林菓茂盛可愛，有諸雜鳥出和雅音。有一仙人居止其中，根菓為食飲清泉水被樹皮衣。近彼方所耕地之處，有梗麻樹，其人將此死屍置梗麻樹下。時有野犴聞死屍臭，尋氣而來即食死人。有一老鳥在於梗麻樹上藏隱而住，便自思惟：『我今好讚野犴，彼應與我少多食。』老鳥以頌讚曰：

「『汝胸如師子， 腰復似牛王；
我禮獸中主， 與我食食者。』

「爾時野犴遍觀察已，以頌答曰：

「『誰居叢上樹， 後生中最勝；
身色照諸處， 如寶作一團。』

「老鳥又以頌讚曰：

「『我多有用具， 故為見汝來；
今我禮獸王， 有殘食與我。』

「野犴還以頌答曰：

「『汝項如孔雀， 烏鳥甚可愛；
聲鳴最勝妙， 任汝來取食。』

「時烏下樹，共彼野犴同食死人。彼仙人見已，還作頌曰：

「『多時見汝等， 共合無羞者；
樹中最上音， 所食人中賤。』

「老烏聞此語已，復以頌答曰：

「『師子孔雀淪， 共食最上者；
禿人於此來， 關爾何物事？』

「爾時仙人嗔已，還以頌答曰：

「『老烏鳥中卑， 野犴獸中賤；
梗麻不堪樹， 黃門人中下。
地中三角醜， 看此不識羞。』

「時老烏起大嗔心，即往仙人祭火壇中，四邊觀望無可損處，以糞污其壇中，撥水瓶破便即走去。時彼仙人歸來，唯見祭火壇中糞穢不淨、水瓶被撥打破。仙人觀察，乃知是烏糞穢及打破水瓶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如彼癡惡物， 無羞多嗔者；
壞我祭火壇， 復打水瓶碎。
是類非是類， 一切莫共言；
應言少共說， 無言最安樂。』」

爾時世尊告諸苾芻：「汝意云何。爾時仙人者，即我身是。老烏者，提婆達多是。彼朋友者，惡苾芻孤迦里迦是，於此時中非是而說、無羞而說。」

爾時諸苾芻心生疑惑：「唯願世尊廣說因緣，世尊共提婆達多，宿世以來因何有惡？」爾時世尊告諸苾芻：「汝等諦聽！乃往昔時近此海邊有一共命之鳥，一身兩頭：一鳥名法、一名非法。其非法鳥當時眠睡，法鳥眠覺，見流水上有一甘菓，逐流而來嘴以取之，作是念：『彼既睡眠，我今欲喚睡覺共食？為復自食？』復作是念：『為同一身，我若食已彼亦得飽。』即便食之。後時非法睡覺已，見法有異復聞香氣，怪而問曰：『是何香氣？』答曰：『我食甘菓。』復問：『菓今何在？』報言：『非法！為汝睡眠，此已食訖。』答曰：『如汝所作非是好也，我自知時。』後時法鳥眠睡之次，非法見一毒菓於水上流，引嘴往取食之，二俱迷悶心狂昏亂。爾時非法即設誓言：『當來所生之處生生世世，共汝相害常共為怨。』時法答曰：『願我生生世世，常共汝為善友。』」爾時世尊告諸苾芻：「汝意云何？時法鳥者即我身是，非法者即提婆達多是，於彼時中始生怨結，我常行利益之心，天授常懷損害之意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乃往過去於婆羅痾斯有王名曰白膠香，統化其國，其國豐熟人民熾盛，皆得安樂。近彼國界有一王女，共為婚娶，娛樂遊戲住此歡樂。後時懷妊乃生一女，其女漸漸長大。乃復有娠，月滿以後便生一子，形貌端嚴人所樂見。親族聚會，為子召諸臣議論，為彼日初出時生其孩子，故號名初。付八乳母侍養孩子(廣如前說)，如是將養用諸乳酪生酥醍醐等，其子如蓮花在水速疾長大。後令入學，教其文字曆數算計，種種伎藝工巧之法、乘象之事，弓弩箭射等法、王法之事，皆悉明解。後時老王立為太子。老王先有一上宮王妃名曰達摩，復有一大臣名曰宰牛，老王甚大怜愛倚付其臣。時王共上宮遊戲，後時懷妊，相師占之必生一子，當定殺王自取王位。後時王患，用諸根苗葉花菓種種藥草醫療，病不能除。大王便作是念：『今須建立太子安住王位，我若死後太子必殺我上宮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我作何計校？』即喚太臣平章，多與受用資具財物，便寄達摩分付臣邊，令其覆護，告言：『汝是我親近大臣，

其達摩夫人者，是我親近夫人。我今自知身決定死，若死已後太子正住位時，汝應慈念當須擁護，莫令殺却達摩夫人。』臣白王言：『我作如是，必不令殺達摩夫人。』王即說頌言：

「『積聚皆消散， 崇高必墮落；
合會終別離， 有命咸歸死。』

「說此頌已即便命終。作諸幡花寶塔殯王已了，便建立太子為大王。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八

「是時太子既登位已，告諸群臣曰：『汝等殺却達摩。』時宰牛大臣白大王言：『不作觀察，無事何故即殺達摩？身現懷妊，未審生男或是生女，若生男時方可殺却。』時王答大臣言：『如是亦得，汝當自看。』時達摩月滿以後即生一男，其同日時，有一採魚師婦乃生一女，與漁師錢物將男換女，其大臣即白王言：『達摩生一女也。』王曰：『大好！我得解脫。』後時漁師養育其子漸漸長大，令人學讀書，乃能綴文巧作辭章，時乃立名巧作文章。大臣私來告達摩言：『汝子今大巧作辭章。』達摩復白大臣言：『今欲願見形貌，方便將來。』大臣答言：『何更須見？不須看之。』時大臣見彼愛戀其子，為作方便，令子手持一魚作賣魚人形，即往母所，其母遙見。相師占曰：『此持魚人者，必當殺我王，自住王位。』其語遞相告言，轉轉乃至王所。王聞此語告諸群臣：『乃可速即捉取漁師子，莫令逃逸。』其語轉轉漁師子聞已，即東走而避乃入一老婆家。其老婆見已隱藏深處，以大黃塗身，色如死人形，人輿將往深摩舍那之所，安著林所即起而走。近有一人，於林中採取花菓，遙見此人從死人中忽起而走，採菓之人隨後即趁不遠便止。王使隨後即到，問採菓人：『汝見一人作如是形容以不？』其人答曰：

『纔見從此路去。』即速趁捉。其漁師兒忙怕，入一浣衣人家，其家以衣裳重裹馱於驢上，遠離人處河邊解放。其漁師兒起立觀察四方，遠望無人之處便即速走。路逢一人，見其疾走路兒赴王訪者，王使尋復到於村中，括訪其所，見者報曰：『從此走過。』時人被使趁急，復投一治皮作靴家，而彼家人一一具言：『被王逼迫今欲殺我等。』廣如上說，復告彼家人言：『願慈愍故，為我作一量鞋，鞋跟向前鞋頭向後。若尋跡者，無人知我去處。』靴師答言：『我先未曾作如此鞋。』即說頌曰：

「『曾見種種靴形狀， 隨彼尺樣便為作；
未有如此造靴鞋， 今跟向前鼻居後。』

「時彼靴師依言即作。著鞋走出，村牆既高無處踰過，即於水竇中出。時王使者尋其腳跡，乃見入靴師家處。其漁師子，情懷怖懼投身入水，龍王見已將入宮中。爾時大王展轉聞說，漁師之子投身入水在龍宮內。王勅諸臣：『於我國內，所有持呪之人，悉喚將來。』時諸呪師既聞皆來詣王所，時王告言：『汝等往彼龍宮，呪龍將來。』聞已悉去。於別曠野有一藥叉名賓伽羅，常以魚肉為食，此藥叉住處樹木猶枯，況復人見存命。龍王被諸呪師呪已，逼迫救彼不得，即以神力，將漁師兒及諸呪師等裹為一服，將往藥叉住處曠野之中安著。龍王告諸呪師曰：『汝等所作非是好事，彼漁師兒被藥叉所害，我等亦被損之。』呪師問曰：『作何方計？』龍王答言：『汝等無益之事惱亂於我，我被逼迫將漁師兒置於曠野之中，令彼藥叉所害。汝等亦無所益。』時諸呪師漸行得歸本國，白大王言：『我等惱亂龍王逼迫極困，遂送魚師兒深曠野中賓伽羅藥叉所食。』時王語言：『汝等大好！更亦尋聽或時未死？』時漁師兒在於曠野東行西行，彼賓伽羅藥叉在一方所共諸惡狗聚集一處，漁師兒遙見此狗便作是念：『我今決定即死。』其狗遙見彼人，復命一狗往趁捉取。其人見已遠走上樹，狗在樹下，藥叉隨後即到。藥叉告言：『彼可不聞賓伽羅人形藥叉在於曠野之所。若有人來住此者，皆當損害，汝今時到下來。』其人答曰：『我以盡命在此。』時藥叉住，於悉柰纏結衣服，繫身而住。時人欲作計走，即往樹下向一方走，藥叉與狗同走而趁。其人事急即脫身衣擲於藥叉身上，遍覆其體。群狗謂是其人，眾共擒捉食噉，彼人便得走脫。復作是念：『我有親舅，見在仙人所出家，我今可往彼也。』其仙所住之處，花菓園林滋茂熾盛，有種種鳥出和雅音。時漁師兒展轉尋問，乃到仙所。時大王使諸處尋訪，亦到其中，於彼捉獲漁師兒，便即投身谷下，於空中捉得頭髻，髮入人手身墮谷底。時王使

者作是思惟：『其人決死。』執得其髮，持向王所白：『大王！今我已誅害漁師兒訖。』王大歡喜賞賜其使。

「時護仙人所天來告仙言：『汝外甥兒，今苦逼迫何不觀察？』仙人報曰：『我若不擁護，必定命終。』彼仙能持如是明呪，令男作女令女成男。其仙即以呪法攝受外甥，即云：『汝勿怖懼。』時外甥既得仙人攝受，便化身為美女，相貌殊好特異常倫，即往波羅痾斯，於王園苑而住。其守苑人既見美女，心生希有速詣王所，白大王言：『今有美貌成就少女，見在苑內。』王聞語已報曰：『宜速將來。』便即以大威儀僕從迎入王宮。時王於彼美女深生愛著，生愛著已見王暫離，便變女身而作丈夫，即戴王冠命安地大臣曰：『冊我為王。』于時臣佐以大儀著，冊立為王。爾時諸天說伽他曰：

「『頭不斷者不為害，復起能作如是業；
隨宜損彼不名害，如害白膠王子者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等：「於汝意云何？其白膠王子曰初王者，即是提婆達多，於彼時中魚師兒者，我身是也。從彼王時起此怨讎。」

世尊復告諸苾芻：「汝等諦聽！昔時曠野有一大村，其中有二巧兒，作別寶人。其人各座一鋪市易，不得相侵。別時有一識寶貧人，將一寶器來至其所止息，三五日間持此寶器。彼一鋪人欲買其寶，酬價極下。時彼貧人不肯賣與，更將向彼別寶人邊，酬價平和，即生歡喜報言：『汝可買取。』鋪主答言：『我無爾許錢財可買。』答曰：『隨日所得多少與我。』其人聞已即便受取。酬價少者即來共爭云：『我先見此人寶器，汝今因何奪我市易？』從此已去遂至怨讎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彼酬價少者，即是提婆達多。於彼時中酬價多者，即是我身。乃至今時如是結怨惡意不息。」

復告諸苾芻：「往昔之日，曠野村中有一長者居住，同族姓家娶女為婚，共為歡樂，其妻有娠，月滿已後便生一子，母即命終。長者便作是念：『我更娶妻共為歡樂。』娶妻不久誕生一子，母亦命終。長者便作是念：『我亦娶妻不久還死，我為長子索娶一女。』當即娶女遊戲，多生子孫。其妻問夫已：『次童子者是何人也？』夫主答曰：『此是我弟。』其妻復問夫曰：『於後分我錢物已不？』夫曰：『世俗之事皆合兄弟有分。』妻報夫曰：『若當如此，汝今兒子極多，既分財物，當須殺却爾弟。』其夫聞已，凡夫之人為貪財物無不造罪，即作方計報其弟曰：『今者可共往入山中採取花菓。』至於山中，兄取大石打弟頭碎，因即命終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兄者即是提婆達多。弟者即是我身。於彼時中乃生怨惡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我更說提婆達多共我作怨惡緣起。於往昔時，曠野中有一大村。有一居士同族姓家婚娶一女，共為歡樂遊戲。後時懷妊一子，月滿已後便生一女，形貌端嚴人所愛樂，居士曰：『有人先來從我乞者，我當與女。』時有一婆羅門來乞，口云：『無病。』居士告言：『我有一女奉賞與汝。』時婆羅門曰：『我占時候日星，非是穩便，我今不受。待於後時日星穩便，我當來取。』說此語已便即退去。別有一時，復有婆羅門，為求乞故還至彼家，口云：『無病，乞與我物。』答言：『我有一女奉賞與汝。』報言：『先有一婆羅門，來乞之時何不與女？』居士答言：『彼為星宿不便，口云：「星宿穩便來取此女。」』時婆羅門言：『我受此女。』問曰：『何不看星宿相宜即受？』時婆羅門便為頌，即受此女，受得女已即便歸還。先來乞者聞別有人來乞女去，即來詣彼婆羅門所告言：『此女先受得，因何將我女歸來？』答曰：『汝為瞻星非是穩便，不取此女。我不看星宿穩便遂取此女。』時彼婆羅門乃生怨惡嗔恚，從此即生怨害之心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爾時後來求

乞得女婆羅門者，即是我身是也。其先來婆羅門看星宿穩便者，即是提婆達多是也。」

時佛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。時未生怨王有一大象名曰護財，極大獐惡性操常醉，每日損人，諸人皆怖不敢出門。時王舍城人悉來白王：「其護財象極大獐惡，每日出屋往於坊市，四道街衢損害眾人。王當處分看象之人，莫令每日出屋，須隔日出。若出之時，預擊鍾鼓令人藏避。」王告言：「好。」即勅大臣令喚看象人來。使人依命喚來，告言：「王舍城中諸人眾來白我，護財大象獐惡損害諸人，汝當隔日出。若出之時預擊鍾鼓告聲象出。」時調象人等再拜大王已依勅即去。其王舍城中有一長者，大有財物多有受用，發心請佛及苾芻僧。時提婆達多聞長者明日請佛并眾設齋，即持百千珍寶與調象人告言：「有長者明日請喬答摩沙門并聲聞徒眾，汝可將護財惡象當面放之踐踏喬答摩沙門。」答言：「聖者！依命如是。又須令王知之我等依命。」時提婆達多即詣未生怨王所白言：「汝不能立我為佛，為汝殺父今得王位，我今殺却佛自立一切智，大王可令護財象出。」時未生怨王語提婆達多言：「汝不聞諸佛世尊未調者能令調伏。」說已得即去，語調象人曰：「我已白王，汝可明日將象出。」時調象人持鈴擊聲告城中人：「明日放護財象，汝等自當防護。」時彼長者聞此事已心生愁惱自嘆：「我是薄福之人，今請世尊及苾芻眾過家設供，有此事起放惡象出，若為設齋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我今須造飲食熟已將往佛所。」其夜即辦飲食，明旦向世尊所白佛言：「王舍城中擊鈴告人，欲放護財惡象，各自防護。今者世尊莫入城來，所造飲食欲將就此。」佛告長者：「汝可作辦，我今不怕護財惡象，我共聲聞眾同來入王舍城。」長者聞已歡喜即去，至家辦食鋪設座已，遙望世尊。爾時如來即持衣鉢，共苾芻眾入王舍城。時人即放護財象。時象見佛并諸徒眾，即生嗔怒，速走往如來邊。其提婆達多共未生怨王，上高樓頭遙望惡象，欲踐踏沙門喬答摩。提婆達多甚大喜悅，即說頌曰：

「我見十力者， 被象力所踏；
聲聞釋種子， 今應消盡。」

爾時世尊以右手化作五師子，時象見師子已，當時忙怕失大便，奔走而去。世尊又放大火諸方熾熱，唯佛住所足下涼冷。其護財惡象東西遊走唯逢熱火，世尊住處清淨涼冷。當見惡象，諸聲聞等皆悉迸散遠走，唯阿難陀一人不離佛邊。其象醉醒羸弱來詣佛所，世尊即以百寶莊嚴輞輪相無畏之手，摩其象頭行無畏施，即說頌曰：

「莫樂象身處， 象趣是惡趣；
當莫損害他， 即得賢聖道。
汝為前身業， 故生在惡趣；
損害諸有情， 將是為歡樂。
從此死已後， 當生在何處？
復住在何邊？ 賢首汝善聽。
諸行是無常， 諸法是無我；
寂靜是涅槃， 於我心生信。」

爾時世尊即往長者家敷座而坐，其護財象隨佛後行。佛在長者家，其象門外立，為不見佛故，即欲推門屋倒。佛以神力變其宅舍化為水精，內外相照令遙見佛。世尊食竟說施頌已從坐而去，其象隨佛後行，其國大臣具如上說啟白大王。王聞此事，轉告提婆達多：

「汝大損我。其象去已，隣境國王聞者必起怨敵，汝大不是。」時提婆達多被訶責已默然而住。王勅諸臣言：「若佛出後當即關閉城門，莫令象出城外，勿令隨佛後去。」大臣依勅報守城門人，及語調象人：「繫捕捉象，莫令隨佛後去。」依命即欲捉象。其象見佛出城，面前不見世尊，其象以腳踏鼻，氣息不通悶絕而死，當生四天王眾天。天法，當生天者有三種念起：從何處滅？生在何處？是何業報？當觀自身，從象中死已，生在於此清淨四天大王中。前生為於佛所發歡喜心。「我今在此歡樂，不往如來所，甚非道理。我先須共諸天圍遶詣如來所。」其象生天，有身百寶莊嚴，清淨之身內外明徹。其夜即衣祴盛眾妙花，往如來所竹林園中，其光遍照勝

晝日。時以眾寶花散佛身上，即於前坐聽佛說法，世尊觀察隨所樂聽而應說法。其天聞已，以慧金剛杵摧破二十種我見煩惱山，即證預流果。既證果已心大喜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無父無母能作此事，無王能作、無天能作、無親無友，亦無過去魂靈、無沙門婆羅門枯諸血海。唯佛能斷我苦惱海，超煩惱山閉惡趣門，安置人天勝妙之處。」即說頌曰：

「因佛閉塞惡趣門， 三塗之中多損害；
今蒙開闡人天路， 復證微妙涅槃城。
因佛斷除眾惡業， 患翳之目得清淨；
能證寂滅聖賢道， 超過有流眾苦處。
一切人天所應供， 能除生老病死苦；
於百千生不逢遇， 果報今時得見佛。
我禮大師垂瓔珞， 頂禮佛足心歡喜；
右遶三匝欲還歸， 騰身即往天宮上。」

爾時彼天，如商人得利、如農夫得豐熟、如壯士鬪敵得勝、如病人得差，所將諸天下供養已，還與相隨歸於天上。

于時林中有諸苾芻，於初夜念誦經行，見大光明遍照林野，心生怪愕來詣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昨夜分是何因緣釋梵諸天下世尊所？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此非釋梵諸天來於我所。復次諸苾芻！汝曾見護財大象以不？如此癡惡奔逸欲來殺我。」時苾芻等俱白佛言：「我等悉見。」佛言：「我已誨示，彼於我所生正信心起歡喜故，便即命終，得生四天王宮。其夜來詣我所，為彼說法得證見諦，却歸本宮。」

諸苾芻等心生疑惑，唯佛能斷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護財象，作何罪業墮傍生趣？復作何業，得生四天王宮及得見諦？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彼護財象者，先集業報今自擔負，如暴流水必當受之。此護財自作自受，非他人受。」復告諸苾芻：「所作之業無地水火風為彼受之，亦非蘊處界善非善事。」而說頌曰：

「假令經百劫， 所作業不亡；
因緣會遇時， 果報還自受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過去世時，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，有佛出世名迦攝波，十號具足，住波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。是時此象於彼法中出家，持戒不能堅固、復不貴重、有所虧缺，常以四事供給眾僧，成就善根，所生之處食飲充足。見我正法心生歡喜，便即命終，得生四天王宮。復為在迦攝波佛時出家，讀誦四諦緣起蘊處等法，由彼三業修集善根今得生天，復得遇我證獲真諦。如是苾芻！若修白業等，如餘廣說。」

爾時諸苾芻等心生疑惑，佛能斷疑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護財醉象當來害佛時，云何諸聲聞眾皆悉遠走，唯阿難陀一人不離如來？」佛言：「汝等諦聽！非但今時，於過往昔阿那婆達多河邊，有一鵝王名曰提頭賴吒，有二子：一名滿、二名滿面，滿者大兒、滿面者小兒。其名滿者，性行極剛憊惡，常行欺打，種種惱亂自餘諸鵝。時諸鵝等每來諮白鵝王：『汝子咕啄打我。』鵝王便作是念：『彼既麤惡憊性。若安立太子位，我死已後必損殺諸鵝，我今須作方便。』即喚二子滿及滿面告言：『汝等可能往詣諸池有鵝之處檢行，若先來者我即與王位。』時鵝王子競意，各將五百鵝眾往於諸方，東西遊行遍觀池水。諸鵝漸行至波羅痾斯，於彼時中有一國王名曰梵德，正住王位，其國人民熾盛安隱豐熟。去城不遠有妙花池清流最勝，有諸雜色蓮花而覆其上，其池四邊亦有千花菓樹，亦有雜類諸鳥翔集。時鵝王子名滿者，共五百鵝眾下來入彼池中，心無怖畏遊戲歡樂，其滿面共五百鵝眾在虛空中。時有一鵝報滿面言：『我等可下入此池中以不？』答言：『我且往無熱池中紹王位已，然後可來於此遊戲。』當即速疾往無熱池中即紹王位，還來至波羅痾斯池中遊戲。時池邊諸人，見鵝端正無畏遊戲，皆生怪愕：『人所樂見鵝中之王，從何處來至此池中？身體莊嚴，其池諸鳥無有比者，人皆愛之，無畏而住在池遊戲。』時波羅痾斯眾人聞已俱來，

皆往池邊觀望看視而住。其國臣佐白大王言：『不知從何方有妙色鵝王共無量百千諸鵝圍遶，在彼池中，身色端正，勝自餘諸鳥，人愛不足，無畏而住。』時王告諸大臣言：『若當如此喚捕獵師來。』大臣依勅即喚集來，王言：『聞我池中有勝妙鵝王至，人所樂見，不知從何方來？汝等可作方便四面圍繞繫縛將來，莫令損彼身體肢節，將來見我。』其捕獵人依命即去，巧作方便緩緩繫縛已，時鵝王的知不得解脫，告諸群鵝：『汝等速往無熱池中。』五百群鵝皆悉走散，唯有一鵝涕淚而住。時採捕人見彼一鵝不被繫縛，在鵝王邊啼泣而住，心生怪愕，告言：『我懼王勅繫縛汝身，汝莫啼哭，我不殺汝。』即將此鵝王往波羅痾斯王邊，傍邊一鵝雖不被縛，心相愛念亦隨後去，將到王邊。王告獵人：『不繫鵝何因而來？』其採捕人白大王言：『我不繫縛，彼自隨來。』王生怪愕語採捕人：『隨後來者，的知是夫婦相愛不離。汝解放此鵝王，從彼同去，莫令有人損害。』其採捕人白大王言：『恐別有人損害於鵝王，勅群臣告諸百姓，勿令損害此鵝王也。』時王即喚群臣：

『卿今可於波羅痾斯城隍之處擊鼓宣令作如是語：「國中所有一切人眾，從今已去但是眾鳥不應傷損。」』臣即如勅普告令知。汝等苾芻！勿作異念，往時滿面王者，即我身是。彼隨鵝者，即阿難陀是。其次五百群鵝者，即是今時五百苾芻是。於彼鵝時皆悉走散，唯有阿難陀不相捨離。今時亦復如是，眾皆走散，是阿難陀不捨離我。」

爾時世尊復告諸苾芻等：「重為汝說，阿難陀不捨離我，五百苾芻走散之事。汝等諦聽！如過往昔，於波羅痾斯有王名阿吒，正住其位。其國人民熾盛豐熟安樂，有五百臣佐為彼威德，近境諸王皆來朝拜。時有一人從南天來名曰杖瓶，然此一人當敵千人，到臣佐所。大臣即將見王，白大王言：『聞王威德，此一人鬪已敵千人，王當攝受。』時王即賜受用財物。於後時中比境有王，軍馬漸多強盛勇健，即辦象馬車步四種兵士，來逼阿吒共為鬪戰。其阿吒王亦

以四事兵馬出共鬪戰，其外境王被打陣破散走而去，各歸本所還來聚集。密遣一人諮五百群臣：『我更鬪戰，汝莫共我鬪敵。若得位時多與汝等財寶，勝阿吒萬倍。』其五百群臣皆悉迴意，共外境王情同密契。時王復以四事兵甲，更來鬪戰，阿吒亦以四種兵士共為鬪敵，其五百大臣共外境王同情不戰。彼南天來者，共阿吒王心大苦惱，彼人即說頌曰：

「『一切友捨離， 多時好看侍；
唯有瓶杖人， 不離大王所。』」

「彼勇健人殺彼五百大臣。」爾時佛告諸苾芻：「勿作異念！時彼阿吒王者，即我身是也。彼敵千人勇健者，即阿難陀是。其五百群臣者，即此時五百苾芻是。其五百苾芻皆悉走散離我，唯阿難陀不捨離於我。」

復告諸苾芻等：「汝等諦聽！阿難陀不捨離我之事。如過往昔，有一菩薩住不定聚，在一方所山中受獸王師子身。時有五百野犴，每常隨後求拾殘食，同住山中。師子殺得蟲獸，上味血肉食已捨去。餘有殘者，野干取食多時在彼。於後時中，彼師子王夜覓蟲獸，夜闍不覺墮在枯井，其五百野犴中有一野犴，見師子墮井，不離井邊思念方便：『作何計校，救拔師子得出井中？』自餘野犴見五百群鹿，隨後而行。其彼一野犴傍井東西遊行，見一土堆，以脚推土置於井中，土漸滿井師子得出。爾時諸天於虛空中，即說頌曰：

「『皆須作親友， 羸弱及強者；
我見一野犴， 從井救師子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等：「時師子者，我身是也。其一野犴者，阿難陀是也。昔四百九十九野犴，即此四百九十九苾芻是也。其四百九十九苾芻棄捨於我，唯阿難陀不捨而住。」

佛告諸苾芻等：「諦聽！乃往昔時有一菩薩在不定趣，時一方所與五百鹿為王。有一獵師欲害群鹿，於河側邊著弮柵網索計校捕獵。時諸鹿等心無畏懼遊行至彼，然其鹿王於前而行，遂被繫縛。既見被縛，諸鹿並皆走散。有一母鹿，住於王邊而不棄捨。于時鹿王欲斷其索而不能斷，母鹿見其鹿王不能斷索，便說伽他曰：

「『大威德鹿王， 宜速愍解；
安置弮柵者， 獵師今欲來。』

「爾時鹿王便以伽他以頌答曰：

「『我今作何計？ 無能斷此索，
弮索極堅牢， 縛脚令徹骨。』

「爾時獵師，手執弓箭身著袈裟到此鹿所，母鹿見獵師欲害鹿王。于時鹿母即就鹿王，而說頌曰：

「『大威德鹿王， 宜速愍解；
安置弮柵者， 獵師今欲來。』

「爾時鹿王以頌報曰：

「『我今作何計？ 無能斷此索，
弮索極堅牢， 縛脚令徹骨。』

「爾時鹿母心懷虛怯，即就獵師而說伽他曰：

「『汝是大獵師， 宜放弓箭却，
將刀先殺我， 然後殺鹿王。』

「爾時獵師聞是語已，心大驚愕而問鹿母：『此鹿是汝何等眷屬？』鹿母報曰：『是我夫主。』獵師聞是語已，便說伽他而報彼曰：

「『我今不害汝， 亦不殺鹿王；
令汝重相愛， 夫妻還得合。』

「爾時鹿母說伽他曰：

「『如我與夫同歡樂， 愛重夫主還相見；
願汝與諸眷屬等， 恒常愛重同歡樂。』

「爾時獵師聞是說已心大驚怪，歎言希有，便解鹿王與母鹿同去。」爾時佛告諸苾芻：「汝意云何？其鹿王者，豈異人乎？即我身是。其母鹿者，阿難陀是。四百九十九鹿者，是四百九十九苾芻是。其四百九十九苾芻棄我而去，唯阿難陀不捨而住。」時諸苾芻咸皆有疑，唯有世尊能斷疑惑：「大德世尊！宜可觀察提婆達多，自為臭穢為利養故，損害其身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提婆達多非但今世以貪穢惡利養故而害其身。汝等諦聽！乃往古昔於一山中有大花池，時有大象住在池邊，復池一邊有野犴住，身多穢臭。是時其象從池飲水而出，其野犴欲往池邊飲水。野犴告象曰：『仁可避路，若不爾者可共鬪敵。』象作是念：『此可愍物臭穢無上，若以足踐或鼻或牙害彼，皆悉穢惡，我今還已穢惡之物方可害彼。』而說頌曰：

「『亦不足蹋汝， 復不鼻及牙；
我用穢物殺， 當以穢殺穢。』

「時象復作是念：『我向一邊行，彼應必隨我後。』即向一邊速去。其野犴便作是念：『我以口辭彼懼退走。』即隨後趁象，其象見近，即以極努放糞打其野犴，便即命終。」佛告諸苾芻等：「勿作異念！爾時彼野犴者，即提婆達多是。當以穢物損害，今時亦穢惡利養故損害。」時苾芻心皆疑惑，唯佛能斷，來白佛言：「若能依佛教者，皆度生死苦難。若依提婆達多教者，墮在苦中。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九

佛告諸苾芻等：「如過往昔，若依我教者，皆得離大苦難。若依提婆達多者，皆在苦難之中。汝等諦聽！乃往古昔於曠野中近有一村，其村樹花菓滋茂，隨近有二群猴，一部五百，各有一猴王。其中一王，夢見被五百猿猴擲此二王於熱鑊中。於此夢中，生大驚愕，身毛皆豎，便即夢覺。令喚群猴，即說此夢告言：『我今所見夢者，不是好耶？我等須棄此居所住之處移往餘處。』群猴白言：『如大王所說，當須走離。』菩薩是大威德，若見夢者必當真實。其王即喚第二王告言：『我今見如是夢，須往別處住。』王難信，告言：『凡所夢見，可即依此信耶？汝若欲往，隨意所去。我今於此境界得寬，我終不去。』彼王知其難信，領自管五百群猴，即移餘處。後時於彼村中有一賤婢炒麥，有一羊來至此婢邊，欲食此麥。其婢即以火燒木打羊，火著身上被燒急已，走入王家象坊。坊內多有芻草，其羊抖擻身火便落草上，然著草木眾象被燒，其當象人告王。時王即喚醫人告言：『眾象被燒，爾急作何醫療？』時彼醫人便作是念：『往日被群猴損暴我田農，我今得便當須酬冤。』白大王言：『此象被燒，須用猿猴脂塗身，方可得差。』時大王勅諸群臣：『汝等速須訪覓猴脂。』臣等依命，即喚獵師：『汝等可速覓猴將來。』獵師依命，即往諸方捕捉猴。彼難信猴王并五百群猴，俱被繫縛將來王所。其醫人為久結怨恨，將彼猿猴等活擲著於熱鑊之中。爾時諸天即於空中而說頌曰：

「『近冤不可住， 城及村野中；
婢嗔羊食麥， 猴等被銷鎔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勿作異念！爾時見夢猴王者，即我身是。其難信猴王者，提婆達多是。所餘獼猴取我語者，免斯火怖。取提婆達

多語者，悉遭劇苦。今時取我語者，並於生死大怖而得解脫。受提婆達多言教者，悉遭苦難。復次所有隨順我意者，皆得平安遠離苦難。隨提婆達多意者，悉遭苦難。

「汝等苾芻諦聽！乃往昔時有異方所，有二獼猴王，各有五百眷屬。其中一獼猴王，與五百眷屬遊行人間，至一聚落。於此聚落有一金波伽樹，其樹菓實茂盛。時諸群猴見此菓樹，白猴王曰：『此樹菓子繁茂，枝將欲折。我等遠來疲乏，取其菓食。』爾時猴王見斯樹已，遂說頌曰：

「『此樹近聚落，童子不食菓；
汝等應可知，此菓不堪食。』」

「說此頌已，諸獼猴等即便捨去。其第二獼猴王，亦與五百眷屬遊行人間，漸至此村。是諸獼猴亦入其村，菓實繁茂，便告獼猴王曰：『我等涉路疲勞，欲食其菓安穩而去。』獼猴王曰：『善哉！』爾時五百獼猴即食其菓。于時諸獼猴等，所食其菓皆悉致死。汝等苾芻，勿作異念！其不食菓獼猴王者，我身是。其第二獼猴王者，提婆達多是。隨順我意者，平安得達遠離苦難。隨提婆達多意者，悉遭苦難。今時諸有情等隨順我語，於生死中而得解脫。受提婆達多言教者，悉遭苦難。」

爾時提婆達多，以石欲擊世尊。于時諸婆羅門居士等，悉懷嗔恚咸言：「我等即殺提婆達多。」其中有人是提婆達多朋友者，即報提婆達多。提婆達多聞已，即於閑林樹下安禪而住。時諸婆羅門居士等，見提婆達多在於樹下安禪而住，各相謂曰：「汝等應知，此提婆達多有大威德，我等云何而得殺之？云何今我發斯惡事？宜速各去。」時諸苾芻聞提婆達多住如是威儀，諸婆羅門居士等雖暫嗔怒而不殺害。是諸苾芻咸皆有疑，唯佛世尊能斷疑惑，以緣白佛：

「大德世尊！今可觀察提婆達多作非法罪，於諸人眾示修善法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其提婆達多非但今世，作斯非法而現正法，誑惑老鼠以害其命。汝等諦聽！我為汝說。乃往昔時有異方所，有一鼠王與五百鼠為眷屬。有一猫子名曰火焰，其猫少年之時，所有鼠等悉皆殺害。後年老邁便作是念：『我昔少時氣力強盛，以力捉鼠而食。我今年既朽邁，氣力微薄不能捉獲，設何方便而捉獲鼠？』作是念已遍觀其地，乃見一鼠王與五百鼠而為眷屬住此方所，即就鼠穴詐作坐禪。時諸群鼠出穴遊行，乃見老猫安然坐禪，其鼠問曰：『阿舅！今何所作？』老猫答曰：『我昔少年氣力盛壯作無量罪，今欲修福除其舊罪。』時群鼠等聞是語已皆發善心：『今此老猫修行善法。』即與鼠等右遶老猫，行於三匝便入於穴。其老猫取其最末後者而食，不經多時其鼠漸少。鼠王既見此已便作是念：『我鼠等漸漸數少，其老猫氣力肥盛，是事必有緣由。』其鼠王即便觀察，乃見老猫於其糞中有鼠毛骨。心即知：『老猫食我鼠等，我今深觀捉鼠之時。』作是念已，便即於窟而看老猫，乃見老猫捉最末後鼠而食。鼠王見已避遠而立，遂說頌曰：

「『老猫身漸肥， 群鼠積漸少；
食苗實根葉， 糞不應毛骨。
汝今修禪不謂善， 為利詐作修善人；
願汝無病安穩住， 我今群鼠汝食盡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勿生異念！時彼火焰老猫者，提婆達多是，作非法罪，於諸人眾示現修善。」

是諸苾芻咸皆有疑，唯佛世尊能斷疑惑：「大德世尊！思審觀察，隨世尊言教者，安穩得度生死。順提婆達多言教者，遭大苦難。」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當知，非但今世隨順我言教者得度生死，往昔亦復如是。汝等苾芻諦聽！諦聽！我為汝說。乃往昔時有二導師，各有五百車乘過於磧中，或得水草、或不得水草，乃經數日，諸牛犢等極遭苦難。於後見一方所，其草青茂有多涌泉。時諸商人將諸

牛犢就其水草，時諸商人入水澡浴，飲諸牛犢。既飲水已便息而住。其五百群牛之中有一牛王，告諸牛曰：『此方地所青草鬱茂，有好浴泉，我等恣意飲食而住。若有商人備駕於我，便須臥地不復受使。』第二牛王告群牛曰：『汝等應知！其商人等有大氣力，能調伏難調之物，宜可依舊隨順人等般運車乘，恐後有損。』其大牛王聞是語已，即嗔第二牛王：『汝所言者，依前受他驅使，是事非法。豈有人類能見自背。』復告群牛曰：『汝等取我言教，不須相去。』于時商人欲駕其牛，彼諸牛等見商人欲捉，便即瞋怒爬地攪裂。商人見已，各執棒打，皮穿流血即令駕車。餘牛牽車而去，皆不被打。爾時空中諸天即說頌曰：

「『今觀惡牛王， 妄語行惡行；
諸牛緣此苦， 飢渴身流血。
復觀善牛王， 淳和出正教；
由此諸牛類， 度險身肥飽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汝等勿生異念，其最勝牛王出正教者，即我身是。時彼牛王出惡教令，令彼群牛遭苦難者，提婆達多是。昔時有能受我教者，皆得安隱，能越危苦諸險難處。諸有能受提婆達多言教者，皆遭如是苦難。非但往昔，現今能有隨我正見受其教誨，皆得安隱，越度生死煩惱大海。若隨順提婆達多耶見惡行，恒遭如是諸大苦難。」

時諸苾芻咸皆有疑。唯佛能斷，以緣白佛：「唯願世尊！觀是提婆達多，自身愚癡眷屬亦愚。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提婆達多非但今世愚癡，往時亦然。汝等諦聽！我為汝說。乃往古昔有一閑靜林野之處，有群獼猴遊住於此。時諸獼猴遊行漸至一井，乃觀井底見彼月影。既見月已詣猴王處，白言：『大王應知！其月見墮井中，我等今應速往拔出依舊安置。』是諸獼猴咸讚言：『善！』便相議曰：『云何方便可能拔月？』其中或

云：『不須餘計，我等連肱為索而拔出之。』時一獼猴在井樹上攀枝而住，其餘一一次第以手相接，獼猴既多，樹枝低下欲折。時彼最下近水之者攪水覓月，由水渾故月便不現，樹枝便折，一時墮水被溺而死。時有諸天而說頌曰：

「『此諸癡獼猴， 為彼愚導師；
悉墮於井中， 救月而溺死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等：「往昔獼猴王者，即提婆達多是。昔時由自愚癡故，以愚癡而為眷屬，今時亦為愚癡眷屬。」

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竹林園中，時世飢儉乞食難得。佛告諸苾芻：

「我欲三月靜住，不得一人輒來見我，除取食者及長淨日。大眾亦應共立明制。」時舍利弗、摩訶目乾連，在南山內三月安居。時提婆達多亦於夏中三月供給飲食及以雜事。滿三月已，提婆達多為諸大眾廣說妙法：「苾芻當知！沙門喬答摩常說法時，讚歎在山寂靜離諸煩惱解脫最疾最速：一者乞食、二者糞掃衣、三者三衣、四者露坐，如是四人去諸塵垢證得解脫。若有人不樂如是四種修道、不樂解脫者，即合受籌出離眾外。」說此語已，于時大眾五百苾芻人各受籌，隨提婆達多出離眾外行至門首。羅怛羅見語五百苾芻曰：

「云何捨如來隨逐惡黨而去？」諸苾芻告羅怛羅曰：「我於三月安居飢餓。蒙提婆達多供給取食，并將雜物而供養之。若不祇濟我等死盡。」提婆達多分破僧時大地震動，流星晃耀四方火然，一切諸天擊鼓震響高聲唱言：「自今已後涅槃道息，無有得道果者，無有漏盡者，無有讀誦蘇坦羅、毘奈耶、阿毘達磨，心亦不著阿蘭若處，亦無修聲聞辟支佛道者，亦無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人天浩亂。三千大千世界法輪不轉，眾生隨人不隨於法。」舍利子、摩訶目犍連見此奇怪，斂心入定，覩見提婆達多破和合僧，便相謂曰：「我等宜往滅諸諍論求令和合。」三月已滿三衣已具，即往世尊所，漸漸遊行詣王舍城竹林園中，安置三衣，洗足已往世尊所。

見羅怛羅在門外立，謂舍利子曰：「鄔波馱耶知不？提婆達多已破僧訖。」舍利子曰：「我已知訖故為此來，汝勿憂愁，我當和合。」便入眾中見世尊，稽首頂禮却坐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我聞惡人提婆達多已破僧眾，我欲和合。未審世尊，垂慈許不？」爾時世尊即便歎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若能如是和合僧者，得福無量。」時舍利子并大目連，白此事已奉辭世尊，便往南山詣提婆達多所。時提婆達多作佛威儀為眾說法，孤迦里迦在右邊坐，褰荼達驪居在左邊。時提婆達多遙見大德舍利子、目健連來，便作是念：「我已成一切智人，而此大德入我眾中。」即遣左右侍從令起，即遣舍利子、目健連左右而坐。時孤迦梨迦、褰荼達驪，既被強移坐處心生瞋恨，善自思惟：「我等有大過失助破僧眾，若欲不起恐被瞋打。」便即移處，遣大目健連并舍利子居在左右而坐。提婆達多告舍利子曰：「我今背痛，汝為大眾演說妙法。」

爾時舍利弗默然受請。提婆達多說此語已，便疊僧伽胝支頭右脇而臥。時舍利子以神通力，令遣仰眠不令覺知，告諸大眾：「汝等大師眠如孩兒。」時舍利子告目連曰：「汝為大眾可速現神通迴心向佛。」是時大目健連，即便身騰虛空，具四威儀行住坐臥，入火光三昧，放種種光明青黃赤白，或身上出水身下出火，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，東西南北具見四種神通。現神通已，從空而下却坐本處。是時大眾見大目健連具此神通，心懷悲惱：「我若侍佛亦應具得神通道德。」舍利子告大眾曰：「諸苾芻！汝等若於佛世尊所有赤心者，可隨我去。」既聞語已，即隨舍利子後往詣佛所。僧眾去後，孤迦利迦苾芻，即喚提婆達多起，令趁舍利子。時舍利子恐提婆達多不見我徒眾故，必當懊惱吐血而死，遂便漸次緩緩遊行，使提婆達多得見我等。于時提婆達多從睡起已，拭眼而趁。舍利子以神通力當路作大深坑，提婆達多、孤迦利迦、褰荼達驪等五人，不覺墮坑，迷亂不知出處。復自思惟：「我今既失徒眾，莫知尋覓且歸本處。」時舍利子、目健連及諸僧眾，漸詣佛所，到闍鐸迦竹林園邊

欲見世尊，極大羞慚不能舉目，各自思惟：「我等云何作如是非法無慚愧事？」漸詣佛前而立。時世尊大慈憐愍軟聲慰問：「汝等苾芻！極大疲勞來至我所。今者人身難得已得，佛法難聞已聞，六根難具已具，善惡之事已具知之。我已成就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^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我常演說寂靜涅槃究竟菩提，說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、名色緣六入、六入緣觸、觸緣受、受緣愛、愛緣取、取緣有、有緣生、生緣老死憂悲苦惱。若無明滅則行滅、行滅則識滅、識滅則名色滅、名色滅則六入滅、六入滅則觸滅、觸滅則受滅、受滅則愛滅、愛滅則取滅、取滅則有滅、有滅則生滅、生滅則老死滅、老死滅則憂悲苦惱滅。汝等苾芻！常思修學自利利他。自利利他之法：若法不善無利無樂究竟不善，及於他四輩所得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湯藥自身不善之事，不應作者莫作；但觀自身及他有利益者，常須修學。」于時諸苾芻等聞此法已，心生歡喜疑網皆除，內外清淨。

有異苾芻等心生疑惑而問：「世尊！有何因業，今被破和合僧！」佛為諸苾芻說過去業：「我自聚集作業今自受之，非是他受。苾芻當知！有情作業還有情受，非無情受。」而說頌曰：

「假令經百劫， 所作業不亡；
因緣會遇時， 果報還自受。」

爾時世尊告諸苾芻：「乃往過去清淨山林有一大仙，五百小仙以為眷屬，俱共修道。時有客仙來過其所，主人不與如法供給看待。客仙心生懊惱而恨，便破和合仙眾，誘引彼諸小仙言：『我善解種種道術及五神通，我當教示，汝當隨我。』後時大仙知此事已，勸彼客仙：『莫破我眾，非是仙法。』巧說善言令生歡喜，雖得如是滅淨之語，由勸不息設方便。時世有辟支佛，有大慈悲，少欲知足上勝福田，遊行世間漸詣仙所。大仙見辟支佛端嚴殊勝，心生歡喜供養恭敬，而發願言：『以此供養佛功德，願我當來得大智慧神通之

力。客仙雖成一切智，願我能破彼和合僧眾。』結會古今，往時客仙我身是也。五百仙人中有大仙主者，提婆達多身是，為此因緣。黑業有黑業報，白業有白業報、非黑非白業有非黑非白業報。諸苾芻當知！宜捨一切不善之業，修集善業，應當修學。」

時諸苾芻復有疑故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彼提婆達多何故內作於外、外作於內？」世尊告曰：「是提婆達多非是今身內作於外、外作於內，過去亦復作如是惡。諸苾芻！諦聽我說。往昔有一野干其性饕餮，遊行聚落處處求食，日至染家，不覺墮於藍色盆中，染主見拽出擲地。于時野干遂宛轉灰土，既見身體污惡不淨，便即入河沐浴而去，身毛光澤似如藍色。時眾野干，見其毛色異於尋常，而生甚怪，眾共問言：『汝是何人？』彼即答曰：『我是帝釋天王之使，冊我作禽獸中王。』時野干作是思惟：『身是野干色非本類。』時眾野干共報師子知，師子便告大師子王，師子王遂即遣使令檢虛實。其使到已，見彼藍色野干乘大白象，諸禽獸等普皆圍遶如事獸王。其使見已還來王所，廣說如前。大師子王聞是語已，便與軍眾往彼眾所，見野干王乘大白象眾獸圍遶，大蟲及豹大力獸等親為左右，餘小野干遠避而住。心生懊惱便設方便，於野干中差一野干，令喚王母，其母問曰：『於我兒所有何伴屬？』野干答曰：『內有師子虎象我居外院。』母曰：『汝去定殺我子。』并說頌曰：

「『我在山谷中歡喜， 隨時得飲清冷水；
子若不作野干鳴， 得居象上身安樂。』

「使者還來報同類曰：『彼是野干，非是王種，我於山中親見其母。』諸伴報曰：『我可試看。』即便就彼。然野干法爾：若一鳴時餘不鳴者身毛墮落。餘即鳴叫，其王野干作是念曰：『我若不鳴毛便落地，若下象作聲必被他殺，我今寧可象上作聲。』即便鳴叫。其象即知此是野干，即以鼻牽下雙腳踏殺。空中天見說伽他曰：

「『在內翻居外，合外乃居中；
斯皆不合為，如野犴乘象。』」

佛告苾芻：「汝等當知：往時內翻為外、外居於中，自滅其身野犴王者，提婆達多是也。由彼過去顛倒業故，今亦如是破和合僧，內翻為外、外乃居中。」

時提婆達多既趁舍利弗等不得，迴還本處，生大忿怒，便打孤迦利迦等隨儻徒眾，而告彼言：「良由汝等失我徒眾。」時諸苾芻疑而問佛：「提婆達多以何緣故舍利弗等領其徒眾，應瞋不瞋；於自隨儻無辜，輒便漫打？」佛告諸苾芻：「非但今身枉作事業，亦曾過去別人銜婦枉殺他人。乃往過去有夫婦二象，居住山澤。母象姪姪與外象通，既被銜誘欲隨他去，恐其夫覺事有乖競。與其夫象入河澡浴，語夫象曰：『誰能沒水久住不出？』夫唱：『我能。』便共沒水。彼二伺其未出，遂私相奔走。其夫象入水多時，乃一度出看，其二象不見，復入沒水。如是再三便至困乏不已，遂便出水。尋婦不見，於其水中處處討捕，因此枉踏無量眾生至死。爾時空中諸天而說頌曰：

「『象身雖復大，智慧甚微淺；
好婦被他將，枉殺諸含識。』」

佛告諸苾芻：「時夫象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今亦如是，別人作業別人受厄。」

時諸苾芻咸皆有疑問佛：「世尊是一切智，舍利子及目乾連，云何如是能作善巧方便，勸化導誘此五百苾芻，捨邪歸正來至佛所？」佛告諸苾芻：「其舍利子及目連等，非但今時誑得脫彼，於過去世亦曾誑誘。乃往過去世時有一丈夫，常在山居，善能弓射諸伎藝。後生一女，長養漸大。其人心念：『今我此女不應輒嫁。若有男子，弓劍業藝與我相似，方嫁與之。』於後不久有二男子來習伎

藝：一者學成五種伎藝，一者唯學成一餘四不得。其人遂便將女嫁與業成之者。藝不成者，心便忿恨捨離而去，便就劫道賊邊共為伴侶。以解用刀，於要路處待彼女夫，欲相屠害。於後不久其人眷屬乘車將過，路逢商人多眾將度，便問之曰：『汝等諸人何故不過？』答言：『有賊當路。』其人報言：『我等但過無勞畏懼。』諸人告曰：『汝若不畏，請在先過，我等諸人隨後而往。』既聞此語馳車便去。諸賊徒等上樹遙望，見彼車來報賊主曰：『今有車來。』其賊逆使一人：『汝今宜迴，不須來過，我於此處大有健兒。』其人報云：『汝雖極健，我亦甚健。』于時賊主差五人來令與共戰，咸皆致死。又差三七人來，亦都殺盡。後時總來眾戰，並俱被害。唯舊同學一人得存，最後二人交戰。然女夫放箭，皆被賊人以刀揮斷竟不能害，且五百箭皆悉放盡。唯殘一箭遷延而住，其婦問曰：『何以不射？』彼便報曰：『今我與君二人之命，併在此箭。所以然者，我留此箭有所防護，今若放訖，他來害我并君亦死。』婦人見此即便起舞，運轉之間彼賊樂觀，遂忘禁禦，其夫伺之即便放箭應箭便死。臨命終時而說頌曰：

「『此非彼車主， 而能殺於我；
由我起染心， 觀他便失命。』」

佛告苾芻：「汝等當知，彼車主者，豈異人乎？今舍利子是。時彼婦者，今目乾連是。其賊主者，今提婆達多是。如彼過去車主及婦俱得賊便，今舍利子及目乾連，善能得彼提婆達多之便，亦復如是。」

爾時世尊在王舍城王子侍縛迦菴沒羅園。時未生怨王曾於五月十五日夜將安居，時明月澄天光景花麗，與諸臣佐后妃姪女在高樓上，告諸人曰：「今既夜月清閑圓明可愛，我及卿等欲何所作？宜各述懷啟請其事。」時有姪女應聲報曰：「大王！人生行樂不可虛度，今此良宵可以遊戲，恣情受五欲樂是王之事。」復有一女言：「大

王！我今意欲此王舍城一切道俗，共為歡會同受欲樂是王之事。」時王太子鄔陀夷白言：「大王！今此明夜，大王親領四兵罰不臣國，邊荒靜謐戰勝旋歸是王之事。」復有大臣是外道徒黨，白言：「大王！此明月夜觸目清閑，當十五日將安居時，可於尊者脯刺拏等六大明師人所遵承為物稱首，各有五百人無衣徒侶，常共隨逐。現在王舍城將欲安居堪消物利，我等宜應就彼足下奉事供養，此是王事。」復有王子侍縛迦，於眾中坐，王告之曰：「汝侍縛迦！何故默然一無所說？」侍縛迦白言：「大王！屬此芳辰，朗月澄淨人皆共愛，將安居時。然佛世尊具大威德，有聖弟子慈悲普覆，為世導師最上福田，在我園中為安居事，宜親供養是王業也。」時未生怨王聞斯說已，即整威嚴乘大香象，并將五百宮人乘五百象，各持明炬與諸眷屬詣菴沒羅園。

王於中路心驚毛豎，便作是念：「此是侍縛迦將非與邊賊相知來誘引我害我命不？」即問侍縛迦曰：「汝佛世尊與幾多人坐園中住？」報曰：「與千二百五十苾芻。」王又問曰：「若非汝有異心，既有許多人眾，吾何不聞聲咳之聲？」侍縛迦答曰：「彼佛世尊，三業寂靜心常在定，弟子亦爾，以是義故無喧雜聲。」王聞此語心便決定，更無疑難。便至佛所下象馬已，見佛世尊與諸大眾諸根寂定湛然如海，遂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合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大慈三業寂靜，唯願善誘導訓我兒，得令似佛常無喧亂。」

爾時如來以慈善心慰喻王曰：「善哉大王！宜時就座，諸有疑難，恣其所問。」既坐定已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世間中有種種業行，有結花鬘者、有竹作者、或有屠膾、或作販賣、調伏象馬、或言話、或為弓射、或作乞求、戰鬪勇力事王、剃頭染浣縫衣，如是類各以自業求覓資財，隨情修福著五欲樂。世尊！頗有如是眾生之類，於現世中得沙門果不？」時佛却問王曰：「大王！於如是義，曾問餘人以不？」王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如是義，我以曾問外道哺刺拏等

訖。彼諸師答曰：『於我經中說如是法：無善惡業，無善惡報；無施與祀，無施祀業；無父母，無父母恩；無有此世他世，無有修道得聖果者，無有聖人無羅漢果者，四大散已無所依止。若有人言：「今世後世業因果果真實有」者，皆是妄言，智慧所說、愚人所談，二俱皆空。』」時末生怨王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聞六師種種實義，彼皆妄答。如人問菴沒羅果，便將梨菓而報答之；若問梨時，便將菴沒羅答。邪見六師哺刺拏等，正問耶答。是外道等雖作如是種種耶說種種耶答，皆不入我意，亦不隨喜，捨離而去。更問諸餘六師外道末羯利、俱睺離子等：『於今在世，一切眾生作種種業，作種種行種種技藝，侍養父母供養三寶供給悲田，於如是等眾生類中，依因此業類有得道及聖果不？』彼即答曰：『於我經中作如是說：無因無果無善無惡，無有煩惱無有斷者，無有涅槃無有得者，三世之中所有因果皆悉空無，一切皆是自然。智者自然智，愚者自然愚。無有修者，亦無有得者，亦無自利，亦無利他，一切眾生無因生無因滅。』如是師等皆作如是妄說，非善說非理說。我作東問他在西答。我雖聞如是種種邪說，不入我意，亦不隨喜，亦不領受，辭捨而退。更復詣彼散逝移所，亦作如是種種問疑如前：

『眾生種種行業種種技藝行生死業，於此業中，頗有眾生，因如是業，能盡煩惱證聖果不？』彼即答曰：『大王當知！我所說者常教眾生，自行殺生、教他殺害，自斫斫他、自炙炙他，自行偷盜、教他偷盜，自行姪欲、教他姪欲，自作妄語、教他妄語，自行飲酒、教他飲酒，自行劫盜、教他劫盜，破家、破國，所逢眾生地行空中悉皆殺害，若殺無量無邊眾生，若能恒河此岸殺無邊眾生，作無邊惡。恒河彼岸，供養無量無邊眾生，作無量無邊功德，此二眾行，並無因無果、無得無失、無增無減。』世尊！我問正義，他作如是種種妄說，我作東問他乃西答，我聞此已亦不歡喜，亦不隨喜，便捨而去。復往餘處阿市多雖捨甘拔羅所，我如前正問，他亦如前耶答，作如是說：『都有七物，是七種物體是自然，亦非他作。非是化生，不從化有。非聚非散，常是自然。何等為七？地、水、火、

風、苦、樂、命。是七種物，無人能造亦不相妨，於善於惡及苦、樂、不苦不樂，此之七事作與不作，俱無記驗亦無報，無有死者亦無殺者，萬四千種樂更有六萬，三業二業一業半業等惡，若能具造如是種種諸惡，即得解脫生死苦難。』」

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第二十

CBETA 贊助資訊

(<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>)

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，CBETA 帳務由「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」承辦，並成立「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」－ CBETA 專戶，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，歡迎各界捐款贊助。

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，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。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。

信用卡線上捐款

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，資料傳送採用 SSL (Secure Socket Layer) 傳輸加密，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。

[前往捐款](#)

信用卡（單次 / 定期定額）捐款

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。

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，請傳真至 02-2383-0649，並請來電 02-2383-2182 確認。

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。

請在此下載 [授權書](#) (MS Word 格式)

劃撥捐款

郵政劃撥帳號：1 9 5 3 8 8 1 1

戶名：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

欲指定特殊用途者，請特別註明，我們會專款專用。

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捐款

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，CBETA 引用其服務，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。

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.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.

相關收據開立事宜，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，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，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，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。

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,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.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,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.

[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贊助](#)

支票捐款

支票抬頭請填寫「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」。

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, any donation (ex- cheques, remittance, etc.,) please entitle to "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".
